

蕩寇志

繡像仿宋本



海
館
書
院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578B

蕩寇志 卷二

第十八回 演武廳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歸心

話說當時希真對永清道：你既說明年三月合巹，我都依你。只是我有一言，我這小女也是一員猛將，摧鋒陷陣，少她不得。我這裏廝殺用兵，早晚說不定，你二人免不得相見。那裏迴避得許多？我的主意，先擇個吉日，你們二人先拜見了，兄妹相稱，可以省得迴避。陣上又好照應，你不必只管稱弟了。衆將都道：主帥之言極是。希真道：後日是重陽佳節，又是大吉日，便可行禮。永清叩頭拜謝。當晚衆頭領都公糾酒筵，與永清賀喜。永清歡喜得一夜睡不着，想道：久聞女飛衛的英名，但不知她的性格何如。若武藝雖好，性子嬌悍，也屬無趣。真難得陳將軍這般愛我，怎生報答他日子最快，已是重陽了一早，那廳上廳下都張燈結彩。永清換了一身華服，上廳來先參拜了希真。衆將都齊，劉慧娘也在內。當中點起臂膊粗的龍鳳蠟燭，焚起一爐妙香。希真叫請姑娘出來，少頃環珮丁東，十幾個女兵都插花帶朵打扮着，捧擁麗卿出堂。永清望見吃了一驚，低下頭去。二人拜了，又同拜了希真。衆人都見了禮，論年紀一般都是十九歲。永清乃是五月初一日建生，麗卿乃是四月初九日建生。那日過飛龍嶺冷豔山，正是她的生日。永清小二十一日呼麗卿爲姐，永清爲弟。絞禮都畢，大家讓坐。希真同女兒坐了主位兩席，那邊客位上，永清第一位，劉廣第二位，慧娘在劉廣肩下，坐了第三位。荀桓第四位，荀英第五位，范成龍第六位，共八桌酒筵。階下奏動細樂，安席已畢。麗卿仔細看，那祝永清生得伏犀貫頂，鳳目鵞眉，臉如美玉，脣如丹砂，嘴角邊微微的現出兩個窩兒，戴着頂爛銀束髮紫金冠，穿一領盤金白緞蟒袍，繫一圍紅底金鑲白玉帶，腳踏一雙烏緞朝靴，端坐在那邊。果然如座玉山一般。麗卿暗道：聲慚愧，果然是個英雄。看他這般氣概，將來怕不是個朝廷的棟梁。他若不被魏虎臣那廝驅迫，怎能得他到這裏。奴家把身子託付了他，真不枉了爹爹真好眼力。那永清偷眼看麗卿，真是畫兒上摘下來的一般，怎不歡喜。自忖道：天下世間，那有這等人物。我今日莫非當真撞着了神仙。那劉慧娘見那永清也是喝采，暗想道：遠看不如近覩，他兩個人好福氣，不知我那雲龍比他如何。酒至數巡，食供數套。當日衆英雄歡飲，直至二更始散。連日衆將領輪肩辦酒賀喜，儘日價暢敘，不覺到了九月十五日。那日涼颼捲起，天高氣爽，衆英雄都在廳上高會，興濃酒闌，劉廣教衆頭目裨將，就

筵前舞鎗弄棒。比試取樂。衆頭領都歡喜。各出金帛利物打采。那永清酒後耳熱。便起身對希眞道。小婿放肆。願舞劍樽前。以助一笑。希眞大喜。永清脫去那身白蟒。露出裏面襯衫。從人捧上那口紅鏢劍。走下階去。衆人都讓開了。永清使開那口劍。擊刺有法。進退非常。麗卿暗笑道。你看他在我前賣弄精神。我休教他獨自逞能。也起身對老兒道。孩兒要與兄弟並舞。希眞笑道。我料得你必要獻醜。麗卿便叫侍奉的裨將。取我那口青鐔劍來。便脫去了那件大紅對襯。三藍繡花衫。卸去了鬢邊的兩排黃菊簪。緊了那麻姑髻。按一按珍珠抹額。扎起了百摺宮裙。抹去了釧兒。露出那大紅洋金窄袖襯襖。那員裨將捧過劍來。麗卿接了。也走下階去。永清見她來。忙收了劍。立在一邊。衆將都立起來。希眞道。同舞何妨。二人謙讓了一回。大家放開步位。理開解數。竟是一對穿花蝴蝶。寒光四射。廳上廳下。無不喝采。舞夠多時。希眞笑道。收了吃酒罷。二人那裏肯住。各要顯本事。漸漸的逼緊來。呼呼呼的。只聽得風雨之聲。少刻化作兩道白光。一邊白光裏影着一個猩紅美女。一邊白光裏罩定一個玉琢英雄。風車兒般旋轉。衆人看得眼都花了。又好多時。二人慢慢的一齊收住。從人上去接了兩口寶劍。二人又見了個禮。一齊上廳來。衆人大喜。希眞哈哈大笑。便親賜他們兩杯。二人都拜謝飲了。各歸座位。衆樂工奏着細樂。勸侑。又是數巡。永清啓請希眞道。小婿貪而無厭。聞得姐姐的弓箭穿楊貫虱。一發求賜教。希眞笑道。今日大家歡聚。又不是賭賽。過幾日到教場裏去比試。永清謝過。麗卿暗想道。你看他這般考覈我。怎地待我索性顯個本事。好叫他死心塌地。又吃了回酒。衆英雄都已面帶春色。大家起身散步。麗卿私下對劉姨夫說。你攬撥我爹爹到教場裏去。劉廣點頭笑道。我理會得。便對希眞道。這幾日教場四面。經霜的楓林。火錦一般。赤何不去賞玩一番。希眞道。有理。大家都去。就往大廳西首穿角門過去。沒多少路。到了大教場。衆人到了演武廳上。看那丹楓。喝采一番。麗卿對希眞道。爹爹兄弟說要比箭。何不就此。希眞笑道。我曉得你有一點本事。再隱藏不住。叫他們設罟子。從人忙去取了幾副隨用的弓箭。兩個伴當去演武廳前。按了步數。掛起三個金錢。一字兒橫着。那金錢只得茶杯大小。是麗卿常射的。麗卿便去挑選了一副好弓箭。送與永清道。請兄弟先射。永清謙讓。希眞道。自然賢婿先請。永清接了弓箭。道聲有僭。原來永清的箭。也是百發百中。却不及麗卿的神化。他道。麗卿也不過如此。酒後高興。也要賣弄。便吩咐那親隨。到罟子邊。把金錢取了一個。又退了十幾步。那親隨將金錢高擎在手裏。遠遠對永清立着。永清拿着弓箭。側立在演武廳心裏。搭上箭。輕舒猿臂。扣滿了靛。定那親隨手裏的金錢。衆人都替那人捏把汗。只見颯的一道寒星。往那金錢眼裏穿過去。麗卿也暗暗的喝采。永清不慌不忙。連發三箭。都從那金錢

眼裏穿過。那親隨人這般伏侍慣的，擎着那金錢神色不變。衆人齊聲喝采。劉慧娘也吃一驚，忖道：「那日飛樓上虧我有準備，險些被他射個透明窟窿。」永清當時弓箭繳還，麗卿接了，便取兩枝箭，一枝把來插在腰裏，一枝搭在弦上。那親隨人見是別人來射，連忙避開。麗卿却走下廳月台上去。希眞道：「你到那裏去射？」衆人都下廳來，只見麗卿把着弓箭，仰天看了一看，霍的扭轉柳腰，拽滿了雕弓，蹶的一箭，往那天上射上去。那枝箭直竄入半天雲裏，力盡了掉轉頭，往下落來。說時遲，那時快，那枝箭方掉轉頭，落得沒多少，麗卿早搭上第二枝箭，蹶的又射上去。箭鏃對箭鏃，射個正着。鏃的一聲，把上頭那枝箭激開去，離却數丈，兩枝箭都掉轉頭，滴溜溜的一齊落下來。廝並着播在教場心裏。衆人那一聲驚采，暴雷也似的響亮。永清大驚，上前拜服道：「姐姐豈但是飛衛眞，乃天神降凡也。」麗卿連忙答拜。衆人大喜，都仍上廳坐下。永清暗喜道：「我得此人爲妻，何願不足？更有何求？眞不知是那世裏修得希眞道。」秋色實屬可愛，我們就把酒筵移來此處。今日團圓日子，慶賀酒筵，便從今日圓滿。當時演武廳上擺好，添些菓品，撤去了歌舞。衆人都脫去大衣，換了便服，歡飲至晚。月光上了，衆人都告辭，謝了散去。只剩希眞、永清、麗卿三人，從人掌燈火上來。麗卿道：「今日好月色，爹爹我們多坐坐去。」希眞道：「最好，但我看你們二人都拘拘束束，倘未盡興，何不洗盞更酌？」永清道：「泰山敬客，自己也未暢飲，於是吩咐整頓了杯盤，三人重復入席。希眞又飲了數杯，看他二人都斯斯文文，各無語言。希眞暗想道：「他們礙了我，有心腹言語，不能暢敘，我不如避了，便說道：『我兒，你們今日是姐弟，將來不久便是夫妻，不必只管拘束。我明日五更要去祭煉那九陽神鐘，不陪你們了。』二人都留道：『正要孝敬爹爹幾杯，怎的便去？』希眞道：『不必，我正要緊，便吩咐那幾個裨將并衆女兵道：『你們好好伏侍，希眞起身便回去了。』永清、麗卿二人送了轉身來，又都行了禮，讓麗卿上首，麗卿道：『我是主人，那有此理。』永清道：『休論賓主，只是姐姐居大，麗卿笑道：『恭敬不如從命。』今日我權且僭你二人對面坐下。女兵輪流把盞，那些裨將都按劍侍立。二人各訴心中本領，十分入港，正是酒落歡腸，更不覺醉。永清問道：「那一位姑娘是誰？不是那日在飛樓上的劉慧娘？」麗卿笑道：「你知道了，還問她則甚？便是雲龍兄弟未過門的娘子，還有那個永清稱贊不已，道好個聰明女子，果然奇巧。」麗卿細問永清家中的事，永清又細細的告訴了一遍。麗卿聽到他母親割股療病，絕食完貞，不覺滴下淚來。永清也灑淚不止，又說到全家遭梁山泊屠戮，只見麗卿那兩道柳眉，殺氣橫飛，說道：「兄弟將來奴家生擒了宋江那賊子，交與你碎割。」永清感激稱謝。二人又痛飲一回，說些閒話。永清道：「姐姐這般好月色，我同你閒步一回。」麗卿道：「妙哉，便吩咐備馬，二人都到月宮上，已是三更天氣，那冰輪正

當天心照耀得那教場一汪水也似的清涼。將台上那面帥字旗，隨着微風蕩漾。沉沉夜色，萬籟無聲。麗卿見那旂竿頂上錫打的平安吉慶，忽然想起，問永清道：「兄弟，那枝方天戟，有多少斤重？」永清道：「四十斤。」姐姐的梨花鎗，多少？麗卿道：「比你的輕四斤，三十六斤。」永清道：「姐姐這般好力，何不再用得重些？」麗卿笑道：「兵器又不在斤兩上分高低。古人說得好：四兩能撥千斤重。當年呂布何等了得？有句老話：三國英雄算馬超，馬超還是呂布高。他那枝方天戟，只得二十四斤。」關王八十二斤的大刀，他也敵得過，何在輕重？」永清點頭，從人備好了馬，牽到月台下。永清見那匹棗騮，稱賞不已。麗卿道：「我這馬有名，叫做穿雲電。你那匹銀合也了得。」永清道：「這是匹大宛馬，戰場上熬過幾次，二人都上了馬，從人遞過馬鞭，八個馬蹄踏着月色，緩緩而行。從人都陪着，永清道：「我們都在玉壺中也。」一時興發，抗聲吟道：「嫦娥搗藥靈霄闕，碧海亭亭澄魄魄，猶似兄弟離別多。上弦纔滿下弦缺，麗卿聽罷，笑道：「兄弟，你對着月亮，咿咿唔唔的，念誦什麼？好像似讀唐詩，又像言這月亮，什麼上弦下弦，今夜的月亮鏡子般滾圓，那裏還像一張弓。」永清笑道：「對此月色，偶動心曲，胡亂口占一絕，污了姐姐的玉耳。」麗卿笑道：「我不省得什麼，叫做一絕二絕。」永清道：「原來姐姐不善吟咏，麗卿道：「你不要打市語，只老實說。」永清道：「便是做詩。」麗卿大笑道：「好教詩來做我老實對你說，字我也認識幾個，便叫我寫也還寫得，只是苦不甚高，像你與那雲祖公家寫的四幅束絹，亂撇亂劃的草書，却沒幾個認識。」永清大笑哈哈道：「姐姐恁般風雅，為何不讀詩書？」麗卿笑道：「書我爹爹也教我讀過一本，叫孝經的，後又教我什麼孫子十三篇，解說與我聽，裏面都是些用兵的法兒，這幾年也忘了些。我是這般愚笨，你休要怪我。」永清道：「姐姐說那裏話？姐姐是天上神仙，永清得侍奉左右，偌大福力，怎敢說怪字？」麗卿笑道：「神仙早着哩，我爹爹恁般講究，尚不得到手。」永清見她這般天真爛漫，十分歡喜，不覺已到教場盡頭，照牆邊，二人兜轉馬，並立着，還望那座演武廳，朦朧的裏面，燈燭輝煌。永清回頭見那座參宿，已從東方高高的升起，稱贊道：「妙呵！你看參星這般明亮，月亮都奪他不得。參星大明，天下兵精，且多忠臣良將，何愁天下不太平哉？」麗卿道：「便是今夜半點雲彩全無，月亮星斗分外明亮，兵馬時常操演，自然精熟。」永清笑了，又看了一回，二人並馬而回。麗卿道：「兄弟，你可會空手入白刃麼？」永清驚道：「聞有此事，並不會見。」那裏去學我師父？纔廷芳兄弟也，想學，却無處訪師。姐姐，你可會得？」麗卿道：「是我家祖傳，有甚麼不會？」永清大喜。麗卿道：「這個法門，學會了，那怕刀鎗劍戟，麻林一般空手鑽進去，不但無傷，損還好奪他傢伙使用，只是這個法門，最妙最險，要煉習得極精極熟，方好應用。倘有絲毫生疎，為害不小。我家世代祖傳，不教外姓。奴家從十四歲上學起，如今已是成功，你不

信問他們這幾個。我時常教他們把亂鎗只顧擲來。我奪得他們一枝不剩。這法門是越王時一個處女傳留下的。那人想是個仙家兄弟。你要學。我便教會你。你不許去傳人。永清歡喜得跳下馬來。就草地裏拜倒。麗卿也忙跳下馬。答拜道。折殺奴家。二人便不騎馬。往演武廳步行。永清道。又聽說姐姐能空手接箭。可有此事。麗卿道。便是這空手入白刃裏的法兒。莫說一副弓箭。便有四五張弓射來。我兩隻手也接得及。若是百十張弓。却不能接。只好把鎗挑撥。你若不信。你此刻射我。接與你看。永清道。何必試。二人上了演武廳。散坐下。從人獻茶。永清道。小弟有件東西。要送姐姐。一則表心。二則權爲聘禮。姐姐恰用得着。麗卿問是何物。永清道。姐姐猜猜。麗卿笑道。你肚裏的東西。我如何猜得。我用得的。無非是釵釧首飾。永清道。不是。麗卿道。不是。決定刀鎗弓箭軍器之類。永清笑道。也不是。對你說了罷。乃是兩副猩紅黃金鎖子連環女甲。那甲又軟又輕。莫說道刀鎗弓箭。就是鳥鎗鉛子。急切也鑽打不入。端的賽過獐狍。那兩副甲是在先我姪兒祝彪。託我家叔東京製造的。要與他渾家一丈青。三娘做聘禮。量了身材。家叔替他選了上等材料。尋東京第一等好手的甲匠。費煞工本。造就尚未寄去。家下已遭了難。那三娘已降了賊。此甲一時賣又無人要。家叔故後。萬年兄到水壽司寨去了。是小弟收藏着。小弟又補授五郎鎮的防禦。不便攜帶。寄放在師父欒廷芳家。我想如今只有姐姐用得着。小弟意欲稟明泰山。去取了他來。奉送。順便邀欒師父來聚大義。姐姐道。何如。麗卿大喜。稱謝道。既蒙見賜。何不明日就去。永清領諾。麗卿道。殘餚尚在。我們終了席。永清道。小弟有酒了。夜色已深。小弟告辭。姐姐也請歸寢。麗卿道。你請自便。明日再會。我還有事哩。永清別了上馬而去。麗卿立在滴水邊。看他出教場去了。重復轉身坐下。心中說不盡那歡喜。叫溫了酒。獨自又吃了十幾杯。覺得酒湧上來。吩咐收拾了。步出月臺邊上。立着。叫取張椅子來。女兵連忙放在她背後。麗卿斜靠着坐下一隻左臂靠在椅背上一隻右腳擱在膝上。仰面看那輪皓魄。喝采不已。衆人簌箕圈的侍立着。不敢擅離。麗卿回顧衆人道。我生平最歡喜的是月亮。這般月光下。兩陣交鋒。豈不有趣說罷。大笑。又說道。我東京的箭園。不知那個在那裏造化。衆人都應道。正是。麗卿又笑着問道。你們看我的本領。比祝郎何如。一個女兵會攔溝子。插嘴道。姑娘強多哩。祝將軍與姑娘。真是才郎配佳人。天下沒有麗卿道。放你的屁。我是家人。他是野人不成。豺狼還有虎豹哩。衆人見她醉了。誰敢則聲。麗卿喉嚨裏泊的一聲。望着地下吐出一口來。叫道。取碗茶來吃。一個女兵忙捧過一盞來。麗卿伸着嘴呷了一呷。罵道。討打的賤人。這般熱茶。教我怎吃。揪這賤人去。月台下跪着一疊連聲的催喝。那個敢拗她。只是推那獻茶的女兵。去月臺下跪下。又罵道。賤人。今日不來打

你明日和你算帳。舌頭被你燙得生痛。又一個去取了杯涼茶來。一飲而盡。纔不做聲。少刻又看着月亮說道。我常聽得人說。月亮裏面有個嫦娥。是什麼后羿的渾家。又說那后羿一手好弓箭。到底不知是真的假的。衆人那個敢答應。忽低頭看了看。問道。月臺下是那個伏着衆人。道。便是那獻茶的翠兒。姑娘罰她跪着哩。麗卿笑道。饒他起來。那翠兒磕頭立起。麗卿笑道。你上來。翠兒走近前。麗卿道。你去。你把我去。把那枝花釧取來。下次須要小心。翠兒攬了鎗來。麗卿霍的立起身。把那件紅繡衫倒褪下來。一團糟。遞與那個女兵。取了鎗。跳下月臺。衆人只得跟隨着。麗卿把那枝花釧。鎗。掂了掂。月光下爛銀也似的閃亮。口裏說道。鎗呵。我仗着。你輔佐我的爹爹。以後掃蕩盡了梁山泊。一班狗男女。我爹爹得見官家。那時你也安閒了。說罷。就那月亮地下。丟開解數。鸚鵡的飛舞。衆人忙都避開。麗卿舞了一回。鎗在手。衆位將軍。那個取件兵器來。與奴家鬪幾合。耍子。衆將將一齊控背道。小將們怎上得姑娘的手。麗卿道。要子何妨。我不戳傷你們。衆將道。小將們怎敢放肆。夜色已深。請姑娘將息罷。麗卿喝道。胡說。今日若出師打仗。你們也這般怯麼。既不敢來。速帶我馬來。正要上馬。只見遠遠的幾對紅紗燈。衆人道。主帥來也。麗卿忙把鎗丟與一個女兵。那女兵不防。備得吃碰了一交。連忙爬起。額角上打起了老大一個疙瘩。麗卿呵呵大笑。罵道。無用了。頭怎去上陣。少刻。希真已到。一個忙把那衫兒與她披了。麗卿上前道。個萬福。已有些捉脚不定。原來希真並不祭煉。正叫人來看他。們有人稟道。姑娘醉了。還在演武廳上。只不敢說。她纏不清。希真早已明白。便親來看她。當時希真說道。這了頭怎的吃得這般醉。此刻為何還不去睡。麗卿道。孩兒正要去了。希真道。我恐你酒後鬧事。特來看你。快上馬回去。麗卿道。不用騎馬。我會來。希真道。不要充硬好漢。只管騎馬去。麗卿告了個罪上馬。希真道。酒越醉。禮數越多。你先走。那馬馱着麗卿。幾個女兵隨着去了。希真待她已去。便對衆人道。嗣後凡是姑娘飲酒。見她有七八分醉。便來稟知我。不可待到十分。從人領諾。希真自去安歇。衆人皆散。次日。永清入後堂謝筵。因說道。昨夜小塔食杯醉也。希真笑道。你還好。你那個廝打衆人都笑。麗卿見笑得蹊蹺。又問道。莫非我昨夜醉了。怎的打了你。一個說道。並不打。姑娘把鎗丟與她。她接得不好。打了一交。姑娘還笑她。沒用。麗卿大悔道。你看我。却恁地吃到這般醉。都忘了你。餘外不妨麼。那女兵笑道。沒事。麗卿道。休教爹爹得知。你們大家隱諱些。則個。正說時。適值希真來喚。麗卿出堂見了禮。與永清相見坐了。希真果然說了她兩句。麗卿笑道。往常並不如此。昨夜不知怎地。下次再不敢了。希真道。並非禁你不許飲酒。只是要有繩墨。

年輕女孩兒那好如此。禱卿道：兄弟說有兩副甲，要送孩兒。永清便把前言說了一遍。希真甚喜道：久聞令師樂廷芳英雄了得，得他來此相聚最好。但不知樂廷芳今在更生山何如？只是賢壻，此時不可去。早晚得令兄萬年來時，須你在此好說話。永清道：泰山所見甚是。當日午刻，報上山來道：真將軍等已劫了祝萬年，將次解上山來了。希真大喜，即把永清藏了，引了衆將下山迎接。到了關下，只見真祥麟、劉麒、劉麟等一千人，刀鎗擁簇着一乘轎子，抬着那位英雄。已是繩穿索綁，希真連忙下馬，埋怨衆人道：叫你們好好相請，爲何如此無禮？一面上前扶出轎來，親解繩索，拜倒謝罪道：陳希真參謁，冒瀆虎威，敢謝萬死。衆將都拜祝萬年，連忙答拜道：頭領何故如此？聞知舍弟永清與你交鋒，今怎地了？希真道：請將軍到敝寨，有話說。萬年道：我與頭領有何話可說？既有話，便請講。希真道：此處非講話之所。希真並不會與令弟交鋒，必須到小寨一行。萬年想道：已到這裏，便上去，何妨？遂穿了衣服，一向上山。希真另備好馬，請他騎了一同到了正廳上。大家講了禮坐下。萬年開言道：頭領有話，但說。此處非萬年坐地，既蒙不殺，領教了，便好告辭。希真道：我與令弟永清，係異姓骨肉，親愛無比，豈有爭鬥之理？萬年道：我與你何親？你既不與我的兄弟廝殺，我的兄弟現在何處？希真便道：請祝將軍來。永清即從屏風後轉出，拜道：哥哥可好？萬年一見大驚，上前捧住道：兄弟何故在這裏？永清便把歸降陳希真的話，還未說完。萬年大怒，就那從人身邊，抽出口腰刀，便要殺永清。吃衆人擋住，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屏風後禱卿提劍直跑過來，大喝道：你這廝想殺那個？希真連忙喝退衆人，勸她進去。只見萬年雙眉豎起，大罵永清道：辱沒祖先的畜生，何面見我？永清跪在地下道：哥哥請息怒。聽兄弟一言，萬年把刀指着兄弟道：你說你說，看你講出理來。永清道：哥哥不知其二，遂把魏虎臣怎地逼迫，陳希真怎地捨身入虎穴相救，不由人不感激。細細的說了一遍，看看把魏虎臣的催牒，奉與萬年觀着。萬年聽了，又把那牒文看了幾回，皺着眉，只把頭來搖。永清又把未發的那一封，信與他訣別的言語遞上去。萬年把封皮拆了，讀了一遍，不覺手裏那口腰刀，跌了落來，也跪倒地下。抱住永清，只是痛哭。永清亦哭，引得衆英雄無不下淚。萬年道：哥哥那知你這般苦，便轉身向希真等拜道：舍弟深蒙將軍與衆頭領這般愛惜，但是愚弟兄不合，都是大宋臣民，斷無在此地之理。何不把舍弟交還了我，同去隱落江湖，再生之恩，世世感戴。希真道：將軍天下那有這等好所住？如有希真也願隨往。希真心事，你問令弟盡知。永清便把希真避難不得的話，並自己上山時約的三件事都說了。今哥哥不肯在此，恐官司遺累，萬年嘆息不已，說道：既這般說，我也只好權住在此。望陳將軍帶挈衆人大喜，重見了禮。希真吩咐酒筵接風，大家各談衷曲。衆人看那萬年，也生得

劍眉玉面。年方二十八歲。只是風流俊俏。不及永清。真祥麟劉麒劉麟齊說道。萬年兄好武藝。我等三人併他。兀自費力。幸壞了他的坐馬。方擒得住。用蒙汗藥。那裏肯上鉤。希真道。得英雄到此。山寨有福。萬年謙讓。忽問道。兄弟爲何叫主帥是泰山。衆人把永清招親的話說了。萬年大喜。出席唱喏道。原來主帥又是我的大親翁。怪道方纔說與我有親。不知小姐與兄弟年齒誰長。劉廣笑道。便是方纔提劍要同你廝拼的那位姑娘。因說及龍卿的。了得。萬年甚是驚異。希真笑道。一發叫這瘋丫頭出來拜見了。劉麒進去。沒多時。引了龍卿出來相見了。萬年道。適纔小將誤怪舍弟。一時鹵莽。小姐勿罪。龍卿笑道。虧你男子漢。半日方說得明白。嫡親手足。你也下得衆皆大笑。真祥麟劉麒劉麟方纔得知。都稱羨道。果然才郎佳人。天下無雙。希真道。自此後權且兄妹稱呼。二人領諾。萬年對永清道。我近來也對了頭親。永清問是那家。萬年道。便是師父纔廷芳做媒。是他的外甥女兒姓秦。現在父母俱無。喬寓在舅母家。聞知得那女子也甚賢德。永清稱賀。便說起泰山要請樂師父來聚義。萬年道。你去不得。現在各處必然追捕。我代你一行。管請他來。聞師父近來情況也苦。正要去看他。希真大喜。當夜無話。次日。萬年便帶幾個原隨的僕從下山。去請樂廷芳。龍卿便囑咐帶那甲來。萬年笑道。他肯來便連老小一齊到。何在這副甲。當時希真等送了萬年下山。回寨分派職事後。與劉廣荀桓商議。真祥麟仍把守山南燉煌炮台。劉麒把守山北炮台。照應山後事務。劉麟在東山下崢嶸谷口下寨。兼管水軍。劉廣荀桓荀英分做兩翼。在西山下寨。范成龍料理錢糧出入。一切倉庫。龍卿在中軍做全軍兵馬總教頭。掌管操演陣法。一切功罪賞罰。劉慧娘亦在中軍掌管一切工匠器械。製造事務。永清參贊軍機。分派停當。招兵買馬。積草屯糧。打造刀鎗弓箭。鑄鍊鳥鎗大砲。又挑選巧妙匠人百餘人。交慧娘憑他意思。想製造攻守器具。希真道。我等自此後。凡是官兵來戰。只深溝高壘。可以守得。不許與他對敵。若梁山泊來。便同他廝殺。范成龍道。現在山上錢糧。不敷一年支銷。主帥又不肯去借糧。又不肯攻打州縣。萬一被官兵屯守要害。觀我便利。一過年餘。豈不困守死了。希真道。我非不知。但我自有主見。攻城搶劫的勾當。我情願死也不做。不日。祝萬年回寨。見希真說道。見過樂廷芳。勸他聚義。他起先不肯。小將再三說詞。他單身到此。現在山下蕭王廟內不肯上來。要請主帥到彼一會。他說言語投機。方肯歸附。希真道。這有何難。便同萬年永清二人。帶隨從騎下山。來到蕭王廟。見了樂廷芳。希真先拜。分賓主坐下。希真看那樂廷芳。生得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海下一部虬髯。身上甚是襍襍。果然是個英雄。談論了半日。彼此都是天神下界。又係同部。自然情投意洽。當下樂廷芳大喜道。早知如此。相見恨晚。二位賢弟且陪陳頭領回寨。我歸家收拾了。便一齊都來。希

真甚喜，只見廷芳又低頭說道：「小可有一言奉告，希真道願聞。」廷芳道：「實因舍下寒微，來此盤纏俱無，希真覺然道：『幾忘了。』忙教人山寨裏去取到黃金二鎰，又白銀二百兩，一併送與廷芳。廷芳收了，永清又道：『弟子所寄的兩副女甲，望同攜來。』廷芳道：『萬年賢弟已對我說了，我此番便帶來，不說希真等回寨，且說樂廷芳不日趕回家中，收拾起了，裝了兩輛太平車子，同了妻房并甥女秦氏，一齊起身，把些賬都還清了，就把那兩副甲用油紙包好，放入箱內，外面又用粗木板箱護着，裝入車內，自己騎了那匹舊日的戰馬，行了一日，當日無話。次日重復起行，忽遠遠望見一簇人，都騎着馬奔來，手中俱有兵器，約有二三十衆。樂廷芳道：『歹人來了，便約退了車輛，取那兩口日鋼刀，懸在腕下，只在那夥人撲到面前，爲首一個大漢，乃是個少年英雄，面如冠玉，軍官打扮，那人見了樂廷芳，叫聲：『啊呀，翻身下馬，拜倒道：』旁廷芳觀看，不是別人，原來是樂廷玉的徒弟傅玉，現爲東平都監。廷芳大喜，也忙下馬相見。廷芳道：『賢弟何往？』傅玉道：『奉樞密院劄子，調往青州馬陘鎮補授馬陘鎮都監。廷芳道：『可喜。那裏總管是雲天彪，聽說那人英雄，而且仁義待人，你去他標下，却好。』你此去，想是過更生山。傅玉道：『正要順便去見師父。廷芳道：『最妙，我正好託你帶一封信，前面不是一座廟，我們就到那裏去。衆人都上馬，車仗在路上等着，一行人都到廟裏，同廟祝討副紙筆，那廟祝見傅玉，恁般軒昂，連忙捧過文房四寶來。樂廷芳備細寫了那信，交與傅玉。傅玉問道：『師叔如今挈家何往？』廷芳道：『不瞞你，我說因困守不得已，與陳希真相訂，投猿臂寨入夥去了。傅玉大驚道：『師叔你爲何也起這念頭？只要清白，貧賤何妨？師叔既苦不過，何不屈到弟子任上去，將來好歹博個功名，何必失足綠林？廷芳道：『承賢弟美意，但我也，不盡爲貧困世上的酸鹹，我也嘗些過。那陳希真却不比別處草寇，他並不拒敵官兵，並不滋擾地方，他一心只指望勝得梁山，作贖罪之計，而且爲人正直，我到那裏，倒有個出頭日子。况祝萬年兩弟兄也都在彼，昨日我已相訂了。賢弟，送我罷。傅玉見勸不住，又聞得萬年永清兩兄弟也去了，長嘆一聲道：『天道何故如此？』便叫人取出一包銀子，送與廷芳道：『師叔權買些路菜。廷芳道：『我盤纏俱有，你不要費心。』便起身道：『奉託之事，望勿遲緩。相見有日。』話罷，便出山門，仍就掛了雙刀。傅玉相送上馬，揚鞭竟去。傅玉嘆息不已，回頭見那廟祝候送，傅玉吩咐謝了廟祝，帶了從騎，奔青州去了。那樂廷芳上了大路，帶着老小進發，不日到了猿臂寨，衆英雄迎接上山，聚義廳上，敘了禮。希真早已收拾了房間，當時安頓了廷芳的老小，一面叫山前山後都來參拜了，新頭領殺猪宰羊，安排筵席。樂廷芳就把那甲箱取來，交付永清，當廳打開，麗卿已立在老兒背後，開了箱，扯去油紙，取出那兩副甲來，只見霞光燦爛，渾身上下都是銀鍍連環，九龍吞口，前

後護心明鏡。周身猩紅襪底。衆人一齊喝采。希真便教麗卿披上。麗卿大喜。叫那裨將脫去了罩衫兒。幾個女兵上前。取那甲來披在身上。搭好扣子。果然又輕又穩。麗卿叫聲苦。不知高低。盼望了多日。取來却穿不着。不知爲何穿不着。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陳麗卿力斬鐵背狼 祝永清智敗艾葉豹

却說麗卿得了那甲。爲何穿不着。原來那副甲長出頭二寸。側面兩扇捲雲披風。長過裙子。直拖着地。衆人道。可惜忒長。麗卿道。取那副來看。纔廷芳道。兩副都一樣尺寸。麗卿道。這却怎處。希真笑道。這也不難。你今年十九歲。身子還要長。添哩。再過幾年。便穿得。麗卿道。却如何等待得。我想可以改得。便喚了甲匠來看。那甲匠道。攔腰處獅蠻帶下有接縫。抽短來不妨。只是改掉可惜。麗卿道。你休管他。可惜只要改得。看不出。仍舊要堅固。又要快。改得好。從重賞你。倘改壞了我的。要你兩條腿。回話。甲匠道。姑娘放心。小人用心做便了。當廳領了那一副甲去。麗卿吩咐尉遲大娘。把這一副收好了。穿了衣服。拜謝了永清。自此纔廷芳祝萬年。都歸了猿臂寨。權坐客位。每日辦酒筵慶賀。希真問起纔廷玉的消息。纔廷芳道。家兄因那年祝家莊兵敗之後。落荒逃到小將處。一同到泰安府。求發官兵報仇。叵耐那知府賀剛。畏懼不肯發兵。家兄屢要自盡。經小將再三哭勸。就在小將署內住了。悔得大病了一場。過得幾年。小將罷職閉居。家兄見小將家業蕭條。自去奔更生山。鎖上。開了個酒肉飯店。不時有信來往。也說不甚賺錢。梁山泊那廝。當年只道家兄已死。也不來根尋。家兄恐被他識得。改換了姓名。別人也不得知。只有他幾個徒弟。如永清萬年二位賢弟。便曉得。希真感嘆不已。說道。他這般情況。何如也。到這裏來。賢婿與尊舅。那位肯去。走遭廷芳道。不勞主帥耽憂。小將來時。曾途遇他的徒弟傅玉。小將備細寫了一封信去。他若得知。與祝家莊報仇。又知小將與二位賢弟在此。必然肯來。希真與衆人聽罷。大喜。萬年永清齊聲道。得師父師伯到此相助。破梁山報仇。有日了。麗卿道。這兩日秋高氣爽。正好用兵。再落下去。天寒冰凍。動手不得。奴看衆兒郎。近來陣勢技藝。也都純熟了。乘此際會。便起兵去。勦滅了梁山泊。那夥男女。不但報了冤仇。也教官家識得。爹爹是個好人。希真道。你不省得。大事休要多說。不日。差往梁山去的。細作回報。報稱梁山泊將兗州府飛虎寨兩處。都打破了。知府被殺。飛虎寨總管眞茂戰死。城池地方。都被梁山奪了去也。希真大驚。數日間。東京細作也回報。稱朝廷因宋江屢次攻打城池。天子震怒。特命神師道爲山東安撫使。起兵征討梁山。希

真大喜。因對衆人道：梁山泊勢燄浩大，他招致我們不得，必來攻打。這廝又并吞了兗州，糧糧甚便。若由青雲山進兵攻我，勢甚利害。我這裏兵微將寡，糧草又不敷，如何抵敵？青雲山正當衝衢咽喉，十分險峻。他若當做門戶，進戰退守，我等只好束手待斃。我的意見，乘種師道起兵，梁山泊照應西路官兵，又與我這機會，切不可失。可速去奪了他那青雲山，先佔了要害。南臨蘆川，北據虎門，這裏四週圍有肥田數千頃，就招撫流民耕種。梁山泊來攻時，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老種經略相公三代名將，用兵如神，決能勝得宋江。我就到他軍前，首先投誠，助他來攻梁山，求他在天子前爲我等開罪。那時也不怕高俅童貫怎的奈何我們。此議如何？衆將都道：主帥高見極是。劉慧娘道：甥女每於夜色清明之日，登山頂觀看天象，見青雲山東南方有白光浮起，下面必有銀礦，估來約有數百萬之數。若勦了青雲山，此礦亦好開作軍餉用。希眞道：如此恰好，便是青雲山的錢糧，也甚富足。只是那廝兵馬強壯，有一萬多人把守，極不易取。那位肯守山寨？老夫須自去走遭。只見永清立起身道：割雞焉用牛刀？小塔不才，蒙泰山這般愛憐，倘肯委用，願提二千人馬，代泰山一行，管取了青雲山，雙手獻上，以作進見之禮。只是便得了青雲山，那魏河以北，張家道口，離得蘆川又遠，都是平原曠野，散漫無收。梁山泊大衆擁來，我兵少仍難把守。希眞大喜道：賢婿肯去，吾甚放心。至於把守之說，我另有妙法。麗卿道：既是兄弟去時，孩兒願同往。欒廷芳道：聞得狄雷那廝，使兩柄銅錘，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麗卿叫道：他也不過是個人，你們都好好去。單是奴家怕什麼？萬夫不當，我便活捉了這萬夫不當來，捉不得也。割了他的頭與你看。我偏要去。永清道：姊姊同去最好。只是要依着將令，不可混出主意。希眞道：我也爲此放心不得。你既要去，諸事都要聽兄弟的號令，不可執阿姊身分。麗卿道：爹爹不怕碎煩，吩咐多次了。兵權在他手，那有顛倒做之理。他要我怎地便怎地，如何衆人皆大笑。當日議定了。永清領兵，請欒廷芳祝萬年，真祥麟、陳麗卿四位英雄同往。挑選了吉日，已是九月盡十月初的天氣，衰草風高，霜華日暖，點了二千兵馬，往青雲山進發。那甲匠已將那副甲改好，呈上。麗卿看了，甚喜，重賞了甲匠。希眞把了上馬杯，送了他們起程。自己回寨，永清離山二十里，扎下營寨。商議職事，欒廷芳要爲先鋒。麗卿道：這先鋒原是我的，你如何敢奪？廷芳道：姑娘雖是英雄，却不識陣上的利害。麗卿道：什麼利害，只有你上過陣。廷芳冷笑道：姑娘既了得，爲何敗在高封手裏？麗卿大怒道：高封只不過是妖法，並非人力，何足爲憑。這也不是我短處。你如今敢和我拼個輸贏？廷芳道：便與你比試。那個怯懼你？麗卿越怒，便去尉遲大娘手裏，掣過梨花鎗來，永清忙喝住道：姊姊休亂弄。師父不可與她一般見識。此刻未到敵境，自己先這般亂，如何領衆？我今不必

用先鋒。自有個道理。麗卿道：先鋒不先鋒，且擱起。你師父笑得我高封都敵不過，他不會遇着高封的妖法，只就本身上滅人。如今高封已死，不必說。我且同他分個上下，贏了他。先鋒不做打甚緊，永清離了座位，道：泰山怎地吩咐來？姊姊既這般不伏氣，小弟情願告退。請泰山自己親來。麗卿怒氣未息，一雙星眼，只睜着。欒廷芳、廷芳低了頭，不做聲。真祥麟祝萬年都來相勸，仍請永清升座。永清說：我等把兵馬分做二隊，師父領了左隊，真將軍領了右隊，二將領了號令。永清道：請姊姊幫我護持中軍，哥哥也一同在此。萬年領命。麗卿只不做聲，少刻退帳。三人都到後帳坐下。麗卿告永清道：奴家要請枝箭回山寨去。永清上前陪話道：姊姊息怒，小弟有話奉告。麗卿道：你有甚話，你只幫護你的師父，我是無用之人，放了奴家回去罷。一面說，眼泡裏滾下淚來，把臉回了轉去。只顧玩劍靶上的絲絛，永清只得陪着笑臉道：望姊姊觀小弟之面，饒恕則個。他不合是我的師父，教我沒法奈何他。萬年在旁邊道：欒廷芳雖是我們師父，他武藝又不見高，莫說妹子便是我等，他也及不來。永清道：可不是哩。小弟們不過一日為師，故意讓他些。麗卿也明知是哄他，只好將就罷休。心裏總不如意。當夜，永清與萬年商量，待麗卿睡了，請了欒廷芳來，把這事告訴了。因說道：她是主帥的小姐，老子愛，同珍寶，不爭我們去得罪她，理正煞也是我們的錯。明日出陣時，只好屈師父如此如此。哄她歡喜便了。那欒廷芳也是懊悔，點頭應允了。當夜無話。次日，欒廷芳見麗卿說道：夜來小將言語冒犯，幸勿芥蒂。麗卿道：是奴家不識好歹。永清大笑，忽探馬來報道：青雲山差鐵背狼崔豪、焚掠王家村，百姓皆四散逃命。永清便集眾人商議。真祥麟獻計道：那廝既出外打劫，山寨必然空虛。我等就速發兵，攻打他的巢穴。馬到可破。那廝聞風轉來，我等反客作主，必獲大勝。永清道：將軍之計雖妙，此等却用不得。那廝去打劫，必不肯全夥都下山。我泰山以仁義為重，只要除暴安良，百姓遭殃，豈可不去救。乘那廝得意之際，不防備，就去敗他一仗，奪了財物，還百姓，顯得我們山上的恩德。激怒了那廝，教他來廝殺。只是崔豪那廝了得，非勇猛上將，必不濟事。那位肯去當先，便算頭功。說罷，看那麗卿，只見麗卿看着別處，不做聲。欒廷芳道：老夫願往。永清道：師父雖然英雄，恐非崔豪敵手。廷芳道：輸了甘當軍令。永清道：雖則如此，我却不敢放心。煩真將軍也帶一枝人馬，半路上接應。我在此盼望。捷音這裏便是。青雲山上一齊來。我同卿姊姊在此，也不怕他。二將領令，各帶兵去了。永清與萬年請麗卿飲酒，共守營寨。次日，報入寨來道：崔豪那廝正劫了村坊，待要回山。欒將軍邀擊過去，殺敗了他一陣子。女牛馬盡皆奪還。百姓二位將軍回營來也。永清大喜，出營迎接。獻上首級無數。當時犒賞三軍。廷芳道：崔豪那廝好了得，我幾乎戰他不過。幸虧真將軍來救，方纔殺退了他。真祥

麟道。可惜姑娘不去。不然總擒了那廝來。羈卿只不開口。心中暗自冷笑道。我又不是三歲孩子。這般哄我。你們只管去立功。干我屁事。我只因看玉山郎的面皮。不然早回山寨去了。永清見羈卿全不睬睬。芳心中不悅。衆將都心中不安。當日拔寨進兵。直往青雲山下。鶴鵲渡扎寨。晚上設筵慶賀。變廷芳來辭席。稱說有病。永清驚道。怎地兩個人。都這般執拗。便教萬年去看來。萬年到廷芳營裏。只見那變廷芳。仰臥在胡牀上。朝天吁氣。萬年道。師父何故如此。當真有病麼。廷芳嘆道。我半世落魄。今遇陳道子。只道有出頭日子。不合自己粗鹵。得罪了這位公主娘娘。依你們夜來的話。特地放走。崔豪不敢貪功。看來也勾不轉。大丈夫何故受女孩兒的悶氣。我意欲投別處去。萬年道。師父豈值與小孩子一般見識。她不肯出戰。睬她則甚。變廷芳道。非也。她是主帥的愛女。我強煞是她老子帳下的人。如今惡了她。便她老子待我好。我也沒趣。萬年道。師父且慢待弟子。再見兄弟說開那了頭。如再執拗。便歸去告她父親。他父親再偏護我們。大家走萬年。遂去對永清說了。永清道。我自調處。你預依我如此。眞祥麟我已吩咐過了。萬年領諾。却說那崔豪收拾敗兵。奔回青雲山。告訴狄雷道。兄弟打王家村。正得了采。不意攔腰殺出一路兵馬。爲首一將。騎一匹劣馬。用手雙刀。了得兄弟。吃他殺敗。把財帛油水。都奪了轉去。一路打聽。知道是猿臂寨陳希眞。差來的什麼雙刀。變廷芳那艾葉豹子。狄雷正端整。要自己慶賀壽誕。辦酒演戲快活。聽得這陣拗口風。氣得三尸神炸。七竅生烟。大怒道。我同你一般。做大王。各自吃飯。另開門。前日白勝兄弟。吃他害了。我正要報仇。只因不得公明哥哥的將令。權且耐着。你到先來。撩蜂撥刺。此仇如何不報。便傳令。教兄弟瘦面熊狄雲。并那餓大蟲姚順。鐵背狼崔豪。一齊點兵下山。請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二位頭領。代守山寨。原來宋江吳用。聞知陳希眞佔了猿臂寨。攻城劫舍。打殺白勝。吳用料得希眞利害。狄雷不是對手。又聞得東京种師道起兵。特飛速差人。止住狄雷。叫他且慢報仇。且待對付了种師道。然後親統大隊兵馬。攻打猿臂寨。又恐怕希眞先來攻青雲山。叫楊雄石秀。就留住青雲山。助狄雷。小心鎮守。當日狄雷請楊石二人守寨。正紛嚷間。忽報上來道。猿臂寨兵馬。已到山下。鶴鵲渡扎營。狄雷愈怒。當時點兵。如飛也似的下山。對面下營。崔豪上前聲喏道。小弟敗兵之仇。如何耐得。願在前部。狄雷准了。當叫崔豪挑戰。狄雷親出押陣。永清營內。眞祥麟出馬。戰了二十餘合。眞祥麟敗了回去。兩下收兵。眞祥麟見永清請罪道。小將委實敵崔豪不過。永清大驚。便對羈卿道。姊姊。何不去見一陣。羈卿笑道。你的師父裝病。却推我出去。我不與他爭能。只等你得了勝。一同歡喜回山。我去萬一也輸了。益發吃你師父笑。永清道。姊姊。只不以公事爲重。羈卿道。並非不以公事爲重。奴家不因兄弟面上。竟

回去了。誰耐煩在這裏。你們沒有我。就不廝殺。永清懊恨不已。天色已晚。次日。崔豪又來討戰。萬年道。你們都怕。我去斬這匹夫。當時提鞍上馬。引兵出迎。永清等只聽得營外戰鼓齊鳴。好半歇。萬年敗了回來。搖頭道。是利害。我又輸了。永清大怒道。備我的馬來。當下裝束停當。叫道。哥哥姊姊。守着。永清大開營門。一馬當先。列成陣勢。大叫。崔豪出來見我。崔豪大罵道。你們這夥奴才。無故侵我疆界。快來納命。永清大怒。拍馬掄戟來鬥。五六十合。不分勝負。永清勒馬回兵。崔豪回營。狄雷見崔豪連日得勝。甚是歡喜。說道。崔兄弟。雖不會斬將。也殺得他屁滾尿流。好笑。那廝們這般不經殺。也來生事。姚順道。那廝莫非是用計。狄雷道。這算什麼計。明是不耐殺。明日我只須留崔豪兄弟在此把守。破他足矣。我便回寨去了。姚順狄雷都道。崔將軍連日辛苦。明日我們替換去戰。崔豪殺得性起。高叫道。何勞二位費手。我一個就掃盡了他。大哥只顧回山。喫壽酒快活。小弟破了他們。出口鳥氣。再來祝壽。儘殺哩。狄雷大喜。吩咐兄弟狄雲同崔豪把守山口。退了那廝。就來自己竟回山。餒壽去了。次日。崔豪教狄雲守寨。引了衆嘍囉。耀武揚威。殺奔永清營來。却說永清回營。對麗卿道。我戰了六七十合。絲毫不得便宜。那廝真個了得。麗卿也是驚疑。永清次日早上。對萬年道。敵人這等利害。卿姊又與樂師父不睦。我們不如乘機退兵。請泰山自來。免得大敗。萬年真祥麟道。我等也這般想。樂師父又要散夥。投別處去。乘此退兵。就勸他回山。主帥或有法兒留他。麗卿聽了。心中也有些着急。暗想道。真個如此。只是樂廷芳那匹夫。忒小覷我。奴家原想同他出口氣。爭奈他們都帶退兵。那匹夫萬一真個逼走了。他們說都是我攪了局。爹爹責罰起來。如何當得。拷打一頓。倒在其次。萬一自此以後。永不許我上陣廝殺。却怎好。况他又是玉郎的師父。沒奈何。只有奴家下頭。低讓這匹夫一頭罷。但是怎樣轉彎過來。想了半歇。問道。你們都道那鐵背狼。崔豪了得。到底怎樣。一個人。衆人齊道。那人穿一副鐵甲。騎一匹黑馬。頭頂烏油盔。臉如鍋底。使一枝筆桿。渾鐵鎗。端的英雄。麗卿私下對永清道。你這人好討厭。奴家又不真與樂廷芳尋事。只因他倚仗着師父。身分眼角裏。沒人。不趁今日打下他頭來。日後還放得他哩。奴家都爲着你們。永清呵呵大笑道。原來爲此。姊姊真自高見。小弟却再想不到。如今他已不敢強了。姊姊開豁了他罷。麗卿對衆人道。不是奴家拿捏。巨耐樂廷芳小覷我。玉郎又不許奴家做先鋒。奴家一時氣不過。心就懶了。今我要會會那廝。只要樂廷芳押陣。奴家便出馬。倘能斬了那廝。便省得退兵。永清心中甚喜。說道。前日不敢屈姊姊做先鋒。一者不敢驅遣。二者礙着樂師父。姊姊恕罪。要樂師父押陣。恐怕他。不肯便叫請樂將軍來。只是崔豪那廝了得。小弟兀自戰不過。恐姊姊也難取勝。麗卿道。勝得勝不得。你且莫管。我總去便了。樂廷芳請到

中軍麗卿道：玉郎有令，要奴家出馬戰崔豪，請樂師父押陣。照應奴家則個。廷芳道：姑娘上陣，小將應得奉陪。但是小將輪與那廝，尚不快氣，意欲先戰幾個回合。倘若戰不過，望姑娘來幫。麗卿道：也好。永清甚喜，商議定了。適值轅門外來報，崔豪又來搦戰。樂廷芳掛了雙刀，上馬搖旗吶喊，殺出垓心。崔豪見是他來，也格外當心，恐戰不過，便拍馬來迎。來來往往，戰了十五六合。廷芳虛幌一刀，敗下陣去。崔豪道：這廝今日爲何不濟，莫非有詐。正要思量追趕，只見對面陣上戰鼓大振，紅旗開處，一員女將飛馬挺鎗，電光般射到。崔豪連忙接戰，不上三五合，那裏抵擋得住。大敗而回。麗卿驟馬追來，也防着他的暗算。那崔豪逃入陣裏去，那陣上亂箭齊發。麗卿捱着梨花鎗，撥開雨箭，直追入陣裏去。樂廷芳望見大驚，忙叫鳴金，一片聲的鑼響，那裏收得他住。衝開敵軍，直殺入陣裏去了。樂廷芳大叫：阿也，我害了她。忙叫起鼓，合陣兵馬一齊上前接應。廷芳掄雙刀當先，一面差人速報祝永清，吩咐衆軍道：救不得小姐，休要回來。正殺過去，只見敵軍陣裏大亂。那麗卿早已從西南角上殺出來，嘴邊咬着一顆人頭，殺得賊兵人仰馬翻。廷芳吃了一驚，方識得她的本領。麗卿將崔豪首級掛在鞍轡，與廷芳一同往前掩殺。賊兵大敗，却說永清聞報，說麗卿單騎陷陣，深恐有失，忙傳令盡起大營兵馬接應，只留祥麟帶中軍兵守寨。永清對萬年道：倘卿姊已陷陣中，樂師父與他混戰，我們却救也無益。我和你速分兵兩路，抄他的營盤。卿姊的團自解了萬年道：正是。二人分頭殺去劫營。正遇青雲山敗兵逃回，永清叫火器兵當先，鎗砲如雷，往賊營裏轟擊。那邊萬年也放鎗砲攻打，原來狄雲見猿臂寨兵馬屢敗，不甚防備，竟被永清萬年殺入，奪了寨去。狄雲從亂軍中逃了性命，兩面夾攻，殺得青雲山的賊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刺了幾個好爹娘，生下快腿的逃脫了。祝永清陳麗卿樂廷芳祝萬年四人合兵一處，大獲全勝。真祥麟率衆來迎，掌得勝鼓，回營。衆英雄來到中軍，麗卿提了那顆崔豪的首級，血淋淋地擲在永清面前道：玉郎認認看，不知殺不殺錯。衆皆大喜。樂廷芳上前拜伏道：姑娘，廷芳今日心中服了，怎的我們都戰他不過。遇着姑娘，馬到成功。麗卿道：偶爾僥倖，算什麼。你們都說他，得我看並不見怎地。少刻道：哦，我省得了，你們大家商量通了。特地讓我，去殺他。衆人都笑起來。麗卿亦大笑道：却着了你們的道兒，便向樂廷芳深道的道了個萬福道：樂師父，奴家是這般孩子氣，錮蝕性兒，麥桿爆仗，你有年紀人，幸勿罪懷。樂廷芳笑道：姑娘說那裏話來，都是小將衝撞。原來樂廷芳起先藐視她，後見她陣上得了得，也當真敬服。那麗卿見衆將這般讓她，倒好生不過意。想道：奴不過一個女孩兒家，他們却這般敬我，都是爹爹面上，奴家越要謙下纔是。麗卿又去謝了衆人。永清大笑道：幸虧師父與姊姊作喧，倒喧出一場大利市來。本意只爲

哄姊姊却弄成驕兵之計。衆人都大笑。永清便傳令拔營。火速退兵。萬年驚問道：「我兵大獲全勝，正要進兵，攻打那青雲山，一鼓可下，何故退兵？」永清笑道：「這是哥哥不知，只管依我速退。祥麟道：「我識得了我願領一枝花人馬在左側埋伏，待他追來，用計勝他。」永清搖頭道：「不要埋伏，快快走，少刻賊兵追來也。」禪卿笑道：「他同我爹爹一般脾氣，慣做氣悶事，別人再沒處摸頭腦，往常他同爹爹說話，我在旁邊聽，一句也不懂，不依他，又是我們違令。」當時拔營都起，風馳電掣，退了衆人，都不解其意，却說青雲山狄雷、正同楊雄、石秀、姚順等，在山寨飲酒看戲取樂，敗兵報上山來道：「苦也，四哥吃猿臂寨一個穿連環金甲的女將，追入陣來，斬了去，也沒一個人擋得住。」大寨又被他兩路兵劫了，殺成一片空地。狄雷聽罷，放聲大哭，衆好漢無不落淚。當時撤了戲筵，狄雷咬牙怒目道：「我不滅了猿臂寨，誓不回山。」齊發山寨的兵，大家都去望楊石二位頭領助我。楊石二人道：「這何消說，忽又一起報來道：猿臂寨拔營都退去了。」狄雷益發大怒道：「你得了便宜便走，好道教你走不脫，速去追趕石秀，忙勸道：那廝得了勝，反把兵退，其中必有詐，況且吳學究再三吩咐，說陳希真那廝詭計多端，不可輕敵，他必是用埋伏誘我們，我們去追，正中他機會，不如暫息一時之怒，我去飛報公明哥哥，起大兵來報仇。」狄雷大叫道：「崔家兄弟被他白殺了去，還這般慢騰騰地，我不就與他報仇，誓不爲人。」石秀道：「既這般說，我們把兵馬先後分做兩起，倘有埋伏，却好救應。」山寨必須分兵看守，當下狄雷同石秀領第一撥人馬先發，楊雄同狄雲領第二撥隨後，留姚順看守山寨，旋風也似來追。永清到了鶴鵲渡，向亂屍堆裏尋了崔豪的沒頭屍首，大家哭了一場，叫擡回山去，盛殮。狄雷道：「那女將不知什麼名字？」石秀道：「就是所說的那希真的女兒，叫做女飛衛陳麗卿，那婆娘委實勇猛了得。」我梁山孔亮也死在她手，今日又害了崔兄弟，只有是她，便要備防。這廝會妖法，狄雷咬牙道：「說起我也有些記得，那日我去接應張青，同武二撞着一個騎紅馬使鎗劍的女子，兀是贏她不得，想必是此人。」我如今捉住這賤人，劈屍萬段，當時催兵進發，一路却並無埋伏，前面探馬來報道：「猿臂寨的兵馬都在伍公坡扎下三座營寨，狄雷也勒住兵馬，等後隊到來。」一齊安營，狄雷叫兵馬略息，便要出戰。楊雄、石秀都道：「奔走辛苦，明日交鋒罷。」狄雷那裏忍得，說道：「他也是方到，我們乘此銳氣，便去打。」當時留狄雲看營，點齊嘍囉，同楊雄、石秀一齊到永清營前討戰。永清提兵出陣，左有陳麗卿，右有欒廷芳、真祥麟兩陣對圓。狄雷橫擺兩柄赤銅鎚，出馬大罵道：「你這小畜生，無故犯我大寨，傷我大將，祝永清亦大罵道：「萬死殺才，你認得祝家莊的老爺麼？」豈但搗你這巢穴，連梁山泊一班橫死賊都掃蕩盡了，方泄吾恨，正要出馬，只見欒廷芳一馬飛出，掄雙刀直取狄雷，狄雷大怒，雙鎚來

迎鼓角齊鳴。兩個好漢，拼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只見兩口刀如雙龍戲海，兩柄鎚似趕月流星。又戰了好久，永清見纓廷芳不能取勝，便拍馬挺戟，殺出垓心。楊雄石秀一齊都出，這邊真祥麟也到。六員將捉對廝殺，戰鼓齊鳴，天色已晚。兩下裏只得權且收兵。永清回營，真祥麟笑道：「今日姑娘却恁地斯文。」麗卿笑道：「你們大家都讓我，我也讓你們一次。衆人大笑。」纓廷芳道：「狄雷果然了得，却怎樣勝他？」永清道：「一勇之夫，取他何難？便吩咐衆將明日仍用虎鉤陣。」麗卿道：「你們今日見一匹好馬麼？」永清道：「在那裏？」麗卿道：「便是同真將軍廝殺的那白面後生騎的那匹白馬，那將旗號上寫着不知是什麼命三郎。」廷芳道：「便是那拚命三郎石秀，還有那病關索楊雄、永清道這兩個，便是害我家的火頭。」麗卿道：「唉，何不早說，便先結果了那廝。」到了次日，永清對麗卿道：「今日用虎鉤陣，姊姊領正兵當先，須要如此。」麗卿點頭道：「我操演過幾次，理會得。」當時放砲出營，狄雷仍領楊石二人齊來射住陣脚。麗卿大叫道：「什麼拚命三郎出來，與你姑娘拚命？」石秀飛馬出陣，大罵道：「兀那婆娘，老爺正要對付你，挺鎗殺來。」麗卿迎住大戰，石秀雖然英雄，怎當得麗卿神力天生，鎗法敏捷，自己又增出解數，無人測摸得。三四十合，石秀漸漸抵敵不住。狄雷見了，正要出馬，只見楊雄早奔上去相助。兩個好漢雙戰麗卿，兀是遮攔多攻取少。狄雷便拍馬奮鎚，三面夾攻。麗卿撥馬往斜刺便走。楊雄當先追來，却忘了她的弓箭利害。石秀在後面眼快，大叫休放暗箭。楊雄急閃，弓弦響處，左臂上早着楊雄帶箭撥馬便回。麗卿收了弓，兜轉馬追來。石秀連忙擋住，狄雷見楊雄中箭大怒，掄鎚來助石秀。衆囉囉救回楊雄。狄雷那兩柄鎚，直上直下劈進來。麗卿見他勇猛，又有石秀夾攻，聽得本陣不住的鳴金，只得回馬。狄雷石秀也怕她弓箭，不敢便追。麗卿立馬罵道：「兩個匹夫，敢這裏來領死麼？」二人大怒，一齊追來。麗卿略迎了幾合，竟奔回陣去。那陣便退了下去。石秀道：「這廝無故收兵，恐有暗算。」狄雷道：「我們人馬多於她四五倍，怕她什麼？暗算便回陣叫起鼓追趕。」青雲山的兵，吶喊搖旂殺來。猿臂寨的兵，只顧奔走。忽然陣裏擁出一彪步兵，都穿着虎皮衣服，手執鋼叉，背着葫蘆，一字擺開。只見那葫蘆裏都冒出黃煙來。霎時迷得對面陣裏不見一人。狄雷恐是妖法，叫且慢追。收住兵馬，聚在一處，只見黃煙散盡，却是一片空地，並沒一個人影。狄雷石秀都吃了一驚。正要發探馬，忽聽得連珠砲響，四面喊聲大振。猿臂寨人馬已抄兩邊殺來。賊兵亂竄。狄雷那裏收得住。左邊是祝永清，右邊是祝萬年，帶領虎衣壯士旋風也似捲來。狄雷石秀大敗逃回。石秀手腕已被萬年刺傷，鮮血淋漓。正逃時，只見一隊紅旗，麗卿迎面攔住。二人那有心戀戰，只管奪路逃去。麗卿那些女兒郎，人人驍勇，個個爭先痛殺了一陣。狄雲來接應回去。狄雷領敗兵逃回，折了無數人馬，受傷的不算那

楊雄左臂被麗卿的箭把肌肉穿過，取出箭桿，流血不止，臉都黃了。狄雷氣冲斗牛道罷了罷了，反叫二位受傷，請回本寨將息，索性教姚順兄弟盡起本寨人馬來，與那廝拚個死活。石秀道：「小弟不妨事，只請楊雄哥哥回梁山，大寨去便裏過公明兄長，多請幾位頭領來報仇。」姚順哥哥鎮守山寨，是緊要事，誰開恐人暗算。狄雷道：「此刻官兵不敢覷探我們。」姚順兄弟暫離不妨，只留七八百人把守，不害事。便一面差人護送楊雄回梁山，一面差人叫姚順盡起山寨兵星夜來助戰。石秀那裏勸得住，早有細作回報，祝永清、永清聞知青雲山的兵馬齊來，大喜道：「我料這賊必然中計，便吩咐衆人道：『各處深溝高壘，休同他戰，只趁他的便，數日內便奪他山寨也。』衆人都不信。永清一面申報陳希真，次日狄雷惡狠狠的領了兵馬來挑戰，衆將依令緊守不出。由他叫罵，狄雷連攻了三日，永清只同衆將高會吃酒，不去理他。第四日，忽報狄雷差人下戰書，永清喚進來，拆書觀看，上寫着道：『狄某與貴寨素無仇隙，不知何故與此無名之師。今狄某念兄弟情分，如肯將崔豪首級來送還，情願拜投大寨，杜絕梁山，如不俯允，請出營來廝拚。』永清看罷，對衆人道：『梁山是我的切齒怨仇，楊雄石秀更是火種頭兒，你主帥之言也難憑信。如果真心，先把楊雄石秀的首級送來，我便退兵，永結盟好。』衆人道：『楊雄前日送回梁山去了，石秀尚在營裏，家主會說，如將軍肯准講，和便將他獻出，另備花紅表禮，一切犒勞奉上。』永清道：『既這般說，我也不是生事的，你去對你主將說了，但送出石秀，我便將崔豪首級送還，再登門陪罪，便付了回信。』衆人領命去了不多時，轉來報道：『狄頭領差姚頭領來拜祝將軍，永清吩咐開門迎接，姚順只帶十幾個伴當，搖搖擺擺進來，敘賓主禮坐下。呈上狄雷回書，寫道：『石秀那廝急切不能擒他，今晚灌醉，縛了獻上，恐不見信。』先送姚順到貴營，爲質當。永清看罷，大笑道：『狄頭領如此多心，我永清却最直爽。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那有不信之理。』崔將軍尊首，我已用木匣裝好，即先送歸。當時將崔豪首級請出，點起香燭，衆好漢都拜了，當交從人送回。一面酒筵款待姚順，吃得酩酊大醉。永清教扶歸，廷芳營裏安寢。麗卿從後帳出來，對永清道：『爹爹教你取青雲山做險要，你却與他講和，得知他心是你心。今日退兵，他仍去幫梁山，怎好。』永清大笑道：『姊妹，真是老實人，斬狄雷，取青雲山，只在今夜。那個說要退兵，這廝到我手裏，使那早哩。麗卿又驚又喜道：『兄弟，你使甚妙計。』永清正說時，只見眞祥麟來見道：『狄雷來講和，恐防有詐。』永清笑道：『待你說哩。我早已安排了，便吩咐衆將如此如此。大小軍卒隨身各帶乾糧，只破了青雲山，方收兵。今日下半日，各歸帳房，將息精神，準備通宵廝殺。』麗卿大喜道：『你的聰明，眞與爹爹無二，怪不得爹爹恁般歡喜你。天色已晚，吃飽了飯，一應雜役人等都約退十餘里，取假姚順一千人，就帳前斬了大』

家分頭去幹事，却說狄雷接了崔豪的首級，只道永清中計，便對石秀道：石頭領真是妙算，便請石秀守寨，叫狄雲取永清左營，姚順取右營，自取中路。二更時分，卸枚殺入永清營裏，撲近去，却是空的，一人不見。狄雷大驚，情知中計，急忙退兵，却又並無埋伏，兵殺出行至半路，忽望見本寨火光冲天，數十嘍囉來報道：「不好也，吃敵兵劫了寨也。」石頭領敵不住，落荒走了。狄雷大驚，忙催兵來救，戰鼓振天，火把影裏，永清躍馬挺戟殺來。狄雷狄雲姚順一齊抵敵，喊聲大起。祝萬年從左邊殺來，變廷芳從右邊殺來，兩軍混戰。變廷芳鋼刀閃處，把姚順劈於馬下。狄雷狄雲死命殺條血路，領敗兵逃回青雲山。只恨爺娘生得短腿，一步跨不到，走到天色黎明，人困馬乏，半路上遇着守寨敗兵，說道：「石頭領在前面不遠，山寨已被賊兵攻破了。」真祥麟堵住鵲鵲渡，回去不得。狄雷狄雲只得叫苦。狄雷道：「我們且會了石頭領，商議投奔公明哥哥處，再來報仇。」正催兵前進，忽然砲聲響亮，林子裏飛出一隊紅旗，禪卿大叫：「匹夫留下命去。」狄雷大怒，把頭盔丟在地下，道：「便死也要殺了你這賤人。」奮鎚來迎狄雲，隨後也來。祝永清等一齊追到真祥麟，也來接應。混殺一陣，狄雲被亂兵衝散，狄雷曉得不是話，大吼一聲，往西北上殺去走了。永清到鵲鵲渡，取聚得勝兵，會合變廷芳祝萬年真祥麟，攻打青雲山。那山上把守的頭目，情知抵敵不住，開關投降。永清准降，都進山寨，到聚義廳上坐下。把崔豪的棺木抬去焚化了。打破營寨，是祝萬年的功勞。殺姚順是變廷芳的功勞。佯稱青雲山已破，截狄雷的歸路，是真祥麟的功勞。打破了青雲山，日纔晌午，數內單單不見禪卿。回營，永清忙叫人四下尋覓，並無下落。永清十分驚疑，不知她到那裏去了。正是軍中英俊逍遙去，陣外風雲遇合來。畢竟禪卿去向何方，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 雲天彪征討清真山

却說永清不見禪卿的下落，十分着急，忙叫查問。少刻，禪卿跟隨的那些女兵，隨着尉遲大娘都回來。一個不少，都說道：「大軍混戰之際，姑娘追一員賊將，往正北上去。姑娘的馬快，婢子們趕不上，只好先回。」永清叫苦道：「怎地只是孩子氣，萬一失陷了，怎好待我親去尋他。」真祥麟道：「將軍不可輕動，待小將去尋祥麟，請了令箭，帶了百十騎人馬，並同尉遲大娘那幾個女頭目，往她去的那條路上，追去尋覓。」永清又請萬年也帶些人分頭去尋。原來禪卿在林子邊混戰之時，被她看見了石秀，挺鎗驟馬，直奔過去。石秀見了大驚，帶着傷，那敢迎敵，撥馬加鞭，落荒逃命。禪卿那裏肯捨，狠命追趕。幸虧石秀也騎的是千里名馬，那匹穿雲電一時還追不上。正是前面的飛雲掣電，後面的猛弩離弦。一霎時

追了二十多里，看看漸隔得近了。麗卿便放箭射去，却還射不到。面前已是一座大嶺阻住。石秀順着大路縱馬下山。麗卿見他奔入樹林，也飛馬追上山來。那匹棗騮竄山跳澗，如履平地，有甚追不得。麗卿撲到林子裏，那石秀幾個彎轉不見了。麗卿見林子那面路雜，沒處尋查，盤過山嶺，看那面嶺下一片平陽，有幾處人烟。麗卿想這廝莫非是走那裏去。我已到此，索性再去尋一轉，真尋不得，便饒了他。遂縱馬下山，順那平陽路張望，忽見左側山脚邊來了一個大漢，騎着匹點子高頭馬，紫棠面皮，嘴邊幾根虎鬚，戴一頂萬字頭巾，穿一領醬色戰袍，繫一件玄色戰裙，隨着四五個伴當，都跨口腰刀，挑着些行李，一個伴當揹着一口潑風九環大砍刀，都走到路口。那大漢見了麗卿，兜住了馬，只顧看她。麗卿往前行，那大漢隨在後面亦跟上來，不落眼的從頭至脚細看麗卿，回頭道：「兀那漢子有些傻角，不走你的路，只管看我做甚？」那大漢道：「咦，我自己生了眼睛，你敢不許我看？怕人看不要拋頭露面。麗卿大怒道：「這廝到我手裏討野火麼？活得不耐煩，便上來領鎗。」那大漢哈哈大笑道：「多少了得女郎，都見過，稀罕你這雌兒。」麗卿大怒，挺鎗便取那大漢。那大漢忙搶那口大砍刀架住，兩人就那空闊所在，拼了四十多合，兩邊毫無破綻。麗卿道：「你這廝好刀法。」那大漢叫道：「且住，有話問你。」各收了兵器。麗卿道：「快說。」那大漢道：「兀那紅姑娘，你莫非當真是東京陳提轄的令愛陳麗卿小姐麼？」麗卿道：「除了我，更有那個是她？」那大漢聽了，呵呵大笑，滾鞍下馬道：「姑娘，你何不早說，想殺我也。」撇了大刀，在草地上撲翻身，子便拜麗卿，恐有暗算，壓住鎗問道：「好漢高姓大名？何處曉得奴家父女來？」那大漢拜罷，立起身道：「姑娘，自不認得我，我也只爭得幾日，不會得姑娘。」我便是江南風雲莊中的風會，是也。」麗卿叫道：「阿也，原來是風二伯伯。」忙跳下馬，插了鎗，折花枝的拜倒。風會忙回拜了麗卿，道：「適纔姪女衝撞二伯伯，二伯伯却從那裏來？」風會道：「從家鄉來，方纔怨小人無禮。」姑娘何故一人到此？」麗卿道：「我那雲龍兄弟可好？」雲祖公安否？」風會道：「都好。」雲龍同我往他老子任上去，從此經過，他在後面那人家處修刀鞘就來，是我先行一步。」麗卿大喜道：「他在那裏？」風會指着一處人家道：「他在那向好道就來也。」麗卿道：「我們何不迎上去？」風會道：「何用性急？叫一個伴當道：「你去看看雲官人，爲何還不來？」有家書東京陳小姐在此。」那伴當跑上去，沒多時，只望見那村口一個少年，帶着兩個人，騎匹白馬，緩轡而來。風會道：「他已來也。」只見那伴當急跑上去，到馬前，回指着說了幾句。那雲龍把馬加了兩鞭，潑刺刺的趕到面前，飛身下馬，與麗卿相見，滿面笑容道：「姊姊，那陣風兒吹你到這裏？」伯父安否？」麗卿道：「一言難盡，我爹爹爲你的丈人，被貪官逼迫，不過愚姊同你分散之後，無一日不記罪你。」我的爹爹，沒奈何權去猿臂寨避難，你的爹爹，又錯怪了你的丈人，我又沒

處得你個信風會笑道這些事我們都直道了只請問姑娘何故一人到這裏來麗卿道我憂得你苦如今我爹爹要奪那青雲山用教玉郎兄弟領兵昨夜殺敗了這廝們有一個叫什麼拚命三郎說是我的仇人我要殺那狗頭他却怕我直追到這裏不見了兄弟可會看見是個騎白馬的後生雲龍道不會打眼想是落荒逃脫了追也無益麗卿道造化了這廝我們回去休風會雲龍商量道我們就去轉轉麗卿大喜就地拔起鎗飛身上馬風會雲龍也都騎了馬帶了從人都過嶺來尋路回青雲山風會道方纔見姑娘這般模樣又帶着東京口音也有些疑心那知果然是你姑娘真好鎗法怪不得雲威相公都佩服麗卿道二伯伯的大砍刀端的整齊奴家那裏攻得進雲龍驚道二位幾時交過手麗卿笑道我是不認識二伯伯你又不來我們好殺得熱鬧風會大笑雲龍道姊姊方纔說什麼玉郎兄弟領兵是那一位麗卿道便是你那表兄會寫字的祝玉山我叫他做兄弟有時順口叫他玉郎雲龍風會都驚訝道怎的玉山也到這裏麗卿道來了多日了遂把永清的事從頭說了一遍風會雲龍都感歎不已如今我爹爹十分歡喜他已把奴家許配了他也你那表兄果然了得風會雲龍都稱羨不已雲龍道姊姊你又是我的嫂子卿麗大笑三人在馬上說着話已走了十多里只見左側擁出一彪人馬來那是真祥麟祝萬年尋到二人見了大喜祥麟道害殺人的姑娘那裏不尋遍快回去把你那玉郎急壞了萬年道我們已在青雲山寨裏麗卿笑道奴家又不是三四歲的孩子子敢怕吃那個拐騙了去他却恁般乾着急既如此說你們都來相見了我先回去叫他放心說罷縱馬加鞭竟自搶先去了萬年祥麟風會雲龍四人相見各道姓名方知是一家人萬年與雲龍自幼會會過此刻也不認識當時四人大喜一齊回寨却說麗卿飛馬跑回青龍山把關的忙去通報放她上來永清聽得又喜又恨見了麗卿怨埋道姊姊你是怎地軍營裏勾當不是這般作耍你萬一犯了軍令教我怎生擺佈麗卿繳了令說道不是奴家多事一者看見了那仇人放不過他二者要奪他那馬匹來送你却吃那廝走了永清道可會着真將軍同二哥否麗卿道都見的他們同風會二伯伯雲龍兄弟一齊來了我恐你記掛先跑回來永清驚問怎地却遇見風會雲龍麗卿把那項事說了永清大喜叫預備迎接須臾四簋好漢都到大寨風會雲龍與永清見了樂廷芳也通了姓名衆人大喜風雲二人方識得樂廷芳當晚那把賀功的酒席與風會雲龍接風席上永清說到被魏虎臣逼迫與雲龍寫出師表的話雲龍灑淚不止衆人都歎口氣麗卿說起安樂村劉家逃難的話對雲龍笑道你那個渾家我從千軍萬馬裏救出來你却怎生謝我衆人都大笑風會說到希眞父女離風雲莊之後我等趁勢蕩滌了冷豔山我等都因此得了功名子儀不敢

與尊翁敘功。我等官爵皆出姑娘的威力。麗卿不會說謙讓的話。只說道。這算得什麼。眾人歡喜暢飲。至半夜方散。永清恐降兵為害。把來四散屯開。將親軍保護中寨。破了青雲山。得了糧米七十餘萬擔。戰馬五千餘匹。錢糧器械。金銀財帛。不計其數。降兵四千餘人。有受傷的都叫去醫治。戰場上逃走的轉來。都准投降。一面將倉庫封好。一面飛報希真。一日。希真帶了五百多名壯士。將着犒賞物件到來。永清開關。大排隊伍迎接。希真近寨。升廳慰勞。犒賞都畢。退堂與風會雲龍相見。大喜。只見謝德婁熊都過來參見。永清。永清大驚道。二位將軍為何也到此。希真道。你出兵不久。景陽鎮兵變。二位將軍來聚義。那鎮上六千多官兵。都歸了我們也。永清忙問。怎地兵變。謝德婁熊道。小將們殺了沈安。只說將軍是失陷在猿臂寨。魏虎臣倒被我們蒙過。怎奈魏虎臣那廝。尅扣軍糧。一味貪惡。自己置造花園。不管別人飢凍。人人怨恨。後來吃沈明那廝打聽出殺他兄弟。他去首告了。那魏虎臣來捉我們。吃小將們先得知。索性把沈明那廝也殺了。同了百餘人投奔大寨。誰想那魏虎臣捉小將們不得。却把別個來晦氣。眾人大家不服。殺了魏虎臣。一齊反了。那兵馬都監也逃走了。小將們幸蒙收錄。永清聽罷。嗟訝不已。陳希真對永清道。我接到你的文書。說青雲山一齊都來。料道你破敵必在早晚。今日却成功了。那廝們必去梁山求救。萬一梁山當真來。我為此放心不下。所以親到。慧娘甥女說這裏有銀礦。我本要帶她回來探看。又好叫她在張家道口相度地脈。以造砲臺。礮樓。那知這妮子聞得雲龍賢姪在此。却害羞不肯來。劉姨丈務要風二哥雲龍賢姪到彼一敘。賢姪休要推却。雲龍道。小姪亦不敢久居。恐家大人記念。既蒙家岳相召。小姪前去相見。就在那裏動身。此處不轉來了。風會道。此說甚是你來走。吳家墮取路最便。我在那向客店相等。便了。雲龍道。二伯伯何妨同去。風會道。不必。你們翁婿相見。少不得有番談論。不值我在裏面鬼混。眾人都大笑。希真道。卿兒。你在此沒事。可送了兄弟同去。兄弟起身後。你可同了秀妹妹來。驪卿道。爹爹說梁山。上那廝們就要來。却怎地不許孩兒在此。希真道。胡說。梁山上來不來未定。便是來。你去了回來。儘夠不叫你落後。雲龍當日拜辭了眾位好漢。帶了幾個伴當。同驪卿到猿臂寨去。這裏希真與眾人相敘。一面多發細作。打聽梁山消息。過了幾日。山下報上來道。關外有兩個大漢。帶了三五十人。斬了狄雷。將首級獻上。要見主帥。希真同眾人都吃一驚。問那兩個人叫甚名字。嘍囉道。他有手本在此。希真取來一看。大喜。原來就是欒廷玉。眾人無不歡喜。希真同眾英雄。一齊下山。到了關外。迎接上山。廳上重見了禮。希真看那欒廷玉。方面大耳。五絡長鬚。八尺以上身材。那個大漢面如鍋底。眼如黃金。鬚如鐵絲。聲如銅鐘。身長九尺。威風凜凜。眾人却不認識。希真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欒廷玉道。是小

人的結義弟兄。本貫南山鎮上人。姓王。雙名天霸。祖上也是軍官。這位兄弟兩臂有數千斤實力。慣使一枝筆。過重八十斤。江湖上取他一個渾名。叫做賽存孝。小人得了廷芳兄弟的信。便邀他同到貴寨聚義。行至半路。遇見狄雷這廝。正在那裏剪徑。吃小人兩個併了他。方知青雲山已是收服。故而取了他的首級。徑這裏投來。望賜收錄。願執鞭隨轡。勦滅梁山。希真大喜道。得二位英雄光輝小寨。破梁山有何難哉。王天霸道。陳將軍用小人時。萬死不辭。萬年永清來參拜。欽廷玉跪在塵埃。痛哭不止。萬年永清道。師伯何故如此。廷玉道。尊府闔家性命。都害在廷玉手裏。有甚面目。敢見賢弟。但願仗衆位英雄威福。報盡了冤仇。便隨令先兄於地下。說罷。號哭失聲。衆人再三勸解。無不陪眼淚。希真道。仁兄雖是忠義。但不要如此小見。竟是婦人之仁了。自古英雄豪傑。誰無失算之處。廷舍親在九泉。斷不怨恨。仁兄萬年永清都道。何嘗是師伯錯。休要這般引咎。衆人又再三說。廷玉方纔收淚立起。希真吩咐辦酒筵。接風慶賀。叫大小頭目都來參拜了。希真又吩咐道。狄雷也是一寨之主。那顆首級。不要暴露他。以禮埋葬了。衆人無不稱贊。希真仁德。次日風會。一定要行。衆人挽留不住。只得祖錢相送。希真又修了一封書。與雲天彪。交與風會。風會謝了衆人。辭別了。帶着伴當到吳家。等侍雲龍。却說麗卿同雲龍到了猿臂寨。劉廣接上山去相見了。劉廣見女婿這一表人物。怎不歡喜。當時引到後堂。雲龍參拜了丈母。劉廣的夫人見了。甚是歡喜。對劉麒麟的娘子道。慚愧不弱於祝永清。麗卿暗笑。當時問候都畢。仍出堂來。劉廣辦酒筵款待。自不必說。住了幾日。雲龍再三告辭。劉廣只得備了些禮物相送。自己送到山下。又叫兩個兒子代送一程。麗卿亦要送一程。四人同行。雲龍私下問麗卿道。你那表妹到底怎樣。一個麗卿大笑道。不用記。比我好得多哩。她玲瓏剔透的心肝。那似我這般愚笨。可惜我恐姨夫要見怪。不然。我該硬抱了她出來。與你看了。好放心。雲龍大笑。天色將晚。劉麒麟道。前面已是界外了。姊丈一路保重。當時叫人將帶來的酒席擺下。四人席地而坐。都把了盞。大家起身。灑淚而別。雲龍星夜趕到吳家。與風會取齊。一同到青州去。慢表。却說劉麒麟等三人回猿臂寨。已是二更天氣。麗卿便催慧娘動身。回到青雲山。慧娘道。姊姊趕甚死急。明日也來得及。麗卿笑道。你那人已去了。過怕撞着那個慧娘道。怎地姊姊只管這般風風失失。我也有些行頭。要收拾起。不過去相度地脈。有甚緊急軍務。大姨夫又沒有限期。與你麗卿笑道。你那知我的喉急。萬一梁山上那廝們已到。爹爹同他們廝殺。却吃別個搶了頭功去。慧娘笑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同你賭。梁山上如果敢來。我輸與你。安穩睡覺去。明日早行了。次日。慧娘叫侍女們帶了隨身行頭動身。飛樓青獅無用處。不必帶着。劉廣愛惜女兒。不許他騎牲口。備了一乘飛

轎與她坐了。點了百餘名嘍囉護送。那幾個轎夫該晦氣。麗卿嫌他們走得慢。直罵了一路。到了青雲山。麗卿慧娘同進山寨。慧娘與衆頭領都見了。希真便叫慧娘去探看銀苗。慧娘道：「白晝有日光映耀。看不清楚。須得夜靜。何不先去。看築城的地基。希真甚喜。他留衆將守寨。同慧娘帶了親隨壯士。連日下山。相看地利。那山南原有一座空城。向駐一員捕盜巡檢。城內面開方五六里。後因移置別處。空城仍在。慧娘對希真道：「這座城却也起得還好。就修理了。不必去改造他。却用不着四門。東門把來塞了。西門南門外面都做了子城。用馬鞭指着道：「這北門外起造兩帶土圍。接連着青雲山脚。做個關防。二人又進城去看一轉。只見那城門的門扇都無了。城裏的衰草。撞着馬腹。一個人都沒見。一間房屋都沒有。只有一座演武廳。也大半倒塌了。面前好似一個教場。照牆外邊有幾間破屋。有識得的說道：「是座關王廟。後面還有個城隍殿。二人看了出來。縱馬往南去。一行上。慧娘叫侍女們捧着羅經。擎根標竿。她忽然騎馬。忽然步行。東邊去。張西邊去。指望指畫說道：「某處好造砲臺。某處好起碉樓。某處好掘壕塹。某處好設立燧煙。但說來的言語。希真無不合意。無不佩服。一連兩三日。把那周圍的形勢都看了。仍回青雲山寨。衆英雄都動問形勢的話。慧娘只是鎖着柳眉。低頭不語。希真道：「甥女沉吟甚麼。莫非爲那張家道口。慧娘道：「正是。甥女看這局勢。只有正北上的虎門。最險要。兩山來龍逼緊。當中的一條路。靠着艾山。真像虎爪踞地一般。那裏起造兩座砲臺。只消千餘人把守。任他數十萬雄兵。也攻打不入。那蘆川一帶。接連猿臂寨。多設立燧煙碉樓。也把守得。只是那張家道口。連互十餘里。平坦坦一個生根的所在。都沒有梁山泊。若全夥往這裏掩來。休說把守。便是逃避。急切也沒處躲。只有築一帶磚城。設立壕溝。直抵魏河。方是上策。這個功程又浩大。一年半載不得了。梁山上豈肯等我築好了城方來。希真大喜道：「賢甥女不必耽憂。老夫早有安排了。只就那張家道口。居中起一座高臺。要十二丈高低。上面蓋造一座鐘樓。把我祭煉的那口五千四百斤九陽鐘。擡上去掛了。那怕宋江那廝們都來。他要走這條路。捉得他一個不剩。衆人都請問其故。希真道：「你等不知我祭煉那口仙鐘。正爲今日之用。那口鐘上的符籙寶篆。都包藏先天純陽元氣。善能收攝有情的精神。一聲撞動。方圓九里之內。凡是飛走活物。都如醉如癡。動彈不得。直待一個周時。方能甦醒。却不傷性命。那怕你掩了耳朵。都不濟事。只要太陰元精秘字鎖住泥丸宮。便無妨害。我已製下幾千頂巾兒。與自己的人戴了。看守此鐘。那怕梁山的兵馬利害。除非他不走這條路。但來時。個個上當。本師張真人時常吩咐我。說都錄大法。不到危急時。不宜輕用。到得人力不繼之時。用了。方不犯天律。正是：讚此衆人聽了。都各駭異。不日。那往梁山探軍情的細作。都回來道：「宋江已

知青雲山破了。因聞雲總管引青州兵，攻打清眞山，十分緊急。老種經略相公，不日又要來征討。宋江却不敢來救這裏。希眞道：「我也料那廝們未必敢來，但不可不防備。他走冷着，各處仍要嚴密把守。當晚，慧娘要去看銀苗，希眞恐他辛苦，叫她早睡。次日，到夜分，希眞吩咐多點火把照耀着，一同下山。直到青雲山東南山脚銀苗之處，看了一轉，指點了表記回寨。慧娘估來，約有五百餘萬兩白銀，靠裏面還有石青不少，可以採掘煉鑄青銅。衆人都大喜。慧娘又把那起造砲臺礮樓的圖形繪出，呈與希眞。希眞看了甚喜，便依她的法兒。蘆川一帶，建立礮樓二十餘處，燉煌接連不斷。虎門設立一座虎爪關，關旁起兩座砲臺。正西上先起造那九陽鐘樓，一字兒造了四座砲臺，八座礮樓。面前都掘了深濠，就採辦木料，燒磚連土，叫祝萬年監工起造。叫劉慧娘做開銀礦的監督。慧娘道：「開銀礦的弊端最多，甥女不善查察，求另派精明強幹之人。」希眞道：「說得是。」便教眞祥麟去替出范成龍來做銀礦監督。希眞又吩咐道：「冬令將到天寒地凍，須要并工趕辦。」祝萬年范成龍領命，又教樂廷玉王天霸統領鐵騎，週圍巡查，防有官兵衝突。遇有散亡失業流民，便招撫入寨耕種。不日，范成龍來報銀礦內石青下面，又掘出白堊無數。部下頭目侯達是南昌窯戶出身，他故識得此堊，可燒磁器，棄掉可惜。特來稟知，希眞便喚侯達來問。侯達稟道：「小人祖籍南昌，世代慣燒磁器。小人也深曉得火法，因見此地有堊，不讓於定窑細泥，若燒起來，定得好器皿。」希眞道：「果如此，也是本寨出產，各處銷售，可以添助軍餉。」就重賞侯達，派做磁窑總局頭目。侯達領命謝了。侯達又舉荐同鄉數十人，都是窑戶，中塑坯掛油上彩等工匠。希眞就都派作董事，教侯達管領。范成龍將銀兩銅斤煎出，陸續存庫。祝萬年督領夫役晝夜兼工，建造各處礮樓砲臺，修理新柳城池，俱草創完備。只有張家道口的鐘樓要緊，已刻日告竣。希眞將那口九陽神鐘，由蘆川運到張家道口鐘樓上。依那選定吉日，吉時懸掛。到了那日，希眞率領衆頭領，同到鐘樓懸鐘。幸太牢致祭，那鐘上披掛五色綵緞，鼓樂吹打，衆頭領依次行禮。祭畢，三聲砲響，衆軍吶喊，用力拽起那口鐘。端端正正懸在正中盤好了千斤鐵索，衆人無不喝采。希眞對衆人道：「我用此鐘，原是一時應急之事。磚城仍是要用，只是今年天寒地凍，夫役勞苦，斷不可再興工了。只好開春動手也。」希眞又於青雲山頂，建蓋一座萬歲亭，供奉大宋皇帝牌位。朔望率領衆頭領朝賀。凡議大事，心到萬歲亭上。山寨中又添了樂廷玉、樂廷芳、王天霸、祝萬年、祝永清、謝德、婁、熊、七、簪、好、漢、連、前、共、是、十、七、位、頭、領、永、清、私、下、稟、希、眞、道、謝、德、婁、熊、二、人、擅、敢、率、衆、造、反、殺、死、官、長、這、等、人、心、胸、叵、測、泰、山、用、他、須、要、留、意。希眞道：「賢婿之言甚當，但我只安放二人於身邊，聽候調遣，恩威並濟，不付他重權，諒他也不能爲害。」希眞遂命謝德、婁、熊、在帳前聽

用請劉廣苟桓鎮守猿臂寨倉庫錢糧盡屯在猿臂寨內聽候支用着范成龍掌管劉麒把守虎爪關統理砲臺事務在猿臂寨北山下寨真祥麟仍就鎮守嫩煌增添軍馬在猿臂寨南山下寨兩枝兵馬都做劉廣的輔翼彼此呼應相通苟英專管九陽鐘樓鎮守張家道口屯積下千萬條麻纜準備捉賊劉麟統領水軍在蘆川下寨兼理河岸一帶碉樓祝萬年王天霸駐紮新柳城青雲山西面最是衝當要路是全寨咽喉兵馬俱揀選精壯教樂廷玉樂廷芳兄弟二人統領鎮守陳麗卿仍領前部先鋒兼領猿臂青雲新柳三營兵馬都教領掌管操演賞罰恐梁山來攻伐希真親自帶領祝永清提重兵鎮守青雲山統轄三營頭領并留劉慧娘亦在青雲參贊軍機兼督全軍工匠職事分派已定衆頭領無不凜遵希真派定各頭領職事之後連發數十處細作打探梁山泊的動靜逐日操演人馬屯積糧草準備與梁山泊廝殺按下慢表却說那日雲龍離了猿臂寨到吳家疇會合風會同投青州不說那曉行夜宿一日行過了東泰山一路聽得人說青州馬陘鎮雲總管統領官兵打攻清真山將次得勝風會雲龍探聽得是實雲龍對風會道我父親既不在青州我們何不就去軍營裏相見風會道賢姪所說甚是便同取路投清真山來且說雲天彪自到馬陘鎮接任辦事軍政一新凡是魏虎臣屈抑之人察其實有賢能盡皆擢用魏虎臣選拔之人察其果無才具盡行革斥游擊將軍曹松本是土豪出身無尺寸之功只是趨奉魏虎臣陞授今職天彪見他弓馬平庸性情乖張便將他功名詳革誰知制置使劉彬亦會受他賄賂曹松連夜託人去制置使處打點反將雲天彪的詳文批駁下來天彪羞心腹人私查曹松的劣跡那一日心腹人查看曹松在娼樓賭博暗地飛報天彪天彪便親帶兵役直掩至娼樓捉住曹松通詳都省檢討使賀太平遂將曹松拿治問罪劉彬也無法奈何衆人無不稱快凡受過曹松荼毒的無不頂仰天彪一日因巡查鄉鎮回衙渡一條溪河在渡船上望見下流頭溪灘上一條大漢在那裏扳罾取魚那大漢生得身軀長大燕頰虎鬚眼如曉星那口大罾並沒有翻山架大漢只將兩隻手扳起放倒毫不費力天彪暗暗稱奇不落眼的看那大漢那大漢也看了天彪幾眼不多時渡過溪河天彪回衙念着那大漢放心不下暗想道左右沒甚公事且再去看來便換了私服帶了幾個伴當離了本鎮仍到溪河邊遠望見那大漢還在那溪邊扳魚天彪將從人藏在松林中自己緩步行到大漢背後遠看不如近觀果然堂堂一表那大漢却不知背後有人窺他連扳了幾罾空忽然自言自語歎口氣道莫道去捉那些烏強盜魚兒尙且這般難取天彪忍不住叫道壯士你好風流自在那大漢猛回頭看見天彪大驚忙丟了罾撲翻身便拜道小人有失迴避相公恕罪天彪上前扶起道壯士幾時認識雲某大漢道本鎮總

管相公爲何不認識。天彪道：原來如此。我方纔在渡船上，望見足下儀表非俗，料想是位英雄。公事已畢，特來訪你，你姓甚名誰。家住何處，爲何隱落江湖。那大漢道：小人復姓歐陽，名喚壽通。本處人氏，魏總管相公在任時，小人會充汛地上鋪兵，也考過幾次錢糧，因無錢財使用，不能得缺。後因傳遞公文錯誤，隊長將小人革役。小人家中吃口又重，無計謀生，因生平深知水性，胡亂在此取魚度日。天彪聽罷，歎道：惜哉！今日我要重用足下，可從我否。歐陽壽通跪下道：恩相肯抬舉小人，便是小人知己。小人怎敢不肯。天彪便招呼從人，替壽通收拾了魚簪，另備匹馬與他騎。一同回衙。天彪又問壽通道：我見你膂力非凡，你可學過武藝。壽通道：小人幼年曾拜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昇爲師，十八件武藝盡皆學會，便是師父的兒子王進也敬服小人。天彪甚喜。次日，天彪點軍下教場，將歐陽壽通比較考試，果然武藝出衆。天彪便當廳拜授歐陽壽通爲領軍提轄，先與記名遇缺卽補，留在身邊。天彪賞罰嚴明，大都如此，所以人人都畏服他。天彪又於公餘無事之時，與部下軍官開講春秋大論，不問賢愚，無不感動。天彪講到那割切之處，多有聽了流淚不止的。不到數月，馬陞鎮上軍民知禮，盜賊無蹤。那一日，接到經略使仲師道密札，調他發本部兵馬來攻梁山。天彪領了札諭，便與兵馬都監傅玉商議起兵。一面移請青州知府應付糧草，那些官兵的婦女老小，聞得雲總管要用兵，都趕緊把丈夫兒子的冬衣做起，準備乾糧，只等候調發。那青州太守魯紹和與雲天彪最稱莫逆，同日接到仲經略的密札，教他應付雲天彪的糧草。當時魯太守到馬陞鎮犒軍，與天彪祖饒席間，魯紹和問道：梁山泊勢燄鴟張，總管只帶八千人馬，願聞進攻之策。天彪道：兵無定法，因敵制變。預先却怎說得。紹和道：請問大意。先試言之。天彪微笑道：弟有愚見，太尊試猜一猜。紹和道：若直搗梁山，恐清眞山強徒來救，腹背受敵，不如攻清眞山。馬元勢危，宋江必來救。反客爲主，勝他何如。天彪大笑道：太尊真知我肺腑也。愚見正是如此。只是太尊解糧切不可由萊蕪谷經過。長城領一帶地勢最險，恐賊兵在彼斷我糧道。太尊可由高梁屯繞道解來。那裏與博山縣的青龍汛相近，卽遇賊徒，官兵呼招便到，可保無虞。魯紹和道：總管所見極是。下官遵依調度，不說魯太守回府這裏。雲天彪命傅玉爲先鋒，并帶歐陽壽通提大兵八千，浩浩蕩蕩，殺奔清眞山來。清眞山的爲首頭領錦蟒蛇馬元，率領一萬多人前來抵敵。可想馬元如何對付雲天彪。交兵不到兩三陣，被天彪殺得大敗虧輸，退入玄武關死守。任關上弓弩鎗炮，灰瓶金汁，十分利害。天彪連攻十餘日，不能取勝。天彪與傅玉商議，傅玉道：何不用木驢直抵關下，栽埋地雷轟打。天彪道：此法雖好，只是關上賊兵甚多，木驢內能藏得幾人，萬一被他推下千斤石來，徒傷兒郎們的性命。正在寨中商議，只見轅門官

來報外面有相公的故鄉朋友風會同大公子齊到在營外等候。天彪大喜，教開門請進。風會與天彪相見，雲龍上前請過父親的安，稟知家中祖父母親都安好。天彪聞知老小平安，甚為放心。風會問及軍事，天彪道：「吾兄到此，破清真山必矣。只是這廝們死守玄武關，攻打不入，未有良策。風會道：「令郎賢姪有條妙計，何不用他？」天彪便問：「龍兒有何計？」那雲龍不慌不忙，說出那計來，有分教：少年英俊，獻上此日奇謀；大將老成，改作他年勝仗。畢竟不知雲龍說出甚麼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傳都監飛鎚打關勝 雲公子萬弩射索超

却說當日雲龍稟告天彪道：「孩兒同風二伯伯路上來，見那清真山向東一面，衰草連天，樹木叢雜，接連平岡不斷。因對風二伯說：「何不用火攻破他，便是上面有礮木滾石，火勢浩大，冲上去，也不怕那廝們不走。此計不知可還用得？」天彪笑道：「我道是甚麼妙計，原來如此。我所早已想到，我以不用者，有個原故。我早有細作探得這廝的巢穴十分堅固，莫說那東面平岡，你外面看他平坦，裏面却甚崎嶇，峽路內都是苦竹、籐、鐵藜、蒺藜，人馬難行，便是玄武關裏面，還有一坐松門關，轉灣山凹之處，都有砲位鎖守，攻破此關，還不能就掃平山寨。我久已想要用聲東擊西之計，到彼縱火，誘那廝去救，此關可破。怎奈隆冬之際，沒有東風，逆着風頭，如何燒得？衆人都拜服。天彪道：「早晚梁山救兵必來，我料賊兵來救，必經過西灝山。我兒與歐陽壽通領一枝花人馬，在彼埋伏，放賊兵過了，却從他背後殺出，縱火燒他，輜重我引兵來接應，必獲全勝。雲龍領命，同歐陽壽通領兵去了。這裏天彪與衆將并力攻玄武關，却說馬元兒官兵攻打得緊，梁山救兵不到，甚是驚惶。連夜差人飛奔梁山催救。那梁山泊宋江自併吞了兗州府飛虎寨，兵糧倍足，得范天喜信息，得知官家又用种師道領兵前來征討，也甚經心，忙央梁世傑夫妻寫信求蔡京、韓琦、并應种師道退兵，即送還梁中書蔡夫人，遣戴宗寄去。這裏與吳用商議退兵之策。正說間，忽報楊雄從青雲山回來，身受箭傷，衆皆大驚。楊雄到廳上，宋江忙問其故。楊雄說起陳希真來攻打青雲山，崔家兄弟吃他壞了，那廝得了勝，退兵而去。現雷哥哥領兵追去報仇，小弟同去吃陳麗卿傷了左臂。狄雷哥哥忿怒，盡起山寨兵與他廝併，送小弟回來，求公明哥哥發救兵，說到分際，只見吳用一疊連聲叫苦道：「青雲山休也，教你們不要出戰，何故不聽我的言語？衆人驚問其故。吳用道：「這明明是調虎離山之計，併力追去，正中他的機會。陳希真那廝詭計極多，狄家兄弟必死在他手也。种師道又要來，我脫

身不得。怎去救他。宋江道：「軍師在此，我自去救他。」吳用道：「哥哥且休輕動，我想此刻去救，已是不及了，且待戴院長回來。不數日，石秀、狄雲都逃回，狄雲身帶重傷，訴說青雲山吃猿臂寨奪了去。那領兵的小後生名喚祝永清，便是祝家莊祝朝奉的兄弟。此刻陳希真招他做女婿，哥哥與姚順、崔豪都中他奸計，吃他害了，說罷，宋江大驚，對吳用道：「我東路用兵，全仗青雲山做險要，今吃陳希真奪了去，我却怎好？」吳用道：「事已如此，不必說了，只是青雲山既失，兗州一帶都振動，深防那廝滋擾，倘或李應再失了兗州，真是心腹之患。」兄長可速發號令，教李應嚴緊鎮守。那兗州府城東鎮陽關兩山陡立，中夾泗河，峻險異常，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那裏只消用精兵千人把守，再有飛虎寨呼應，希真必不能飛渡。教李應嚴緊守號，令不可再似狄雷烏強猿臂寨來攻打關口時，若擅敢發一人一騎，與他廝殺，不問是誰，定按軍法斬首。這裏且待退了种師道，再與青雲山報仇。」宋江依言，便差人到兗州府宣諭去訖。楊雄、石秀、狄雲都教去養病。吳用又道：「种師道領兵來戰，雲天彪是他信任之人，現統青州馬陞軍馬，恐老种教他策應，可速發細作去探細作去了。不到數日，連接清眞山告急文書，說雲天彪攻打山寨十分危急，求速發救兵。」吳用道：「果不出吾所料，但他不從我這裏先攻清眞山，這明是掣我去救，反客為主之計。如今却不能不去救雲天彪，極會用兵，必得上將去，方能敵得。」宋江道：「我與軍師都不能分身，却差誰去說不了？」只見關勝起身道：「小弟不才，願請一行。」宋江、吳用俱喜道：「須得關賢弟智勇足備，前去吾始放心。」只是天彪那廝也了得，須要小心。關勝道：「小弟也素知雲天彪善於用兵，武藝了得。前者救嘉祥時，不及同他交鋒，今日正好會他。」當日關勝奉了將令，帶領五千人馬，井木犴、郝思文、醜郡馬、宣贊爲副將，殺奔清眞山來救馬元。宋江與吳用、公勝、孫整頓軍馬，磨拳擦掌，只等抗敵王師。却說關勝提兵，星夜來救清眞山。不日來到西灝山境界，關勝望見山勢險惡，樹木叢雜，恐有埋伏，傳令收住兵馬，且扎下營寨。關勝親帶數十騎哨探，望見那山谷中隱隱有殺氣。關勝道：「裏面必有大兵，休要過去。」宣贊道：「既有伏兵，爲何不殺出來？」關勝道：「他待我們過去，便來抄我後路，劫我輜重也。」今休使他出來，我便引兵堵住谷口，把守各處險路，捫殺這廝們。關勝便回營點齊人馬，殺奔谷口來。却說雲龍同歐陽壽通領兵埋伏谷內，探馬來報，有賊兵從大路上來，打着梁山泊旂號，將要到此。雲龍便親自爬上高阜處探望，只見賊兵遠遠的就空闊處屯住，又見有數十騎哨探了便回，忙下來對壽通道：「此計被賊人猜破也。這廝不肯前進，必來封我谷口。我等不如提兵出谷去。」安營布陣，與他廝殺。若待他封住，進退不得，老大吃虧。壽通道：「不得主公將令，怎好造次？」雲龍道：「若稟了再行，豈不誤事？」如今一面稟，一面做機會，不可失。雲龍便同

壽通提軍出谷外安營。一面將改計之事飛報天彪。等得關勝大隊殺去。雲龍安營已畢。布陣等待。關勝吃了一驚。忖道：這廝真有先見之明。便擺開陣勢。大叫道：喚雲天彪出來。雲龍縱馬橫刀出陣。喝道：甚麼臭賊敢來欺人。關勝道：你何人。雲龍道：雲總管公子。特來取你性命。關勝道：乳臭小兒。非吾敵手。叫你父親出來納命。雲龍大怒。拍馬舞刀。直取關勝。關勝舉刀相迎。雲龍武藝到底敵不過關勝。戰到五六十合。漸漸氣力不加。刀法散亂。歐陽壽通見了。驟馬挺槍前來夾攻。郝思文飛馬來迎。敵住壽通。宣贊便從斜刺裏闖入官軍陣來。雲龍恐陣內有失。不敢戀戰。撥馬便回。關勝隨後追來。壽通也恐雲龍有失。撇了郝思文。便回。賊兵勢大一擁殺上。官軍抵敵不住。陣勢大亂。關勝正追趕得緊。只見山脚邊喊聲大振。一彪軍殺來。爲首大將正是雲天彪。天彪挺刀飛馬大喝。關勝背脊鼠子。焉敢猖獗。關勝便不答話。輪刀來迎。雲龍轉身來敵住宣贊。歐陽壽通亦轉身來敵住郝思文。戰到分際。壽通賣個破綻。抽出入楞處。勝鋼鞭橫掃過去。郝思文急忙躲閃。正中頭盔。打得頭盔飛去。頭髮披散。郝思文膽落魂飛。落荒逃走。天彪大展神威。酣戰關勝。鬥了一百多合。不分勝負。兩軍混戰。歐陽壽通追了郝思文一陣。勒馬便回來助天彪。夾攻關勝。關勝抵敵不住。收兵便回。又遇傅玉從橫頭衝殺過來。合兵一處。殺退關勝。收兵回營。原來天彪正要來接應雲龍。又聞知關勝識破。伏兵雲龍改計而行。天彪大怒。令風會拒住玄武關。自己同傅玉來策應。恰好遇着關勝。大殺一陣。雖然殺退關勝。也傷了些官兵。雲龍上帳請違令之罪。天彪道：此非你罪。教你獨領兵馬。原要相機行事。計已漏泄。速宜改圖。與其保守將令而敗。何如不遵將令而勝。此是一時從權。日後若無故更換我的號令。定按軍法。天彪謂衆將道：關勝賊子。眞吾敵手。來日交鋒。當用拖刀計勝他。傅玉道：關勝是蒲州名將。豈不識拖刀之計。小將有件兵器。暗助恩相。決定勝他。天彪道：敢是你的流星飛鎚。傅玉道：正是。小將不敢誇口。這飛鎚端的百發百中。來日恩相與他交鋒。假用拖刀計誘他追來。待小將隱在旂門邊。用飛鎚打他。天彪道：此計也好。明日我能斬那廝更妙。如斬他不得。便用你計。那夜朔風凜冽。天氣甚冷。半空中降下一天大雪。來。天彪教各營加意防守。恐賊兵乘大雪來劫營。并知會風會一體小心。那宣贊果然勸關勝刮天彪的營。關勝笑道：賢弟。休看得天彪如此好欺。此人只好用正兵勝他。宣贊不信。自己冒着大雪去巡哨。一回果然見天彪壁壘精嚴。料想難攻。只得回營。那雪接連下了兩日。不能開兵。第三日天色晴霽。天彪正要出戰。轅門上來報關勝單挑相公廝殺。口出狂言。天彪大怒。霍的提刀上馬。帶那五百名砍刀手。出營迎敵。就雪地上擺開。傅玉亦提鎗上馬。腰帶三個飛鎚。隨在後面。關勝橫刀躍馬。高叫天彪匹夫。今日必死吾手。天彪一馬飛出。大罵背

君禽獸，萬死猶輕。可惜我這口青龍寶刀，砍你這狗頭。揮刀直取關勝，關勝大怒，舞刀相迎。兩馬相交，在雪地上鬥經一百五六十合，只見一片寒光，托住兩條殺氣，正是銅缸遇着鐵甕，毫無半點軟硬。兩軍看得盡皆駭然。此時傅玉已隱在旗門邊，右手倒提着顆流星飛鎚，眼睜睜只瞞着關勝。郝思文宣贊也恐關勝有失，都縱馬到界限上防護。天彪關勝又戰夠多時，大約已是二百餘合。天彪生恐馬乏，只得虛掩一刀，詐敗回陣。關勝大叫匹夫，休使拖刀計。我豈懼你？驟馬追來，傅玉在旗門邊等夠多時，見關勝追來，覷得親切，揮動猿臂，一飛鎚揮去，喝一聲着。關勝只顧天彪的拖刀計，不防有人暗算，只見銅環響亮，飛鎚早到，急閃不迭。胸坎上打個正着，關勝幾乎墜地。回馬便走，天彪勒回馬追來。郝思文宣贊殺出，死命敵住，救回關勝。傅玉驅兵掩殺五百，砍刀手奮動殺上，賊兵無心廝殺，盡皆逃走。吃官兵殺死無數，滿地都是紅雪。官兵齊掌得勝鼓回營。天彪方到中軍，只見風會差人來報捷，獻上黑殺神王伯超首級一顆。天彪驚喜，問如何斬得來人，答道：風老爺因天下大雪，掘下十數陷坑，埋伏撓鉤手，假意退兵。王伯超開關追出，顛入陷坑，撓鉤手去捉，伯超情急，自刎殺死賊兵七百餘人。特來報捷。天彪大喜，對左右道：我的將佐都如此英雄，何憂盜賊利害？遂發回文慰勞風會將王伯超首級，去軍前號令，忽報賊兵營內揚起白旛，軍士舉哀。想是關勝已死了，衆將大喜，便請天彪速去打營。天彪道：且住。關勝武藝了得，雖中飛鎚，尚能騎馬收兵，必不就死。此必是誘我，且去探聽虛實，不可妄動。衆將遵令。天彪自斬王伯超，打傷關勝，軍威大振。賊兵盡皆喪胆，却說關勝中傷敗回，忙叫手下人卸甲，胸前掩心的甲葉都碎了，傷痕甚重，吐血不止。郝思文宣贊都急得手足無措，灑淚悲哭。關勝喝道：你們休這般婦人腔，我誤中奸計，死則死耳。軍中事要緊，速去彈壓，休教軍心慌亂。快去報公明哥哥說罷，昏暈了去。半晌方醒，宣贊忙叫隨營醫士調治。關勝又道：天彪知我受傷，必來攻營，索性將機將計，詐稱我死，揚幡舉哀，誘他來劫寨，即便那廝多謀，料得亦教他不敢正覷我。郝思文宣贊都依計而行。一面飛報梁山，天彪果然哨探數次，見得是詐，不敢來攻。不數日，吳用親帶秦明呼延綽董平索超并精兵五千，星夜趕來。吳用見關勝病重，用暖轎送回梁山，將息便教人前去搦戰。早有細作報知天彪，說吳用帶五千兵親到，衆將道：吳用這廝多謀，賊兵又增添，恩相須要仔細。天彪綽着美髯笑道：此等鼠輩，何足道哉。這賊恐巢穴有失，利在速戰。現在天色嚴寒，我只守住險要，不與他戰。待老種經略相公大軍渡過黃河，那廝腹背受敵，軍心瓦解，冰消馬元勢孤，必爲吾擒。那時直搗梁山，易如破竹也。只是老種經略相公此刻可到黃河，不知何故還不見軍報。正說間，來報有賊將挑戰。天彪只教堅守。次日，吳用又叫索超宣贊挑戰。天彪又不

出。一連三日。吳用對衆好漢道。這廝不肯出戰。無非要等種師道兵來。教我腹背受敵。我若棄此而去。不但清真山不保。那廝若得了清真山。長驅直入。爲患不小。我又不得戴宗消息。不得不與他速戰。沉吟半晌。問左右道。這廝糧草往那條道路運解。是否由長城嶺。做細的稟道。探得他糧草從青龍汛高梁屯運解。不經長城嶺。吳用便喚呼延綽索超。吩咐道。你二人分領兩枝人馬。虛張聲勢。去青龍汛劫糧。他若來救。你二人於半路上如此如此。休得有誤。二人領計去了。吳用又吩咐郝思文宣贊道。天彪若自去救。你二人便去攻他營寨。隨後掩殺。奪他的險要。天彪連守二日。忽有伏路兵來報。有一彪賊兵抹過桃花山。殺奔高梁屯去。天彪道。這廝見我堅守不出。却去絕我糧道。那裏有博山縣官兵策應。但亦不可托大。便教傅玉領一千兵去接應。傅玉領命帶了一千人馬。飛投高梁屯來。將到半路。正是桃花山下。忽聽一聲炮響。一彪人馬殺出。迎面攔住。那賊將乃是呼延綽。大叫。匹夫那裏走。糧草已被我取了。傅玉大怒。挺鎗來戰。呼延綽舞動雙鞭。敵住。正酣戰間。官軍後隊大亂。又一彪賊兵殺出。正是索超。傅玉首尾不能相顧。領敗兵殺開一條路便走。呼延綽索超乘勢掩來。傅玉搶過一道溪橋。官軍擠不過。都赴水逃命。賊兵齊放亂箭。官兵吃射殺無數。傅玉將敗兵馬拒住溪橋。正苦鬪之際。只見東北松林內。飛出一枝兵馬爲首那員將身披鐵葉甲。坐下捲毛赤兔馬。手提大刀。十分英雄。殺入賊兵。無人敢當。賊兵大亂。衆官軍大叫。傅將軍既有救兵。何不乘此決一死戰。傅玉大吼一聲。衝過溪橋。官軍奮勇上前。亂殺賊兵。那大將正遇呼延綽。戰到三十餘合。呼延綽抵敵不住。敗走。索超亦敗入陣來。傅玉並那員將追殺一陣。賊兵大敗而走。傅玉忙問那人高姓大名。那人道。小將將是大刀聞達。現爲博山縣提轄。正說間。只見天彪親自來接應。傅玉稟天彪道。若非聞將軍來救。小將幾乎陷於賊人之手。便引聞達見天彪。天彪甚喜。將聞達同回營去。原來聞達會向雲威處學過刀法。所以天彪認識。天彪道。吳用這廝假用劫糧計誘我。我一時被他瞞過。累傅將軍輸此一陣。如今我卽以假應假。自應兵來接引你。却教龍兒與歐陽壽通埋伏兩山。待賊兵追來。兩路截殺。此刻好道得勝也。說不了流星馬報到。賊將宣贊郝思文追趕公子吃。公子與歐陽提轄殺敗。歐陽提轄用回馬鞭打折宣贊左臂。官軍大勝。請相公速去掩殺。天彪忙催軍前進。殺得賊兵屍骸枕藉。血滿山溪。官軍掌得勝鼓。回營。天彪問聞達道。賢弟許久不見。聞你失陷大名府落職。正憂得你苦。你幾時復得提轄。聞達道。一言難盡。因那年大名府失守。小弟同李成都落了職。小弟在家無事。與一個相識哈蘭生。係歸化莊都團練。此人是個回子。有巨萬家財。小弟助他勦殺山賊二百多人。承他一力維持。方授今職。到任未久。今探得兄長在此勦賊。特准上司。領本標兵八百名前

來助戰。剛到高梁屯，恰遭傅將軍受困，一同廝殺，遂與兄相見。天彪甚喜道：「妙哉！我亦聞知得哈回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端的是條好漢。」那天王李成，此刻在何處？聞達道：「此人現在閉居在家，要復本身勾當，只是沒個進步。兄長要用他時，可以喚他來，只是路途遙遠，一、二日不能到。」天彪道：「我正在用人之際，他肯來最好。既是路遠，你可寫下一封書信。」我自差人將了聘禮去請他來，聞達領命便修了信。天彪差一員軍官將了聘金去聘李成，不題。一面犒賞三軍，款待聞達。次日，天彪正與眾將談論，忽報老種經略相公差心腹大將中侯將軍康捷單身到此，稱有緊急軍情要見相公。天彪驚訝道：「康中侯親來，必非尋常軍報。」快開門迎接。看官：天彪因何這等鄭重？原來這康捷是老種經略相公最得意之人，這人相貌奇異，生下地時，爹娘道是妖怪，不肯留他。經略相公却與他緊鄰，極力阻住，留在身邊，長大來筋骨輕便，縱跳如飛，又遇異人傳授神行之術，舉步有風，火相助，一日能行一千二百里。現授經略府中侯之職。老種經略相公但有緊急事，便差動他。今差他到此，必有非常軍情。當時大開營門，康捷秉着令箭直入中軍。天彪接入，康捷高喝：「總管聽命。」經略使司有機密軍令，着馬陞鎮總管雲天彪火速退兵，毋得刻遲。有札論一道，開拆細讀。天彪吃了一驚，參謁畢，請過令箭，接了札論，與康捷敘禮相見。眾人看那康捷，果然生得奇異，赤髮巨口，臉色青藍，眼珠碧綠，長不滿六尺，骨瘦如柴，腰懸八楞雙鋼，英氣逼人，都各駭異。天彪問道：「雲某勦殺賊兵，已是得利。」經略相公何故却又教退兵？康捷道：「總管不知，現在朝廷准了童貫所奏，與金國講和，夾攻遼邦，平分燕雲。蔡京又奏稱梁山不過疥癬之疾，燕雲乃萬世之利，請旨將征討梁山之師移向遼東。天子也准了蔡京又請招安宋江，用其征遼贖罪。天子却不准。如今經略相公聞知得梁山賊目有神行太保戴宗，一日能行八百里，深恐宋江先得這個消息，併力來與總管對敵。賊勢浩大，總管兵少，難以抵擋。為此特差小可，不分晝夜，飛報總管，火速退兵，為妙。札論上都寫明白。總管細看。」天彪聽罷，歎道：「潢池豈是小害，却無故捨了去，結怨鄰國。宋江這廝罪惡滔天，吳用公孫勝都狡猾多謀，生靈日遭塗炭。此時勦滅已不容易，還待着到怎地？眾人無不歎息。」天彪便傳令各營，並知會風會，一齊收兵。傅玉雲龍道：「顯然退兵，恐賊兵知覺。」天彪道：「清真山賊人吃風，會誘斬王伯超之後，銳氣盡奪。此番公然退兵，必不敢再追。即使來追，我自計便是。吳用多謀，却也怕我。這幾番勝了他，必疑我退兵是假，未必敢追。所謂出其不意也。眾皆拜服。」天彪要款留康捷，康捷道：「小將還要到欒陽一帶，檄催各路征遼軍馬，軍情緊急，不敢稽留。」便換了公文，依舊請了令箭，又討些乾糧，留在包裹內，起身便行。天彪同眾將送他出營，康捷拱手一別，取出那風火輪來，踏上脚，作起法來，看他脚不點地，眨眨眼。

已不見了。衆人無不驚駭。天彪回營，只見雲龍問親父道：「此去到青州馬陘，可有甚險阻地利？」天彪道：「只有長城嶺最險，兩邊都是顛山亂石，後通萊蕪谷，當中只得一片空地。你問他莫非要去埋伏？」雲龍道：「正是。孩兒在彼埋伏，倘賊兵來追，爹爹如此如此誘他，必然中計。」天彪道：「此言深合吾意。你便領三千弓弩手去依計而行。那裏我原有滾木石砲準備，你便取用誘敵。我自計雲龍得令，領兵先去了。」天彪見雲龍曉得兵法，心中亦是歡喜。沒多時，風會已從玄武關收兵回營。馬元果然怕再中計，不敢來追。天彪便叫風會傳玉聞達、歐陽壽通四將，都授了密計。拔寨齊退，却說吳用與天彪這一場廝殺，雖搶得些糧食器械，却因宣贊被打壞，折了許多人馬，甚是懊恨。一面送宣贊回山養病，正在思量計策，忽報官兵都拔寨退了。吳用不信，親來觀看，果然都是空地，只剩得些滾煙烟灶。吳用笑道：「這廝必不便走，且休追趕，打發做細的去探聽。」次日做細的回稟道：「官兵只退得三十里，便安營下寨。吳用對衆人道：『我說這廝必非真退。』次日又去探聽，天彪已拔寨走了。曉間來報說：『天彪又退了三十里下寨。』吳用道：『且勿鹵莽。』雲天彪智勇雙全，我與吳用相見，說道：『這廝們此番敢是真退，可趁勢去追。』秦明索超也都踴躍要去。吳用道：『且勿鹵莽。』雲天彪智勇雙全，我等寧可走穩步。第三日又探得天彪又退了，仍是三十里，連前三日共退了九十里。深林密箐之中，各處搜探，並無一個伏兵。吳用暗想道：『莫非真退了，他糧又不盡，銳氣正旺，敢是種師道有甚消息？』只是戴宗尚不回，他却怎的這般得信快？莫非戴宗弄出事來，好生疑惑。便對馬元道：『你且回山把守山寨，諸凡小心。我提兵緩緩的逼上去。』馬元領命回清真山去了。吳用便同秦明索超、董平拔寨前進，也到三十里，便下了寨。一面飛報宋江，一得東京實信，便起大兵來相迎。第四日，天彪又退三十里。吳用亦進三十里。第五日，吳用正要拔寨起兵，忽報戴院長到。吳用大喜，忙喚進帳，問東京消息如何了。戴宗道：「蔡京董貫已奏准官家調種師道去征遼邦，不到這裏。小弟先已報知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已教盧員外公孫先生鎮守大寨，自己帶花榮、徐寧、楊志、穆洪、歐鵬、燕順、李忠、周通一千兄弟共起馬步兵五萬先來對付雲天彪也。軍師再看蔡太師、范天喜的書信，都在此。蔡太師已知范天喜入我們的夥，十分重用。吳用驚道：「這等說，天彪是真退兵，他却如何先曉得？」秦明索超高叫道：「不乘此刻追擒天彪，更待何時？」吳用道：「公明哥哥不日就到大兵齊集，一齊進兵，庶不誤事。」秦明索超兩個火鬼那裏肯歇，都亂嚷道：「我等兄弟吃他傷了許多，聽他自去，實不甘心。」董平道：「軍師往日用兵，怕那個來？今日爲何一遇天彪匹夫，却這般畏首畏尾，便是天彪利害。軍師怕對付他不得，不乘此時追殺，却待他收兵回去，據了城池，再去攻打，却不是捨易取難？」索超道：「小弟受宋大哥厚恩，今日正要圖報。」

萬死不辭。吳用拗衆人不過，只得依從道。既是衆位執意要追，也須小心。此處雖無伏兵，前去山勢掩映，必有準備。秦索二將軍引精兵先進，我與董將軍在後面接應，以防埋伏。一面又差戴宗回報宋江，速催大軍來助。秦明索超大喜。當時兼程倍道，追趕官兵。次日便追上，只見官兵在前，緩緩而行。秦明索超催兵殺上，大叫雲天彪那裏走，只聽一聲炮響。左邊山脚下一彪人馬殺來，正是聞達歐陽壽通，敵住秦明索超。十餘合，聞達壽通敗走。秦明索超併力追趕，又一聲炮響。傅玉風會殺來，大喝賊子那裏走。秦明索超大怒，拍馬來迎。傅玉風會戰了十餘合，撥馬便走。官兵棄甲拋戈而逃。秦明索超正追趕間，聞達歐陽壽通又抄在前面，廝殺一陣，便望那樹林山路之中，落荒亂走。賊兵奪了無數糧草輜重器械馬匹，探聽前面已是長城嶺地界。秦明索超大喜，便將軍馬歇下，埋鍋造飯。正歇息間，忽聽得對面山裏炮響。秦明索超親自上馬來看，只見那正坡上官兵擺開，正是傅玉風會。傅玉大罵道：賊子，我山後有數萬精兵埋伏等你，你敢殺上來麼？秦明索超大怒，大驅兵馬掩殺過來。傅玉風會回馬便走。秦明索超追過山坡，只聽得連珠炮響。聞達歐陽壽通分兩路殺來。傅玉風會回馬來戰。秦明索超總仗着兵馬多，全然不懼，分頭迎戰。好時傅玉等四將繞着長城嶺而走。秦明索超追殺一陣，天色已晚，忽見後軍奔上前來報道：二位將軍少歇。軍師有令，說長城嶺一帶山勢不了，必有埋伏，且休追趕。軍師在下面依山下寨，請二位將軍也便下寨。再作計較。秦明道：伏兵方纔都被我們殺退了，來人道：軍師又吩咐說：伏兵必非真敗，仍是誘敵。索超道：軍師時常說敗兵，往往將斷後之兵，誑言誘敵，教人疑惑，不敢追他。今天彪這廝，莫非都是此計？若不去追，豈不吃他哄了？秦明道：索兄弟雖見得是，但是我二人的見識，怎及得軍師？既是軍師這般說，我等不可違令。索超依言，便傳令就對着長城嶺的山口安營。那夜朔風凜冽，天上又飄雪花兒，但聽得山谷之中，神號鬼哭。秦明索超遣人打探路徑，少刻軍士們捉了兩個農夫來。秦明索超問道：你既是本地莊家，可曉得此處路徑？這嶺口內可通那裏？此地離青州馬陘鎮還有多少路？兩個農夫道：這長城嶺下山口入去，直通萊蕪谷，中有大片空地，出谷去不遠，便是馬陘鎮。只是山路崎嶇，雪深地凍，不使行走。投東大路，甚是平坦。到馬陘鎮，却遠四十餘里。索超道：你可見有官兵進山口去埋伏麼？農夫道：山凹內雪沒着腳，膝價深，谷風又大，若進去，吃凍死。索超大喜，賞了兩個農夫去說：那知這兩個農夫，正是天彪的心腹人。雲龍差他來回話的。索超却着了道兒。當時對秦明道：有一計在此，我同你各分兵一半。你領一半從大路去追，我領一半偷過萊蕪谷，徑取馬陘鎮。截他的去路。兩面夾攻。今夜必擒雲天彪也。秦明道：那農夫說山裏雪深路險，如何去得？索超道：非也，你豈不曉得唐朝

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吳元濟的故事。今夜這機會正復相同。你只管依我。同建奇功。秦明道。那莊家說谷內並無伏兵。也難盡信。我等何不親自去探看。索超道。有理。二人便上馬。帶領數十騎。冒着逆風。進山口觀看。只見白茫茫的雪光。映着那山骨層峻。索超大笑道。有甚伏兵哥哥。你但看地下的雪。一望如鏡。並不見一個人馬脚印。伏兵怕他從天上飛下來不成。此真天賜我成功也。秦明大喜道。既如此。事不宜遲。便速回營。分兵兩路。吩咐道。爾等休辭辛苦。今夜成功。重重有賞。衆賊兵都抖擻精神。磨拳擦掌。拔營都起。一齊動身。不說秦明領那一半兵往東追去。單說索超領了這一半人馬。往山口內進發。果然山路陡險。七高八低。雪沒着膝蓋。衆兵不能騎馬。都下來牽着走。索超也自己牽馬而行。那山川夜色。被雲光映耀。如白晝一般。好多時。行過山峽。前面四山環抱。地勢開闊。雪也淺了。索超約定前軍人馬。待後軍到齊再進。那些兵都凍得把兵器夾在懷裏。疙搭發抖。只見山頂上有四五處火光明亮。四面樹林內。也有火光。彷彿人影。走動索超驚道。莫非真有伏兵。說不了。炮火連天。喊聲大振。礮石滾木。奔雷價打下來。霎時間把山口塞斷。索超大驚。待要尋出路。只聞梆子亂響。四面雜樹林內。萬弩齊發。箭如飛蝗驟雨。索超同那數千人馬。休要走脫半個。都射死在長城嶺下雪地裏。原來雲龍領那一枝埋伏兵。到了長城嶺下。相度地利。見那山口雪地平坦。全無人跡。就料到賊兵必來探看。他恐踏壞了雪地。吃賊人看出破綻。却不從山口入去。却繞出林外小路。盤上山去。將天彪準備的礮石滾木。都運來山口應用。又教心腹人扮作農夫誘敵。當日盼得索超人馬入來。依計而行。果然着手。却說秦明領那一半人馬。正追趕官兵。忽見山谷中火光照天。人喊馬嘶。情知索超中計。忙收兵回來。接應。只見山口塞斷。纔叫得聲苦。傅玉風會歐陽壽通聞達。早已倒殺轉來。賊兵亂竄。傅玉等四將把秦明困在垓心。秦明身中四箭。死戰不能脫身。幸虧董平領生力軍殺到。救出秦明。官軍四將乘勢掩殺一陣。大勝而回。秦明董平殺脫。踉蹌奔走到得二龍山下。已是五更天氣。查點軍馬。連董平帶來的。只剩得五六百人。大半帶傷。朔風凜冽。血流成冰。董平道。軍師特教我來接應。你們早不聽軍師之言。果遭此敗。秦明道。不知索超兄弟吉凶如何。正說話間。只聽得二龍山裏一個號砲飛入半天。山川動搖。無數官兵。吶喊殺來。衆人大驚。看那山坡上火光影裏。現出一員大將。赤面長髯。青巾綠袍。手提青龍刀。身坐大白馬。賊兵見是雲天彪。心碎胆裂。紛紛的跌下馬來。秦董二人。那裏止喝得住。這正是老鼠逢貓。魂魄散。羔羊遇虎骨筋酥。不知秦明董平性命。又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梁山泊書諷道子 雲陽驛盜殺侯蒙

却說秦明董平敗到二龍山下。不防天彪領兵殺出。衆賊兵那敢抵敵。驚得大半跌下馬來。天彪見賊兵如此狼狽。便止住三軍。且慢殺下。天彪一馬當先。大喝道。兀那鼠賊聽者。既然這等不濟。便殺盡了。也空污我的刀斧。權饒你等性命。回去報知宋江。叫他早來納命。便傳令將兵馬擺開。放一條活路。喝令賊兵快走。董平秦明只顧約束人馬。那有功夫。回話只得同衆人都逃走了。吳用引後隊人馬。接應了。同回清真山去。左右問道。相公何故放走他。天彪道。只得三百個帶傷的。殺了也。於賊無損。也不算我強。放了他。教那廝們識得我的利害。天彪將殘賊放盡。方收兵而回。雲龍同傅玉等四將都到。兵馬齊集。天已大明。奪得器械馬匹甚多。官兵大獲全勝。天彪教且安營下寨。將息三日。班師一面將索超首級。先行解上都省。這裏緩緩收兵。果然旌旗嚴肅。隊伍整齊。真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不日到了馬。陞鎮青州。知府魯紹和親自出郊勞軍。天彪叫過風會。聞達雲龍。與太守見了。各通了姓名。太守大喜。當時把了下馬杯。慰勞都畢。同到天彪衙門。發放三軍退衙。與魯太守行禮坐下。衆將侍立兩旁。太守開言道。總管虎威出衆。制勝裕。如。雖古之名將不及也。但不知賊勢強弱。何如。請聞其詳。天彪道。決勝之策。果不出太尊所料。遂把決戰情形。細述了一遍。若是大兵不撤回時。眼見這賊難支。今實可惜。太守道。總管雖不會勦滅這廝。却殺得他落花流水。教這廝日後不敢正覷青州。天彪道。非也。宋江這廝假仁小惠。深得賊心。來春必然犯境。須要加意防備。孫子說得好。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只是這番交戰之後。軍裝都有虧缺。雖奪得些器械馬匹之類。仍是不足。若要彌補。添修款項。庫中又不敷支銷。深是可憂。言未畢。只見聞達上前聲喏道。相公勿憂。小將方纔所說。那哈蘭生有巨萬家財。常有報效朝廷之心。又與小將至交。待小將先往勸捐。無有不從。青州城內不少財主富戶。再勸捐些。便可敷用。天彪魯太守一齊道。若得此人仗義。青州軍民之幸也。聞將軍速去走遭。天彪又道。宋江若來救清真山。恐他料我人馬困乏。連冬犯境。也未可定。歸化三莊。與這裏有犄角之勢。是緊要所在。聞將軍此去。致意哈公。賊兵來時。務要彼此策應。聞達領命。當日帶了伴當。到歸化莊去了。天彪又叫傅玉提兵。在城外安營。防梁山賊兵。次日。魯太守開筵。與天彪洗塵。盡歡而散。沒多幾日。哈蘭生遣兄弟哈芸生。解三十萬銀子。同聞達到來。天彪見芸生。也是一表好人物。大喜。厚禮款待。將銀子收下。寫了回信。并實收文憑。送芸生去訖。這裏魯太守去各富戶處勸捐。那些富戶却也好義。也捐湊到十餘萬之數。太

守都造了花冊報上都省不到月餘朝廷明降下來雲天彪辦事有功晉封加三級加都統制銜傅玉從優紀功歐陽壽通實受提轄雲龍授武翼郎風會舊授武翼郎今陞授振威校尉哈蘭生助餉有功急公好義陞游擊將軍遇缺即用一應官兵有功及陣亡者皆分別犒賞軫恤青州助餉富戶分別大小之數從優獎勵天彪見雲龍亦敘功在內便喚過雲龍吩咐道你看衆將官都吃盡痛苦你不過略動動便同他們一樣須要自識慚愧休得辜負天恩雲龍叩頭拜謝天彪探得梁山兵馬都回方收回傅玉次年春氣和暖同魯太守協力同心將所助軍餉修築城池添補軍裝器械馬匹有那梁山奪來的也都編號取用凡有軍陣死傷之家天彪皆親自去弔喪問病軍民無不感泣天彪又發信與陳希真劉廣道既要報效朝廷建功贖罪也須趁早了陳希真覆信道老種經略相公遠征佞臣在朝恐不見容待種經略奏凱後未爲晚也天彪見希真信中之言知是實話也不再催不數日天王李成已奉聘到來天彪大喜優禮接待李成又薦他的朋友胡瓊亦是關西好漢天彪也收了同養在衙署內自此以後青州馬陞甲兵富強馬皆長牌人皆可用真是個金城湯池一方雄鎮且按下慢表再說那日吳用見秦明索超進兵那裏放心得便同董平隨後接應果然索超失陷秦明敗回當時接應了回清真山遣人探聽回報索超并一千軍馬皆死在長城嶺下吳用頓足叫苦道衆位兄弟不信吳某之言必中奸計今又喪一員大將怎對得公明哥哥衆頭領無不傷感遂到長城嶺尋着索超的沒頭屍身用棺木收殮了取回清真山不日宋江領大隊兵馬都到宋江在半路便得索超死的信大怒催兵急進到了清真山先哭奠了索超一番秦明送回山去養病便與吳學究商議打青州報仇之計吳用道天彪這廝多智乘他新勝之後軍馬未曾將息轉我等就將這五萬生力軍速去攻打若待來春他修治城郭養成氣力就難動手了宋江道軍師所言甚當便傳令次日興兵也是天不佑他連朝的大雪翻翻滾滾下個不了點水成凍兵馬起身不得宋江見這般大雪不止心中十分焦躁馬元連日整頓酒筵與宋江解悶那日正當飲酒之際宋江說到那不能得志的話長吁短歎流淚不止衆頭領再三勸解忽報大寨有公文到宋江喚入問時果然是報五虎上將關勝病亡宋江得了這信大叫一聲跌倒在地衆好漢連忙扶救半晌方醒放聲大哭道天喪我也磕頭撞腦痛哭不已衆頭領無不悲傷宋江因痛哭關勝又加連日憂悶遂害病上牀更兼大雪初晴天氣十分嚴冷人馬凍死無數吳用只得同馬元商量到宋江榻前問候畢請令道哥哥貴體如此人馬又多凍壞耗費許多錢糧恐軍心怨嗟想是天彪那廝數未該絕不如且回大寨再作計較哥哥尊意如何宋江歎口氣點頭應了吳用便代宋江傳令班師將一乘暖轎四平八穩

的拾了宋江馬元等送了宋江起身。仍復回山寨把守。吳用同衆頭領護着宋江，竟回梁山一路秋毫無犯。不日到了梁山。衆頭領迎接入寨，都來問安。太公聞得宋江病重，甚是憂慮，早已約下地靈星神醫安道全，待宋江一到，便同來看視。宋江見了關勝的靈位，愈加悲痛。衆人再三勸慰，安道全按症用藥，調理醫治。次年正月纔得復元。那日正是上元燈節，梁山上衆頭領張燈設筵，請宋江到忠義堂上。一者起病，二者慶賞元宵，飲酒中間，宋江擎杯流淚道：「我等聚義山東，替天行道，不料陳希真這賊道竊據猿臂，奪了我的青雲山，狄雷等弟兄俱遭其害，去歲救清真山，又連傷大將，此讎不報，夜不安席。今我便要興師，還是先攻雲天彪好。先攻陳希真好。吳用道：「小可已算定了。陳希真新定兩山，兵力未足，近聞那廝假行仁義，不肯借糧，據守空山，而不爲錢糧之計，此危亡之道也。昨日探事人來說，那廝乘春暖，在張家道口，建築磚城，晝夜併工。若待他磚城已成，攻取便難。可火速進兵，大隊並進，希真雖知妖法，我等兵多將廣，與他野戰，必能取勝。若吞滅了他，不但得其錢糧地利，抑且收取沂州莒州等處，易如反掌。沂州莒州收取之後，山東一帶盡歸掌握。便是趙頭兒御駕親征，尚不足懼。何況雲天彪。至於此刻，雲天彪在馬廕鎮，深得軍心，已養成氣力，不比去冬。那青州知府魯紹和又恭儉愛民，文武一心，無隙可乘。若就去攻他，希真竊發，我先有內顧之憂，戰必不利。哥哥且再發信與蔡京，教他設法在天子前，離間雲天彪，待搖鬆了他的根，破他便易下手。如今且先取猿臂寨，此司馬錯勸秦王棄周攻蜀之計也。言未畢，只見狄雲出席，哭拜道：「哥哥狄雷爲希真所殺，怨氣難消。望哥哥先報青雲山之仇。原來狄雲傷痕將息已好，故此時在座。」宋江道：「軍師之言正合吾意。」狄雲兄弟休煩惱，我先滅陳希真，與你哥哥報仇便了。」狄雲拜謝了。當晚席散，次日忠義堂上，鳴鐘擂鼓，衆英雄齊集聽令。宋江正議那起兵之事，忽山下朱貴差人報上來道：「有一位官人，是新任萊州府知府，路過山下，要拜見宋公明頭領，且言有機密事相告。現在酒店候着，衆人都驚訝。那嘍囉呈上名帖，上寫着道：「愚弟侯發頓首拜。」宋江道：「素昧平生，既是位知府，且教請上來。來人去了不多時，那知府帶了幾個從人到來。宋江領衆人下廳迎接，只見那知府頭戴烏紗，身穿大紅員領，腰繫玉帶，腳踏皂靴，滿臉油汗，與衆好漢謙讓着上廳來。知府便開言問道：「那位是天魁星君忠義大王宋頭領？」宋江道：「不敢，小可便是。」知府便先下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於聞名。今日得瞻虎威，三生有幸。」宋江忙答拜了。衆位好漢俱依次相見。宋江讓知府客位坐地。這邊宋江爲首一字兒依次坐下。那知府通問了姓名道：「下官深佩貴寨英才濟濟，還有幾位何在？」宋江答道：「衆弟兄各有職守，只這數人俱在寨裏。知府讚稱不已道：「皆濟世良才，朝廷柱石。」宋江道：「太尊貴鄉何處？」榮任

幾載今日貴足驪下賤地得近山斗未識有何見論知府道下官姓侯名發現授萊州府知府因路過寶山一來渴仰山寨大忠大義禮當晉謁二來有一喜信報於頭領知道宋江道小可同衆弟兄俱在此避罪怎當得忠義二字不知有何喜信到得宋江身邊侯發道頭領有所不知下官有一胞兄名喚侯蒙官任監察御史素日欽慕頭領只是無路通款去年十二月初一日早朝因浙江妖人方臘造反賊勢猖獗官兵屢敗邊報十分緊急官家歎無將材可選爾時家兄侯蒙素知頭領忠義不忘朝廷日日指望招安當即面奏天子保稱頭領有蓋世之才必能勦滅方臘求降一道招安旨意啓請頭領建功報效天子起先不允家兄叩頭出血願將全家性命保舉頭領蔡太師亦出力奏請官家方纔准了現在勅家兄侯蒙爲東平府知府賈招安明詔前來寶山此刻已渡黃河不日可到因下官先行家兄有一信先着下官寄上請頭領們數日內切勿興兵攻打城池恐天子見怒說罷袖中取出侯蒙的書信深深的唱個喏雙手遞與宋江宋江聽了這篇言語心中大驚接了書信滿臉堆下笑來對衆人道好了我等弟兄這遭得見天日了衆人大喜當將書信拆讀讀罷滿眼流下淚來禁不住失聲痛哭道宋江與令兄並無半面之識不意他這般錯愛我正不知宋江那世修下的粉骨碎身報他不得忙吩咐李雲將山前斷金亭改作迎恩亭搭起蘆廠懸掛燈綵預備接讀綸音一面叫辦酒筵款待知府侯發道下官赴任限期緊促不敢久留就此告辭宋江併衆頭領那裏肯放再三款待當日殺牛宰馬大開筵席席間宋江又催李雲趕緊辦迎恩亭李雲道小弟已催僮夫役三日內即可完備宋江道以速爲妙侯發道家兄方渡黃河到此尚有數日頭領緩些不妨宋江道太尊那知宋江的心我等皆造下彌天罪孽蒙令兄提救天子法外施仁我恨不得今日便見天顏那裏還再耐得侯發讚歎不已宋江問道不知朝廷可招安陳希真否侯發道不瞞頭領說招安貴寨家兄兀自費盡心血又虧蔡太師的大氣力方得官家准奏實緣家兄欽佩大寨忠義分上至於那陳希真有何好處誰耐煩與他出力宋江聽了又稱謝不盡當晚留侯發在客房安歇宋江便密請吳軍師到自己房裏屏退左右商議招安之事直議論到三更後忽傳呂方郭盛二位頭領進房內說話次日宋江遂當廳吩咐呂郭二位頭領帶領五十名心腹伴當費了下程一路迎上去恭接天使休要怠慢呂郭二人領命那行裝禮物即當備好火速帶了心腹伴當下山去了侯發再三告辭挽留不住只得設筵餞行宴罷宋江又送出一大盤金銀權當路費侯發那裏肯受再三遜謝方纔收了帶了原來的僕從辭別下山宋江直送過金沙灘又把上馬杯戀戀難捨又洒了許多別淚方纔分手回得山寨東京范天喜的脚信亦到信內稱說官家已准招安全虧侯蒙之力又

虧太師極力周旋。方回得官家之意。太師又參奏雲天彪。辜恩溺職。請旨降革。那知种師道先在官家前密保此人。天子竟聽老种之言。不准太師所奏。後又接到賀太平的本章表。奏雲天彪的軍功。天子召入太師。大加申斥。幾次治太師。果是實了。差人去通知各處頭領。來忠義堂上。赴慶賀筵席。却說李逵巡哨方回。聞知宋江要受招安。便來見宋江。大嚷大叫道。做強盜不快活。誰耐煩去受招安。又去受那奸臣的氣。既要受招安。當初何必做強盜。宋江喝道。你這黑廝。省得甚麼。却來胡說。李逵道。倒是不省得。你早也說要受招安。晚也說要受招安。我只道你嘴裏只這般說罷了。那要你認真要做出來。在江州時。你何不早說了。也免得我直跟隨你到這裏。辛辛苦苦弄得個場面。又要改頭換尾。只管說彌天大罪。既做此彌天大罪。須知沒得改換。不要惱我性發。直趕到黃河渡口。一拔斧砍翻那鳥侯蒙。把那個詔書扯得粉碎。看你們去受招安。昨日他鳥知府。僥倖不撞着我。不然也。一鳥斧結果了他。氣得個宋江說不出話來。半晌道。你看你看。那黑賊好道瘋了。不要道我認真不來斬你。李逵道。斬只管斬。我說得只說。吳用道。你這廝太不識起倒。浙江方臘猖獗。朝廷正要用人。你若去殺得人。多做個大官。只在眼前。你却不要。李逵道。我在梁山泊怕沒處殺人。要去替趙頭兒出力。趙頭兒敢是你的親爺。吳用對宋江道。這廝真不通時務。嘴裏說得出。防他真做出來。且關鎖在一間房裏。待受了詔。再放他出來。遂教衆頭領把李逵推了出去。宋江道。我不念這廝舊日之情。真斬了他。宋江便和衆好漢。在鷹臺上擺筵。衆好漢俱開懷暢飲。衆人道。怎的公明哥哥酒量反不及往日。宋江笑道。便是一來病後。二來真個歡喜得酒都吃不下去了。衆好漢飲至半夜方散。次日。宋江道。侯知府教我不要興兵。我想征伐猿臂寨。須不比攻打國家城池。興兵何妨。公孫勝道。哥哥之言甚是。貧道想兵有先聲後實者。今我大振軍威。布宣朝廷恩命。勸希真歸降。希真若懼而來降。則日後在我掌握。若不從命。吾奉詔之後。據順討逆。必能滅他。吳用宋江齊說此計大妙。宋江道。須差一能言舌辯之士。前去誰當此任。吳用道。何用人去。但須一封書足矣。便教聖手書生蕭讓。吩咐了主意。那蕭讓頃刻寫起。將草稿呈與宋江。吳用觀看。那書信道。梁山泊主。替天行道。天魁星義士宋江。拜書於猿臂寨。陳道子閣下。忠義者。人生之大節。朝廷者。天下所依歸。人無強弱。反道者死國。無大小。背順者亡。自然之理。無足怪者。江久耳。威名。知道子爲忠義之士。屢欲奉教。道子遭高奸之迫。江使奉書不得。遇飢渴終莫能慰。不謂道子不以忠義爲念。棄我如遺。逞其才智。雄豪一方。撫祝氏之餘孽。與傲寨旂鼓相向。蠶食我青雲。毀傷我羽翼。恣意橫行。豈以江爲木偶耶。

方今天下豪傑上應天星不期而會此非江足重也特以忠義之心人所固有一唱百和感應甚捷是以聞替天行道之舉莫不鼓舞歡欣影從雲響而道子獨中風狂走自棄良時恃有烏合蟻附之眾甘為祝莊會市之續窮與智者不取焉且夫梁山之兵力何戰不勝何攻不摧固道子所習聞者况邇者朝廷明聖赦江既往之罪招安綸紵已降九天誅討不順命江前驅江奉詔兢兢敢不祇遵夫以忠義武怒之師敵王所愾掃蕩區區一猿臂寨車輪蠅斧之勢童子所知也素欽道子天姿英俊用先布告誠能明順逆之分奮忠義之氣倒戈束甲共襄天家江若仍修宿怨願指泰山所貴知幾之士不宜遲滯其行也昔田橫得士五百人議論不決而淮陰東下道子固執迷復之凶必有噬臍之悔他日江為殿上臣公作階下囚是豈江之志也哉書不盡言伏望左右留意省察宋江吳用看了甚喜道正要如此寫最好不必更改了當時膽清封好差一小嘍囉費到猿臂寨去投遞只見李雲來稟道迎恩亭蘆廠都備蓋好了只等恩詔到來宋江大喜連日張筵慶賀吳用道呂郭二位兄弟去迎接天使此時亦好接着為何不先差人來通報煩戴院長去探聽一回戴宗領命正要下山忽報郭盛已回只見郭盛氣急敗壞奔回山來道哥哥禍事了眾皆大驚忙問有何禍事郭盛道小弟同了呂方哥哥領命而去已迎着天使倒回轉來到得曹州府地界天使侯太守不合早在途間喚下一個跑解的武妓一路同行這日到了館驛晚間飲酒取樂直到三更時分伏侍的人都倦了侯太守又叫粉頭在筵前舞劍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際手起劍落砍死天使侯太守將天子的詔搶去又砍翻太守的伴當數人呂方哥哥得知忙領人救護那賊婆娘騎匹快馬往山僻小路逃走追趕不着呂方哥哥一面叫小弟回報哥哥一面差人報知地方官更不料那曹州知府蓋天錫反將呂方哥哥等一千人都捉下了又來追趕小弟所以連夜逃回宋江吳用聞知失陷了呂方俱大驚叫苦不迭道這却怎好倒害了呂方兄弟吳用道這武妓不是別人一定是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這賊道忌我們受招安故教女兒刺殺天使搶去詔書截我們的歸路這廝打沂州時亦是教女兒扮演武妓裏應外合這廝慣用此計一定是了宋江大怒道軍師所料是也這賊道屢次欺我我與他勢不能兩立眾頭領無不咬牙切齒價忿怒只有盧俊義道此時尚未分虛實那封書去陳希真若來歸降他女兒總要見面是她敢辯到那裏去若那廝不肯歸降便勦滅了他的巢穴活擒了陳麗卿來不愁沒對證只是此刻呂方兄弟失陷怎生設法去救他宋江道天子明詔赦我等之罪前來招安我去恭迎詔書不見得有甚干犯此事竟寫信與蓋天錫討人他若不還便起兵先打破曹州府救呂方兄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吳用道蓋天錫那廝不通情理若寫信去他必要挑剔我想為

兄弟面上也說不得。只有寫張訴狀去求告他。他若不允。先禮後兵。直道在我。宋江依言。便商量了。寫起一張呈狀。差人往曹州府投遞。戴宗起身道。小弟願去。宋江道。此去吉凶不測。不如差孩兒們去。戴宗道。我等同生同死。兄弟有難。戴宗焉敢愛惜身命。宋江依了。就差戴宗前往。又教取三百兩黃金。備在身邊。覷便使用。戴宗領了呈狀金子。並隨身盤川銀兩。下山去了。却說蓋天錫。自做鄆城縣知縣以來。大有政聲。賀太平保舉他。坐陞曹州推官。那制首使劉彬。雖妬賢忌能。貪財好利。却因蔡京感激。蓋天錫。還他通梁山的書信一節。倒囑託劉彬。照應天錫。所以天錫作推官。劉彬並不作難。半文錢都不取。不然。天錫是一個清貧縣官。如何到得這一步。天錫自陞推官以後。愈加砥礪。那日得知朝廷招安梁山。宋江差呂方帶五六十人去迎天使。一路來。俱稟報官府。天錫聞知這信。來見曹州知府。道宋江有桀驁之才。與新莽黃巢彷彿。不肯居人之下。今受招安。必非誠意。又遣賊目迎接天使。狼子野心。都有意外之變。太尊宜多派公人。并兵防護。那知府正是張鷟的後任。進士出身。年紀老邁。素性懦弱。更兼讀書太透。徹了左思右想。遲疑不決。不能聽天錫的話。竟由呂方過去。天錫歎惜不已。却也湊巧。當夜。那知府同夫人好端端的飲酒。不覺一個雞頭暈中了風。兩眼直視。口不能言。舉家着忙。一陣亂醫。求神拜佛。不到兩日。嗚呼死矣。知府已死。天錫護理知府印務。一面申報都省。正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天錫一接了印。更不辦理他事。便親自挑選本衙軍健。一切做公的。共選了三百餘人。即刻起程。奔黃河渡口來。護送天使。蓋知府探得呂方已迎着天使回轉。已過了東里司。將到雲陽驛。天錫催儻人役。連夜迎上去。半路上。接着凶報。說天使夜晚宿在驛中。遇刺客。刺死。刺客係一武妓。逃走無獲。天錫聽罷。歎道。早聽吾言。何至於此。當時火速動兵。役掩捕。呂方正欲差人報官。不防蓋天錫已到。盡被擒捉。呂方大叫無罪。天錫道。你是梁山大盜。怎說無罪。呂方道。我雖是梁山上人。現奉天子明詔。已赦了我們。我來迎接天使。不料天使被刺。正要來報官。爲何反捉我。天錫道。天使遇害。生死不明。你同天使在一處。不論有罪。亦是此案要證。爲何不帶你去。當時將呂方一千人都鎖了。侯蒙的伴黨。除被殺七人之外。其餘亦有受傷的。都着將息。那不受傷的分幾個同自己的僕從。辦理侯蒙的喪事。餘外亦一同帶回府城。天錫恐呂方等被劫。先在館驛屯住。移文營汛調官兵一千多名。一路防護。數日調齊。方纔動身。天錫回衙。先將呂方等一千人都管押在班館內。也不上刑具。發放各官兵回去。喚過侯蒙的僕從問道。呂方怎的迎接你主人。你主人怎的喚了一個武妓。却吃她害了僕從。道。小人的主人在定陶地界。便遇着呂方來迎接。獻上金珠下程。主人十分覷待他。教他隨了同行。這武妓是將到東里司路上撞着。那廝見了主人。便求見參

拜他說會服侍過二主人侯發說起二主人的行止她都曉得便要服侍主人主人本不要她亦是呂方說道會見過這粉頭要得好技藝唱得好曲子恩相一路寂寞何不喚下了也好解悶再三說主人依了帶她到得雲陽驛當晚主人在館中賞花飲酒到三更天氣伏侍的人都倦怠了只得十餘人在旁伺候主人又教那粉頭舞劍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際竟下毒手害了主人又殺傷衆人將正中供的詔書搶去跨馬竟走小人等喊叫呂方睡夢中驚醒急領人追趕已是不及便教小人等報知相公他正要回梁山報知宋江不道相公已是追到捉住了他天錫道那武妓怎樣一個人姓甚麼從人道那粉頭自稱姓陳是一個美貌女子身軀長大是一雙大脚騎一匹鬃驢馬多有人猜疑那女子是猿臂寨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到底不知是她否天錫聽罷低頭一想冷笑數聲吩咐預備下處安息了衆僕從也不再去再審呂方次日一早叫備馬帶了數十騎出城外把那府城週圍看了一轉又把池濠也看了只是沉吟不語回到衙署左右問道相公何不差眼明手快的公人捕捉那武妓這是緊要人犯天錫道你們不省得那武妓無處捉當日天錫只是負着手在廳上走來走去的思維左右又問道相公平日斷案如太陽照雪怎麼今日如此遲疑天錫道我見此案洞若觀火只是有一件事實是委決不下張鸞太守又去了更無一人商量得此刻是何特刻了左右道辰刻後了天錫道天色尚早吩咐備馬我要到東里司去尋那捕盜巡政張相公說話左右道張巡政相公夜來便來稟見號房道天已昏黑相公又有公事教他今日來見未曾通報天錫罵道不省事的奴才他來稟見爲甚阻擋既在客館快去請來左右不敢怠慢忙傳雲板教請張相公入見不多時張巡政請到列位看官你道這張巡政是何等樣人姓張雙名鳴珂本貫河南開封府人氏乃是名門舊族他的嫡親胞叔就是北朝烈烈轟轟一位忠臣義士精忠大節炳若日星的張叔夜那天錫未成進士之時曾在叔夜家就過西席賓主最爲莫逆當時鳴珂請到天錫降階迎接鳴珂上前參謁天錫忙捧住道仁兄是我舊東人只須私禮相見何庸如此當時分賓主坐下天錫正說起這件案忽外面傳報道梁山泊宋江差人遞呈狀天錫吩咐將來人帶定取呈狀來看須臾左右將呈狀取進來天錫鳴珂同看那狀子道宋江避難水滸罪應萬死昨奉天子明詔赦罪招安宋江等正如撥開雲霧重見天日感激無際誓願竭功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特遣呂方恭迎天使不期變生意外天使遇害此乃猿臂寨賊人陳希真遣其女麗卿所爲彼深忌宋江投誠故行此毒計宋江願率領部衆先滅此賊一來報效朝廷二來辨明是非聞相公將呂方執下治罪此事呂方實不知情伏求釋放感恩無極等語呈詞甚是卑順看罷鳴珂對天錫道他事卑職不知若說武妓是陳麗卿

則萬萬不是。那陳希真未曾落草。在東京時。卑職與他厮熟。那年征討西夏。亦曾與他同事數年。卑職常到他家。那麗卿從不迴避。見過多次。那模樣畫都畫不出。前日天使侯太守從東里司過。卑職去迎送時。就見他身邊帶着一個武妓。何嘗是陳麗卿。天然迴別。天錫道。仁兄所說甚是。我也素知陳希真乃智謀之士。即使他忌梁山受招安。亦決不肯如此用計。留老天敗缺。但此武妓究竟是何處人。仁兄料得否。鳴珂道。卑職胡亂猜去。這女子多有是宋江差來的。宋江這猾賊。包藏禍心。其志不小。朝廷首輔。草野渠魁。皆不足以滿其願。他堂名忠義。日日望招安。只是羈縻衆賊之心。並非真意。那侯蒙想以朝廷恩德招致他。真是夢裏。這廝恐詔書到山。擺佈不來。所以行此斷橋之計。却嫁禍於陳希真。以遂其兼併之志。太尊可道是否。天錫大笑道。仁兄所見。正與弟同。鳴珂道。此事本不難料。宋江亦是要人識破。好截斷了招安一路。不然。這等藏頭露尾之計。亦最粗淺。吳用那廝。亦深有機謀。豈非故意如此。天錫點頭道。仁兄真高見。只是有一件事。委決不下。天使在我境內遇害。責任非輕。那武妓無處擒捉。雖捉得呂方。那廝恃無對證。必然抵死不招。熬審亦是無益。宋江來救呂方。必動干戈。賊勢浩大。我看此地城郭不固。池濠不深。斷難保守。城中武將。只得都監梁橫可用。他一人也不濟事。若不嚴治呂方。天使遇刺之案。無着若嚴究呂方。一郡之地。難保。仁兄却怎地教我良策。鳴珂沉吟半晌。說道。此處有一智謀之士。太尊何不問他。天錫道。其人安在。鳴珂說出這個人來。有分教。奸邪伏罪。審明無限陰謀。官級連陞。幹出有爲大業。畢竟說出甚麼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畢應元用計誘羣奸

話說蓋天錫聞得張鳴珂說有智謀之士。急忙問是何人。鳴珂道。便是本府押獄司獄官畢應元。此人足智多謀。也省得武藝不在我二人之下。何不請他來商議。天錫愕然道。我竟不知。怪道常見此人。一貌堂堂。儀容非俗。我已有五七分敬他。原來果是個豪傑。忙喚左右。快取我的名帖。請押獄畢老爺來。須臾。畢應元到來。當階聲喏施禮。天錫忙答禮。請上堂來看坐。應元道。恩相在上。小吏怎敢坐。天錫道。正有事請教。豈可立談。再三相讓。應元只得謝了。在側首斜着身子坐下。天錫將前情說了一遍。應元道。詳報都省的文書去否。天錫道。天使遇害的初報文書。早已發了。捉到呂方一千人的文書。還未去。應元道。如此却好。這件不難。那呂方梁山上失了他。無所損我。等捉了他。却有害小吏。愚見。放了他去。天錫鳴珂都道。是何言也。這廝是有名劇賊。此案的要緊把鼻。如何放得。畢應元道。相公容稟。放了無害。只是

有個放法。昨日見那呂方伴當內爲首的名喚錢吉。是個嘍囉頭兒。小吏見那人色厲胆薄。其餘三五十人。更是無用之物。相公若依小吏時。但用一番犬伏窩之計。待小吏先去私和那廝們打成一路。與他一同私逃。却在東門外埋伏人馬。連小吏一齊捉下。却不要去捉呂方。却將小吏同那廝們一處監下。小吏自有方法去漏他的真情實話來。那時相公再提出來審問。小吏便是老大一箇把鼻。那廝們賴到那裏去。解上都省。只說就捉得這千人。不必說到呂方也。見得相公能辦事。那邊宋江得了呂方。必不加兵於此地。豈不兩全其美。天錫鳴珂都喝采道。此妙計。畢應元道。還有一件事。稟知相公。那武妓也有些下落了。那廝實是梁山賊徒。男扮女裝。天錫驚問道。足下何處探訪得。應元道。有一雲陽驛掌內號的驛使在此。此人複姓鍾離。雙名復環。本是獨龍岡祝家莊人氏。也會在小吏家做過幾年莊客。夜來是他來報說道。認識來接天使的呂方。是宋江身邊之人。還有這樣一般的一個人。姓郭。却不見回來。比後看見那武妓。確是那姓郭的。郭的嘴臉。我到還記得一二。鳴珂道。他却從那裏認識。應元道。我也這般問他。他說當年梁山滅了祝家莊。會教他父親俵散糧米。他也在內相幫廝伴了五七日。只這二人在宋江身邊寸步不離。所以認得廝熟。又說彼時只見衆人都叫他郭將軍。却不知他是何名字。不知怎的。反是他害了天使。小吏見他如此說。已留下他。在外面伺候。相公可喚他來細問。天錫聽罷。對鳴珂歎道。仁兄真料事如神也。又對應元道。足下之計甚妙。明日我便當廳簽發。將這千人與你管押了。便好就中行事。城中引兵埋伏。就請都監梁橫去。只見鳴珂起身道。何必去請梁橫。多的驚人動馬。卑職不才。願去幹這勾當。東里司數百名弓馬。都是卑職心腹。不致走漏消息。天錫道。仁兄去更好。如要體己。公人。我這裏儘有。不必東里司去調。畢押獄之言。我已盡悉。不必再喚鍾離復環進來。事成之後。多賞他些金帛。便了。當時商議定了。已是下午時分。張鳴珂畢應元都辭了出去。天錫陞廳。教把梁山遞呈人帶來。那戴宗懷着鬼胎。上廳來下面跪了。天錫吩咐道。你梁山要釋放呂方回去。此事我專不得主。日後都省問本府要起人來。教本府如何回報。便將宋江呈尾批判道。爾梁山已知招安。只合在山寨恭候。候朝廷明降。不得擅請釋放。原呈擲還。又教取十兩銀子。賞與戴宗道。我也久慕宋公明是好男子。待他受了招安。再與他相見。你可速去。戴宗見知府不肯放還呂方。却又如此和顏悅色。明知求也無益。只得領了回批銀子。謝了知府去了。天錫又教傳呂方上來。吩咐道。宋江來求釋放你。非我不容情。因你是此案要證。不爭放了你。教本府如何回話。我想你等衆好漢。雖未接到恩詔。朝廷已降恩光。你到了都省。不到得治

你狂妄之罪。只要辨得明白。洗脫了身。那時或放你回去。或是留你在省。我你都沒干係。便喚押獄畢應元。吩咐道。呂方這千人在班館內狹窄。你領去管了。須要小心。我也素愛他們。梁山上的好漢義氣。你休得苛虐他們。畢應元領諾。當廳將呂方一千人。並監冊簿子。領了下去。天錫見他們都下去了。暗笑道。此計雖瞞不得吳用。若弄這班男女。却值什麼。遂退了堂。却說畢應元將呂方一千人。帶回司獄衙署。點過了名。監在一處。公人領呂方到那一個所在。呂方看時。雖是幾間小屋。却也乾乾淨淨。比府衙裏班館強多。當時衆人安放鋪蓋。正端整時。只見一個節級走來說。老爺吩咐。請那呂頭領上去說話。呂方吃驚。只得隨了那節級。直到上房。畢應元早已降階迎接。堂上酒筵已擺好。應元請呂方上堂飲酒。呂方驚道。小人是階下囚犯。怎當恩相如此。應元道。頭領休要過謙。只我小可。雖是風塵俗吏。生平却最愛結交江湖上好漢。况頭領是忠義堂上來的。正有肺腑之談奉告。怎敢不敬。便喚左右取酒來。先立敬頭領三大勸杯。然後入席。呂方只得謝了。飲罷。告罪入席坐下。呂方心下狐疑。暗忖道。他這些光景。莫非是知府教他來探我什麼口風。須留心應對他。只見畢應元殷勤相勸。呂方恐酒後失言。只推量窄不肯多飲。應元回顧那親隨道。呂頭領的伴當們。款待酒食。你去照看。休教府衙裏人曉得。親隨應了出去。呂方又起身謝了。應元談論些江湖上許多勾當。比較些鎗棒法門。呂方隨口應對。却處處留心聽着。應元又問宋公朋究竟怎樣忠義。久慕他是奢遮好男子。只是不能得見。呂方遂將宋江如何尊賢重士。如何仗義疎財。濟困扶危。如今只是替天行道。只等受了招安。報效朝廷。衆弟兄如何英雄了得。上下一心。同患同難。說了許多好話。應元聽一句。點頭一句。聽罷。只是垂頭歎氣。呂方道。相公何故感歎。應元道。我歎我沒緣。不能到他那裏。如能得到。便死也甘心。呂方道。相公差矣。小人等是出於無奈。相公是朝廷命官。又遇這等好上司。何犯着學我們。應元道。頭領還道。蓋知府是個好人哩。呂方道。蓋知府這般仁厚。怎般不好。小人被提時。只道不知怎麼動刑。那望到如此恩待。他捉住我們。也是有司責任。不得不然也。難怪他。應元看看左右。叫都迴避了。便走近呂方耳邊。低聲道。你死在眼前了。爲何還不省悟。呂方頂門上澆了一杓冷水。忙起身問道。此話怎說。應元道。你不要着慌。我細告訴你。蓋天錫那廝。他待你如此。不是好意。他與陳希真最好。聞知陳麗卿刺殺天使。他却都要推在你們身上。捉到頭領時。便要嚴刑拷逼。反要在宋公明這邊追武妓的下落。是小可恐頭領受屈。使個見識。裏道這些賊骨頭。抵死不認。拷殺也是無益。不如不去審他。只把口供文書做死了一齊報解都省。劉彬賀太平那裏。拚用些錢。只照初供辦理。顯得太守能辦事。呂方這些人。且用好飲食調養他。不要餓得難看。蓋天錫都依了我。頭領。

小可這計爲救你一時之急。希圖稍緩幾日。再設法救你。不想又是那一個短命鬼。在知府前獻勤。他說既是口供都做死了。就將呂方一千人。本地先處斬了。又恐上司批駁。叫我假和你通同。漏你們些機密事來。做把鼻。只待我去報了。不過明後日。就要將頭領主僕下手。都省上已差人去彌縫了。那廝只顧自己沒干係。又要回護陳希真。行這沒天理的事。却不知小可倒真心要投大寨。奇逢偶湊。特將真情說與你。呂方聽罷。急得手足無措。見畢應元這般說。再不料是假。便雙膝跪下道。救小人一命。則個公明哥哥。遣小人來迎天使。實無他意。不料遭此奇禍。只求相公救命。應元道。我也無法。除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我設法放你走了。只是怎生走得。正商議間。只見親隨報道。有一位官人來拜見老爺。他不肯說姓名。說老爺一見自認得。應元道。既如此。請客廳上坐。我便來也。應元便換了衣服。到客廳上來。見了那人。心中早已明白。那人看着應元。便拜。應元答禮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應元道。有話此處說。不妨。遂分賓主坐下。那人道。押獄休要吃驚。在下便是梁山上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呂方的消息。誰知知府不明。反將他拿下。監在押獄這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在下不避生死。特來告知。若蒙救得呂方性命。不忘大德。倘有山高水低。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打破城池。不問賢愚。一概難活。久聞押獄是仗義豪傑。無物相送。三百兩黃金在此。倘若要捉戴宗。就此便請繩索。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應元聽罷。鼓掌哈哈大笑道。我道是甚麼大不得了的事。值得這般大驚小怪。只不過要放呂方算什麼大事。你且把三百兩金子交與我。我便還你活活的一個呂方回梁山去。戴宗聽了。甚是疑惑。應元攜着戴宗的手道。院長。且請裏面說話。一面口裏念誦着道。江湖上都稱讚忠義宋三郎。果然名不虛傳。戴宗隨到裏面。與呂方見了。說起知府不准呈狀之事。呂方道。院長。不知此刻知府尙要如此。如此害我等的性命。幸虧畢恩公相告。方纔得知。戴宗大驚道。似此怎好。應元道。事不宜遲。如今戴院長到此。正是天湊其便。方纔呂頭領既說院長神行法神妙。又能帶了一同走。你們二人何不先走了。呂方戴宗同說道。好是好。只是害累了恩公。應元道。不妨事。我也久要投托公明哥哥。只恐貴寨不容。戴呂二人齊道。仁兄說那裏話。公明哥哥愛賢重士。求賢若渴。巴不得英雄垂盼。現在招賢堂上。又聚了多少位好漢。只恐仁兄不去。只是仁兄如何脫身。應元道。我有脫身之計。便棄了這官。二位哥哥先請我的一切細軟。拋棄掉不要了。我有知府捕盜火籤在此。二位將了去。改作節級打扮。路上有人盤問。只說奉知府火籤緝盜。我這衙門後土牆外面。是一條短巷。出巷便是東門大街。二位快走。只在一二里程外等我。我還要設法救出這一干孩兒們。一發來。戴宗道。你怎生救他們。

應元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大喜道：「真是妙計。」正說間，只見一個來稟道：「知府相公差人來問老爺話。」應元大驚，忙將呂方戴宗藏在側首套間內。那人已進來了。應元出去見他。呂方戴宗隔板壁聽。那人和應元好似分賓主坐下。從人遞茶上去，只聽那人問道：「呂方那千人監在何處？」應元道：「都在外面一處監着。」那人道：「知府相公吩咐之事，專等您回話。今教我來催你，休要怠慢。」應元答道：「方纔也盤問了一回，漏不出甚麼來。我想晚間把來灌醉了，只要將他山泊中的女將盤問一個真名姓來，便好做了。」又聽那人道：「我也見那口供單上填的是什麼？」一丈青只不知一丈青的真名。應元道：「既如此，我便盤他一丈青的姓名年貌便了。」又聽得那人道：「押獄何故神色改變？聲音都發顫，敢是有甚不自在？」應元道：「便是我一則爲此事委決不下，恐怕誤了本府限期；二則實是身上有些賤恙。」那人道：「既如此，押獄從容辦理。我去回知府話，也便起身去了。」應元送出去。戴宗呂方在房裏聽得，都面面相覷，吐吐舌頭。應元轉身進來，呂方二人問：「此人是誰？」應元道：「是蓋天錫的心腹人，他去睬他，我們走我們的，便將錢吉一千人都叫進來，說明了此計。衆人只是磕頭。」應元便叫呂方戴宗扮了節級，戴宗把那三百金子都付與應元道：「哥哥將了我二人輕身好走。」應元收了，便領呂戴二人到後園土牆邊，撥張梯子爬上去，看時慚愧，牆外苦不甚高。呂戴二人張見巷內，却好無人。先後跳下去，包裹腰刀。應元已隔牆擲出去。呂戴二人拾來，背跨好了，出了巷頭，也不回，得命的一口氣奔出東門，到了一個涼亭子上坐下。已是申牌時分。二人一面縛了甲馬，一面說道：「真難得這個畢押獄如此仗義。山寨中又得一個好弟兄，我們在前面等他，他脫得身，我們纔放心同回。」二人縛好甲馬，戴宗作起神行法來，騰雲駕霧也似的去了。却說應元放了呂戴二人，暗地裏差人報知蓋知府，便到前面去對錢吉等多人說道：「戴呂二位頭領已得命走了。此刻時候不早，我們也就動身。我這裏有知府的信牌，將你五十餘人姓名開上，只說奉知府鈞諭，解你們到城外良安營管押。我扮做押解官，你們都上了刑具，待騙出了城，我已有心腹人在城外僱下五七十頭口騎了，便飛奔梁山去。衆人都大喜。應元將他們都上了鎖鑰，自己全身披掛，提了兵器，備了乾糧盤費，點起三五十做公的，只見幾個親隨在那裏交頭接耳，價議論。應元問何事，親隨稟道：「方纔在府前聽說知府相公捉着了那個武妓，原來是個男子假扮，都說那人姓郭，是梁山上的賊。應元偷眼看錢吉等人，俱各失色。」應元道：「此刻可審訊不親？」隨道：「今晚都監相公請本府赴席，想是明日早堂審哩。」應元道：「如此還好。若今日要審來，提呂方豈不壞了。我等快走罷。」當時出衙門上馬，押解錢吉等一千人到城門邊。城上軍官來查問道：「畢押獄解這千人那裏去？」應元道：「奉知府相公鈞旨，解去良安營收管。明日啟

五更解去都省。有信牌在此。那軍官索取信牌看了。便放應元等出城。那時已是黃昏。城門上攢點。將要關城。應元帶了這千人出得城來。對錢吉道。慚愧。却逃出虎穴狼窩也。待過了前面涼亭。人煙稀少。與衆位鬆了刑具。騎了頸口好走。衆人都似出了鬼門關。誰不歡喜。剛走得一二里路。只聽得一片喊聲。路旁擁出一二百人。爲首那人身騎劣馬。手提大刀。全身披掛。正是張鳴珂。大喝。畢應元。你領這千人想那裏去。應元道。我奉知府相公吩咐。解這千人到良安營去。有信牌在此。你怎敢問我。張鳴珂道。胡說。現在你的家奴首告你。通同梁山。放走呂方。又帶這千人私逃。知府教我來捉你。在此守候多時了。你辨到那裏去。應元更不答話。拍馬換鎗。來奔鳴珂。鳴珂揮刀來迎。那二三百人。擂鼓納喊。錢吉等一千人。只叫得苦。應元鳴珂戰了多時。鳴珂將應元擒下馬來。喝令綁了。那些應元帶的親隨。并做公的。都四方逃散。錢吉等原帶着刑具。都走不動。不費擒捉。便叫點齊火把。齊解回城來。叫開城門。紛紛的解到府衙。此時哄動了曹州城。都說好端端的一個畢押獄。不知怎的。痰迷心竅。同梁山上賊人私逃。如今吃拿了。眼見難活。不多時。鳴珂將應元并錢吉等解入衙署。蓋知府已坐堂等候。衆人紛紛的跪滿廳下。天錫見了畢應元。拍案大罵道。你也有命之榮。昧良至此。何故通賊造反。應元只不做聲。天錫又罵道。是我弄巧成拙。不合委你這廝。你把呂方放走。那裏去了。究竟是何意見。應元叩頭道。恩相容稟。犯官天錫。喝叫掌嘴。左右答應一聲。却不就動手。應元忙改口道。小人昔日會受呂方救命之恩。今到此際。不得不救。一時胆大。將他放走了。望恩相施恩。小人甘罪無辭。天錫道。此等胡說。誰來信你。便對鳴珂道。此輩收在監牢裏。終久不穩。本府主見。即時都綁去市心裏處決了。只留那扮武妓的郭賊頭。解去都省。這廝們不必細審了。鳴珂道。稟太尊。今日是國家景命。明日方可動刑。天錫道。就是明日。且去收監。當時將畢應元并錢吉一千人。都是盤頭枷。觀音鈕。鬼吹簫。馬蝗絆。重重疊疊。銀鐐鐵鐐。結實枷鎖了。推入死囚牢裏。章字號獄底。都上了匣牀。收封好了。却故意將應元匣牀。同錢吉的廝並着。收封放水。都畢籠門上了大鎖。當年節級牢子們。都在外面安歇。牢門外四週圍。棍鈴喝號。價守護。那錢吉見了此等光景。又見應元認真放走呂方戴宗。那裏料到是假。便歎口氣道。我等死是分內。却累了押獄官人。應元也歎口氣道。莫非是劫數。只是我得見公明哥哥一面。便死也無怨。今如此了結。爲着甚來。說罷。哽咽了一會。又問道。我們山寨中頭領。有幾位姓郭的。如今吃蓋天錫捉住的。是那位。怎麼武妓却是他。錢吉停了半晌。答道。押獄官人。老實對你說了罷。那是我們山上襄仁貴郭威。應元故意驚道。郭頭領。何故刺殺天使。錢吉道。天使怎說是他刺的。應元見他不肯說。正要設法再問。只聽那邊一個人道。錢大哥。你也省說些。

罷押獄官人。雖是自己人，不爭被外人聽了，多惹是非。元道：「我們眼見上天路遙，入地路近，可想活到明日此刻哩。我與衆位弟兄前生有緣，今世一處結果，但願來生仍聚一處，左右不想活了，還怕惹甚是非，落得說說解悶。」數中大半吃應。元說得悲哭，錢吉嘆道：「我們到底不知還有救星否？」元也歎道：「不怕衆位見怪，若是呂方不去，公明哥哥念弟兄之情，必來相救。」今呂方已去，衆位雖是他心腹體己，到底差了一層。他豈肯爲我們這三五十人興兵動衆，俗語說得好：「愛將如寶，視卒如草。」我們性命決是無望。況說明日就要處斬，即使公明哥哥肯來救，也趕不及。衆人聽了，大半失聲啼哭。小半長吁短嘆，只叫罷了。內中一人道：「你們休要烏亂。」錢大哥報個時辰來，我來占個大六壬看看吉凶。到底有無救星？」錢吉道：「正是，倒忘了你的課極準。」元道：「也不必占課，你們還有一線活路好走，只我是無望了。衆人問有何活路？」元道：「衆位不知，這蓋天錫與公明哥哥有殺兄弟的切齒深仇，一心要與俺山寨作對頭，只苦不知山寨虛實。衆位既是公明的心腹人，何不投誠了將山寨中不犯緊要之事，呈明幾件，蓋天錫必歡喜，留下你們性命，豈不免不了殺身之禍？」衆位肯時，此地張孔目，我最和他相好，知府又聽信他，我便替你們托了他照應。只有我，決無生路也。衆人嘆道：「好怕不好，只是苦了押頭。」元道：「何謂押頭？」衆人道：「官人不知，凡是宋大王的心腹伴當，都要有老小做當的，名喚押頭，倘若下山，走泄山上機密，或投奔了別處，便將押頭盡斬，決不寬貸。」元道：「如此，却也難，只好由命罷，便不多說。看官，但凡人到將死，誰不指望生路？這千人雖是宋江心腹，宋江覷待他們好，畢竟都是烏合之衆，那裏是孝子順孫，便當真大忠大義。衆人被應元幾番言語，都有些心活起來。錢吉便道：「只恐蓋知府未必真識得我，若真個識得我時，便與他出些力，也不枉了。」元道：「錢大哥如此一表人材，怕不動得知府，只是山寨中機密事，也泄漏不得。」錢吉道：「如某幾樁事，說也無害。衆人見錢吉鬆了口，便你一句，我一句，都吐些出來。元便乘機探問，郭威與侯蒙有何仇隙，却去殺他，問到這裏，那衆人還有些遮掩。元故意發狠道：「叵耐郭威這直娘賊，害了我等性命，誤了公明哥哥大事，怎肯與這賊干休？」明日法堂上，我一口咬定了他，叫這廝吃個魚鱗細剮。衆人都道：「官人也錯怪了他，這不干他的事。實是宋大王將令，教他如此行的。」元道：「豈有此理？我不信。」錢吉道：「官人，你那裏知道宋大王實是盼望招安，只因奸臣滿朝，官家蔽塞，深恐受了招安，仍遭陷害。那時虎落平陽，益發吃虧，所以不得已，只好將天使害了，希望圖再緩三五年，奸臣散露，再受招安不遲。」殺天使一事，並非我廝瞞你，便是山上衆頭領，也不得幾人曉得。就是我們這幾人也得到下了山寨。呂頭領悄悄知會的，今官人活是我們會中人，死是我們會中鬼，說也不妨。知府便不殺我。」

們也休要漏泄。應元聽了，暗暗點頭。又問道：「既要行此事，却何故扮武妓？」錢吉道：「陳希真是我山寨對頭，落得推在他身上。應元見題目正旨已漏到手中，心中甚喜，又問些閒話聽來，已是四鼓，便合眼養神。須臾天亮了，當牢節級等來開封放水都畢，忽聽一片吆喝道：「知府相公叫提梁山一千人犯聽審。」只見無數提牢手撲進牢來，將應元、錢吉等人皆帶出來，進得府衙，只見一個人出來傳話道：「相公鈞旨，只得帶畢應元一人進去先審，其餘都押在儀門外伺候。提牢手一聲答應，便把畢應元脚不點地價抓了進去。儀門却就關了，許久不聽見裏面動靜。錢吉等都魂魄不得歸位，不知吉凶何如。看那光景，又不像處決，沒處探問消息，都懷着鬼胎。看來太陽曬下牆脚，忽聽大堂上雲板響亮，鼓聲傳出，頭門吹打三通，裏面一聲吆堂，只見呀的一聲，儀門開了，裏面喝叫帶進來提牢手將錢吉一千人牽着進去。只見儀門內兩旁邊槐樹陰下，排列着雄糾糾做公的，上面站的都是軍牢，皂隸、虞候、差撥，個個如狼似虎。又只見廳下階前擺着臃腫粗細的交棒、紫檀、拶指、挺棍、腦箍、好漢架、美人椿、獨笏朝天、夜叉望海、種種狠毒刑具，又預備下薑汁酒、醋、新汲冷水、藥材、童便，一切噴喚昏暈等物，看得令人魂銷膽碎。只見正廳上三副公案，分明是森羅殿上閻羅天子。當中那公案上，明晃晃爛銀的籤筒、筆架、旁邊架起敕印，一色都是大紅披圍。旁側兩副公案，一樣體面。正中虎皮椅上坐的，自然是蓋天錫。左邊的便是巡政張鳴珂，只有右邊坐的那一位更非別人，便是昨夜一處監禁的那個畢應元。已是冠戴的威威武武坐着，衆人齊聲叫苦，不知高低。方曉得着了畢押獄的道兒，牢子將衆賊推在廳下跪了。只見畢應元豎起雙眉，喝道：「兀那賊子們聽者，你們夜來那番話，我都一是一，二是二的，稟了相公，不會捏誣你們半句。從實順了供罷。你們鬼也鬼，吃了老爺的漱口水，若才碰半個含糊字兒，你們看那階下的家伙，便教你們每件嘗嘗滋味。我却不要奉陪了。衆人都目瞪口呆，呆做聲不得。張鳴珂喝道：「還不快供，務要等刑法上身麼？左右準備着，階下兩邊爪牙轟雷也似的一聲答應。錢吉等見不是頭，情知賴不去，只得都從頭到底供招了。痛哭哀求道：「實不干小人們之事。相公可憐，只說別處得這真情，休題小人供招，免得老小受害。鳴珂將供單呈與天錫看了，天錫吩咐仍帶去監禁。不道錢吉等都懊悔不迭，到了監裏，彼此互相埋怨。且說天錫審了這案，便起身向畢應元打了一恭道：「此等重案，竟不煩一鞭一笞，便得水落石出，絲毫無遁，皆畢兄之功也。應元拜道：「小吏皆仗恩相威福。天錫道：「只是無故累了畢兄，受此一夜腌臢。本府實不過意。應元道：「爲國家公事上，如何論得。天錫道：「雖如此說，禮不可缺。本府已備下了，便教將出來。左右忙擡上花紅表禮。天錫當廳與應元簪花掛紅，親自敬酒三杯，吩咐將自己全副執事與馬送畢押獄回。

衙。又教兩班優人送去押獄衙內演戲解穢。又將酒食銀兩等物賞了應元鳴珂手下之人。及一切公人。應元鳴珂謝了退出。天錫然後退堂。這裏開鑼喝道。鼓樂喧天。將畢應元從府堂上送歸衙署。曹州合城軍民人等方知是蓋知府用計。都喝采讚揚不已。次日天錫復請鳴珂入署商量道。此案卷宗我已教押司們連夜疊成。你看可着何人解往都省。鳴珂道。此案事情重大。况且難保這廝們不翻供。賀檢科是明白人。不用說了。只是劉彬非賄賂不行。卑職愚見。須得太尊親去。一者可以將細情面稟賀檢討。二者劉彬賄賂不足也。好求他商議。天錫道。仁兄之言甚是。然我想畢應元亦須同去。鳴珂道。卑職近聞亦有調動之信。想不久亦到都省。與太尊相見。天錫大喜。遂吩咐打造檻車。挑選公人。整頓行裝。帶印上省。委督糧通判代行公務。擇日起行。鳴珂稟辭。仍回東里司去。到了這日。畢應元已準備好。伺候太守同行。兵馬都監梁橫來送。天錫囑咐道。我不在此。一切事務將軍格外小心。梁橫道。此乃小將分內事。太守請毋過慮。天錫辭了梁橫。即便起身。只見天錫頭裏洋藍扎巾。身披砌銀軟皮鎧。左邊誇一口浙鐵磬拔劍。右邊懸一根二十七節八楞鋼鞭。穿一雙捲雲戰靴。坐一匹白額黃驃馬。伴當們擁着那口薄刃厚背通天雁翎七寶刀。端的人材出衆。相貌非凡。畢應元將錢吉一千人都上了檻車。一齊起解。衆百姓見天錫解這一千人赴省去。無不歡喜。只因這一去。有分教。賢父母從此高遷。一方失怙。俗官員前來接任。百姓生災。不知蓋天錫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司天臺蔡太師失寵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却說天錫應元押解了錢吉一千人赴省。一路無話。不日到濟南府。進得城來。頭站伴當引入公館歇下。提刑檢討賀太平早接到文書。已委員弁來查點人犯。收入監禁。一切公事使費俱是畢應元去說合。那應元才本能幹。又善說詞。此次解犯費項。却不吃虧。當日天錫換了公服。到檢討司前稟參。恰好衙中發晚鼓時候。賀太平尚未退堂。當時放參。天錫隨着那承局參見了。遞上由冊褶子。賀太平看了。打鼓退堂。隨教天錫內衙相見。賜坐問道。此案人犯。儘可委員弁解送。太守何必親來。天錫便將恐羣盜翻供。劉安撫處須得打點之事說了。賀太平道。此說也是。但不知太守帶了多少打點銀兩。天錫道。五百兩銀賀太平道。濟得甚事。這劉安撫是個極要錢的人。一切房費盤費。過堂公款。硃墨紙筆。都休算上。只是通內堂極苦也。須得一千兩銀子。兜底包到。裏裏外外。總須三千餘兩。方才看得過。天錫道。似這般。怎地好。賀太平道。我也拮据得緊。不能全行替你成全。你再去商量得五百兩來。我遮莫與你湊一千兩幫助你。天

錫拜謝道：得恩相如此成全，卑府方放下心。當下天錫辭了賀太平，回到公寓，與畢應元商量。恁地再得五百兩，應元道：前日卑職原說這點銀子不夠，此刻若回曹州，往返多日，不如想個樹上開花的法子。安撫衙內當案王孔目、卑職與他廝熟，太尊只須立紙文書與他，待結案時交付，豈不省一番急迫？天錫依言，應元便去見了王孔目，說明王孔目也依了。上下都打點明白，那安撫使劉彬方纔掛牌放參。天錫帶了由冊摺子，并檢討使的公文稟見。那劉彬升廳，驗了情由，問了備細。天錫一一稟了。劉彬教天錫且退，帶錢吉一千人上來審訊。錢吉等都供認了。劉彬將錢吉等收禁，遂與那幾個幕賓商議具奏。奏稱大略云：宋江不受招安，陽遣錢吉等迎接詔書，陰遣賊目喬扮武妓刺殺天使，蒙搶去詔書。錢吉等懼罪自首，供出喬扮武妓之賊目郭盛，在逃未獲。臣伏查錢吉等雖屬賊黨，訊據不知情由，且見天使被害，畏罪自首，應姑免死罪，刺配沙門島。查取職名侯蒙遇害在前，護理曹州府知府之推官蓋天錫任事在後，應免其失察之咎。前任知府某雖有失察已死，無庸議其賊目郭盛，訊據已逃回梁山泊，應俟就擒之日，歸案訊結，是否允洽。伏乞睿斷等語。繕畢，便請賀檢討一同會銜具奏。賀太平道：此案事關大盜逆命，鎮撫將軍張繼亦須知會他。劉彬道：檢討說得是，就命備文移知張繼。那張繼是勳戚之後，世襲侯爵，鎮守山東全省地方，雖是督領重兵，爲一方閫帥，却是爲人懦弱無能。一切軍務大事，全仗夫人賈氏替他決斷。閉話慢表。當日劉彬依賀太平之言，移知張繼去訖。忽報新任曹州府知府從東京到來，稟見劉彬，見了來本大喜。你道這新任曹州府知府是誰？却是高太尉的兒子。高衙內原來高衙內自從被陳廉卿刮去耳鼻之後，高俅慌奏稱是收捕陳希真受傷，官家准記其功，且買醫藥，所以他不以爲辱，反以爲榮。得他老子之力，銓選曹州知府。那劉彬本是高俅提拔之人，今見高衙內怎不奉承他。當時參見罷，即請入內堂私禮相見，宴會贈送，自不必說。劉彬就教蓋天錫將曹州府印信交付高衙內，留天錫畢應元在都省公幹。高衙內按了印信，辭了各上司，帶了僕從，得意揚揚到曹州赴任去了。早有細作報與梁山，那林冲在濮州一聞此信，便有攻打曹州之心。看官且莫性急，按下慢表。且說當日戴宗、呂方兩個離了曹州府，行了二百多里，方纔天晚。二人卸去甲馬，尋客店歇了，就住在店內，等了三日，不見畢應元一千人到來，二人疑惑。戴宗道：呂兄弟且在此等待。我迎上去看來。當日戴宗拴了甲馬，作起法來，仍轉曹州，正撞着蓋知府畢押獄解錢吉一千人動身。戴宗大驚，飛忙回到下處，說與呂方。呂方也吃了一驚。二人急回梁山，報知宋江。宋江見呂方已回，大喜。遂罷攻打曹州之事。戴宗稟說前因，吳用便道：此是番犬伏窩之計。錢吉等如何省得，必然被害。他既放回呂方，必然謊奏朝廷，反說我們不是，可煩

戴院長速去東京探聽消息。宋江道：說得是。戴宗領命。當日扎扮下山去了。宋江見呂郭二人都回山寨，並無損傷，稍爲放心。遂簡練軍馬，觀看動靜。且說戴宗直到東京，逕投范天喜家。具道來意。天喜道：怎的山泊裏壞了天使，把這招安弄決裂了？戴宗道：你怎麼顛倒說是山泊裏壞了天使？這都是陳希真那賊道。遣女兒來刺殺天使，阻我梁山招安之路。現有公明哥哥與太師的書信在此。天喜道：你休提太師。目下官家盛怒，已將太師貶去三級。現爲工部侍郎了。戴宗驚道：此却爲何？天喜道：說也可恨。那日官家御司天台占望雲氣，忽見太陽中心有一顆黑子，有棋子大小。當問左右近臣，彼時有道士郭天信在旁侍陪聖駕，那廝深曉天文。當時奏道：日中有黑子，是大臣蒙蔽君王之象，恐宰輔侵權，望官家留意。天子聽信此言，深疑在太師身上。恩禮漸漸衰薄。昨接到山東安撫司奏章，稱說錢吉等供認刺殺天使，侯蒙之武妓，乃是我山寨郭盛頭領。天子覽奏，大怒，當喚入太師，大加申斥。那陳瑾、宋昭等一班兒，從旁和闢，若不虧童郡王、高太尉力救，定將太師發配州軍編管。如今已降了侍郎，這不打緊。如今官家又懸一口上方劍，在至德殿上，有聖意，再有敢奏招安梁山泊者，立斬不赦。此刻只等种師道征遼，奏凱拜大將，征討梁山。聖意已定，天怒難回。誰敢多言？戴宗聽了，大驚道：似這般說，怎好？現在公明哥哥有信，多多拜上太師，求他鼎力周全。兄長可怎生引我去面見太師？天喜道：太師此刻已是不在其位。况近日憂愁成病，未便引你去相見。這信我與你呈遞上去。當晚，天喜留戴宗歇在家裏，將書信傳遞入去。次早，太師喚天喜入後堂。多時，天喜回家，將了蔡京的回書，與戴宗說道：太師吩咐多多致意，宋頭領千乞看覷我的女兒女婿。此刻雖失天寵，童貫與我心腹至交，我的事便是他的事。我重託他，好歹在聖上前周全貴寨。衆位頭領放心爲要。又有許多金帛賞賜戴宗。戴宗收了，不敢怠慢。當時別了天喜，拽起大步，作法回梁山泊去。一見宋江，備說一切。呈上蔡京回書。衆頭領看了，俱各大驚。宋江聽了朝廷不准招安，蔡京却失了寵，又喜又憂。對吳用道：可恨陳希真害了天使，劉彬這夥奸賊，竟橫架在我身上。枉是冤屈難明，不如興師去打。猿臂寨擒得陳希真，父女來，不愁沒分辯處。吳用道：兄長之言，極是。小可所以說過，不乘此刻攻打陳希真，待他養成氣力，急切難圖。近日狄雲兄弟又病故了，此仇更當報。正說話間，忽報差到猿臂寨去的下書人回來了。有陳希真回信，帶轉宋江喚入問道：那陳希真如何？下書人稟道：陳希真一見了大王的書信，十分欽敬，留小人客館安歇。連留三日，酒筵相待。小人恐誤日期，苦辭要行。陳希真方付了這封回書，又與了小人好多金銀。宋江吳用心中疑惑，且看那信面封皮上寫得甚是謙卑，却也歡喜。當時拆信與衆頭領同目觀看，只見上面寫道：總督猿臂青雲新柳三營都頭

領陳希真。謹覆書於梁山泊主宋公明閣下。嘗聞古人有言。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撫易盡之光陰。而不於其間。作消遣法者。愚人也。希真有生之後。虎豹其姿。豺狼之性。目盡圖書。心通鬼物。幸生當盛時。光天化日之下。為無可為。遂移情方外。從事於導引辟穀。與夫朝菌蠅蚘。度長絜大。不過一消遣法也。既而見忤於當道。遂潛伏爪牙。苟全性命。不意公明方快心於沂州之野。蚩露橫飛。驚靈不測。地軸震蕩。百川亂流。山無安巢。澗無恬鱗。俾希真失其棲遲。於是嘯聚猿臂。為逋逃淵藪。膾肝殺越。行所無事。希真初不知綠林為終南捷徑。而逆天害道。公然行之者。亦不過為消遣法也。希真既有猿臂。而公明之青雲山。當我咽喉。希真規取形勢。欲戎馬出入之利。是以襲而取之。臥榻之下。原非人酣睡地。不足問也。卓哉公明。談忠論義。天下英雄。莫不頰首。又蒙誼不遐棄。雖不肖如希真者。尚不憚以此二字。諄諄惠訴。此固希真所未嘗習聞者也。雖然。往訓有言。不背所事曰忠。行而宜之曰義。又曰。智足以欺主公。而不足以欺豚魚。忠義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而不足以動盜賊之心。何則。盜賊忠義之不相蒙。猶冰炭之不相入也。希真與公明。同為跋扈飛揚。千載定論。莫不共見。為劇賊渠魁。亦何所用其深諄。以賊取賊。不得為竊。以盜取盜。不得為討。青雲山本非公明所固有。希真取之不為貪。而公明不恕不為厚也。天子未嘗以征伐命公明。而公明私自發難於猿臂。不為順。而希真悉力拒戰。不為逆也。方今宋室無東周之衰。而公明欲以匹夫行威文莊穆之事。希真竊疑之。夫天下莫恥於惡其名。而好其實。又莫恥於無其實。而竊其名。公明忠義之名滿天下。而不察殺人亡命有司所宜問。無故而欲效法黃巢。血染潯陽。世人所宜駭。乃飲怨啣毒。報復盡情。行而宜之之說。安在。嘯聚而後。官兵則抗殺官兵。王師則拒敵王師。華州青州東平東昌。皆天子外郡。橫遭焚掠。黃鉞白旌。賞功戮罪。皆朝廷王章。俱為僭用。不肯所事之說。又安在。如是而猶自稱為忠義。希真雖愚。斷不能受公明教也。且夫希真所為。非不大類公明。然逆料天下後世。必薄責希真。而厚疑公明者。何哉。希真不敢樹忠義之望。而公明不肯受盜賊之名也。希真自知逆天害道。而公明必欲替天行道也。無鹽自慚媼陋。人皆諒之。夏姬自伐貞節。適足為人笑耳。假使公明果能奉天子明詔。鼓行而東。希真束手就戮。夫復何言。若乃假忠義之名。徘徊觀望。必有先公明而為之者。公明自顧不暇。奚暇為希真惜耶。夙慕梁山強兵百萬。公明豁略淵深。倘惠然肯求。希真亦有羸卒萬人。靖壁以待。兩相攻殺。彼此無名。亦一消遣法也。或勝或負。等諸觸蠻之得失。所謂盜弄潢池。無足重輕者。何用假朝廷說忠義。陳天道。如此驚天動地為也。謹復左右。其熟圖之。宋江看罷。大怒。吳用等也都呆了。宋江氣得面如噴血。手脚冰冷。不覺昏厥了去。衆人忙喚方醒過來。宋江大罵。

希眞賊盜。我與你勢不兩立。衆頭領無不大怒。只見李逵在旁冷笑道。哥哥不聽我的言語。却吃這廝奚落。宋江大喝道。黑廝省得甚麼。又來胡說。李逵道。我雖不懂文理。只看哥哥見了書信。氣得這般光景。必是那廝笑我們受招安。早知不聽那鳥知府哄。豈不是好。宋江聽了這話。越怒。要斬李逵。吳用喝道。哥哥正在不快。你省說句靠後去。喝開了李逵。又對宋江道。哥哥息怒。那廝仗仗有些人馬。要和俺對敵。正要去擒他。他倒來吹毛求疵。定要洗蕩了那廝的巢穴。宋江道。軍師說得是。次日。宋江教裴宣計較下山人數。正說間。忽報濮州林冲頭領。差人投文來。宋江喚入。取信看時。乃是林冲探得高衙內做曹州知府。林冲記念前仇。要求公明准其起兵。攻打曹州。擒拿高衙內。千萬與兄弟作主。等語。宋江看了。與吳用公孫勝商量道。林兄弟此仇不容不報。只是攻打猿臂寨。這機會不可失。其勢不能兩顧。怎好。吳用道。可寫信與林頭領。勸他暫忍數日之氣。等打猿臂寨得勝之後。定然與他報仇便了。公孫勝道。林頭領每提起高俅陷害一節。怒髮衝冠。眼中冒火。今日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雖寫信去勸他。恐他未必忍耐。得貧道想何不遣人去替他回來。同去打猿臂寨。一乃仇人離開眼前。二乃林頭領武藝超羣。須知少他不得。豈非兩全其美。宋江道。此論極是。當日便令雙鎗將董平往濮州去。替回林冲。這裏且按兵等待。不日。林冲回到梁山。宋江接着道。非是不許賢弟報仇。奈此番攻陳希眞。機會不可失。望賢弟助我。俟勝了希眞。攻打曹州。報賢弟之仇。都在宋江身上。賢弟休煩惱。林冲領諾。當日便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猿臂寨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洪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共帶六千步兵。六百馬軍。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又去兗州調回時遷。以備探路之用。也帶領六千步兵。六百馬軍。兩起共是一萬二千步軍。一千二百馬軍。教宋清先備得勝酒筵。衆頭領歡聚一夜。宋江向吳用道。那年我打祝家莊。先是自己去。未能得利。幸虧軍師到來。助我成功。今仍欲煩軍師。司往早晚。可以商議。未知可否。吳用欣然領諾。便又派呂方郭盛同行。宋萬鄭天壽接應糧草。盧員外並一切頭領。鎮守山寨。當日。宋江領衆下山。殺奔猿臂寨來。早有細作報與陳希眞。却說陳希眞自從併吞了青雲山。又開得銀礦。煎煉銅斤。又招納散亡流民。開墾地畝。四方無業飢民。多來歸附。又令侯達提調審器。私通客商。發去各路銷賣。官府幾番也禁止不得。因此兵糧充足。衆英雄見希眞並不劫掠。而自豐富。俱各歡喜。陳希眞恐梁山來戰。特將三寨錢糧會計。一切事務。都委劉廣苟桓在猿臂寨掌管。自提糧兵。註紮青雲山。那時正是三月中旬。天氣和煖。祝永清與陳麟卿已成合卷之禮。正在新婚之際。連日慶賀宴會。自希眞復了宋江信之後。乃集衆英雄議事。衆英雄禮畢。分班坐下。希眞笑道。可笑宋江這廝。

把這等信來唬嚇我。我等豈是受他籠絡的。吃我回他這封書。那廝見了。不嘔個死。也有九分沒氣。他必然興兵動衆。拚命而來。當如何對付他。願聞衆位妙策。只見慧娘答道。邇年來梁山正強。兵精馬壯。今被姨夫一激。來勢必然凶猛。兵法云。避其朝銳。擊其暮歸。何不深溝高壘。守老了敵兵。待那廝退去。隨後掩殺。可獲大勝。語未畢。只見祝永清道。秀妹妹之言。雖合兵法。但我更有一計。在此。我早料這廝要來。已差心腹人在魏河西岸。如此如此安排下了。今求泰山與小壻三千精兵。渡過魏河。背水下營。那廝若打從這條路來。先殺他個下馬威。再依秀妹之計。堅守。希真大喜道。你二人之計。都妙。賢壻去時。三千兵恐不敷用。竟帶五千兵去。我在魏河這一岸。扎營等你。衆頭領聽了。無不忻然。慧娘道。玉山兄既有此妙計。奴家索性再助你一件器械。希真問是何物。慧娘道。甥女前日曾教水軍用桿水囊箭。可以伏居水底。姨夫已准用了。今就以法變化。造成飛橋。此橋亦用黃牛皮做就。這橋若拆散了。軍士們身邊可以分帶。湊起來。頃刻成一座浮橋。千軍萬馬。任意可渡。用畢。頃刻可以收拾。毫無形跡。奴已備好在此。今玉山要背水立營。這橋正得用。永清聽了大喜。希真道。且待梁山去的探子回來。便知端的。不日細作回來。報道。宋江等領一萬多人馬來廝殺也。希真便傳令。先將磚城工作停了。張家道口除苟英領三百兵鎮守鐘樓之外。不許存留一人。一面去新柳營調回祝萬年。又去虎爪關調回劉麒。猿臂寨調回苟桓。王天霸。派謝德。婁。熊。權。去代領。這裏兵馬分作兩起。第一撥。祝永清。祝萬年。陳。鵬。卿。欒。廷。玉。欒。廷。芳。王。天。霸。共領步軍五千。馬軍五百。下山渡過魏河。背水下寨。第二撥。只是希真同慧娘。劉。麒。苟。桓。四。人。領。大。兵。隨。後。下。山。就。魏。河。東。岸。下。寨。另。撥。一。千。軍。帶。着。飛。橋。接。應。祝。永。清。分。派。已。定。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却。說。宋。江。帶。領。人。馬。殺。奔。猿。臂。寨。來。離。青。雲。山。尚。有。二。十。餘。里。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和。吳。用。商。議。道。我。聽。說。青。雲。山。左。側。張。家。道。口。四。邊。都。無。依。傍。敵。兵。難。以。把。守。我。就。那。裏。長。驅。直。進。如。何。吳。用。道。不。可。陳。希。真。不。比。等。閒。之。輩。豈。肯。留。此。大。破。綻。那。裏。必。有。防。備。莫。如。夾。魏。河。立。寨。宋。江。道。夾。河。爲。陣。他。不。肯。來。我。不。可。往。守。到。幾。時。去。吳。用。道。事。難。預。定。只。可。相。機。而。行。且。先。使。兩。個。分。頭。去。探。聽。路。徑。纔。可。與。他。對。敵。宋。江。便。差。戴。宗。時。遷。去。探。路。次。日。一。早。戴。宗。回。來。道。陳。希。真。差。他。女。壻。祝。永。清。同。祝。萬。年。領。一。枝。兵。在。魏。河。西。岸。背。水。下。營。希。真。自。己。却。在。河。那。一。岸。倚。山。扎。寨。魏。河。裏。並。無。浮。橋。亦。不。見。一。隻。渡。船。祝。永。清。的。營。盤。係。是。五。營。分。東。西。南。北。中。海。棠。花。式。樣。安。扎。背。後。緊。靠。着。魏。河。正。說。間。時。遷。亦。回。來。說。道。小。弟。去。張。家。道。口。打。探。那。張。家。道。口。空。蕩。蕩。的。並。無。一。人。一。馬。正。在。那。裏。修。造。磚。城。滿。地。堆。着。磚。石。亦。不。見。一。個。工。匠。四。面。各。處。探。看。人。影。也。無。只。有。十。里。遠。近。正。中。間。一。座。鐘。樓。旁。有。幾。間。小。屋。想。有。些。少。兵。丁。

居住餘無別物。任憑生人來往。亦不稽查。宋江吳用聽了甚是疑惑。宋江道：「這也作怪。却是何故？」忽報祝永清下戰書。吳用批刻日交鋒。宋江道：「他背水扎營。必有緣故。軍師怎樣勝他？」吳用道：「拔寨前進。我自的道理。就前面險要處安營。我兵初到。銳氣甚盛。休要鬥將。可與他混戰取勝。我兵卽或不利。可以退守。那張家道口。必有防備。休去睬他。」宋江依言。當命三軍飽餐戰飯。拔寨都進。離祝永清不過二三里之遙。依着樹林。一字兒扎下三個營盤。中軍是宋江。吳用。呂方。郭盛。林冲。花榮。李逵。左營是李俊。穆洪。楊雄。石秀。張橫。張順。右營便是秦明。黃信。歐鵬。楊林。戴宗。馬麟。鄧飛。王矮虎。時遷。安營已定。吳用對宋江道：「既與他混戰。可將軍馬分爲四隊。奇正相生。必獲大利。」宋江道：「有理。」當時宋江與林冲。花榮。李俊。領前隊。李逵。穆洪。領左隊。秦明。黃信。歐鵬。領右隊。楊雄。石秀。楊林。戴宗。領後隊。只有吳用。呂方。郭盛。二張馬麟。鄧飛。王英。時遷。守營。分派已定。宋江正待領兵出陣。忽聽得右軍營裏喊聲大振。鎗炮震天。連次來報。敵兵劫寨。已殺入圍子裏。兵馬不知從何而來。宋江吳用大驚。忙傳令道：「右營已中奸計。中軍左營休動。切不可去救。那廝必有外應。但有外應賊兵來搶中左二營。不問多少。只把神臂弓射去。休容他搶寨。這言未了。中營後面早已火發。糧草堆齊。着人馬亂竄。吳用忙道：「休動。妄動者立斬。」只將神臂弓佛郎機保住中軍。又吩咐左營一隊如此。果然陳耀卿來搶中營。王天霸來搶左營。三五番衝突。都被神臂弓射回。不能殺入。那神臂弓是兩人分用一張。一弓發三箭。長六尺。發遠五百步。最爲行兵利器。當時祝永清。祝萬年。從宋江營後殺出。乘勢縱火燒糧。也被神臂弓佛郎機阻住。不能殺到中軍。只有欒廷玉。欒廷芳。出其不意。殺入右邊營內。逢人便砍。右營賊兵不及防備。吃欒氏弟兄殺得馬仰人翻。那馬麟。鄧飛。王矮虎。時遷。都從亂軍中。逃出生命。祝氏欒氏弟兄四人合兵一處。斬首無數。掌得勝鼓。回營。驍。卿。王天霸。已收兵而回。這一陣殺得那梁山兵膽戰心驚。更不知猿臂寨人馬從何處殺入。細細查看。中營後面。右營圍子裏。都有七石缸大小。穴數十處。原來都是祝永清預先使心腹人掘下的地道。料得宋江必在此等所在。扎營。果然中計。當時查點損傷二千餘人。燒壞糧草器械無數。幸虧軍師吳用鎮定。中營左營不致失利。宋江大怒道：「祝小畜生。焉敢如此。便傳令起合營兵馬。前去廝拚。只見探路兵來報道：「祝永清得勝後。便拔寨都渡過河去了。扎營處只是一方空地。一物全無。」宋江吳用驚訝道：「這廝又不備船隻。不搭浮橋。却怎生渡得這般快？」當夜宋江與衆頭領在寨中商議。都疑惑不定。次日宋江差人渡過魏河。直到希眞營內。下戰書。希眞批來。日渡河交戰。書後又批道：「夜來小塔行小狡獪。戲弄足下。幸勿介意。」宋江愈怒。次日宋江嚴整隊伍。在魏河西岸擺成陣勢等候。希眞並不出戰。宋江着人去催。希眞回書。

謝道小女子歸。今日正當彌月，敝寨設酒慶賀，無暇廝殺，故而爽約。望改期明日。宋江怒極，氣得個李逵暴躁如雷道：「爲何不渡過河去，怕他甚鳥？」宋江道：「兄弟也說得是，便傳令搭浮橋渡河。」吳用再三苦勸道：「哥哥，你忘了天書上明明寫着：臨敵休急暴，對陣莫匆忙。急暴難取勝，匆忙多敗亡。古來兵家犯此取敗者，不知其數。兄長豈可蹈其覆轍？請暫息一時之怒，從長計較。」吳某才管取一條計勝他。宋江只得忍一口氣，收兵回營。次日，宋江又陳兵西岸，遣人去希眞處挑戰，仍不見動靜。直至下午，希眞方批回戰書道：「公明既善用兵，何不渡過東岸，一決勝負？希眞若半渡邀擊，非丈夫也。」宋江腦門都氣破了，對吳用道：「這賊道欺我太甚，當用何法攻他？」吳用道：「小可算定了，這廝欺我不敢渡河。我一面只顧搭浮橋，假作欲渡之勢，仍將兵馬分派調撥。兄長領一校人馬悄悄從上流頭黃葉村渡過去，小弟探得那個村坊有百十家煙戶，多是漁戶，水勢尚淺，漁船甚多，可借他作浮橋，但必須另留一枝兵射住岸口，方可過去。一到彼岸，先占地勢，紮下營寨，然後進戰。」小弟自同衆兄弟從此地進路，兩面策應。此河可渡也。」宋江聽罷，甚喜。當日黃昏時分，宋江仍同花榮、李俊、穆洪、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一半人馬投黃葉村去；吳用分一半人馬鎮往河口，催督軍士鋪搭浮橋，假作渡河之勢。當晚，宋江領兵奔黃葉村來，叫穆洪、石秀帶數十個嘍囉，先到村中去曉諭百姓，休得驚恐，我不過借此渡河，決不煩惱。此村鄉各宜安靜，妄動者立斬。穆洪、石秀領命去了。宋江到得黃葉村，已是初更天氣，那些百姓漁戶都來焚香迎接。宋江都安撫了，就叫借衆漁戶的漁船，趁月光下搭起浮橋。二更時分，早已完畢。宋江留黃信、歐鵬帶領弓弩手射住岸口。宋江同衆好漢渡過魏河東岸，果然神也不知，鬼也不覺。宋江甚喜，暗傳號令人皆含枚，馬皆勒口，順流迎下去，走得五七里，已近半夜時分。宋江同花榮相了地利，倚山傍水之處，住下兵馬。宋江對衆好漢道：「吾在此處安營下寨，希眞堅守不出，以爲得計。今已入其內地，再奪得他幾處險阻，更有吳軍師策應，那怕這廝不敗。明日衆位弟兄與我努力，衆頭領欣然領諾。」宋江正令軍漢們搬泥、運石、掘濠、鑿壘，安立營寨。忽聽半山裏一個號砲飛入雲端，四面喊聲大起，猿臂寨兵馬漫山遍野而來。梁山兵慌忙迎敵，兩下交鋒混戰了一夜。天色大明，希眞方纔收兵。宋江帳房器械失去無數，安營不得，只得屯在一個林子內，正與衆好漢商議間，只見戴宗趕來道：「軍師請大哥不如收兵回去。河口浮橋已被希眞燒斷了。昨夜賊兵渡過河來，劫營吃軍師防備得緊，只傷了些伏路兵，不會吃他得便宜。特請大哥回去商議。」宋江道：「我已渡過此岸，正好與人決戰，何故退兵？」花榮道：「既是軍師如此說，定有妙計。哥哥須要依他。現在黃葉村的浮橋，得黃信、歐鵬把守，雖不妨事，恐再中那廝奸計，老大不便。」戴宗道：

那廝渡河，並不用船隻橋梁，在水面上來去如飛，正不知是何故。宋江與衆人都甚驚疑。宋江聽了這話，只得收兵回黃葉村。希真亦知宋江軍有紀律，兵勢未衰，不敢追逼，亦自收兵而回。那宋江到了黃葉村，黃信、歐鵬接應，仍過了魏河西岸，令花榮、穆洪、黃信、歐鵬斷後，歸到大寨。吳用接入，宋江問吳用道：「賊兵雖與我混殺一夜，不過小失了些人馬器械，並未挫動銳氣。軍師何故要我收回？」吳用道：「那廝昨夜亦來劫寨，吃我防備，不被他着手。我因見彼軍渡河不用舟楫橋梁，大有可疑，真有神出鬼沒之機，深恐兄長有失，所以請回。從長計較。如果勝他不得，小弟愚見，不如且歸山寨，再候機會。若曠日持久，糧草不繼，兵馬守老了一發吃虧。」宋江聽罷，沉吟不語。衆頭領亦意見不同，也有說退兵是的，也有不甘心退兵的。看官就是熟諳兵法的人，到此也難預決，究竟不知梁山兵進退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陳道子鍊鐘擒巨盜 金成英避難去危邦

却說梁山大衆正在進退未決，只見宋江道：「我兵到此，豈可輕退？我想那張家道口，正是進兵之路。軍師在未發兵之前，曾說此路磚城未築，最易攻取。今日爲何還不走這條路，却又攻此地？豈不是舍易求難？」吳用道：「我雖如此說，但事有變更。那張家道口平坦坦地，四面無處生根，敵人就用重兵把守，尚且不能擋他，如今他無故棄而不顧，方圓十餘里，不立一營一柵，便是無謀下將，亦不致如此疎虞。我料這賊道必有意外詭計，切不可中他機會。」花榮道：「軍師之言雖是，然太把細了，也是一病。昔年漢末三分，諸葛丞相因西城難守，曾用空城之計，晉宣竟爲所愚。今希真莫非就是此計？」宋江道：「我也這般想，那廝必是故意如此。我等只顧大隊人馬殺去，就那裏下寨，再觀虛實。何如？」吳用又再三不肯道：「只有看透虛實，然後進兵。那有先進了兵，再觀虛實之理？」兄長不聽吾言，必然有失。宋江道：「我煩動衆弟兄到此，不得半點便宜，退兵實不甘心。衆好漢都叫道：『我等既到此地，豈可不戰而退？願拚力前進，死也不悔。』吳用吃逼不過，只得定計道：『既然要去，他那鐘樓必然古怪，不是號令，定是妖法。我兵不可全進，先差精壯軍乘他不備，悄悄進去，拆毀了他那鐘樓，再進兵。』話未說完，李逵便道：『我去。』吳用道：『你去雖好，但你做事，纔齒我再教時，遷助你。你二人乘黑夜帶五百人去，拆了鐘樓，就放起旗花來報信。倘賊兵追來，休要迎戰，只顧回來。二人領令。當夜吳用請宋江暗傳號令，只留些少兵丁，虛守老營，將合營軍馬悄悄移到張家道口，安下營寨。李時二人引了五百精壯，悄悄進口，子去了。宋江吳用親在轅門外，觀望消息。那夜陰雲四合，星斗無光，望那張家口裏面，黑洞洞的不見一物，惟有那鐘樓上。」

點着燈火，十餘里外都望見，好半歇約莫那李達時遷早已到鐘樓邊，許久並不見些動靜，也不見旗花飛起，宋江吳用一同直等到四鼓不見動靜，心中甚疑，又差幾個探路小軍去探聽，那小軍探了一轉來回報道：「那鐘樓安然不動，李時二位頭領并那五百人影跡無踪，不知那裏去了。」四週圍十餘里都是空地，並無蹤跡，只見鐘樓上并幾個小屋內，却有幾個人都睡着，宋江吳用聽了，都大驚，吳用道：「我說這廝必有詭計，如今天已大明，李達等人一個不回，必遭毒手了。」此路斷乎攻不得，宋江道：「非也。」兩個兄弟進去，不見虛實，如何便捨了這條路罷休？我只顧進兵殺入去，死也要救兩個兄弟，吳用且教去各村口處捉得幾個鄉人來，問道：「爾等居此多年，可曉得陳希真在此建立鐘樓，是何緣故？」鄉人答道：「小人等雖居此地，實不知其細底。」那鐘樓自起造到今，亦從未撞過，只聽得那些嘍囉們有四句歌兒，念誦道：「好個九陽鐘，只消一聲撞，賊兵來一萬，活捉五千雙，亦不曉其意。」宋江道：「這廝多敢是惑人之術，他去睬他。」眾兄弟那位去打頭陣，只見楊林石秀鄧飛王英一齊應道：「小弟都願去。」宋江大喜，便令四員頭領分領四千兵馬，當先殺入，先拆鐘樓，再長驅大進，吳用無奈，只得將後軍分作三隊，隨後接應，中隊乃是宋江花榮穆洪呂方郭盛左隊，乃是秦明黃信張橫張順楊雄右隊，乃是林冲李俊歐鵬馬麟戴宗分撥停當，楊石鄧王四將當先進發，却說苟英仗九陽鐘震倒了李達時遷，和那五百人活捉了解到希真大寨，次日正在鐘樓上觀望，只見一大隊賊兵約有四五千人飛奔殺來，苟英大喜，待他走入界限，便撞動神鐘，鏗地一聲，只見那四千人都馬仰人翻，七橫八斜，睡在地下，兩旁小屋裏奔出數百嘍囉，各帶麻繩，將眾人慢慢的細縛起來，一個個穿在杠子上，扛着也似的抬了去，宋江等在後面望見大驚，秦明黃信兩騎馬忙急飛搶上前去救，那鐘又是鏗的一聲，秦明黃信連人帶馬也都倒了，都吃捉了去，宋江只叫得連珠箭的苦，無法奈何，只得收兵回營，宋江大哭道：「不聽軍師之言，果中這廝詭計，如今八個兄弟遭他擒去，性命在於呼吸，如何是好？」吳用道：「已中其計，不必說了，這廝詭計多端，又有妖法，不如暫與他講和，救回八個兄弟，再作區處。」宋江道：「與他講和，須一能言舌辯之士才好。」便問那個願去，只見帳下一人應道：「小人願往。」宋江看時，乃是冷豔山的頭目王俊，宋江道：「我亦深知你的才能，正要重用你，你若救得八位頭領出來，決不負你，只是不可失我們梁山體的體面。」王俊說：「爺爺放心，小人決不貽羞而回。」宋江當時修一封書，付與王俊，王俊領了書信，帶了四五個伴當，竟投希真大寨來，轅門小校報入中軍，希真喚入，王俊上前禮畢，希真問道：「宋頭領差你來，有何話說？」王俊道：「宋頭領特差小人來講和，希真道：「我原不會來惹你梁山，爾主無故加兵，殊不合禮，不知爾主講和之意若何？」王俊道：「宋頭領傳言

陳頭領如肯放八位頭領回寨，即刻捲旗收兵，永不相犯。現有宋頭領書信在此，希真聽罷，大怒道：「宋江匹夫，焉敢渺視我！我這裏兵強馬壯，戰將如雲，豈懼怕你這梁山？誰希罕你收兵？便喝刀斧手推出王俊斬了。王俊大叫道：「頭領且慢聽王俊一言。希真喝道：「繞你有蘇秦張儀之舌，我這裏也下不得說詞。速與我斬來。」刀斧手不容分說，將王俊推了出去。祝萬年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主帥爲何斬他？」希真道：「不斬其使，不足以示威。少刻，刀斧手獻上王俊首級，希真教付與他的從人帶回，說道：「宋江要來打話，須着曉事的人。王俊無禮，我已斬了。從人戰戰兢兢的道：「小人去去說。當時領了首級，趕回營去，報知宋江。宋江氣得目瞪口呆，做聲不得。吳用忿然道：「待小弟前去，憑三寸不爛之舌，好歹要救八個兄弟回來，死而無怨。」宋江那肯放他去，說道：「這賊盜不達情理，萬一連軍師都害了，怎好？」花榮道：「不如小弟前去，那廝未必敢加害，卽或害了，梁山少了兄弟，如九牛之亡一毛，軍師豈可輕動？」宋江亦不肯放去。花榮執意要去，榮當時帶了僕從，直到希真營來。希真聞是花榮，開門接見，禮畢，分賓主坐下。花榮開口道：「公明哥哥深仰將軍，欲通盟好，將軍何故見棄，致動干戈？昨日八位兄弟被留，我公明哥哥又遣人求和，將軍不聽，竟斬使毀書，不知尊意待欲何爲？」希真道：「兩雄不能並立，我希真堂堂大丈夫，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豈有寄人籬下，公明把忠義二字來哄我？我豈受他欺的？況舍親祝氏所得何罪，慘遭剪屠，尤志士所同憤。我正待助小婿報不共戴天之仇，焉肯與你講和？花榮道：「非也。當年祝家莊與俺山上作對，不能不和他廝拚，今與貴寨須無仇隙，而將軍不肯相諒，率意謾罵，無故傷害和氣，及至交兵，將軍又不肯出戰，只仗詭計法術勝人，恐爲天下英雄所笑。將軍如果執意，我花榮願與八個兄弟同就斧鉞，由將軍與公明廝拚，天道難知，恐將軍未必定是勝，梁山未必定是敗也。望將軍察之。希真道：「貴寨雖與我無隙，只是竊據爭奪之事，那裏論得情理？况小婿滅族之仇，豈有不報？兵不厭詐，我自自勝公明之計，將軍如何管得我來？至於八位頭領在此，我佛眼相看，並不傷害，只要公明曉事，我便送歸一面，只顧決勝負，公明不畏我，我亦不畏公明，何必講和哉？」花榮道：「將軍尊意待如何？還我八位兄弟。」希真道：「梁世傑夫妻碌碌庸材，你們尙且取了蔡京十萬金銀，兀是不肯放還，今貴寨八位英雄頭領，豈敵不過蔡京的女兒女婿，物有定價，我亦只要八十萬金珠，還你八位頭領。」花榮道：「既如此，且待我回明了公明哥哥，再說。」卽時辭了希真，回營見了宋江，具言此事。宋江道：「一時那得許多金珠？」吳用道：「可一面到兗州支取，一面去本寨移動，兩處合來，何止此數。若破了猿臂寨，眞所謂暫寄外府也。」宋江道：「軍

師之言甚善。速差人去辦。兄弟們的性命要緊。當一面去辨金珠。一面回復希真。帶下戰書。希真只不出戰。宋江五七番下戰書。責備希真失言。希真只是不睬。宋江與吳用商議。他肯出戰。這鐘又不能破。怎好。吳用道。我想要破妖法。除非請公孫一清來。宋江依言。正待發使去請公孫勝。忽報鄭天壽解糧。有轟天軍凌振同來。宋江喚入見畢。宋江道。凌兄弟來此何故。凌振道。公孫軍師已知敵人有妖鐘擋路。我兵不能取勝之事。他說此鐘名九陽鐘。備先天純陽之氣。只有玄黃吊掛。可以破得。奈此寶現在二仙山羅真人處。一時不能去取。特與廬員外相商。令小弟帶了幾種炮位。來倘能轟到鐘樓。敵軍可破矣。宋江大喜。當時點收了糧草。鄭天壽仍去轉運。宋江見糧草充足。可以持久。頗為放心。即令凌振就張家道口築起一座土山。將砲車載了一座劈山銅砲。數十名砲手。推上山去。四面下了椿索。凌振去對準了照星。將火藥砲子門藥都裝齊備。只等宋江號令。宋江引衆頭領出了營外。督看宋江令凌振開砲。一面嚴整部伍。只等得勝殺入。凌振領令舉火。三軍吶一聲喊。火機落處。只見火門內的火光。耍耍。放花筒也似的冒出來。凌振大驚。識得砲要炸裂。忙滾入山下土坑內去了。只聽得一聲響亮。大砲崩炸。天搖地動。那些砲子銅片。滿空飛開。反把自家軍士傷了數百人。那些砲手逃得慢的。都被砲炸死。宋江只叫得苦。幸喜凌振脫了性命。宋江問凌振是何緣故。凌振道。砲內毫無毛病。定是這妖法利害。砲不能傷。吳用道。我想妖法。必懼穢污。何不將砲子污了。打去。何如。宋江道。有理。當取了些猪狗血大蒜汁。將砲子染了。仍叫凌振再裝起一座紅衣架海礮。礮上也塗了穢物。依就舉火開礮。這番不比前番。凌振早已防備。只將那藥線接着火門。點火之人早已避開。宋江與衆人都立在遠處觀望。只見藥線着到火門。那火藥依舊冒出來。不多時。一聲響亮。大礮依然炸得粉碎。那座鐘樓安然無事。幸防備在先。不會傷人。早有守鐘樓的人。飛報陳希真。希真聽得。即帶隨身將吏。都佩了太陰祕字。齊到鐘樓來。苟英迎上樓去。希真與衆人遙望梁山。兵馬只見陣勢如雲。却都不敢前來。希真笑對衆將道。吳用雖然用兵。豈知我的玄妙。我這五雷都籙大法。並非邪術。豈懼鎗礮火具哉。衆將俱拜服道。主帥神機。真不可及也。希真就命苟英將那神鐘連撞一百零八下。只見團團九里之內。祥雲靄靄。瑞氣紛紛。宋江那兵馬。雖在界限之外。聽得那鐘聲。兀自頭暈心搖。立脚不定。料知利害。只得收兵。希真望見賊兵都退。就吩咐在鐘樓上擺筵席。希真與衆英雄歡飲。至半夜方散。不說希真回營。且說宋江收兵。悶悶不樂。正與吳用商議進退之策。只見林冲滿面喜悅。領着一員新入夥的好漢。身長七尺三十七八年紀。來參見宋江。宋江見了那大漢。問林冲道。這位兄弟是何處英雄。姓甚名誰。林冲代答道。這位兄弟姓戴。名全。本貫曹州人氏。端

的一身好武藝。因他鬚髮皆黃，江湖上都叫他做金毛吼。家中育巨萬家財，專喜結交豪傑。久要來聚大義，兄弟當年在東京時，亦曾會過。有一面之交，今高衙內這廝做了曹州知府，庇護家丁，又貪他的家財，將他尋事陷害。現在把他兄弟兒子都捉入監牢，又來捉他，所以戴全連夜投奔我大寨。因聞知小弟同哥哥在此地軍中，所以竟到這裏。特引他來見哥哥。戴全又將高知府才情性虐的行爲細訴一番。現在兒子兄弟入圍，命在旦夕，望乞救援。宋江聽罷，問吳用道：「難得這位豪傑兄弟來聚義，怎好不去救他？只是我與陳希真相持，勝敗未分，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勢難兼顧。如何方好？」只見吳用聽了戴全之言，大喜叫道：「哥哥這個利市，真是天賜的。如何不來取？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這猿臂寨枉是無隙可乘，不如丟開去取曹州。一者殺了這班貪官污吏，爲民除害；二者爲林冲兄弟報仇。三者得他的倉庫錢糧，可助山寨軍需，豈不妙哉！」林冲亦求宋江道：「望哥哥移兵向曹州，替兄弟出這口無窮冤氣。」宋江道：「曹州也是一府之地，緊切如何破得？」吳用道：「取曹州易如反掌，遂附耳低言道：『只須教戴全和凌振如此如此用計。』曹州唾手可得。」宋江聽了大喜，說道：「此計果然絕妙。」且等金珠到來，救出八位兄弟，便可收兵。不日梁山兗州二處先後解到八十萬金珠。看官道：「梁山雖是富饒，驟然提出八十萬金珠，亦不容易。」宋江也覺得肉疼，無奈爲兄弟面上，顧不得空乏，只好使用。當時吳用、宋江商定主意，竟將八十萬金珠先解去希真營內。然後討還八位頭領，就命花榮前往花榮道：「送來，正是錯打主意，兵不厭詐，何不趁此機會，收了他金珠，不放入還他。」日後梁山受我們的牽制，豈不是勝算？希真道：「非也。汝等不知宋江非蔡京可比。蔡京先送金珠與宋江，是昏愚不省事機，所以蔡京終受宋江所欺。今宋江先送金珠與我，是欲示信於人。我若不還他八個人，我的理曲，他的理正。他的兵氣愈壯，衆心愈固，拚出了八個頭領，破釜沉舟，價與我死拚，畢竟我的兵力尚不及梁山。一旦失利，真乃貪小失大也。兩軍氣力相當，尚不敢使敵人有必死之心。况敵強我弱乎？衆將俱拜服。希真又吩咐將擒來的衆嘍囉，并馬匹衣甲器械，盡皆付還，都交與花榮，不缺一件。仍以酒筵相待，送出寨去。花榮等都謝了。同衆人回到宋江營裏，宋江見九個兄弟一同回來，悲喜交集。八人都拜謝宋江。宋江流淚道：「八位兄弟失陷，我痛不欲生。今得重會，實出萬幸。八十萬金珠，何足惜哉！衆人無不感泣。秦明、鄧飛道：『希真妖法如此可惡，必須設計破他。』宋江道：『此刻我已改圖了。』遂將戴全之事說了一遍。衆人大喜。宋江當時傳令，將後隊作前隊，拔寨退兵。早有細作報與希真，衆英雄都要追趕。希真道：『不可。吳用多謀，聞知他糧草充足，忽而退兵，恐

防有詐。且再探虛實。數日內連差去細作。陸續來報。宋江果真退兵。遣八員頭領斷後。就是放回去的那八個人。現在已去遠了。希真道。這也古怪。這廝並不挫動銳氣。何故便退。祝永清道。想是梁山有甚事故。這廝有內顧之憂。所以收兵。希真道。也未可定。吳用極會用兵。見難而退。不可去追他。這廝平白送我八十萬金珠。我所獲多矣。只顧培我們的根本要緊。那猿臂寨自梁山攻打不得之後。希真連夜催築城垣。三月完工。互長十三里。與新柳城接連。十分堅固。就將九陽鐘樓移在新柳城西門外。離城七里。禹功山上建立。那裏是個緊要所在。梁山兵來。必由此路。所以希真將鐘樓移於此處。以作新柳保障。希真又命在黃葉村渡口。添設一座礮臺。令劉麒分管。希真見張家道口。城郭完工。一切關隘堅固。銀礦內磁器。十分得利。兵糧充足。衆英雄各守舊職。協力同心。乃欣然對慧娘道。今而後。我高枕無憂矣。慧娘道。雖則脚跟立定。那兗州不能恢復。未爲得意。望姨夫早定妙策。若得了兗州。歸降朝廷。真無愧也。希真道。甥女之言。正合吾意。只是那鎮陽關十分峻險。急切攻打不下。不日我同你改裝了。親去踏看地利。再作計較。於是希真大聚衆英雄於萬歲亭上。參謁龍牌。請衆英雄各歸職守。一面只顧招兵買馬。積草屯糧。希真仍同慧娘駐扎青雲。自此以後。希真鎮守三營。端的安如泰山。穩如磐石。威振山東。無人敢敵。專候梁山之變。放下不題。單說宋公明拔寨退兵。不日到了兗州。那李應等將領。都領兵出城迎接。宋江見那鎮陽關十分險峻。兗州城飛虎寨都守禦得法。真是金城湯池。一夫當關。萬夫莫入。宋江看了。心中甚喜。便把全軍都屯在兗州。只差凌振同戴全先到曹州。按計行事。看官須知話說的。只有一張嘴。著書的。亦只有一枝筆。若要交代兩處事務。須得暫放下宋江這一邊。且講那戴全和兄弟戴春。是怎樣的人。原來他父親叫做戴聚發。原是徽典當中夥計出身。綽號鐵算盤。真是絲毫不漏。那怕一文錢。情願性命抵換。那典當東人胡華廷。與他性格相仿。却帶幾分獸氣。戴聚發便浸潤着他。格外做出誠實正經的模樣。胡華廷愛他忠厚。而又精明。傾心付託。鐵算盤設法經營。生意越感。不數年。胡華廷抱病。嗚呼哀哉。死了。孤兒寡婦。盡託於鐵算盤。鐵算盤連欺帶騙。東邊誑稱折本。西邊假說倒竈。那胡華廷的老婆。女流之輩。兒子又年輕。專好遊蕩。那裏去稽查得。聽他冬瓜推在葫蘆賬上。鐵算盤又趁勢暗使他的黨羽。紀明。引誘胡華廷的兒子。使錢賭嫖。吃着無不全備。鐵算盤却又故意在人面前。苦苦勸阻。使人不疑心。不數年間。鐵算盤把胡華廷所有內外家貲。一鼓而擄之。弄得胡家母子。寸草全無。幾處親友。素來都被胡華廷做絕了。到此無不暢快。誰來照應。老老實實。凍餓而死。那鐵算盤恐人看出破綻。也故意做出那倒竈行徑。口口說我吃胡家害了。在徽州鬼混了好久。暗暗的帶了兩個兒子。溜到山東曹州府。

將騙來的家私，撐立起門戶來，不數年，家財巨富。在曹州城裏，稱得豪富。城內城外，誰不曉得戴老員外。那時戴員外年已六旬，單單只有這戴全、戴春兩個寶貝。這兩個寶貝，雖是同這爹娘生下，却又性情迥別。那戴春生得風流花蕩，三瓦四合，大小賭坊，無不揚名。一切幫閑蔑片，無不廝熟。曹州人取他一個渾名，喚做翻倒聚寶盆。取其一文不能存留之意。那戴全另是一家行爲，身有千百斤膂力，專好耍鎗弄棒，結交好漢。不然，如何認得林武師？不論偷鷄吊狗，好的歹的，都是朋友。兩家拆家，揮金如土，不務正業。那鐵算盤年已老邁，平日熬茶熬醋，半文捨不得。今見兒子們狂費浪用，又奈何不得。氣成一種症候，叫做反胃噎隔，看着飯吃不下去，又不肯捨錢醫治。就是這一年，鐵算盤因重利盤剝，逼出一件人命來。吃蓋青天，審訊明白，拘入死囚牢裏。那戴全、戴春兩個，那裏肯爲老子身上使錢？由老子在牢裏受苦，不到一月，也嗚呼哀哉死了。鐵算盤已死，這兄弟兩個，一發無拘無束，暢所欲言。爲一宅分爲兩院，同居異炊，各敗各錢。場面上爲老子的事務，少不得也有些假戲，都攢與幫閑蔑片及家人們料理。那戴全早已自在逍遙去了一日到西門外，一個結義兄弟處吃壽酒。座上朋友無非是江湖豪傑，至好弟兄相見，有何不喜？大家說些閒話，將要坐席。只見一個莊客上來道：「卜人又去催請過金大官人。」金大官人說：「因身子不快，故此辭席。」戴全道：「所說莫非就是天河樓前武解元金成英麼？」主人道：「正是。」戴全道：「却也作怪。」卜人因此人端的一身好武藝，仗義疎財，所以十分敬奉他。近來不知何故，他却與我疎遠。今日仁兄處，又托故辭席。主人道：「這也奇了。想是我們有些不是處。」改日見了，與他陪話。天時不早了，我們且請坐席。席間談說，歡飲至夜，衆人方散。惟有戴全因酒酣路遙，就歇在那裏。次日，別了主人進城。因記起金成英原欲到天河樓去，順上大路，恰迎面遇着一個人，戴全却是認識。原來那人是安慶人，姓氏姓毛，並無正名。因他禿頭，人都叫他毛和尚。生得身輕步捷，縱跳如飛。那年在徽州胡華廷家行竊，胡家失物不少，戴全發也便趁勢乾沒了許多。後毛和尚因在陽湖縣竊一富戶破案，刺配到曹州。聞知戴全仗義，已來投拜過的。今日正好遇着，戴全見了，便招呼道：「毛兄，多日不見了。」毛和尚道：「正是。」小人受大官人抬舉，未曾報效，一路談談說說，進了西門。順大街走，不覺到了天河樓前。戴全便同毛和尚進了一月小酒樓。二人上了樓，揀副座頭坐下。酒保上來問了，擺上一大盤牛肉，燙了一大壺酒。二人飲到分際，戴全指着斜邊，約有數十間門面，遠近一所門樓道：「你曉得他家是怎麼樣人？」毛和尚道：「大官人爲何問起他？」戴全道：「他是我仇家。」毛和尚忙問：「何仇？」戴全一一說了。只見毛和尚目張眦裂道：「竟有這等事？」大官人放心，小人知那人也有些膂力，急切近他不得。求大官人寬限時日，總在毛和尚身上管取他的。」

頭來。小人走得脫，便去趕轉。若有禍來，小人一身承當，決不累及大官人。但與大官人從此分別。戴全感謝，又吃了兩大壺酒。毛和尚道：「不瞞大官人說，他家却是小人的親戚。戴全倒吃一驚。」毛和尚又道：「他既如此欺負大官人，小人也顧不得了。此等不義之徒，留他何用？戴全聽了大喜道：「難得毛兄行此義事，倘有山高水低，我戴全自當竭力打點。二人談至餚殘，方纔會鈔下樓。毛和尚竟一別而去了。此事放下，慢題戴全順步而走。一路想着毛和尚肝胆可託，不勝自喜。酒興豪湧，恰好經過一個大酒樓，是曹州有名的，叫做鳴鳳樓。戴全身不由主的跨上酒樓，揀副座頭，獨自暢飲。正在欣欣得意，只見一個刺眼的人也上來了。你道是那個？原來不是別人，便是她嫡親同胞兄弟戴春。看官，他們弟兄兩個，為何如此不睦？自古道：「孝悌孝悌，孝悌二字原是相連拆不開的。不孝又焉能悌？他兩個待老子如此，待弟兄可想而知。若務要問個細底，連我也不曉得。只見那戴全也不則聲，慢慢地吃完了殘酒，大踏步下樓去了。那酒保早已上來問過戴春酒菜。戴春道：「便是玉樓酒取一壺來，一切下酒。只揀好的搬上來。酒保應了，須臾搬上來。戴春獨自慢慢細酌了半日，方下樓來，付了酒鈔，緩步上街。正在呆想出神，恰遇着一個人，那人正是徽州的紀明。戴春發叫他引誘胡華廷兒子破家的，原來紀明排行第二，徽州有名一個幫閉的，也胡亂學些鎗棒武藝。後來也因一起訟事，徽州站脚不住，聽得戴聚發在曹州發跡，特來投奔他。那知鐵算盤曉得他的行為，恐怕他反把自己的兒子引壞了，沒奈何，暫留他住了幾日，便鑽縫打眼，尋他一個錯處，與他鬧了一場，推了出去。那紀二吃鐵算盤趕了出來，只得東奔西走，鬼混了幾時，浮頭食不上半年，漸漸有些出頭，也另外撐出個場面來。那日因有事到天河樓前，却與戴春遇着。戴春見了，便叫道：「紀二郎許久不見，約有半年光景了。你在那裏？怎的我家只不來？便是先君在日，有點些小傷屈你，也不要見怪。紀明笑道：「那個值得甚麼？尊翁歸天，我還不會來弔唁。當時紀二便盤住了戴春，又說了些投機的話，便邀戴春到一所酒樓上暢飲。戴春口風裏，但涉着嫖賭二字，他便逗引幾句。戴春問道：「你此刻住在那裏？」紀二道：「我住在鶯歌巷一間樓房裏。二官人要尋我時，須認明姚三郎的書店間壁便是。」戴春道：「敢是那丹青姚蓮峯家麼？」紀二道：「正是。」戴春道：「我也曉得那人年紀雖輕，丹青却是高手。我久要尋他畫幅小照，你在那邊好極。」紀二道：「你進了巷來，我和他是貼間壁。他那丹青手段，二官人讚得不錯。莫說別的就是這幾筆春宮畫。曹州第一有名，他近來很賺些錢，都是春宮畫上來的。戴春甚喜，二人又吃了幾杯，又逗引戴春好些話兒。紀二奪會了酒鈔，便道：「小可還有薄事不奉陪了。戴春猛想起一件事來，對紀二道：「紀二郎，要你會了多鈔，我同你到天河樓前，鳳鳴酒樓上去，回敬你三杯。」紀二道：「小

可委實有件要事。改日奉擾罷。戴春一把拖住道：時候早得緊哩。二郎直如此見外。說罷拉着就走。紀二口裏雖說有要事。那兩隻脚已跟了戴春去了。須臾到了鳳鳴樓。二人上了酒樓。紀二便引戴春到臨街窗一張。臺子坐下。酒保搬托酒菜上來。戴春對紀二道：我酒是有了。你量海寬用幾杯。又說些閒話。戴春便指着對街一人家問道：二郎認得這是甚麼人家。紀二道：却不認得。二官人問他則甚。戴春笑道：我幾日前也在此副座頭上。看見他家樓上有個極標緻的雌兒。不知她姓甚家裏是何生理。料你是個高人。必然曉得。紀二聽了。暗想道：原來他見到這個人了。倒也妙極。只可惜不及打照會。便答道：這却不曉得。既是二官人要訪問。待我去打聽實了。回來報命。戴春甚喜道：全仗妙計。便取過酒壺來。與紀二滿斟一杯。道：先澆梅根。紀二笑道：知道成不成。怎的便消受。戴春道：託你焉有不成。說猶未了。只覺得對面樓上人影兒一幌。戴春急看果然是那個寶貝。移步上來。戴春便對紀二道：你看來了。說罷只顧伸長了頸。脖子張望。看見那女子手捧繡花綉子。走近窗前。將綉子支好。移一把小椅子坐了。略捲衣袖。露出纖纖玉手。拈針刺繡。初夏天氣。穿一件湖色藕絲衫。鬢邊簪一排玫瑰花。金蟬壓鬢。點翠耳環。生就一張蓮子臉兒。烏雲細髮。星眼櫻唇。紀二道：就是二官人所說的戴春。只是點頭。紀二輕輕喝采不迭。猛然忍不住咳嗽一聲。那女子便回眼相看。便把秋波來。二人身上一轉。落落大方。毫無避忌。只顧刺繡。戴春悄悄道：二郎你說如何。紀二側着腦袋。把下頰連搖着道：我今日服煞二官人的法眼了。二人重復坐下。又吃了一回酒。紀二口裏問道：二官人但放心。此事都在紀明身上。多則三五日。必要撈她個底裏來。戴春大喜。正說間。只見那女子樓上。又來了一個婆子。年約五十以來。衣服却也清楚。那女子便向婆子笑着。說了些話。那婆子也笑着。便幫那女子收了繡綉。同下樓去了。這一去就如石投大海。再不上來。戴紀二人等了多時。酒餚已殘。只好散場。下得樓來。戴春叫店小二登記了賬。同大街閒遊了一回。將要分手。戴春千叮萬囑。務要打聽那女子底事。紀二連聲應諾。轉訂戴春明日到鶯歌巷來奉茶。戴春應允而別。紀二徘徊了片刻。見戴春去遠。便回轉天河樓下。逕到那女子家裏來。原來這女子祖籍徽州。本是姓陰。小字秀蘭。他父親名叫陰德顯。因為人鬼頭鬼腦。故爾出了個渾名。叫做陰搗鬼。陰搗鬼的渾家田氏。就是方纜樓上的那個婆子。田氏年輕的時節。與紀二素有往來。再說那秀蘭向有一個阿姐。名喚秀英。也是煙花陣裏的主帥。在徽州時。奪得好大錦標。紀二引誘那胡華廷的兒子。在她身上。老大使錢。那時秀蘭年紀尚幼。後來胡家敗了。陰搗鬼攜了家小到東京。又做了好幾年。半開門的買賣。結交些不三不四的人。烏龜真沒造化。花娘一病死了。陰搗鬼只得改圖。又同了家小一。尢兩。尢來到

曹州却改姓爲楊。不上一月陰搗鬼也死了。秀蘭年紀漸長。田氏愁丈夫所遺囊囊不多。要求個久遠之計。因見秀蘭十分姿色。比阿姐更好。一心要幹舊日的買賣。怎奈人地生疏。沒處尋個拉皮條的馬泊六。也是孽緣與劫數相湊。曹州府該有這番刀兵屠戮之慘。數月前田氏將他丈夫屍棺浮厝了。攜了女兒。移在天河樓前居住。一日正在門前閒看。恰好撞着紀二。兩人本是舊好。一見甚喜。田氏便邀紀二坐談。各訴離情。紀二見秀蘭長大。亦是歡喜。田氏便將心腹之事說與紀二。紀二便道。此事容易。據我想來。莫妙如照當年糾合古月兒的做法。最爲穩當。而且多有錢賺。不像那東京時的胡亂撈摸得有限。又吃那些破落戶囉哩。田氏說。阿叔說得是極。有了阿叔調度。我便放心了。自此之後。又是多日。恰好紀二兜着了戴春。其時不及關照。只好等戴春轉身。飛奔秀蘭家來。田氏迎着笑問道。所託之事有了。紀二笑道。阿嫂怎地猜得着。田氏道。方纔見你在酒樓上這副賊相。我便有三分瞧料着。紀二便將戴春的事一一說了。田氏道。何如。我早猜到方纔那個獼猴精。有些意思。紀二只是嬉嬉的笑。田氏笑道。這副嘴臉。倒虧你那裏去尋來的。秀蘭立在娘背後。也笑道。娘常說害乾癆。那人真像個害乾癆的。紀二道。你們如果不要他。就罷。你自己去另尋個戴員外。田氏道。不過取笑。誰去嫌他。他如今到底對你怎樣說。紀二道。有甚怎樣說。自然對路。我明日如何引他來。你只須如此。如此而行。必然十全其美。田氏大喜道。全仗妙計。紀二道。他明日必然一早來尋我。我且明日來。遂辭婆子回家。紀二一路走。肚裏暗想道。可恨鐵算盤這老賊。當年用得着我。何等買囑我。胡家的家貲。我又分得你沒多少。今來曹州投奔你。你便如此相待。不留我也罷了。還要千方百計想害我好呀。你如今拖牢洞死了。你的兒子。却落在我手裏。我想他那裏幫撞的人多。我到他家。必遭刻忌。不如兜他到這裏來。如此鋪擺爲妙。他一定上鉤的。有理有理。紀二一路鬼劃策。已到了鶯歌巷裏。只見姚潭峯正在收店面上。排門相招呼了。又立談了幾句。各歸本室。寸陰易過。看看紅日落西山。不覺鷄鳴天。又曉。紀二早起梳洗方畢。見戴春果然來了。甚是歡喜。請到裏面坐下。戴春笑問道。所託之事。有些信麼。紀二道。二官人。信便有些了。只是二官人昨日吩咐的話。恐行不得。戴春聽了。着實吃了一驚。道到底怎的。紀二微微笑道。其中有個緣故。正是癡蝶貪花。被一陣狂風吹去。嬌鶯織柳。用幾番春色鉤來。不知紀二說出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鳳鳴樓紀明設局

鶯歌巷孫婆誘姦

話說戴春聞得事體行不得，吃了一驚，追問紀二怎的。紀二道：「有個緣故。」戴春急問其故。紀二道：「昨日桃花巷口，與二官人分手，看看太陽尚高，小人便到那家左近鄰居打聽，却探聽不出甚麼。只知她家姓楊，說她家又金釵巷搬來的。小可奔到金釵巷，那裏又打聽不出甚麼。正在無計訪問，恰遇着張九朝奉談起她家，方知是個詩禮之家。她丈夫是個鬻門秀士，今來山東游幕，好像是別省人，不甚清楚。其人前月身故，家惟母女二人，雖不富足，儘可度日。戴春一腔慾火，挫了一大半。紀二又道：「二官人，非是紀明不肯出力，那話如果是真，此事如何行得？」戴春呆了半晌，道：「總仗二郎再去打聽，自當重謝。」我們且上街去。」紀二請戴春先吃了些茶食，便同去幾處，窩子裏姊妹行中鬼混了一回。又上街閉走，紀二一路看得戴春神不守舍的光景，不覺又行到天河樓前，重復到那鳳鳴酒樓。戴春便邀紀二上去飲酒。上得樓時，只見靠牕那副座頭已被一夥酒客佔去，二人只得另揀一副座頭坐了。且喜斜望過去對面那樓牕也看得見，只苦略遠些，又可恨那樓牕却關閉着，過賣搬託酒菜上來。紀二只顧勸飲，說些閒話。戴春那雙猴眼，只釘在對面樓牕上，苦得鑽不進去，只得收眼回來，看着紀二道：「你那信息，那裏打聽來的？」紀二道：「不是說過張九朝奉講來的，少頃道，且慢。那張老九素來說話不大誠實，此信多敢不是真的。」改日再撈個真底裏來回報。戴春聽了，心竅豁地一開，喜不是勝，說不盡仰仗話頭。二人又對酌了一回。戴春道：「我們且下樓去。」此事總望商量。那紀二忽的立起身來，道：「二官人，且請坐坐，我有個計較在此，去去就來。」說罷，飛奔下樓去了。戴春坐了許久許久，方見紀二止來，急忙立起，笑問道：「何如？」紀二道：「啐，我道是那一家，原來遠在千里，近在眼前，却是我家的親戚。」戴春大吃一驚，道：「怎的？是你親戚？」紀二道：「他家是我的母黨，那婦人是表嫂，她的公公便是堂房母舅，那女子是表姪女兒。戴春故作惶恐陪罪道：「倒是小弟放肆了。」紀二道：「這倒不打緊，雖是親戚，却多年不轉動了，疎失已久，所以昨日探知她姓楊，丈夫是秀才，都想念不到方纔記起一個人來，其人也姓張，是此地老土著，熟悉左近人家，因而去問他。」紀二說到此處，向對面樓牕努一嘴道：「方纔知真是清白人家，她丈夫名喚士發，實是我表兄。」戴春聽罷，呆得做聲不出。紀二又道：「二官人，非是紀明不用心，即使此刻前去與她見了，往來廝熟，亦難好啓齒。」戴春道：「既如此，再休提了。」另作計較罷。言畢，出神呆坐，只見對面牕門豁地開了，却是婆子上來晾衣。戴春看那晾的是一件大紅湖縐女襖，不多時，那妖精挪步上來，就在牕前與婆子打話。那張芙蓉粉臉，吃那大紅湖縐一映，好似出水朝霞。她又把雙星眼望着戴春，皺了一皺，冉冉地隨了婆子下去。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戴春自從見了陰秀蘭，本已神魂飛馳，當不得被紀明弄得忽起忽倒，昏天黑地，那把

慾火只在肚裏打團圓。當此之時，怎好再經那妖嬈當面一照，可曉得戴春是三魂七魄，見已零零星星，提了一半過樓去了，還剩一半在酒樓上。與紀二問道：「又對紀二道：『二郎，你和令親有幾年不見了？』」紀二道：「自從那年尊翁離徽州時，小弟也往蘇州，算來與他闊別十四年了。」戴春道：「她和你交情如何？」紀二道：「我和她的交情，尊翁盡知。那年尊翁做五十大慶時，大官人又是十歲，小弟送的百壽圖，還是表兄寫的。敢道府上還不會棄掉，後來大官人十八歲上，恭喜完姻，當年生子。我那楊表兄又替我做了些詩章，後因我有要事出門，未曾送來作賀。至於我同她的交情，目不必說。戴春道：「既如此，你此刻為何不去轉動轉動？自古道：『千年不斷親。』」紀二道：「唉，原是不瞞二官人說。我一則初到，不會打聽出來。二則小弟兩手空空，就是今朝曉得了，怎好白手白脚的到他家去呢？」戴春道：「你只不過要買些禮物，何不早同我說。」紀二道：「二官人肯借我銀子時，我有個計較在此。既是你教我去轉動，我只說方從東京下來，我們先在本處買些京貨，只說是土儀，將去送了她。二官人只說是同伴，陪我同去走走。」戴春拍手大喜道：「此計大妙。」紀二道：「還有一個主見在此，只是妾僭些，到像討二官人的便宜了，却不敢說。」戴春道：「你又來了，我同你共事，有甚麼說不得？」紀二笑道：「事體倒巧的，小弟的拙荆恰好也姓戴，有一個內姪兒，名喚福官，自幼隨他父親到四川去。至今永無音信。這件事我那楊家表嫂盡知。二官人何不冒充了福官，只說由四川發大財回來，同我由東京一路到此，倘表嫂肯留我住，你便是親眷，常常好來看望了。」戴春聽了，笑得個嘴不能閉，連聲叫妙，便道：「竟如法而行之，何不今日就去？」紀二道：「今日大家紅着臉，不像樣，何爭這一日？且到明朝，先把應用禮物買了，慢慢地同二官人去。何如？」戴春聽了，慢吞吞道：「也是二人吃罷了酒，紀二又奪會了酒鈔，離了那座鳳鳴大酒樓。戴春又回到紀二家中吃茶。原來紀二的住房是一排三間，八椽樓屋。其一間是姚蓮峯開畫店，一間紀二居住，裏面還有一個老婆子姓孫，只有母子二人住居樓上。并後邊小屋內，紀二住在堂前後軒，須知紀二與那孫婆子也是心腹，還有一間樓房空着，戴春順便看了一回。又同紀二到姚蓮峯處談些閒話，要託畫小照扇面等事。姚蓮峯極力張羅，看看天色將晚，戴春告別，約定明日再來。次日一早，戴春又來，便邀紀二去買京貨。紀二道：「二官人且聽我一言，今日去是這般去，只是我那表嫂不是那些不正經人家。二官人斷斷囉唆不得。」戴春正色道：「二郎說那裏話來？前日已說過是你的令親，我戴春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怎肯幹那虧心之事？只是愛你不過，如此却長好親近。」紀二笑道：「如此最好，實是體恤小弟，但也不必十分拘束，只要隨常大方些便好。二人同上街去，到了蔣大隆京貨莊上，買了幾色京貨，都是輕巧細軟值錢的東西，兩人分攜了，到那天河

樓前酒門緊對樓房門首。紀二上前叩門三下。只聽得裏面問道：是誰？紀二道：府上姓楊麼？裏面道：你們那裏來的？紀二道：遠方親戚，特來奉拜。只見那婆子來開了門。紀二道：大嫂多年不見了，還認識兄弟麼？那婆子定睛細看，叫聲：阿訥，你可是紀二表叔麼？紀二道：嫂嫂記性真好。婆子道：難得難得，請裏面坐。紀二便招呼戴春同進裏面。婆子道：二阿叔，那陣風兒吹到這裏，多聽人說阿叔發了財了，果然面龐兒比二十多歲時發福得多哩。這位官人是誰？紀二和戴春先放下了禮物。紀二道：說起話長，嫂嫂先請受紀二一拜。那婆子回拜了。紀二便指着戴春道：此人說起來，阿嫂也該認識。婆子道：是那一位？紀二道：便是兄弟的內姪，散金大舅的兒子。婆子道：哦，是了，莫非就是戴福官？紀二道：正是。婆子道：你看，好快日子，廝見他時不過三四歲，眨眨眼就是這表好人物。我們怎的不要老戴春忙上前，以晚輩之禮見了婆子。婆子讓二人客位上坐。紀二便把禮物移到婆子面前。我等自東京下來，帶得點土儀，請嫂嫂收了，不要見笑。那婆子假意謙讓了一回道：既是叔叔見賜，大膽領了。婆子便叫聲：小猴子來，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僮兒來。婆子便把這幾件禮物收拾進去。不一時，那僮兒搬出兩盞茶來。婆子又叫安排些按酒菓品。紀二戴春聽了，立起身要走。婆子攔住道：那有這個道理。至親嫡眷，多年不見，這戴官人，雖是你的親，也就是我的親。同在此吃杯酒，何妨？遂將二人留定了。婆子又開言道：阿叔自出門後，一向在何處？怎麼得意？紀二道：兄弟出門多年，雖做幾樁生意，也不見好。指着戴春道：倒還是他，隨了大舅到四川，大獲利息。前年大舅去世，他却滿載而歸。近來到東京，却與兄弟遇着，另因一起買賣，一同到曹州來，到此已有十餘日了。原不知道大嫂住在這裏，昨日恰好遇着張九朝奉說起，方知所以。今日來奉拜，只可歎大表兄不在了。田氏歎口氣道：說不來愚嫂的命該苦，又無兒子，只有秀蘭一個女兒，將來只有靠她，又不曾許人家，倘能招個養老女婿，還好。却那裏揀得來？紀二道：秀蘭姪女今年幾歲了？田氏道：十八歲了。紀二道：怎的還沒有人家？田氏道：便是高不成，低不就。據他老子的意思，家貲要穩當，又說我家是世代書香，也要配個書香人家。俊秀子弟，所以至今沒處挑選。她的阿姊，那是全虧二阿叔做的媒，許得好人家，只可惜不到頭。正說話間，只見那小猴子擺上杯筷果品。大家謙讓一番。婆子笑着對戴春道：福官人，你休要客氣。我同你，不比外人。你的姑娘母親在日，我同她們，都如親姊妹一般的。你那時還在門檻邊抓雞屎哩。今日難得你姑夫同你到此，我正少個親眷。一回相見，二回熟，你自此也好長來看看我。大家又是一笑。婆子敬酒，慢慢斟酌。戴春坐在紀二肩下，生辣辣不敢多說話。只好揀紀二嘴裏說剩的說幾句，不覺又說到秀蘭。婆子道：這小妮子生得單弱。昨日晚上，教他到樓牕口收件晾曬。

的衣服就感了些風了。今日竟不會起來。不然，我便叫他出來拜見二叔叔。就是這位戴哥哥，也見見何妨。戴春連稱不敢當。那婆子留客，却甚殷勤。惟戴春覺得無趣，款留了一回，便與紀二辭別了婆子。婆子送出門來道：「今日待慢了二位，務望改日再來。」一則本來少親人轉動，二來秀姑娘也須得見見。紀二道：「望望姪女，我便道再來。」戴春道：「奉望賢妹，便道再來。」二人離了婆子門首，行不數步，戴春問道：「方纔你那表嫂說你替他大女兒做媒，是那一家？」紀二道：「表嫂最相信我，她那大姑爺姓馬，那家當雖不及府上，却還過得去。那時節我去一說，便成。」戴春聽了，便把那心裏這句話，略略的在喉嚨頭要吐出來。幾次三番，却只得咽下去。又閒走了一回，約日再會。自後戴春日日來尋紀二。紀二只用騰挪之法，又耽延了幾日。紀二吃戴春纏不過，只得又同了他到陰婆家來。那秀蘭風寒果然好了，只見釵環叮嚀，輕移蓮步，隨了婆子出來。先拜見了紀二叔叔，婆子又將秀蘭拉向戴春前，也拜了兩拜。戴春慌忙回禮，少不得又是酒食相待。戴春依着紀二的囑咐，只得規規矩矩的，倒是那秀蘭喜笑酬答，落落大方。有時眼角梢到戴春身上，那戴春好似蛆蟲鑽入骨裏，裏面異常受用。外面却動彈不得。彼此說些家常閒話，酒食已畢，又坐談了一回，只得告別。自此之後，戴春三日兩日來邀紀二去轉動。婆子無不款待，但說話之中，總不提及媒事。戴春實實捺不住，有一日，又到鶯歌巷來與紀二攀談。大寬轉說到媒事上去。紀二便拈着那兩片狗嘴鬚微微的笑，只不答話。戴春見他笑得蹊蹺，便問道：「二郎爲何事只顧笑？」紀二道：「我在這裏猜一個人的心思。」戴春道：「猜那個？」紀二道：「二官人，休見怪。我聽你曲曲折折說到做媒，甚是蹊蹺。戴春正色道：「二郎怎說我戴春豈是這等人？只是紀二道：「似二官人這樣身分，也不算辱沒了我這姪女兒。只有一事却難。我表嫂不是說要配書香麼？我那內姪福官却是不讀書的。連上賬字還不學全。我表嫂都知道的。如今二官人既冒充了福官，便不是書香了。他怎肯把女兒許與你戴春聽了，呆了半晌。紀二又道：「據我的意思，富與貴原是一樣。難道發科及第的方是好女婿？千財萬富的便不是好女婿了。倘我那內姪果真發財，我紀明有女兒便肯許他。只不知我那表嫂的意思如何。我且去探探他的口氣。」戴春大喜道：「全仗二郎周旋。」紀二道：「且慢。還有一事不妙。」戴春驚問道：「又有甚事？」紀二道：「我前日說你發了大財，我看那表嫂兀自有不信之心。」戴春道：「怎見得？」紀二道：「你但想你到他家不止一次了，他却從不問起你在四川東京怎樣經營。這不是不信你麼？」戴春沉吟半晌道：「這也極好商量。前次幾件禮物是你送的，我如今也送她些東西，比你送的格外體面。怕她不信麼？」看官，凡是大家游浪子弟，使錢如潑水，他並非和銀錢有仇，却另有一種念頭，最怕有人說他廉儉。有人說他沒錢，所以箴片就

從此處設法激他。一激一個着，十激十個着。那紀二將戴春激到手了，便道：「二官人這樣計較，必定妥當。但此刻且緩總待我去探探口氣，再作計議。」二官人且請稍坐說罷，即起身到陰婆婆家去了。約有半日方回，只見戴春在姚蓮峯店內閒談。一見紀二，便撇了蓮峯，進紀二家來問道：「怎樣了？紀二笑嬉嬉道：『有點意思了。戴春忙問何故？』紀二道：『她說那老父在日，原要尋個書香人家。如今年紀大了，與其東不成，西不就，不如揀個穩當的，將就些罷了。』又問我有甚好郎官，留意留意，你想這不是有點意思麼？」戴春聽了這話，登時四體百骸都酥軟了大喜道：「二郎這頭媒事成功，我戴春定當重謝。」紀二道：「只是我說起戴福官發財，表嫂終是疑心起先，連我也不解。後來方知上年有人傳到表嫂耳朵裏，說那福官在四川已經潦倒不堪，我以前不知有這個信息，却說說發大財。今日我忙說傳來謠言，不可憑信。現在同我一路回來，委實富厚，表嫂兀自半信半疑。」戴春躊躇一回，道：「二郎既是如此，連那送禮物之說，也不必了。令表嫂既肯信你言語，你去說媒時，竟爽快快說明一切聘禮，與大衆格外不同，你替我擔認一句。」紀二道：「二官人說得極是，我去說媒時，竟說福官人親口囑咐的，許他重聘，諒他不再起疑了。」戴春大喜道：「二官人，此事在我身上，包管你成功，不必疑慮。今日我們且別處耍子去，遂同上街酒食，閒走了一回，將要分手。」紀二道：「二官人，且過幾日來討消息。」戴春應諾而去。果實挨了三日，又到鶯歌巷來。紀二道：「所事已談過了，楊家表嫂說起福官，也甚歡喜。只是有一件事，要二官人親口應允。」戴春道：「甚事？」紀二道：「我表嫂不是說的，她這女兒要招個女婿，養老。二官人既要定她，務要吩咐一句。」戴春道：「這有何難？」令嫂有缺，長少短之處，我戴春無不竭力。紀二道：「如此焉有不成？」戴春喜不自勝，就到鶯歌巷口一酒樓內，沽了一角酒，揀些過口，叫酒保送到紀二家來。正在堂前歡飲，只見裏面孫婆婆笑着出來，對紀二道：「這碗媒湯到嘴了。」紀二舉杯笑道：「就請大嫂嘗嘗，何如？」戴春動問是那一位？紀二道：「是孫大娘與小弟同居，一切我的家當，事體都承她照看的，端的爲人又精明，又能幹，方纔我想起這起媒事。小弟只好做女媒，少一個男媒，何不就央她的令郎大光官，做個男媒？」戴春道：「甚好，滿敬了孫婆三杯酒。孫婆也一同坐了。老老實實吃酒攀談。」紀二道：「此事還有個計較在此。二官人喜事成功之後，若說娶她到府上去，恐尊夫人處有些不便。若入贅到她家，她那裏門臨大街，來往人多。二官人進出，恐有人打眼，走漏消息。依我看來，我們這條巷倒還僻靜，又有間壁現成房子空着。二官人何不租了這房子，接她母女來同住。一者避了衆眼，二者紀明就在間壁。三者孫大嫂諸事能幹，都有照應。孫婆婆笑嗲嗲的，指着紀二道：「此事很對，有你這等聰明人，若把戴二娘子知道了，只怕要活活打死哩。」當時紀二便去尋了鑰匙，看了房。

屋只見堂前後軒天井過廊竈披色色都好這房子與孫婆貼間壁孫婆與姚蓮峯貼間壁後面還有一所小園可以種些瓜果望見孫婆那邊早已搭了一架瓜棚綠陰齊放中間却都有二牆隔斷戴春看了大喜隨即立了租約紀二便去說媒自然順順流流一說便成戴春連日匆忙拿出些銀子來託紀二孫婆辦了簇新傢伙鋪陳一面趕辦聘禮足有二三千兩的火氣戴府上的人都不得知紀二孫婆從中取利沾潤不少紀明孫大光兩個媒人賈送聘禮財帛到天河樓陰婆家道了吉期到了這日戴春打扮得花簇簇迎接陰婆母女離了天河樓到了鶯歌巷新宅成合登之禮新丈母的孝敬媒人的謝禮格外從重愈加體面自不必說那戴春得了秀蘭如得明珠如飲醍醐如登仙界如歸故鄉說不盡那鸞鳳和諧鴛鴦歡暢那陰婆到曹州不上幾時又有鬼性蒙混况與戴春又是花燭姻緣堂堂皇皇端的無人識破就是戴春平日的幫閒聞知此事也不過道紀二瞞着他們引誘東家娶了兩頭大心懷妬忌而已但木已成舟只得由他紀二暗地對婆子道阿嫂我計如何婆子感激非常誰知樂極生悲冤家路窄一日陰婆門前開看瞥見一個人來陰婆認得那人是東京矮脚鬼富吉婆子急避入去忙關了門原來陰婆在東京時帶着秀英幹那個買賣富吉會詐過他的油水所以避他那富吉早已看見便緩緩的踱到陰婆門前立定了脚看了一回便轉到孫婆家來正值紀二在堂前獨坐富吉拱一拱手便問道借問問壁敢是姓陰麼紀二聽了吃了一大驚便答道問壁姓戴不姓陰富吉道可有姓陰的同住紀二道只是一家並無同住富吉回身便走紀二見他如此情形十分驚疑看那富吉已去遠了便簸的走過婆子家來此時戴春適在他處陰婆見了紀二便道怎好紀二道方纔有個人來問起阿嫂真姓其情形又甚屬可駭陰婆道我方纔遇見東京的富吉我進得遲了吃他看見了怎好紀二道呀是了幾日前我聞知本府高大老爺從東京來到任都說有個拿事的門上姓富叫做富八爺婆子道如此怎好紀二道別的不怕他只是方纔我看他情形早晚必來纏障萬一聽到二官人的耳朵邊獻出你的底裏來到難擺佈二人因此常常愁慮那知竟不復來陰婆心也安了紀二道我教戴春出名租產原是安如泰山誰敢搖動從此照常辦事却說秀蘭自從嫁了戴春之後聽他母親的吩咐端的歡歡喜喜伴着戴春那孫婆自見了秀蘭好似前生有緣不碰見倒也罷了一見時便咕咕谷谷你笑我說的總要半日說詢料想都是不正經語搬來不上半月便打夥得火熱秀蘭要拜孫婆為乾娘孫婆甚是歡喜那陰婆也都依他不日孫婆的兒子大光染患時感症裏虛發斑接了幾位名醫醫案上寫着十四日慎防重變木通升麻柴胡葛根提得肝風鳴張神昏瘞厥又是犀角地黄湯牛黃清心丸反領邪入心包果然到了

十四日嗚呼哀哉。伏惟尙鑒。孫婆只得這個兒子。又無媳婦。哭得死去還魂。紀二陰婆秀蘭都去勸慰。戴春也寬皮毛的勸了幾句。那姚蓮峯也過來問了。連稱可惜可惜。殮事畢。那孫婆因連日侍奉兒子辛苦。又急又悔。弄出一場病來。臥牀不起。秀蘭日日過來伏侍茶湯。十分周到。在牀前說些閒話。扯開心事。惟夜間只好歸自己的洞房。陰婆也不時過來。門前自有紀二照應。孫婆漸漸起牀。一日和秀蘭坐在後窗閒話。孫婆望見後園瓜棚。歎道。我多日不去理他。不知糟得怎樣。秀姑。你到我家多次了。我從未會同你到園裏去過。今日我却健旺了些。就同你去看看。秀蘭道。甚好。二人到了後園。只見瓜棚依然如故。惟撐柱有幾根略歪了些。瓜蔓也有些顛顛。秀蘭見那園裏左邊有一花壇。種些建蘭黃菊。右邊土牆上擺着幾盆葱。牆比左邊的矮二三尺許。秀蘭指着道。這牆爲何比我們那邊的矮。這許多孫婆道。去年黃梅水大。此牆坍倒。同間壁通爲一家。我屢催房主來修。那房主挨死挨活。直至八月方來修築。却又可惜。工錢築得三尺多些。就不加高了。我想兩家既有了關捩。也便不去催了。日子好快。此刻又是黃梅了。正在談說。忽見烏雲著頂。雨點便如拳頭大小。踢歷撲落。打將下來。孫婆秀蘭急忙避雨進內。秀蘭便從側門歸家去了。正值戴春從街上飛跑進來。氣急敗壞。那雨登時傾盆直倒。街衢成河。戴春坐定道。好運氣。秀蘭道。哥哥幸得不着雨。陰婆出來道。賢婿路上受了日頭氣。還好麼。戴春立起道。還好。陰婆道。寧可吃些痧藥。免得發痧。便取出一瓶臥龍丹。戴春聞了。打了幾個噴嚏。婆子道。賢婿可要燉酒吃麼。戴春道。方纔小婿同二姑爺在桃花巷。吃了幾杯酒。他還要到別號去。小婿先回來。這番大雨。未知二姑爺濯着否。婆子道。如此說來。賢婿還好。吃酒哩。便叫猴子將熱酒過口。搬在後軒。便叫秀蘭陪吃。婆子坐在那邊閒談。戴春一面吃着酒道。我每日回來。秀妹總在間壁待岳母。叫回。今日却難得在家裏。秀蘭笑而不言。婆子亦笑道。這癡了頭。不知和孫乾娘前世甚麼緣分。倒也好。孫乾娘一手好針線。教他去學學。也好。戴春笑嘻嘻道。乾娘處自然也要親近。但只是不必長在他家。秀蘭聽了。心中好生不悅。便笑道。他家又無男子。漢。我去怕怎的。戴春道。並非爲此。我不過這般說。婆子道。這兩日乾娘因兒子死了。悲傷不已。我教你妹子去同他談談。解些心事。一來鄰舍之情。二來結拜了親。這點來往。也是少不得。戴春道。這也是個正理。秀蘭肚裏說不出的。只是氣暗想道。你這副嘴臉。我原是格外看待你的。我現在並不怎的。你便想監管我。陰婆見女兒顏色不悅。正想說法調和。只見那雨早已住了。雲銷日出。流地晴光。那高的地面。已有些燥了。戴春忽的立起身來道。還有一句話。要同二姑爺說。此刻他只怕還在那裏。我去去就來。說罷就走。婆子對秀蘭道。我勸你不要終日在孫家。如今惹得那廝生疑。乖女兒。總依爲

娘的話將順他些。秀蘭應了。不一時，戴春回來，婆子問道：「賢婿尋二姑爺，說甚要緊話？」戴春道：「有個曹縣人，會欠先父銀兩未清，二姑爺說認得他的小婿，要同他去走遭。」婆子道：「原來如此說罷，仍復入座。」秀蘭陪着吃酒畢，從此吃茶吃飯，談天睡覺，自然老式。從此秀蘭竟依母教，足有三日不到孫家。過了三日，脚又癢了，第一日只來了一次，第二日已坐了三個時辰，第三日便照常忘返了。那孫婆聞知戴春那日這番說話，暗暗大怒道：「這廝捕風捉影的，疑到我身上來，我認真引誘了你的活寶貝，怕你怎樣擺佈我。」如今我偏要替他尋個好郎官，待我慢慢留心。忽一日，天色將晚，孫婆到後園摘瓜，爲小菜。秀蘭不覺隨了進去，不去時，萬事全休，只一去，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障，要如此去，有甚麼蹊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陰秀蘭偷情釀禍 高世德縱僕貪賊

話說陰秀蘭隨了孫婆到後園去摘瓜，其時天色晚正，值那鄰居姚運峯在牆頭上摘葱，瞥見了秀蘭，險些一個倒栽葱跌下去，連忙立定了脚。那孫婆問道：「姚三郎，燒夜飯未？」運峯道：「乾娘正要燒哩。」這乾娘兩字一叫，不覺提動了孫婆的念，一時見機生事，便趁勢把許多閒話，兜住了。運峯秀蘭便各相看了一回。運峯下去了，孫婆回頭看那秀蘭笑道：「你也好回去了，你那人正在那裏等你原來。」姚運峯是個俊俏後生，秀蘭道：「乾娘休要取笑。」孫婆道：「我取笑你做甚，這是正理。」果然，陰婆來叫了秀蘭回去，那孫婆自回廚下安排夜飯，一面肚裏想道：「我不是獸魔，現放着眼前一起好買賣，不做戴家這起媒，謝得我也不多。現在這起事替他們成功了，少不得兩邊都有些撈摸。」紀二郎處且廝瞞他，有理有理，不說孫婆自己鬼劃策，單說運峯見了秀蘭回去，心中不住的喝采道：「果然一個絕色女子，遠看不如近觀，只可惜物各有主，無庸妄想。」况他又正是經人家的兒女，運峯心上不定吃了夜飯，却去燈下趕要緊筆墨，你道甚麼筆墨？原來曹州有個大家子弟，下了定錢，畫三十幅春宮圖，等緊就要的，不得不替他趕緊。那知心之所至，筆亦隨之，畫了一張險兒，活像秀蘭，越看像越不覺大喜，便將自己的真容也畫在上面，喜孜孜看了一夜，心中想道：「我不過紙上作趣，也不算傷陰騭。」次早，運峯起來鋪設店面方畢，只見孫婆進來，運峯忙叫請坐。孫婆道：「無事不登三寶殿，老身要煩三郎畫幅手卷。」運峯道：「乾娘要畫花卉畫人物。」孫婆道：「我要畫熱鬧些的故事。」便是西施配越王，罷。運峯笑道：「乾娘差矣，西施配的是吳王，不是越王。我看不論吳王越王，總是冲天冠，赭黃袍，畫來有甚分別。」孫婆道：「咦，虧你做了畫。」

師連吳王越王的相貌都分不出。蓮峯搖頭道：「這却不曉得。」孫婆婆道：「吳王是個俊俏小生模樣，那越王尖嘴高鼻，活像個獼猴精。」蓮峯便笑道：「既然如此說，那越王如何配得過西施？乾娘，你這頭媒替他們做錯了。」孫婆婆道：「你這獸子，他豈是我做媒的？若教我做媒，早已不錯了。」說罷便走。蓮峯道：「乾娘，倒底要畫不要畫？」孫婆婆帶走帶說道：「你要我話，我去書香人家問個明白。」再來話蓮峯暗忖道：「他這般言語，分明來作成我，只是我豈可幹此虧心之事？」孫婆婆回轉家裏去了。秀蘭早已梳妝好了，在孫婆婆家裏。孫婆婆一見便道：「你不在家裏，陪伴那人用早點，倒來我這裏做甚？」秀蘭笑道：「他兀自睡着哩，二人上樓坐了。」秀蘭拿出新做的繡鞋一雙來送孫婆婆，孫婆婆接了，喝采不迭，稱謝了幾句，便道：「秀姑，你要時新花樣，我倒尋了些來，你看如何？」便將出一張枕頭花樣，看時乃是過牆梅。秀蘭喜道：「這却不曾見過。」乾娘那裏畫來的，孫婆婆道：「便是間壁姚家裏，我看他方纔畫的，因其式樣好，便描下一張來。」秀蘭道：「是那個姚家？」孫婆婆道：「就是昨日牆頭上摘葱的那個小後生。」秀蘭道：「我原來是他，他爲何也叫你乾娘？」孫婆婆笑道：「這事久遠了，我從小看他大的，他自小拜我做乾娘。今年十九歲了，你來此只得一個月，自然不曉得。」秀蘭道：「他雖叫你乾娘，想來亦不甚親熱。」孫婆婆道：「怎見得秀蘭道：他如果親熱，爲何這一個月來，乾娘這裏影也不見？」孫婆婆把腳踏蹬樓板道：「他時常在這樓上的。」這兩日因你在這裏，他不便來，秀蘭默然無言，少頃去了。孫婆婆想道：「他二人話多有意，此事可成，心中甚喜。」次日正值孫大光三七之期，延僧拜懺，滴值紀二同戴春也，揀了這一日起早動身，到曹縣收賬去了。秀蘭隨了陰媽到城隍廟燒香去了。孫婆婆早一日向陰婆婆借那猴子，到間壁去央姚蓮峯照應門前，并料理道場之事。孫婆婆回到後軒，收拾一切，少頃僧衆到了。姚蓮峯進來幫辦一切，又是片刻，那猴子來討茶葉。孫婆婆教蓮峯道：「三郎替我到樓上去一取茶葉，在窗口桌中，蓮峯應了，便上樓去。孫婆婆自住廚下去了。正是禍事臨頭，奇緣偶湊。秀蘭同母親燒香已畢，陰婆婆道：「秀兒，你乾娘今日有事，你先回去幫幫他，我從土地廟一轉便來。」秀蘭應了，便先上轎，回到鶯歌巷門前，住了轎兒，自己大門開看，便叫轎夫回去，少停來領轎錢。自己便過孫婆婆家來，正值和尚在那裏法鼓鐃鈸，兵兵叮咚的敲打。秀蘭過了後軒，不見孫婆婆，只道孫婆婆在樓上，便挪步上來，正值姚蓮峯取了茶葉，將要下樓，與秀蘭迎面相覷，把個姚蓮峯吃了一驚，驀然想到春宮畫上的情形，一個寒噤，登時酥軟了，倒退幾步，跌在椅子上。那秀蘭在樓門邊也酥了，蓮峯知不是頭要，想走却吃秀蘭礙在門邊，秀蘭也想迴避，不知何故，那兩隻脚只是不肯走，兩個人眼目迷離，頃刻間心不自由，秀蘭不覺移步進前，只見那姚蓮峯身邊便是孫婆婆的牀，那蓮峯也不覺漸漸的立起來了。這時節，那孫婆婆還在廚下，想那姚蓮

峯還不下來。只道他茶葉尋不着。正待叫他。却值那猴子買些果物進來。道：「二姑娘先來的了。」孫婆婆道：「在那裏？」猴子道：「此刻又不見了。」孫婆婆便有些覺得。放下廚刀。搶上扶梯。到了樓門邊。却不見姚蓮峯。暗驚道：「真個有些奇了。」又想道：「且慢撲進去。立了一回。」張見兩個人。整衣出牀。孫婆婆忙掩進去。佯作大驚失色之狀。道：「怎麼你二人不是害了老身。兩人一齊大驚。跪下道：『求乾娘方便。』」孫婆婆怒道：「好好說。末了。只聽見門前陰婆轎子回來了。正在那邊開門。二人愈急。」孫婆婆道：「這個干係。我擔不起。二人只是哀求。」孫婆婆轉笑道：「你們要我方便。我想此事一不做。二不休。」對秀蘭道：「你自然是要到我家來的。」對蓮峯道：「你自此不來也罷了。你若再要來的呢。」說到此間。沉吟不語。蓮峯沒口的應承道：「乾娘。你作成我兒子重重的孝敬你。先送上五五十兩。」孫婆婆道：「你只須從那矮土牆悄悄過來。不必門前進出。我替你們瞞得實騰騰的。」二人大喜。孫婆婆又對秀蘭道：「這付重擔子。是你作與我挑的。」秀蘭也沒口應承道：「娘救了我。我終身不忘記你。」又說了許多孝敬的話。孫婆婆便教蓮峯快下樓。從土牆跳過去。孫婆婆笑對着秀蘭道：「此事你娘前瞞他不得。倒是實說的好。又須關會你娘。紀二叔處說破不得。只有一事。那姓姚的並無家貲。你娘若也要想他些。他却供應不起。便索性不來了。」秀蘭道：「這事倒容易。附着孫婆婆的耳朵道：『只消我那戴家的取些貨來。挪掩就是了。』」孫婆婆道：「甚好。只是你在戴家面前。露不得絲毫馬脚。」秀蘭點頭。便等孫婆婆取了茶葉。一同下樓。陰婆已都過來了。會談幫忙。不一時。僧人齋供。陰婆孫婆婆秀蘭都在堂門口看和尙。那八個和尙。嘴裏同聲念着「唵嘛嚩嚩。唵嘛嚩嚩。唵嘛嚩嚩。娑摩訶。那十六隻眼睛。輪流不住的。只看秀蘭。孫婆婆轉到他兒子棺前。悲慘慘的哭起來。陰婆秀蘭勸解一番。到下午道場散了。消磨一日。這裏秀蘭蓮峯自然借孫婆婆處。日日幽會。陰婆有些需索。秀蘭自會替蓮峯打點。如是數日。紀二戴春自曹縣回來。冥然罔覺。安然無事。忽一日。戴春上街。走過盡情橋。巧巧撞見一個起禍的冤家。是戴春舊日的一個幫閒。本城人氏。姓烏。小名阿有。上年往東京買賣。與那個沒頭蒼蠅牛信會相認識。那牛信與富吉又是至好。當時富吉二人。隨了高衙內赴任。那日富吉在鶯歌巷。看見了陰婆。又聽得紀二這樣言語。便回到衙裏門房內坐下。喚幾個做公的進來問道：「你們可曉得鶯歌巷內。書店西首第二間。是怎樣人家。」公人答道：「說起這家。小人們也會去打聽過。那家是個戴員外名春的外宅。別無閒人進出。是以小人們不好冒昧。」富吉道：「戴春是甚麼人。」公人道：「是本城第一富戶。富吉暗暗點頭。教公人且退。心中暗忖道：「陰婆子這廝打刁猾。正想設法破他。只見牛信進來。敘話。富吉就說起陰婆之事。牛信道：「這事容易。消停一月二月。定有法子。過了一月。那牛信撞見了烏阿有。便邀酒店說話。說到陰婆。那牛信便

將陰婆底裏一一的說了。烏阿有正爲戴春這事妬忌紀明。一聽此話。驚喜道。他原來如此。他家還有一事。被小弟撈着了。牛信亦驚喜道。何事。烏阿有也將秀蘭蓮峯之事。一一說了。并道。這是他家買動的小猴子漏出來的。信。牛信暗喜。便一同去見富吉。富吉道。妙極。巧極。烏兄。依小弟之見。如此如此而行。必然到手。烏阿有會意了。那日在盡情橋。遇見戴春。便叫道。二官人。戴春也招呼了。烏阿有道。前面酒樓借話。戴春便同到酒樓上坐定了。閉敘了一回。烏阿有故意一說兩說。引到紀明。便道。二官人。你道他是甚麼人。戴春道。他是先君的舊相好。阿有便冷笑道。你曉得你那新岳家姓甚。戴春道。說是姓楊。莫非姓錯了。烏阿有只是格格的冷笑。戴春道。烏兄。端的爲甚事笑。阿有扳着臉道。唉。不是小人多說。我同二官人情分。不比別個。但說何妨。你岳家實是姓陰。紀老二將如此如此的人家。廝瞞二官人。捏稱甚麼書香。這還不打緊。還有一事。實在不便說。戴春聽了這話。大怒道。竟有如此。烏兄。還有何事。老實說不妨。阿有道。他通同孫婆子。引你那如嫂夫人。和那姚畫師來往。小人方纔聽得此言。心裏不平。想二官人豈是當龜的人。所以直言相告。戴春大怒道。紀賊。我待你不薄。怪道那賊賤人。時常到孫賊婆家裏去。便要捉去。捉去。烏阿有道。二官人精細着。捉賊捉賊。捉姦捉姦。二官人今日胡亂撲進去。萬一那人不在樓上。不是弄壞事了。據我想來。方纔那傳信的人。我正好教他作個幫手。兼且紀賊一身好拳脚。二官人此去。恐枉吃了他的虧。戴春半晌無計。烏阿有道。二官人若須相助。小人處倒有一人。看官。這個人却一時不太猜得出。便是上年在玉仙觀。被陳驪卿打壞的那個烏教頭。戴春甚喜。烏阿有便教戴春老等急忙到了府衙。邀了烏教頭。同至酒樓相會。烏阿有道。孫婆子不打緊。惟有紀明那廝。須得教頭敵住他。二官人領我二人進去。捉拿就是了。我們三人。日日準在此地左近相聚。言訖而散。烏阿有道。還有一計。二官人從此竟不必回去。差一人到鶯歌巷去。只說親友家有事。相留改日方回。一面差人回去。當日阿有戴春別了烏教頭。同到院子人家去吃酒飯。就睡覺。次日。起來閒遊一回。走到昨日相會的地方。烏教頭已在一番茶酒。不料事出湊巧。即日得了喜信。二人便飛也似進了鶯歌巷。撲進孫婆家來。孫婆見他們雄糾糾的搶進來。當先便是戴春。情知不好了。大聲叫道。啊呀。甚麼人來了。快走。言未畢。早吃烏教頭順手一交。推倒。恰好紀二在那頭巷口閉步。不在孫婆家下。衆人一闖進去。可憐一羣狼虎隊。衝散鳳鸞儂。那秀蘭蓮峯正在情酣。猛聽得孫婆大叫。驚得豁地分開。戴春搶上樓去。便照秀蘭臉上。老下一個耳光。阿有上來。不見了蓮峯。大驚。不知閃在樓窗暗旁。一時遮着不見。樓上喧得一團糟。那巷口紀二聞得喧傳出巷。急忙飛奔回來。飛身進內。見孫婆正在那裏掙扎。紀二忙問其故。孫婆不能回語。紀二便

搶進去。見那烏教頭正在上樓。紀二趕上去。抓那烏教頭翻身便鬪。紀二原來紀二雖有幾分拳勇。却不是烏教頭的對手。那陰婆在間壁。只聽得間壁女兒的哭。戴春的罵。又有無數聲音的喧嚷。一片價鬧個不住。大吃一驚。情知事壞。飛奔過來。到扶梯邊。只見那紀二和一個大漢廝打。只叫得苦。那裏敢上去。紀二連叫。我是紀明。那大漢只顧打。戴春聽見紀二怒從心上起。便撇了秀蘭。來打紀二。烏教頭一讓。倒鬆了紀二一步。紀二不知所以。瞥見了蓮峯。便去抓蓮峯。阿有也看見了蓮峯。把蓮峯聳到樓梯下。烏教頭仍去推打紀二。紀二一個踉蹌滑脫了。蓮峯順勢一倒。把那赤條條的一個姚蓮峯。脚在上。頭在下。認真一個倒栽葱。跌下樓去。孫陰二婆一齊大叫道。打殺人了。烏教頭一聽。便下了樓。大踏步去了。阿有也忙下樓去。紀二不知就裏。只呆看着戴春。戴春指着說道。從今識得你是賊。慌忙下樓。孫婆急叫陰婆抓住戴春。陰婆抓個不及。吃他走了。紀二也昏頭搨腦的。走下樓來。秀蘭穿了衣服。紅羞着兩隻俏眼。也下來了。這間屋裏。總共除去了淨存人。陰婆秀蘭孫婆。紀明四個外。姚蓮峯屍身一個。不列賬。四人陰錯陽差的。互相埋怨。愁作一團。那阿有到茶坊裏去。等戴春會話。均各慢表。且說烏教頭一徑回署報知富吉。富吉笑道。今番看你這班鳥男女。逃到那裏去。這起官司。怕你不投到咱家這裏來。原來那本府高大老爺高世德。自到任至今。已近二月。但知行樂飲酒。並不整飭公務。一應大小事宜。全憑門上富吉播弄。每日高世德也要落簽押房一次。瞎七瞎八的。也寫看稿。並不曉得甚麼案件。胡亂畫個行字。若有囑託富吉之案。富吉先行抽出。不在簽押房送閱。另送至內書房。逐件指點。教世德授意幕賓。無不照辦。多以衙門內外。上上下下。倒不懼高世德。單只奉承富八爺。那一日。世德正在簽押房。忽投進首縣荷澤縣公文一角。富吉暗笑道。戴春的事來了。站在世德貼身背後。看世德拆開公文。富吉在後看時。乃是天河樓前民人錢士霄呈報。毛和尚戳傷錢泰聚身死。兇手主。逃避無獲一案。上寫據民人錢士霄呈稱。生父錢泰聚因事出城。在擲金山下。被姑表兄毛和尚用小刀戳傷生父左脅致死。有同行家丁李三王四見證。伏思毛和尚與父並無仇隙。惟有居住大義坊之戴全。與生父積怨深仇。而毛和尚係戴全心腹。畜養多年。其為戴全主唆。毛和尚殺人無疑等情。據此。除驗明屍傷外。當即拘提凶犯。均屬潛避。無蹤。現在期限嚴拿。合將錢泰聚命情。由填明屍格。先行詳報等因。富吉看了。暗想道。戴春係大義坊人。這案內戴全。莫非就是一家。休管他。此案定與他有些干涉。便出去。打聽了全春二人。是怎樣眷屬。心中暗喜道。倒也湊巧。有了此案。要收拾戴春。便容易了。不日。又接到荷澤縣詳文一角。投進門房。富吉拆開看時。方是戴春呈控紀明等因。姦斃命之案。富吉看罷。想道。倒也辦得好。我初意要把陰婆子辦

作流氓顯我手段。那戴春自然是個窩頓流氓。誘姦的罪名了。只嫌辦法太狠。怕得沒轉彎處。如今開脫戴春。輕責陰婆。倒也活動。便將詳文親送內書房。回本宅去了。看官戴春這案。縣裏怎樣辦法。原來戴春那日捉姦之後。烏阿有在茶坊等着戴春一到。便要遞呈子。烏阿有道。且慢。二官人可認識雪橋頭的眼鏡。王三麼。戴春道。我會會過他。端的是。一位好訟師。我們何不去尋他。烏阿有道。我想過了。非他不可。二人便同往雪橋頭。只見王三。剛巧送一個縣中的。值堂房書辦出來。烏阿有上前道。運氣。先生恰在府上。戴春也上前相見。王三邀入。遜坐。敘茶畢。王三開言道。戴兄冒暑而來。定有見諭。戴春道。有事費心。烏阿有坐在王三上首。便將兩臂撲在茶几上。對王三。耳朵悄悄的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又道。吃藥不瞞郎中。這些都是實情。總要先生做主。王三聽畢。扳着那張臉。一手不住的將那兩根狗嘴鬚。沉吟半晌。這事費手脚了。烏阿有道。總要先生費神擺佈。戴兄說過重謝。戴春嬉着嘴道。總要費心。決然重謝。王三道。都是相好。這到並不爲此。又想了。一會道。做是有個做法。只是此案情節太多。忒費幹旋。小弟刻有要事。二位少停再來。戴烏二人起身。王三送至門首。忽又道。烏阿有兄請轉來。只見烏阿有。王三二人。說了好一回。烏阿有笑着點頭。別了。王三回身轉來。迎着戴春。教戴春先封個潤筆之費。戴春便同烏阿有回家。封了八兩銀子。到白石街前飯館中。吃了酒飯。轉至王三家。送上筆資。王三接了。稱謝。便將做就呈稿。放在桌上。一手按着。一手指指劃劃的對戴春說道。此事只得幹辦。紀二那節。詐騙媒事。休要提起。就是那婆嫂。也不必提破他姓陰。戴春道。這是何故。王三道。且聽我說來。那紀二這場人命。竟做他姦姦殺姦。若務要說破那節媒事。必須提出甚麼流氓。不流氓。情節太支離了。即使戴兄辯得明白。實不知情。究費周折。那陰楊兩姓不關緊要。詞內敘他姓楊。也有個主見在內。萬一到官時。審出他姓陰。戴兄只知姓楊。也顯得戴兄不知情。烏阿有道。先生真是高見。王三便把呈稿付二人看了。戴春問道。舍間是大義坊先生。這呈內爲何單稱鶯歌巷。王三道。你在鶯歌巷捉姦。自然應住在鶯歌巷。況且令兄現在這起命案。追捕甚緊。令兄是大義坊內。你呈內若又是大義坊戴。你不怕有老大不便處麼。戴春連稱是極。即日赴縣具呈。次日檢驗。另日審問。定案具詳。一切內外。均是王三轉託值堂房劉六先生照應。那劉六先生。便是方纔王三送出門的縣裏朋友。此人在縣裏最爲響噹。裏面門簽線索。外面差役。公人。呼應極爲靈驗。所以縣中竟照原呈大略定勘。紀明擬絞監候。孫周氏楊田氏楊秀蘭俱杖決枷贖等因具詳。出詳之日。劉六先生一篇大賬。通連內線。疊外場。一應計共須銀二千四百六十二兩。戴春如數找清。外又重謝了劉王二人。那烏阿有到劉六處。去分了二釐頭的引進禮。都不細表。且說陰婆自從縣裏吃了官司。

情知富吉老虎般的盤踞在府衙等他。可想逃得過。只得人上挖人。向富吉磕頭賠罪。又教女兒千嬌百媚去奉承他。又送上許多賀敬。方舒了富八大爺的氣。那烏教頭原呈抹煞縣官審訊供攀。竟是事外之人。那紀二可憐有口難言。竟屈打成招。坐了死罪。縣案一完。獨有那戴春財多爲累。又因哥哥戴全遭了無頭命案。富吉見機生情。一心要牽連他。當日接了縣詳。便親身送內。只見高世德正在飲酒。富吉將文書遞上。便指使從人走開。悄悄直對官說了許多情節。便教世德交幕友駁詳提案。不數日。卷宗人犯解到候訊。次日。卽懸牌傳審。富吉便密差心腹人向戴春說道。本府出東京時。早訪得楊氏本姓是陰。今日提訊。立意要辦你窩頓流娼誘姦的罪名。戴春聽了。嚇得魂飛天外。那人又道。你如肯將戴全與錢泰聚起畔緣。由老實供招。本府便肯超豁你。就是富八爺。也好在官前極力包含了。把個戴春的灵魂重復叫回。喜出望外。道這有甚使不得他的事。盡在我肚裏。我對審時。老實說便了。那人便去回復富吉。富吉便傳令伺候帶齊人犯。聽候本府審問。那本府高世德將次出堂。在廳內炕上。向隨從人道。你們都退出去。叫富吉進來。左右一齊退出一。片聲叫道。喊富八爺。富吉突起個大肚皮。慢騰騰走上廳來。一站。世德道。那件戴春的案。今日不是要問了麼。富吉道。伺候了。老爺可會意。世德道。你前天說甚麼流娼不流娼。富吉道。那事不打緊。那楊田氏。老爺只問他女兒通姦。是知情的。待他漏了口風。過來再逼問下去。那孫周氏。也好問他誘姦等情。那戴春老爺。只要說他不安分。不愛廉恥。紀二姚蓮峯。是你平時縱放的麼。這樣問下去。看他怎麼供。只是還有一事。老爺不要忘。那戴春有個哥哥。子名叫戴全。就是前天毛和尚案裏的要犯。現在逃匿。老爺須在戴春身上問個下落。也見得老爺精明。世德道。那個我會得。他如不肯實說。立斃杖下。就是了。富吉道。那也使不得。只要他說哥哥子畏罪潛逃。就好提戴全的兒子監追了。言畢。世德立起身來。富吉退出。快快先走幾步。高叫道。喊伺候。只聽堂外齊聲答應。宅門大開。三聲點響。軍牢健步。吆喝三通。只見高世德簇簇新新。大紅圓領。腰圍玉束頭戴烏紗。暖閣當中坐下。經承書辦。手捧案卷。在旁。并將各犯名單呈上。高世德坐在堂上。暗暗的把富吉吩咐的話。想了一回。便提起硃筆。在戴春名姓上。點了一點。經承便喊一聲。戴春。只聽得兩班衙役。數十人。一片聲戴春。叫個不絕。只見戴春七撞八跌的。走上堂來。案前跪下。世德問道。你是戴春麼。戴春道。小人戴春。又問道。你弟兄幾個。戴春道。小的只一個哥哥。子名叫戴全。又問道。他那裏去了。戴春便口直隨供。道他和那案內的錢泰聚。有切齒深仇。因錢泰聚那年和小的哥哥子比較。拳棒錢泰聚用重手。點壞了哥哥子。病經一年。哥哥子因此懷恨。世德拍案喝道。有如此重大案情。你早爲何不報官。戴春道。連日小的吃人命官司。忙得緊。不管閒

事不曉得他那裏去了。聞知他的兒子戴默待。在西門外狹道巷。何不喚他來問聲。世德便喝道。下去。隨將硃筆點了楊田氏。只見陰婆上堂。世德問道。紀明姚蓮峯。在你樓上與楊氏通姦。好不安分。陰婆聽了這話。全不接頭。旁邊經承官回道。這人是楊田氏。這件通姦打人之處。是孫周氏的家裏。世德道。原來不是他。出去罷。又點了孫周氏。孫婆上堂跪下。世德道。本府在東京時。知道你是個流氓。如今你又到曹州來。幹這個不愛廉恥的賣買。麼。吩咐掌嘴。弄得孫婆一點不懂。不知官長說些甚麼。左右不分皂白。就將孫婆揪轉頭來。一打四十。經承在旁。亦不知道。孫婆是甚麼人。亦不敢多說。此時富吉在宅門後。聽得明白。連連頓足道。這樣不中用的東西。怎麼做官。便叫隨人稟官道。內衙有要事。請老爺退堂。世德即忙起身。兩廊一聲。吆喝各自退回。富吉假傳內諭。着經承敘牌稿。差拘戴全之子戴默待。監追凶犯。又邀同牛信去尋烏阿有。告知戴春說。今日之審。官府十分庇護。須得怎樣數目。戴春甚為情願。立刻辦齊赤金三十條。每條重十兩。交與富牛二人。并道。這點薄禮。孝敬官長。牛信師爺同富八太爺。小可改日再謝。原來牛信富吉是高世德極親近的密騙。那時一做官。便派牛信為房總管。派富吉為稿案門上。所以二人大權在手。此時接了金條回署。平分收拾。花了一千餘文。買些水禮。送了烏教頭。只說是戴春送的。我們二人還沒得你這副的好看。烏教頭快活已極。向二人稱謝不了。承關切。承照應。說個不已。二人得了金條。並不送官。外面謠言。知府貪贓。實在世德。並無絲毫到手。富吉得了這賊。便將戴春這案攔起。單把毛和尚案。差兩起公人。一面先提戴默待。監追凶犯。一面嚴拿戴全正犯。那戴全聞知錢泰聚被毛和尚刺殺之後。心中大喜。暫避西門外義友家中。那義友替他暗地打聽信息。續後曉得錢士霄指名告他。又聞得戴默待拿去收禁。還要密拿正犯。他得了此信。便高飛遠颺的去了。一日。公人拘得戴默待到案。富吉便向他需索一切。過了幾日。漸漸淡來。所有追拿一案。亦無非應名比較。把個公人的屁股晦氣而已。一日。世德正在後花廳。同兩個美妾飲酒取樂。外面忽飛報梁山。大兵到來。世德大叫一聲。往後便倒。衆人忙上前急救。已是面如土色。絲毫餘氣。究竟不知救得轉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豹子頭慘烹高衙內 笏冠仙戲阻宋公明

却說高世德在曹州府署後花廳飲酒。聞報梁山泊兵來。大吃一驚。往後便倒。左右急忙叫喚。半晌方纔甦醒。早已驚魂離體。蕩魄去身。連話也說不出來。瞪着兩隻眼睛。向左右道。這這這便怎麼。忽又聞報道。賊兵在北門外殺狗橫分。

三營屯扎原來那殺狗嶺離城尚有五十餘里。世德聽了，稍爲放心，只是呆坐着椅子上，一無號令。忽報梁都監親來請見，已到廳上。高世德只得出迎，一見梁橫，也無別話，便問道：「賊兵回梁山否？」梁橫見他如此昏憤，心中暗急，便道：「那有這等容易事？賊兵銳氣方盛，明日小將擬開城決一死戰，探得梁山賊軍先鋒，姓林名冲，好生了得。小將現已傳令緊閉各門，趕運灰瓶石子上城堵禦，特請相公速爲劃策。戰陣之事在小將，謀劃之權在相公。軍情緊急，小將要去分派營務，準於五鼓再來。一同上城罷。」高世德一聽得林冲二字，已經三魂失了兩魂，再聽見要他上城，連那嚇剩的一魂，也不知去向。了戰兢兢的對梁橫道：「小弟今日有些頭疼發熱，那個林教頭之事，總託將軍做主調停。明日如小弟退熱，總陪將軍同去。梁橫料其懦弱飾避，只說再會再會，即便起身去了。直到衙署，只見大小將弁兵丁已在衙前聽候號令。梁橫進署，急悶異常，暗想道：「一木焉能支大廈，賊勢如此猖狂，曹州地方遼闊，偏又遇着這一個高知府，本城紳士中又無勇敢之才，又可惜天河樓的武解元上省去了。如何是好？」躊躇一回，便發令派將領兵鎮守各門，左右將弁都紛紛得令而去。一面吩咐防禦張金彪、提轄王登榜、速選弓弩手三百名，防守北門，再選精兵八百名。明日黎明，隨同出北門，齊心協力，剿除草寇。二人同聲答應，當夜分派已定。一面再遣細作探聽梁山來將兵馬人數。原來宋江依吳用之計，將大兵屯在兗州，先遣凌振戴全往曹州，按計行事。再與吳用商議派將點兵之事，只見林冲立起身來，道：「小弟願效微力，取這城池，雙手奉上。」宋江吳用齊道：「甚好。」便令林冲領二千人馬爲前隊，一面傳令到濮州，調劉唐、杜遷帶隨身軍漢四百名來輔佐林冲，一同前去。搥旗息鼓，潛師進發。吳用便對宋江道：「此事還須兄長同小弟親自一行。」宋江道：「這是何故？」吳用道：「小弟初意，原不貪曹州土地，但曹州地近黃河，爲東京出入之通衢，破得曹州，且弗退兵，看形勢可據，則據之。此亦兵家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之道也。」宋江大喜，便道：「就說林兄弟這枝人馬，也須小可與軍師親自策應。所有兗州的兵將，都不調動。攻猿臂寨的兵將，都發回山寨，獨留呂方、郭盛、戴宗、時遷四人調撥二千人馬，隨同接應。不日林冲的前隊已到了曹州府北門外，殺狗嶺林冲便要攻城，忽聞後隊流星報馬飛到道：「軍師有令，凌頭領在城內，未曾兩打照會，須先差心腹人潛入城中，暗遞號令。然後內外合應施行。」林冲只得就在殺狗嶺安營屯扎，先遣人密入城中去，知會凌振。這裏林冲領中營，劉唐領左營，時遷領右營，安營方畢，只見戴全氣急，助壞奔來。林冲大驚，忙問何事。戴全道：「自那日小弟同凌兄先到曹州，恐有人認識，在西門外張魁兄弟家裏，便託張魁差人導引凌兄入城行計。只道安排已畢，不知何人在那高知府前告出小弟潛匿之處。那高知府便來追拿，幸張魁兄弟先

將我放走了。只是張魁已被拿入城去了。林冲道：「這事怎了？」戴全道：「幸喜凌兄這條計尚未破出。小弟此來特請林兄長急速攻城。深恐凌兄密計再洩。不但張魁兄弟及小兒性命不保。就是我的冤氣。又不知何日出也。正在商議。襲城只見先差去的那心腹人飛跑轉來道：「曹州府已各門緊閉。嚴兵把守。小人無從進去。林冲驚道：「我們潛師前來。路上人不知鬼不覺。怎麼吃那廝先曉得了？」戴全道：「梁橫那廝甚是精明。此地離城不遠。焉有不知？」正說間。宋江吳用後軍已到。林冲便將心腹人不能入城的話。告知吳用。吳用躊躇半晌道：「如凌振失陷。我從前那番劃策已置之無用了。只有煩衆兄弟悉力攻城。再相機宜。在凌兄弟不會失陷。我前計仍好施行。此刻曹州城裏已曉得我梁山兵到。豈凌兄弟反有不知之理。我們只管攻城。也不必知會凌振了。今日已晚。孩兒們辛苦。何爭這一夜。明日五更再行定計。但我本意原欲襲城。今番變作攻城也。忽然髭沉思一回。便吩咐左右快往後營。叫時遷前來。須臾時遷進來。吳用道：「你從城角僻靜處悄悄越城進去。如會着了凌振。你可幫同舉事。如已知凌振失陷。我計已破。有你在內。亦可相機策應。這邊吳用正在施設事務。那邊高世德在廳上見梁橫已去。便一步步的挨進內房對妻子道：「夫人我真個有點發熱了。其妻愁容滿面道：「怎好。相公素來心氣不足。今日又受此大驚。世德道：「那個林冲殺來了。梁橫都監要我同去。我早知道有這等禍事。那時節不該幹辦曹州的。世德懊悶非常。那兩個嬌妾不識時務。還要相公長相公短的温存。不知主人命在呼吸。那裏還敢幹那風流世德足足的愁到五更。僕婦進來傳言道：「外面請相公了。梁將軍在廳上也。世德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慢慢的走出外來。只見梁都監站在客廳當中。全身披掛。倒豎濃眉。滿臉殺氣。騰騰雙手叉着腰間。開言道：「天將亮了。人馬已齊。相公速請上馬。世德呆了半晌。回言道：「我只好不去。將軍你摸摸我的頭。當真受了暑熱了。梁橫大聲道：「壞了。也不回言。大踏步往外就走。上了馬。出了知府衙門。帶同張金彪王登榜并大隊人馬。直到北門。只聽城外喊聲大振。賊兵已抵北門。梁橫傳令開門。放下吊橋。一馬當先飛出。那張王二將督領人馬。隨後渡過吊橋。擺成陣勢。那邊林冲劉唐杜遷早已列陣等待。梁橫提鎗先出。大叫道：「叛逆狂徒。快來納命。林冲挺矛而出。看那梁橫身長八尺。年近五旬。額闊腮方。臉如重棗。頰下長鬚。飄揚腦後。全身黃金盔甲。坐下烏騾名馬。威風凜凜。真是一員虎將。林冲便橫矛拱手道：「來者莫非都監梁將軍麼？」梁橫道：「然也。林冲道：「梁將軍聽者。俺林冲此來不爲別人。你速將那個知府的高小畜生。細縛獻上。免你合城老小性命。梁橫大怒罵道：「亂賊狂言。看鎗說罷。拍馬過來。林冲挺矛相拒。兩陣吶喊鼓角喧天。二英雄怒馬相交。鎗矛並舉。大戰一百餘合。不分勝負。那邊梁山營裏惱動了赤髮鬼劉

唐潑刺刺一馬橫冲舉刀助戰。杜遷見劉唐出陣，也便拍馬相攻。林冲劉唐杜遷三戰梁橫，梁橫手裏尚可招架，心中却也驚慌。這邊官軍陣上張王二將，也拍馬前來幫助。六人六馬，擬作一團。兩陣喊聲不絕，又戰到四十餘合。張金彪王登榜原非梁山敵手，林冲看他二人漸漸軟了，便順手掣轉蛇矛，向張金彪咽喉一刺。張金彪早已落馬。王登榜見張金彪陣亡，慌得手法愈亂，被劉唐乘間一刀砍傷右臂。彼時杜遷逼得梁橫緊急，林冲抽空順手一矛，刺入王登榜左脅，嗚呼哀哉。梁橫無心戀戰，趁林冲矛尚未起，便把鎗向前一架，偷縫兒跳出城心，回馬便走，行不數步，只聽北門西偏城角，天崩地裂的一聲響亮，濃塵冲起，日暗天昏。那城磚巨石飛入九霄，磬盤也似的虛空旋轉。城內人聲鼎沸，却是凌振奉吳軍師密計，在城內栽埋的地雷，至今發作。原來凌振埋藏地雷，定了竹竿藥線，方欲等梁山兵到，便好動手。誰知梁橫防守嚴密，添設營房，那藥線正在營房隙地，凌振無從措手，暗自叫苦。恰好時遷進城，尋着凌振，凌振大喜，便與時遷說明藥線所在之處。時遷會意，這日城外鏖戰，那些官兵全神照顧城外，不防時遷帶了火種，偷身來到營房，點了藥線。吃小卒看見急捕，時遷早已跳出營房。地雷轟炸，城郭崩摧。林冲見地雷已發，心中大喜，同劉唐杜遷催動全軍殺上。梁橫見城池已失，佐將已亡，長嘆一聲道：「天絕我也！」拋鎗在地，抽佩劍自刎而亡。吳用便教呂方郭威分兵管住各門，以防高衙內逃出。戴全統領三百步兵護送宋江、吳用、戴宗入城。林冲教劉唐杜遷在城門邊迎接，自己領百餘名嘍囉，飛也似撲到府衙去了。戴全送了宋江等進城，便帶了數十名嘍囉，撲到府監，打開牢門，救出兒子。默待，又打入縣監，救出義友張魁，見了紀明，一刀分作兩段。看官既然說到紀明，趁此將陰秀、蘭案交代完結。那戴春是個花花蕩子，平日只曉得糟蹋身子，又因大暑天吃官司，日中奔走受驚，着急一場大病死了。烏阿有後來因投親，不遇流落異地而亡。孫婆陰婆秀蘭破曹州時，亂中失散。這裏通判知縣等官盡皆殉難。前案已完，再說那林冲率衆撲到府衙，一聲吶喊，擁進宅門。逢人便細，將高衙內一門良賤盡行捉下。單單不見了高衙內。林冲頓足懊恨道：「怎麼吃他走了。」隨後宋江、吳用已到，吳用對林冲道：「賢弟且請寬心，我已教呂、郊二兄弟監守各門。這小畜生怕他插翅飛去不成，傍午衆頭領在府衙開筵暢飲，戴全領張魁見了宋江、宋江大喜，宋江便同吳用商議，佔據曹州之事。正在開言，忽見轅門軍校進來，報稱有一人自稱曉得高衙內藏躲處。林冲大喜，忙令喚入。那人上前叩頭，林冲急問：「高小畜生那裏去了？」那人道：「小人住在府衙後牆小弄內。本年三月，曾吃他的屈打冤屈難伸。今日聞知頭領，林冲道：「你但說那賊畜生躲藏何處？」那人道：「正是冤家路窄，刻下小人登牆探看，望見那間壁毛廁裏，正是他躲着。因見他身邊有

個教頭。所以不敢。林冲不及聽完。放下酒杯。霍的立起身來。大踏步便走。吳用忙叫那人緊緊跟隨上去。做眼。又着小嘍囉。急忙備帶麻繩。飛速追上。林冲已撲到那人指引之所。只聽毛廁裏叫聲啊呀。猛見那烏教頭圓睜怪眼。大喝道。甚麼人敢來。林冲順手抓來。攢在街心。早已頭顱粉碎。那小嘍囉早已走進毛廁裏。將高衙內網捉了出來。林冲大喜。只見高衙內沒口的林伯伯冲爹爹叫饒命。林冲罵道。賊畜生。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吩咐小嘍囉。好生網來。自己先回府衙。宋江吳用等衆頭領降階迎賀。吳用便傳令教頭呂方郭盛收兵進城。同赴慶宴。林冲便吩咐重賞那報信的人。那人道。小人不願金帛。但願將他兩個美妾賞與小人足矣。林冲道。這有何不可。便叫左右將出高衙內的兩妾。又加些金帛賞與那人。那人領了。叩謝去了。林冲便請宋江軍令。將衙內一門良賤。盡行斬首。那富吉牛信。自然也在其內。林冲謝了衆位頭領。重復入席。只見小嘍囉已將高衙內四馬攢蹄網縛獻上。林冲見了衙內。眼睜睜看了半晌。却沒擺佈處。恨不得活活的嚼碎了他。忽猛得一個計較。便叫左右去訪尋高衙內平日用的廚子。前來問話。不一時尋得廚子來。林冲便問道。你主人平時吃猪羊肉。怎樣吃法。廚子道。猪耳捲如餃。羊眼熟油炒。羊肉做羊膏。猪肉做燒烤。林冲道。好極。便吩咐將衙內牽下去。洗剝乾淨。再上來聽用。宋江便吩咐撤去酒筵。當中供起林冲娘子的神位來。林冲遜謝。只見左右已將洗淨的衙內。箝口反縛獻上。宋江便吩咐先取三杯血酒來。祭奠林娘子。左右一聲答應。衙內身上早已三個窟窿。左右將血酒捧上。宋江率衆頭領依次祭奠。林冲一一回謝了。送了神位。重開筵席。宋江吳用林冲劉唐杜遷呂方郭盛戴宗凌振。時遷戴全張魁。共十二位頭領。依次列坐。林冲命先將猪羊牛馬肉上來。飲酒。飲至三巡。林冲方命用羊眼熟炒之法。一個嘍囉。便把尖刀向衙內眼眶一挖。鮮血滿面。又命取耳朵。只見嘍囉持刀復向衙內去割。不知這耳朵不消割得。一扯便落。嘍囉拿着笑道。啓稟頭領。這耳朵是假的。林冲笑道。怎麼假的。敢是那個先割過了。衆頭領哄堂大笑。看那衙內。早已魂歸烏有。吳用笑着勸道。林兄弟大恨已洩。這小賊屍身。亦無用再割。林冲一聲長笑。把頭向外一看。喝道。拖出去。手下人同聲答應。拖出屍首。掃淨血跡。宋江便滿斟一杯。獻與林冲道。今日恭賀林兄弟報仇雪恨。林冲起謝。一飲而盡。吳用也滿斟一杯。道。小可還有一事。恭賀賢弟。林冲起問何事。吳用道。小賊已死。老賊必來。老賊來時。就此設計擒住。劈屍萬段。豈不更快人心。林冲喜謝。亦接飲而盡。三人復坐。宋江便問吳用道。軍師欲擒高俅。計將安出。吳用道。此須臨時應變。計難預定。小弟看這曹州形勢。足可佔據。小弟擬派董平在此安紮。所有倉庫錢糧。不必運回山寨。就此交付董平。以便軍餉支銷。便宜行事。吳用說到此際。注目宋江而笑道。倘從此

因利乘便。渡過黃河。直取寧陵。則歸德一府震動。而河南全省可圖矣。宋江大喜。便道：軍師所見甚大。但此州南距黑河。尚有數百里。若無高山峻嶺。安扎人馬。黃河亦未易渡。只見張魁開言道：此地只有曹南山。最為高峻。去黃河不遠。吳用便問張魁道：曹南山形勢如何？張魁道：論形勢。小弟不能理會得。至於路徑。小弟却最熟悉。軍師如欲往。看小弟願為嚮導。時遷道：說起曹南山。小弟也有些認識。宋江吳用皆喜。便議於明日同張魁時遷共往曹南。計議已定。大家暢飲盡歡而散。當令林冲劉唐杜遷。凌振。戴宗。戴全。六位頭領。權守曹州。一面差人去濮州調雙鎗將董平。又去山寨裏調喪門神鮑旭。沒面目焦挺。同來接理曹州軍務。次日黎明。宋江吳用乘朝爽起行。命呂方郭盛帶領伴當四十名護送。命時遷張魁為嚮導。一行人馬徐出南門。只見一片平陽。濃陰繚繞。朝靄輕清。東山一帶。霞光異樣鮮紅。吳用嘆道：此霞赤如血色。東方殺氣正旺。今我南行。須顧東憂。宋江道：雲天彪陳希真兩路人馬。固屬可憂。但我梁山戰將如雲。謀臣如雨。四方豪傑。悉來聚義。上應天道。下合人心。又何向而不利哉？說罷大笑。便對張魁道：賢弟來聚大義。我等增輝。不識賢弟交好中。才智齊力過人者。尚有幾人？張魁道：小弟交好中。除戴全兄弟外。武藝十分者。尚有一個姓真的。雙名大義。曲阜縣人。年方四十。力敵萬夫。狀貌魁梧。性情質直。此人現在東京。與小弟最為莫逆。時有書信來往。如果小弟修書招致。必來聚義。宋江大喜。張魁又道：只可惜這裏武解元金成英。與我交情不遠。近又不在此地。這倒也是一位英雄。吳用道：說起金成英。我也曉得。此來曹州。正欲訪他。他却往何處去了？張魁道：往濟南府去了一路。說說談談。早已烈日當空。炎光流爍。時遷向前一指道：前面已是曹南山也。只見眼前一條山路。微微彎曲。望去杳茫茫的。接到那邊山脚。驕陽接嶺。分外炎威。宋江吳用一千人皆道：口渴急要取水。呂方郭盛道：此路並非無水。只是被太陽曬得火熱。急切飲不得。只見時遷捧上兩個西瓜。宋江大喜道：賢弟何處得來？時遷道：適纔路上見有一所瓜園。順便取了兩個。準備止渴。眾皆大喜。分食而盡。張魁道：前去了山脚。抹轉彎。便有一帶樹林。可以遮陰。下有清溪。可以止渴。大眾聽了。便飛速冒暑前進。又走了一回。到了曹南山麓。眾人急隨了張魁。由山麓轉彎。行不數步。果然千林綠蔭。一泓清泉。宋江眾頭領又四十個伴當。俱已走得喘息無氣。宋江吩咐權且憩息。大眾連人帶馬。共取溪泉暢飲。足息了半個時辰。吳用道：我等此來為相度地勢。並非耽玩山景。不宜久息。了一聲吩咐。張魁時遷早已起身先行。眾人隨了一路盤上山頂。張魁指着對吳用道：此曹南山最高處也。吳用便四邊看望。一遭對宋江指指劃劃。說了許多。宋江一點頭。吳用又道：此山南面形勢。尚未了了。尚煩張兄弟領路前進。大眾隨行。張魁道：山南一路。都有樹陰遮蔽。不

比山北酷暑沒躲閃處行不數武果然流泉界道萬樹蟬聲宋江一千大衆如行綠幕之中只見前面張魁已渡過一條大板橋時遷也隨了過去衆人追上那橋下流水却濁如黃泥不解其故過得橋時又是酷熱平陽張魁時遷前導宋江等在後遠遠望見前面叢綠中擁出一座牌樓宋江吳用看時只見牌樓上鑿着斗大四字乃是清涼世界望見張魁等已進了牌樓衆人隨着進去裏面一帶長堤槐陰交道長堤盡處便是渡口長橋斜渡小屋如鱗另是山居村景張魁到了橋邊時遷趕上問道張兄這是甚麼地方小弟却不認識張魁立住了脚定睛四看道奇了這是甚麼地方幾時走錯的隨後宋江吳用呂方郭盛一千人都到吳用道登山迷路亦是常事前面漁村不遠且去問訊大衆過得長橋已是午牌時分吳用上前便向一個漁翁問道此處是甚地名漁翁答道此甘露嶺也宋江道離曹南山幾里漁翁道不曉得又一個漁翁道你問曹南山做甚曹南山遠得緊哩衆人道我們一千人方纔此刻從曹南山來怎麼說遠兩漁翁哈哈大笑其一道你們這班人敢是青天白日裏做夢你問的是不是曹州的曹南山宋江道正是漁翁道曹州乃山東地方這裏乃河南歸德府寧陵縣地界與曹州路隔黃河你們難道飛到這裏的衆人聽了各自驚疑宋江對衆人道休去睬他休只管回舊路去不問怕他做甚衆人走轉長堤那張魁好生慚愧也隨了衆人過橋行不數步乃是一帶荆籬萬竿修竹微風颯颯吹來又迷失了槐陰長堤宋江急命轉路衆人急走只道荆籬盡處便是長堤却望見紅牆一角走近前時乃是法王宮殿宋江吳用看那山門高懸着清涼寺匾額只見伴當數內一人叫苦道這裏莫非真是寧陵縣甘露嶺宋江忙問其故伴當答道那年小人往甯陵縣時會隨了母親到這寺裏燒香過的今日記起來一點不差宋江道休得胡說我們既然到此且進寺內去問問何妨衆人隨宋江進了山門那宋江嘴裏雖強心裏却也有幾分驚疑但見數人在廊廡下乘涼宋江正欲差伴當去問忽見柏陰內立有碑石宋江吳用遂同去先看乃是隋文帝駕幸甯陵至此甘露下降故賜嶺名爲甘露立碑記瑞宋江吳用一齊大驚道真是河南甯陵縣地界也我們幾時渡的黃河衆人聽了都面面相覷道這是何故吳用道此真天下未有之奇事宋江道此地果是甯陵我等就從此問路回去亦不過三四日路程只是我等來時並不帶盤川乾糧如何是好就是現在自辰刻至此尙未飲食好生飢渴衆人正在躊躇猛見一個僧人出來便合掌問訊道衆位客官想是登山迷路的宋江道正是弟子們自黎明至此未曾會食飲那僧人道客官既已來此却是有緣便請小寺敝齋宋江大喜拜謝便問道大師想是寶刹方丈僧人道非也貧僧乃是知客本師却在裏面禪房宋江對吳用道我們何不進去參拜吳用稱是那知客一人

領入衆人都在外面等候。宋江吳用進去，只是松篁交翠，軒宇清明。正是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到了裏面，只見一老僧趺坐蒲團。宋江吳用上前參拜，老僧起了蒲團，打個問訊，便請二人坐地。知客命侍者看茶，又命辦齋。老僧開言道：「義士遠涉黃河，來訪荒山，定有事故。」宋江吳用都暗吃一驚。宋江停了半晌，只得將曹南山拖遷到此情形說了。便道：「弟子等不解何故？」老僧指示老僧回顧知客僧道：「此必荀冠道人之所爲也。」因歎道：「此老心腸太熱。」宋江便問荀冠道人是何人。知客僧道：「這僧人開封人氏，生長名門，少喜談兵，戰陣上也去過幾次。暮年無意功名，來此深山修養。却是道法圓明，神通廣大，就中單表縮地一術，能合千里輿圖，縮成跬步。」義士由曹南頃刻到此，敝師所以料是此公也。那宋江吳用聽了，不能做聲。老僧道：「義士既已來此，何不就去見見，休辜負他指引苦心。」宋江便問道：「人現住何處？」知客道：「出寺後不數步，有一道清溪，是甘露嶺發源來的。」義士但從此溪傍石岸，溯流前行，到了嶺下，自有小橋接渡。嶺上一路蒼松，下有細徑，可以步行前進。但見亂石牆邊，籐蘿掩映之處，三間茅屋，便是荀冠道人家也。宋江吳用皆欣然願往，只見香積廚內，飯頭進來告稱：「齋已辦齊。」老僧便道：「請義士外面禪堂用齋，即命知客奉陪。」那呂方郭盛張魁時遷及伴當四十人，俱請向齋堂赴齋。大衆告飽，宋江吳用復進禪房，向老僧深深道擾，便辭了老僧，領着衆人去訪荀冠仙。知客送到寺後，告別回寺，再說宋江等依知客指引的話，取路前進，一路清涼，竟忘炎熱。吳用道：「這大仙引我們至此，不知有何見諭。」宋江道：「陳希真那廝妖精擋路，我等無法破他，想這位仙人定有以教我。」一路談說，不覺到了簾陰門首，只見一個童子，在門前掃葉，見了宋江等一行人衆，便笑道：「義士來也。」本師恭候久矣。宋江又暗吃一驚，方知真是這荀冠仙戲他。心中十分凜凜，童子領宋江吳用進去，衆人在外等候，只見裏面十步茅廊，三弓隙地，蒼松枯柏，盤舞成陰。童子引二人到了精舍，見了仙人。宋江吳用不覺肅然下拜，仙人急忙扶住，施禮遜坐。童子看茶，宋江看那仙人年近七旬，身長八尺，精神矍鑠，面貌魁梧，目有餘神，鬚垂銀白，飄然仙風道骨。宋江開言道：「子弟偶玩曹南，不意到此仙境，因遇清涼寺長老，始知仙師神力。弟子等奉攝至此，想仙師必有指教，特此晉謁，伏望指示迷途，并詳休咎。」仙人領首微笑，因命童子取書架上，一卷太乙雷公式來。仙人翻出一頁，命童子遞與二人，二人看時，只見上寫着：「引敵軍深陷重地，第三十六凡敵軍遠屯境外，及隔河爲陣者，但搵式三轉，將杜門移加敵人營後方位，以天大將軍印封之。」三呼敵人名，將姓名，敵人自不覺從開門前行，陷入我重地也。但敵軍在五百里以內，皆可以此致之。」宋江吳用大駭，登時汗流浹背。童子將書收去，宋江神定半晌，忽然心生希冀，便拜問道：「仙師此書授自何人？」弟子愚蒙，

不識可指授否。仙人道：山人寂寞閒居，藉此消遣。義士要他何用。宋江道：弟子宋江，避居水涯，恭候招安。現在替天行道，到處剷除貪官污吏，爲民除害。倘得仙人傳授此書，以除殘暴，各路生民幸甚。仙人笑道：貪官污吏於你甚事，刑賞黜陟天子之職也。彈劾奏聞，臺臣之職也。廉訪糾察司道之職也。義士現居何職，乃思越俎而謀。宋江吳用皆錯愕無言。仙人嘆道：世路崎嶇，運途變易，半生驚險，却爲誰來。寓主開蒙汗之樽，梢公作板刀之麵，山頭逢燕順，燈下遇劉高。王章倖免於江州，追捕潛身於遠道。此皆義士之所親爲嘗試者也。聚義而來，快心有幾。昔日羣英協輔，今朝勁敵成仇。戰長嶺而良將殞身，渡魏河而金珠輪敵。寰中疆域盡成支絀之形，寨內星辰已見離披之兆。憂患倍增於曩日，存亡未卜於將來。奉勸回頭，且請息足。宋江吳用道：仙師之言是也。仙人道：人壽幾何，去日苦多，英雄無名死，不如棲巖阿宋江道：蒙仙師指示迷津，實銘肺腑。惟弟子大倫未盡，暫且告辭。倘能擺脫塵緣，異日必依門下。但未知終身結果如何。還求指示一二。仙人笑而不答。暗忖道：孺子不可教也。遂口占一律云：到處干戈動鬼神，夜深人靜憶前因。明知金鏡超三界，渡得銀河撫萬民。遇合有緣隨世運，漁樵無限樂天真。而今欲問前程事，終是朝廷社稷臣。二人聽罷，一記了，都未解其旨，都不敢多問。目中打個照會，起身告辭。仙人拱手道：二位前程遠大，沿途保重。吳用道：弟子們急回曹州，尚求仙師法力。途中保重。仙人道：無傷也。此去必然穩便，遂長揖而別。童子送出門首，遞一把小石子與宋江道：沿途糧食，願以奉贈。宋江接了，不解其故。童子道：但宜整吞，不可碎嚼。不然，不敷曹州路程也。宋江告別了，同衆人下嶺，只見夕陽在山，遠遠清涼寺暮鐘撞動。途中談論筍冠仙，衆人互相詫異。順路行來，大衆又覺飢餓。宋江捻那手中石子，覺軟如飯團，便取嚼一枚，清香絕勝。飢火頓消。宋江道：妙哉！仙糧吳用道：看有幾枚。宋江將石子一數，不多不少，手中四十五枚，原來是一枚給一人的。宋江便分與衆人吃了。大衆都稱妙不絕。一路行來，不覺幾個轉彎，不見了清涼寺，却好撞着那槐陰長堤。衆人順堤北行，晚霧朦朧，到了牌樓。張魁愕然片刻，吳用問故。張魁道：此刻天暗，不辨字跡，起先進來時，衆位見上面寫甚麼。宋江道：是清涼世界四字。張魁頓足道：怎的我這般糊塗。我進來時，只是曹南山的牌樓。那曹南山南面也有一座牌樓，寫着曹南第一山五字。吳用道：悔他則甚。那時就曉得了，也是無益。宋江等六位頭領上了頭口，少頃霧消，月出，衆人趁月光下，揀北便行。腹內果然精神爽快。大衆不辭路徑，一口氣走到天明，叫聲苦不知高低。原來甯陵回曹州，只是正北，却錯走了東北。此地土名雙棚，距黃河尚有六十里。渡河是定陶縣地界，未伏初秋天氣，喜得是日炎熱頓消，行至辰牌時分，到一市鎮，望見黃河渡口。大家又漸覺飢餓。宋江叫苦道：

是我忘却仙童叮囑。將那仙糧嚼碎。果然不能久耐。如何是好。呂方郭盛道。我們且去射些蟲蟻兒。胡亂充飢。時遷道。小弟有個計較。說罷。看他下了馬。趕到前邊。一月米店裏去了。算你時遷手段高強。青天白日。如何做得來賊。倒也虧他。偷得一袋米來。行至中途。吃店中人看見。追來。時遷早已逃到宋江面前。店中一羣人趕出。見他們大夥客人。身邊都有軍器。不敢逼攏來。只得遠遠地爛賊臭賊臭賊的辱罵。惱得呂郭時張四籌好漢。一齊性起。殺奔前去。不知這場廝殺有無奇文。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禮拜寺放賑安民 正一村合兵禦寇

却說宋江在黃河渡口。被市人辱罵。呂方郭盛時遷張魁四人皆大怒。一齊上前廝併。吳用忙招手叫道。我們渡河回家要緊。休要在這裏生是惹非了。衆人只得依了吳用。渡過黃河。由定陶轉回曹州。林冲等頭領會着。喜出望外。道。兄長們遊向何處。弟等在曹南山四路尋覓。杳無踪跡。真憂得苦也。宋江將遇筍冠仙事。一一說了。衆人無不驚異。宋江因此斷了渡黃河取寧陵之念。并曹南山屯兵之議。亦不敢舉行。不日。董平鮑旭焦挺領本部人馬都到。宋江命林冲將兵符交付董平。一面修築北門。收管錢糧。整頓人馬。備禦官兵。林冲領劉唐杜遷并原來人馬。回濮州去了。時遷仍歸曹州。宋江吳用領呂方郭盛戴宗凌振戴全張魁一千人馬。大隊回歸山寨。正出北門。只見一騎報馬飛到。乃是清真山馬元的差人。呈上雞毛文書一角。宋江吳用一齊大驚。忙拆開看時。知是雲天彪大興馬步全軍。並會合歸化里仁正一三莊回民。攻打清真山。十分危急。速求救援。宋江大怒道。關勝索超兩兄弟被害。俺正要興師報仇。他却先來撩撥。我們便活擒這廝們來祭旗。那班賊回子也要出頭與俺作對。就一併掃除了他。便與吳用重進曹城。商議興兵救清真山之事。吳用道。清真之役固能矣。但高俅那廝必定就到。此間生事。雖董平兄弟對付得他。總費手脚。說到此際。戴宗立起身道。何不寫封書去。託那蔡京。教他在官家前阻當出師。小弟星夜前去。宋江說。緩兵之計。也可使得。便修書一封。交與戴宗。飛速往東京去了。這裏宋江吳用呂方郭盛凌振戴全張魁七位頭領。仍領本部三千人馬。出北門向東進發。一面遣凌振回山寨。告知盧俊義添兵助戰。盧俊義便點楊志李逵徐凝史進陳達龔旺穆威薛永張順阮小七。帶領水陸兵馬共一萬二千。正欲啓行。只見郝思文上前道。此次宋大哥攻伐曹州。爲弟之故。主報仇。小弟亦願同去。宣贊臂傷已愈。也踴躍願往。盧俊義便命二人帶一千人馬。隨同楊志等。沿途迎會宋江大眾。同由汶河進

發無分晝夜。一日到了秦封山下。爲時已及三更。順風朗月。揚帆直進。吳用對宋江道。前去不遠。已是汶河埠頭。青州地界。雲天彪那廝。知我至此。沿途必然設伏。須逐路探聽。說猶未了。忽聽外面騷地一片喧嚷。前後百餘號兵船。號叫之聲。驚天動地。宋江急問何事。左右飛報道。不知怎的。前後軍船無端沉失三四十號。現在逐隻還在那裏沉下去。主帥遽請上岸。須防坐船有失。吳用忙叫道。張順阮小七何在。速赴船底查看。言未了。只見張順阮小七率領水軍。早由河中跳起。捉得十餘人在岸上。網縛原來張順阮小七沿路照應。當沉船之際。不待命下。早已一齊趕赴水中。查閱見有一班人分頭跟着船底。用鐵錐鑿洞。且行且鑿。當即拿住。送入宋江大船。吳用當查沉船數目。共沉失兵船十三號。兵丁被沉下水者。均各搶救上岸。幸無死亡。宋江將這班挖船底的人。一一看到。問道。你們何路賊人。擅敢撓亂大軍。除你們十二人之外。有無餘黨。你等是何名姓。從實說來。若有虛言。拿刀立斬。內中一人面如圓鏡。色若黃沙。赤條條雪白身體。肚大腿小。厲聲叫道。我泗州蒙陰人也。爲商數十載。我主人姓召名忻。家財有恆河沙數。廣廈千間。良田萬頃。行商坐賈。生業繁多。上年差人運貨至濮州觀城一帶。路經鄆城北鄉。被你們這班狗強盜搶掠一空。我主人恨極了。你們不惜罄川。叫我等分頭專尋你梁山的事。不分水岸。遇便下手。那怕你吃了我。下去還叫你受些古怪。你問我名姓。我姓申。小名勃兒是也。宋江大怒。立令把十二人推出岸旁。一齊斬首。宋江又道。不料蒙陰人如此可惡。今救清眞山要緊。只好緩圖。便傳諭水軍。補好沉船。加緊防護。依舊進發。只見李逵大嚷道。何不就到蒙陰。破翻了那班鳥男女。出口鳥氣。宋江喝道。你又來胡亂了。軍務大事。不許亂道。衆人扯李逵下去。次日黎明。到了汶河埠頭。大眾上岸。吳用傳令。教探子分頭探看。有無伏兵。行不數十里。只見清眞山有人報來道。雲天彪無故全軍撤退。并歸化三莊鄉兵。亦盡行退去。不留一人一騎。現在馬頭領四路探看。並無一個伏兵。不解其故。請令定奪。吳用叫苦道。雲天彪如此牽制我軍。爲其所困矣。宋江忙問其故。吳用道。此事顯而易見。他分明以攻打清眞爲名。逼我不得不來。我等軍隊遠來。利在速戰。他却將軍馬退去。使我進無可圖。我若退歸。他又必攻清眞山矣。宋江道。我們偏不退兵。直攻青州。何如。吳用道。毒蛇螫手。壯士解腕。令我拚將清眞山送與他。我等全師還歸。安然無事。倒是上策。宋江道。是何言歟。我梁山替天行道。忠義爲心。今日豈可見難而逃。有乖大義。吳用道。兄長如不願退。只得進兵。但此刻萬無直攻青州之理。須防歸化三莊前後夾攻。腹背受敵。且着人去探看三莊如何情形。再定計策。這裏兵馬且赴清眞山住扎。且說那歸化莊與里仁莊正一莊毗連。地名通叫做正一村。一村三莊。都是回部。各有精壯鄉勇一萬五千多名。歸化莊都團練便

是哈蘭生里仁莊都團練哈芸生。乃是哈蘭生的同胞兄弟。正一莊都團練沙志仁冕以信。這一莊却都歸哈蘭生節制。那哈蘭生祖上自唐時由西域徙居此地。世代巨富。蘭生時。滿房蘭花香。因此取名爲蘭生。幼時便有些膂力。十二歲時。會到二龍山下真武院內玩耍。不覺在靈官殿內睡熟。夢見靈官將一隻玉蟹賜他。却被同伴小兒搖撼喚醒。蘭生只吃得玉蟹右螯。所以至今右臂氣力獨大。使一柄獨足銅人。重七十五斤。右手揮動如飛。左手却使不得。邇來梁山侵擾山東。四方無業居民。乘勢聚衆。依山傍險。打劫村莊。這正一村山中。也有一夥強徒出沒。那歸化三莊。時被擾害。幸賴哈蘭生首唱義船。會合三莊團練鄉勇。同心勦賊。斬賊無數。那強盜方始不敢正窺。說到此際。又須將蘭生團煉之法。實敘一番。却因篇幅狹窄。只好將那要緊的事。敘說一件。這件事。却在陳希真東京避難之前。是年春。青州大饑。饑饉相望。菜色流離。正一村在青州西偏。大小煙戶。雖然繁庶。却是土瘠民貧。庶而不富。所以這番饑饉。正一村受災最重。哈蘭生首倡捐賑。散給貧民。那正一村的人。忽聽得本村四路有哈蘭生的招帖。上寫着本村鄉民。速赴禮拜寺。註明戶口。本堂定日散給糧米。衆人都歡喜道。我道這哈菩薩必來救我。登時禮拜寺前。人頭擁擠。原來哈蘭生。世代是南方奉教良民。祖上初來時。卽建造禮拜寺。延請掌教。住着幾位老把。八越七日。赴寺。隨同掌教。念經禮拜。因寺內屋宇宏敞。哈蘭生弟兄。議在寺內放賑。那正一莊沙冕二人。聞知哈家放賑。也欣然來助。這日在禮拜寺。註造戶冊。寺門小開。好生熱鬧。只見寺中大殿七開間。院子甬道。甚是闊大。東西間相話。不能聽見。左右側廳。每旁三間。鄉民分了左右。東村南村人。向東間註冊。西村北村人。向西間註冊。只見哈蘭生。芸生沙志仁冕。以信都在殿上。督看。那大殿中央。設立空座。並無神像牌位。樑上懸一匾額。斗大四字。上書無形妙化。柱對上抱着十二字楹聯。乃是道闢西方。惟一心天真不昧。教垂東國。歷萬年帝澤常霑。滿室影畫莊嚴。丹青飛舞。後面連進三層。俱是大廈。餘房共四五十間。蘭生備作堆積糧米之處。是日衆人註冊已畢。因哈沙冕四人。係本村土著。熟悉本村煙火。所以並無浮報濫報等情。弊哈蘭生收了戶冊。給了憑支竹籤。便教家中兩個司賬。帶了銀兩。往各路趕緊採買糧食。這裏請了幾位老成董事。掌管放賑。便將家中已存的米麥雜糧。先行放給。議定章程。分本村爲四路。四日輪給。一日賑東首。一日賑南首。一日賑西首。一日賑北首。週而復始。一輪給米。一輪給雜糧。大口每日給一升。小口每日給半升。每一輪。大口給四升。小口給二升。雜糧亦分別搭勻。散給無非粟麥苜菽之類。總數四日之糧。凡到某應輪領賑之日。各老幼小男女等人。提筐挈袋而來。因先時給發作籌時。籌上註明清晨上午下午等字樣。此時憑籌按門給發。所以人數雖多。一無喧鬧。賑

了一月。現存糧食。將次就盡。恰好接着那採買的糧食。紛紛都到。足足的賑濟了兩個多月。天氣漸熱。地土亦可栽種。百工技藝。皆可各務本業。方纔停止賑事。衆百姓賴此全活。不勝感激。這一事不覺驚動了山中強徒。聚衆百餘人。直至村口。聲言到哈家借糧。不干衆人之事。衆人大怒。一聲招呼。一村莊丁都出。柴木棍棒一齊上。賊人望風逃遁。蘭生道。此非常久之計。便與芸生及沙冕二人共議。不惜重資。聘得幾位有名的教頭。教他們鎗棒武藝。自己也親身指撥。一面到官。請准用兵刃鎗砲。旂號等物。衆人踴躍願從。不一日。居然大隊勁旅。入山勦賊。所向披靡。至本年七月中旬。奉本鎮雲總管檄調鄉勇。會同官兵。勦滅清真山。哈蘭生奉檄起兵。衆鄉人齊聲願出。那知雲天彪並不調動全軍。本鎮人馬只起二千人。其所以檄調鄉勇者。特以各路兵馬齊到之勢。震懾清真山耳。那馬元本已吃過雲天彪的利害。今日聞知官兵與鄉勇齊到。分外提心。登山探望。却望見馬陞鎮與歸化三莊的旂號。漫山遍野。煙靄連綿。不絕。望去何止四五萬人。嚇得馬元與衆強賊。人人膽戰。個個心驚。其實官兵鄉勇。合計不滿四千。那馬元如何識得底裏。又見官兵鄉勇的鎗砲。雨點價向關上輪流打來。馬元駭極。只得向梁山急切求救。天彪見梁山兵馬已被牽制。便對哈蘭生道。本帥所以不調全軍兵馬者。爲養息兒郎們氣力。準備梁山廝殺耳。今梁山兵馬道路奔馳。兼程飛至。我等且勿與戰。守老爲師。而後破之。今日團練且請回莊。本帥料梁山賊人必來先攻正一。本帥回鎮。先調官兵來助團練。但有一言團練切記。若梁山全隊來攻團練三莊。只宜互相保守。本帥親來策應。若偏師來攻。不妨開門迎戰。不勝則退保村口。勝也不須窮追。但斬數首級以激其怒。最爲勝算。哈蘭生領命。雲天彪領官兵先退。哈蘭生亦領本部鄉勇退至歸化莊。便傳總管鈞諭。知會各莊。三莊各點齊鄉勇。安排鹿角拒馬。灰瓶金汁。矢石鎗砲。專等梁山賊兵殺來。這番情形。傳至清真山裏。吳用皺眉道。是難事了。只見馬元拜求道。總求軍師妙策。保護寨寨。吳用不說退兵的話。便對宋江道。雲天彪那廝收兵回鎮。其心叵測。他的意思。是分明教我去攻正一。我去攻正一。是明明中他機會。他待我鬥得疲乏。却用生力全軍前來掩殺。如今務要進兵。却不得不先攻正一看官。吳用這番話。是分明與宋江遞個眼色。只見李逵不識起倒。上前大叫道。二位哥哥。不必多說。這個小買賣。照顧照顧我的斧頭。吳用道。你那裏聽得正一村。的利害。李逵亂嚷道。東不要我。西不要我。把我做甚麼。鳥人看待。這番旣不用那神行鳥法。我死也要去走遭。你們不叫我去。我便不要你們派兵。看我一人去踏平了正一村來。說罷。翻身往外便走。吳用道。李兄弟轉來。去便派你去。對宋江道。我們也只得去。宋江道。爲何不去。吳用便吩咐李逵道。你去只不許吃酒。諸事格外小心。遂派馬軍五百名步軍五

百名教李逵率領前去。先打歸化莊。李逵領兵飛也似去了。吳用道：「終防這黑廝壞事，便教楊志帶馬軍一千前去接應。」楊志得令，飛速前行，不移時，趕到正一村前，只見前面正一岡上，已有官兵屯扎。楊志吃了一驚，只見李逵兵馬已近高岡。楊志遠遠大聲叫住李逵，那裏聽見，急得楊志驟馬追趕，口裏不住的鐵牛轉來。李兄轉來，只見李逵已抄過官兵左首，抹岡前去了。那岡上官兵一齊哈哈大笑，只見傅玉雲龍早已立馬陣前。傅玉大聲高叫道：「兀那賊子，好生胆小，只得這千數個人，值得來殺你做甚？放心進去。」楊志大怒，便率兵向岡上仰攻。官軍官軍矢石雨下，楊志兵只得一千官兵有四千人，又見官兵俯擊。楊志仰攻，如何對敵得過？楊志急轉馬頭。傅玉一飛鎚早已打倒。楊志坐馬打壞滾鞍下山。賊兵抱頭亂竄。雲龍大聲高叫道：「饒爾等賊子狗命，放心緩緩回去。」楊志草上爬起，約束人馬飛奔。只見官兵在岡上揚旂吶喊，並不追來。楊志大怒，喝叫孩兒們休退，就地上市列成陣勢。一面差人飛速去告知宋江。吳用只見李逵已從後飛奔出來，背後追來一員大將，臉如鍋底，鬚如虎刺，渾身鐵葉盜甲，手提獨足銅人，追到岡下。逢人便打，賊兵死者無數。岡上傳玉雲龍齊聲叫道：「哈將軍請住，前面無數賊兵來也。」只見楊志陣後塵頭翻滾，乃吳用領宣贊、郝思文、穆春、薛永、戴全、張魁，率領四千人馬殺來。哈蘭生勒馬回兵，退保村莊去了。吳用等已到陣前。吳用道：「岡上這枝官兵，設立得好利害，衆頭領道，何不就搶他的高岡？」吳用搖頭道：「就使搶得來，我等力氣必然用盡，如何去攻得二莊？」此刻公明哥哥已集全部人馬，並起清眞山兵去堵禦雲天彪了。倘若堵禦不得，我等兵力又乏，不知如何結局矣。只見李逵在旁，自言自語道：「晦他娘的氣，那鳥人不知拿了甚麼鳥東西，我正要劈殺那狗頭，那知倒吃他打了一下，好生疼痛。我倒偏要再去尋他，說罷，提着兩斧便走。」吳用急叫轉來，那裏叫得住。吳用只得叫道：「你走轉來，殺那高岡上的人不好。」李逵便走轉來。吳用對衆人道：「我看只得與公明哥哥商議退兵。」李逵大嚷道：「怎麼你騙我殺高岡上的人？」吳用道：「殺是教你殺的，我却有個計較。」李逵道：「你自己去計較，我先去殺一陣來說罷。」便提斧登山。楊志道：「鐵牛失陷，皆我等之罪也。且這正一村，並無樹木遮蔽，怎見搶不得？軍師太把細了。我等何不同去搶岡，原來吳用雖說要退兵，但無故割捨這清眞山，未免也有些肉疼。心中正在委決不下，却吃衆頭領這一嚷，嚷得心頭無主，智亂神昏，便教穆春、薛永、楊志領兵三千人，堵住正一村口，以禦三莊接應。這裏派宣贊、郝思文、戴全、張魁領三千人馬，協同李逵攻打正一村。岡上傳玉雲龍全然不懼，督兵抵禦。這邊李逵提着兩柄板斧，大吼奔上，只當不得左臂疼痛難禁，使展不便。雲龍見他上來，倒也提心慌忙。張弓搭箭，射去，恰好射着李逵右臂。李逵翻身下山，連滾帶爬，逃回性命。」

天色已晚。梁山只得收兵。次日，吳用命戴全張魁調齊弓弩鳥鎗手，分十二路攻打正一岡。每路中間，留出丈餘闊的隙路。一面鎗弩攻打，一面由隙路殺上岡去。只見官軍早已豎起一帶木城。吳用傳令，只顧攻打。自晨至午，鎗聲不絕。矢集木城如蟻。梁山雲梯兵已由隙路上山。雲龍在木城內覷得分明。一個號令，官兵一齊把隙路的木城拔起。壘木滾石齊下。雲梯兵盡行研成齏粉。山下鎗聲頓住。傅玉便傳令，盡拔木城，將灰瓶金汁雨雹也似攻下來。吳用料知利害，傳令將人馬權且約退，安排午食畢，吳用對眾頭領道：「今日盡一日之長，悉力攻打。如果不勝，不如依我退兵。眾頭領領諾，重復抖擻精神，率眾向正一岡攻打。攻至傍晚，不能取勝。吳用退兵之念已決。忽接到宋江來書，言馬陘鎮官兵調動之說，毫無動靜。想雲天彪來勢必緩，軍師可飭兒郎們努力前攻，倘能破得正一村莊，則我軍大勢成矣。吳用接信心中疑惑，到了黎明，只得飭眾再攻。那岡上依然堅守不下。兩軍相持，直至辰牌，忽聽東南上連珠炮響，殷殷隆隆。天搖地撼，一片聲遠遠的震動。到正一岡下，雲龍大喜道：「我爹爹大兵到也。」傅玉看那山下，賊兵已有慌張欲退之狀，便就岡上傳起一個號砲，歸化二莊登時知道了。那哈蘭生、哈芸生、沙志仁、冤以信四員都團練，登時點齊一萬二千名鄉勇，一聲吶喊，鳥鎗大銃，佛狼機，潮湧般的向村口平地打來。楊志、穆春、薛永抵敵不住，紛紛逃出村口。前隊人馬已被鎗砲捲去了六百餘名。山下人聲鼎沸。傅玉、雲龍早已領兵殺下岡來，將楊志等截住。楊志、穆春、薛永一班人馬，裹在行陣之中，左衝右突，無路可出。哈蘭生、哈芸生兩馬已到。楊志大叫道：「我們左右總無生路，何不索性拚個死戰。」穆春、薛永死力迎住。楊志提刀一馬當先，重向鄉勇這邊殺去。哈蘭生一銅人早已打到面前。楊志急用刀柄架住吃銅人，一振。楊志手筋也覺有些振動。楊志順勢一刀砍去。蘭生急閃。芸生提一柄五股鋼叉，劈面來刺。楊志、楊志急閃不迭。穆春拍馬來助。楊志頭盔早已刺落塵埃。四邊官兵鄉勇人聲喊沸。楊志無心戀戰，回馬便走。只見薛永早被沙志仁、冤以信兩馬盤住。雙鎗並刺。楊志急前往救。薛永早已中鎗落馬。穆春慌得亂了。芸生鋼叉十分勇猛。穆春招架不住。蘭生一銅人橫掃過去，打着穆春腰肋，一命歸陰。三莊人馬一齊上前痛殺。楊志身受重傷，命在呼吸。忽見官兵隊裏兩勇將冒死殺入。楊志定睛看時，乃是戴全、張魁。三番衝入，却吃傅玉、雲龍奮勇敵住。喊殺之聲，天旋地轉。楊志趁此偷縫兒衝出。張魁撇了雲龍，轉救楊志，逃出官兵陣外。戴全已沒入陣中。傅玉手提爛銀鑲鐵鎗，苦戰戴全。雲龍既走失了張魁，便舉刀翻身轉砍戴全。戴全急閃，肩上早着又被傅玉對胸一鎗，一道靈魂歸地府。幾番覷面會天親。官兵鄉勇會合一處追殺賊軍。賊軍隊裏宣贊、郝思文看見傅玉、怒氣冲天，不顧性命，回身轉殺。亂

軍中吳用旗鼓招呼不及，二人已闖入官軍。傅玉見了，却與雲龍豁地分兩路抄擊吳用。吳用身邊，只仗着楊志、李逵、張魁三個帶傷頭領，如何抵敵得住。那邊宣郝兩員健將，却被哈蘭生接住。哈蘭生銅人橫掃，猛不可當。宣郝二人死命相爭，鄉勇隊裏左邊早殺出哈芸生，右邊早殺出沙志仁，冕以信一齊衝殺。宣贊、郝思文，知不是頭，回馬逃轉。只見吳用、兵馬已被官軍迅掃將盡，二人死命衝上，與傅玉、雲龍、輾轉苦鬥。會着楊志、李逵、張魁，保住吳用，率領數十殘騎，落荒逃命。那宋江見馬蹙鎖，全軍齊出，便教衆頭領奮勇抵禦。正在兩相支持，忽聞報吳用、兵馬覆沒，衆人大驚。宋江忙押軍馬速退，見雲天彪、全鎮三萬人馬，已遮天蓋日，價掩殺過來。梁山兵馬前後不能照顧，紛紛敗下。那清真山頭領周全來，承兒保着自己兵馬，早已沒命的逃回山去了。呂方、郭盛保着宋江先走。徐凝史進領衆死命抵住官軍。官軍陣裏，李成、胡瓊揮動全軍奮勇廝殺。梁山這邊，陳達、龔旺領左右翼，往斜刺裏埋伏官軍。勢大，徐史二將敗走。官兵直擁進來，陳龔兩枝埋伏兵，全不濟事。這一場大戰，殺得賊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雲天彪統領大軍，追亡逐北。賊兵抱首遁逃。那傅玉、雲龍、哈氏弟兄等，中途迎着，兩下合兵，再行痛追。一陣，宋江等遠遠的走了。天彪傳令收兵。哈蘭生道：「何不再追一陣，倘能擒得渠魁，則一方之大害除矣。」雲天彪道：「非也。宋賊雖然敗潰，人馬尚存小半，豈可使逼迫無容，激成死戰乎？但今日後，我攻清真，梁山不敢來援，吾事成矣。」慰勞蘭生等四人，會同點查首級四千餘顆，生擒賊衆三千餘名，奪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大獲全勝。天彪道：「皆團練等力戰之功也。」說罷，帶領傅玉、雲龍一千人馬，隨同大軍，大吹大擂，掌得勝鼓，回鎮。哈蘭生等亦收齊鄉勇，整頓隊伍，凱旋歸正一村去了。不提。且說宋江、兵馬，被官兵鄉勇殺得大敗虧輸，心驚胆裂，幸賴呂方、郭盛保着先走，只見徐凝史進等，都紛紛逃來。一同負命飛奔，中路遇着吳用等，一同逃走。馬不停蹄，無分晝夜的，到汶河渡口，張順、阮小七領水軍接應，下船解纜，順流而下。大衆喘息方定，宋江看那星月皎潔，明河在天，約是三更時分，忽聞秦封山背後人喊馬嘶之聲，遍滿山谷中來。港內唵咄聲聲不絕。梁山殘兵一齊大驚道：「蒙陰人來也。」宋江驚得面如土色，急忙架檣飛逃。饒你飛船駛下，前面港內又有唵咄飛出。宋江道：「吾命休矣，不知究係何路兵馬，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童郡王飾詞諫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却說梁山兵馬敗回，行至汶河，忽聽得秦封山喊殺連天。宋江大驚失色，差人往探。那知這枝人馬，與宋江却毫無干

害。乃是一帶疎林敗葉。與金風鏖戰。宋江聽了。神志漸漸安定。却滿面堆下慚愧道。我梁山兵馬。無向不利。今日這場敗衄。乃至風聲鶴唳。盡作追兵。豈非貽笑天下。衆人相勸。無非說些勝敗兵家常事等話而已。宋江泣下道。悔不聽軍師之言。又傷了三位兄弟。折了無數人馬。悲嘆一回。忽恨道。這番出師。不料此地兩受驚恐。我怎肯與蒙陰干休。我回寨將息數月。必來和他廝併。吳用道。兄長寬心。回寨再議。羣舟穩掉前行。露華高潔。月明如晝。宋江浩然又嘆道。不料這番徒傷人馬。清真山仍救不得。吳用道。這也是無可如何。宋江道。此刻雲天彪那廝想已攻我清真山矣。吳用道。這怕未必。此時天彪那廝兵馬也乏了。即使此刻攻清真山。清真山總支持得。宋江道。不知還有方法救得清真山。吳用道。然心生一計。對宋江笑道。兄長要救清真山。小弟却有一法。宋江驚喜。忙問何法。吳用道。兄長方說要攻蒙陰。我想梁山離清真遠。蒙陰離清真近。若得了蒙陰。遣上將鎮守。以此策應清真。清真可保矣。宋江大喜道。既如此說。事不宜遲。我等就此住札。着山寨裏調生力軍來。攻這蒙陰。這裏受傷頭領。楊志。李逵。徐凝。史進。張魁。并受傷兵丁三千三百餘名。均着發回山寨將息。便教盧俊義派遣上等頭領。星夜前來。宋江吳用呂方郭盛陳達龔旺張順阮小七八位頭領。統領未受傷人馬二千八百名。就在汶河南岸安營下寨。吳用道。且慢。此中還有一層斟酌。蔡京雖去。有信。而高俅因兒子如此報仇心切。必然阻當不住。我們在蒙陰。他去擾曹州。怎好。宋江只是點頭。吳用默想了一回道。有了高俅之來。非爲朝廷也。爲兒子耳。非爲梁山也。爲林冲耳。我們只須調林兄弟同來攻蒙陰。高俅探知。必假救蒙陰。以爲名。來向林冲打話。曹州可以無害了。宋江連聲稱妙。吳用又道。此次調人馬。須在五萬以外。方可濟事。宋江依了。便又差人去告知盧俊義。按下慢提。且說高俅自從放了兒子出京。每日除早朝外。閒暇無事。無非與幾個門客。在書房賭博。閉談消遣。一日。正與孫靜敘談。忽報到山東曹州府失陷。都監陣亡。知府不知去向。高俅大驚。忙問來人道。衙內到底怎樣了。來人道。不曉得。孫靜心中暗想道。此人休矣。却勸高俅道。太尉且是寬心。衙內是個文官。決不交鋒。打仗城破之後。或者相機脫身也。未可定。且消停數日。定有確信。高俅心如懸旌。搖搖不定。因嘆道。唉。這畜生自己尋死。我一向教他不要出去做官。他偏早一句晚一句的。在面前絮聒。是要出京去頑頑。後來曹州出缺。也便釘住了。鬧個不休。說甚麼金曹州。銀濟南。是個上上缺。必定要去。我一則被他煩不過。二則孩子們功名心重。也是少年上進之心。因而托了吏部。將銓選名次。掉了個頭。讓他去了。那知弄出這樣事來。如今要想他生還。諒來不能得了。說罷。淚隨聲落。衆人互相慰勸。高俅食不沾脣。日日愁嘆。過了幾日。忽有兩個家人自曹州逃回。原來他二人被難之際。混在百姓中偷逃出

城在附近，耽擱了幾天，探了些消息，身邊一無盤費，剝衣典當而回。特地來高府報信。高俅叫二人進來，便問道：「衙內怎樣了？」那二人中有一個年紀大點的，上前稟道：「衙內是盡忠的了。高俅一聽，驀的立起來，啊呀一聲，仰面便倒。衆人譁然聚集，扶起了高俅，足有半個時辰，方纔甦醒。孫靜勸解了一回，高俅又開言道：「衙內怎樣死的？」那家人原知林冲烹食之事，但此時不便直說，因僞答道：「衙內被賊賺去，勒逼投降。衙內抵死不從，厲聲罵賊，自刎而亡。高俅放聲大哭道：『我的兒，你只知道有君，不知有父了。』孫靜心中暗想道：『這個家人很會說話。』此人之死，必不如斯。便對高俅道：『衙內如此盡忠，雖死有光，恩相據實奏聞。此仇可報。』高俅道：『殺盡了梁山那班草寇，方泄吾恨。』次日，高俅具奏，并請即日發兵。天子覽奏，大怒道：『梁山泊如此猖獗，上年蔡京提兵征勦，適逢瘟疫流行，朕因體卹軍情，傳旨收兵而返。如今賊勢愈張，豈容再緩？』只見左班內閃出一個大臣，俯伏啓奏道：『微臣有愚昧之見，伏乞聖心鑒納。』天子看是童貫，便問道：『卿有何奏？』童貫道：『梁山罪大，王師進討，此固理之所至。法之所在也。以臣愚見，利在緩，不利在急。』天子道：『何故宜緩？』童貫道：『戰陣之事，貴有強兵。先貴有良將。我國雄兵百萬，原有疆場戮力之人，而能驅策其人者，臣目中不過一二。經略种師道才壓千人，總管雲天彪威揚四海。此二人中用其一，梁山若草芥矣。無如种師道現在征遼，不能兼顧。雲天彪馬陞鎮守，不可稍離。依臣愚見，或俟种師大凱回京，或命雲天彪相機恢復，得此二人，運籌帷幄，可以一鼓而滅梁山。此臣之所謂利在緩也。』天子沉吟半晌，又問：『何故不利在急？』童貫道：『梁山賊勢猖獗異常，一年來攻取我兗州，盤踞我濮邑，奪我曹郡，占我嘉祥。此非尋常小醜之所能爲者。萬不可以輕視。況上將勦賊于梁山，而天加潦雨，太師統兵於曹縣，而天降瘟疫，未始非天心之諭。我以弗急者，我若不相度其情形，觀察其行止，而以匹夫之勇，興重兵以入重地，臣恐不至於喪師不止也。此臣之所謂不利在急也。』天子聽罷，又復沉吟。這邊高俅忙奏道：『聖上休聽童貫所言，皆迂闊而遠于事情。我皇朝養士百年，訓練有素，謀臣如雨，猛將如雲。以此劇治區區小寇，何向不濟？乃無故畏葸遷延，坐令滋蔓難圖。養成巨患，臣實不解。』天子道：『所奏皆是。總之盜至於此，萬無不征之理。高俅着加輔國大將軍，統兵二十萬，征勦梁山。高俅領旨謝恩出去。童貫退朝，即到蔡京家來，對蔡京道：『所委之事，今日極力諫阻，怎奈高俅那廝，因見子死了，大有以公報私之意。朝廷已准發兵，特來關照。蔡京心中叫苦，即刻修書知照梁山，備述力不從心，抱愧無涯。』小女狗塔蒙留貴寨，諸承照應。圖報有日等語。即着戴宗帶轉，且說當日高俅領旨回衙，便以孫靜爲參謀，召令胡春程子明二將，須臾召到高俅將衙內情事說了，便道：『本帥奉旨征討梁山，願二位將軍協力相助。』二將聞衙內被殺，各各眼

裏生煙，鼻端出火，厲聲道：「太尉放心，都在小將們身上。」擒這梁山一班賊人，剖腹剜心，祭奠衙內高俅，點頭稱好。巴到欽定的八月十二日，辭了丹堽，統領大軍出京。文有孫靜、武有上將胡春、程子明，一路上浩浩蕩蕩，居然大兵征討的模樣。與上年的蔡太師無二，行至寧陵，先差心腹赴曹州探聽，并密尋衙內的屍身。心腹人轉來河邊，迎着進見高俅，竟一老一實，把林冲烹食衙內的情形說了。高俅一聽，面色登時雪一般的白，將起來，兩眼一瞪，鬍子一蹶，立時死去了。揪頭髮，搯人中，弄了兩個時辰，漸漸的活轉來，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我高俅不殺林冲，死不瞑目。」道罷，放聲大哭。那心腹人又把林冲現在攻取蒙陰的話說了。高俅便傳令大軍向蒙陰進發。孫靜忙阻道：「趁宋江全神貫注蒙陰，這曹州攻取最易，機會斷不可失。請太尉先攻曹州，無論曹州如何破不得，宋江必來反救，就是林冲有憾於太尉，聞太尉在此，他亦必前來。那時賊兵奔波遠來，我兵靜壁以待，勞逸迥殊，取勝易易耳。」高俅道：「林冲在蒙陰，我到曹州去做甚麼？先生不要阻我，待我殺了林冲，再議軍務。」孫靜見高俅執意要往蒙陰，便道：「太尉既欲前往，那蒙陰去青州不遠，總管雲天彪，韜略淵深，足可依仗。太尉可檄調他來助戰，庶望成功。」高俅道：「多大的梁山，我們現有二十萬人馬，程胡二將、勇冠三軍，那邊不過幾個賊人，何足懼哉？」遂不聽孫靜之言，發兵直趨蒙陰。孫靜退出，嘆道：「這番正中那吳用的計了。且說高俅兵馬未出京之先，宋江等兵馬在汶河南岸，早已收到戴宗帶轉的信，又會合林冲、魯達、武松、秦明、花榮五位頭領，並六萬人馬，宋江便與吳用商議進攻之策。吳用道：「先着秦明領一萬人馬去繞雲山屯扎，與清真山聯合呼應，協力堵禦雲天彪。次着花榮領一萬人馬到門花林埋伏，如此如此。」邀擊高俅，分派畢，秦明、花榮各領令去了。吳用道：「據探子說，蒙陰縣內文武官吏盡屬庸庸，縣城可以不攻自破。惟有召家村好生利害，須林、魯、武三位兄弟領一萬大兵努力前攻，先吞滅了那廝，方可以對付高俅。」林冲、魯達、武松飛速往召家村去了。原來召家村的古人便是那申勃兒所說的召忻。那召忻世代名家，弱冠時會過着山陰道上仙聖，說他日後必有一番功業，只不可貪不知止。及長大來，爲人情性純正，而剛交遊最廣，却都是恭敬有節制的人。若和他親近得上，却是歷久不渝。有一等人過于討厭了他，糾纏不清，惹動他的性兒，他便發作起來，打得你自不信，自任憑你一等一的好漢，只消四五十個回合，終打翻了。若不如是，怎對付得林、魯、武三位英雄？再說他的渾家梁氏，武藝比召忻更高，因其本姓是高，所以雙姓高。梁氏生得面色光白如鏡，人都叫他做鏡面高梁。平時最喜插帶花枝，又名堆花。性情清潔，膂力剛強，不用長鎗大戟，佩帶十六口飛口，倘有強人糾纏，遇着召忻，不過跌幾個筋斗。若遇着了高梁，竟有性命之憂。高梁身邊有四個丫頭，皆

以花草爲名。一名桂花。一名薄荷。一名佛手。一名玫瑰。四人都有些武藝。只是性情柔軟。人物嫵娜。若遇力量平庸的人。他也儘殺得翻。所以召忻村中。無分內外。人人利害。那召忻在召家村團練鄉勇。日日操演。本是有意與梁山作對。遵王敵愾。以盡食毛踐土之誠。那日聞知申勃兒爲宋江所殺。召忻便對高梁嘆道。申勃兒錯了。我等這般武藝。尙且經不得水鬪。申家兄弟如何想在水裏去敗他。只貪圖沉船一着。取得他人數多。不想自己的力量減輕了。如今不必說了。只是梁山賊人。必然前來生事。須預先準備方好。高梁道。何不請史谷恭先生進來商議。召忻道。有理。便叫從人去外面書房請史谷恭先生。原來史谷恭是召忻的書記。爲人最有細心。深曉太乙壬遁。及遊按穿地之術。當日聞召忻有請。即便進來。召忻便將禦備梁山之法請教。史谷恭道。此事大須斟酌。撚髭沉思。一回道。賢梁孟武藝超羣。卽力戰。儘可取勝。所可慮者。梁山強兵數萬。壓境而來耳。愚有一策。可以必勝。召兄可於本村四面築起一千零八十大圓壇。令花貂金莊二將把守。按就九宮方位。愚自有玄妙方法。管教他入得陣來。人人昏迷。召忻高梁皆喜。依計安排。未及一月。忽報梁山大夥賊兵來也。召忻便點齊鄉勇。四面把守。斷住水口。召忻高梁一齊紮抹停當。等待開戰。又吩咐莊客預備麻繩。千萬條。賊兵來一千。細一千。來一萬。細一萬。一個不許放走。召忻道。我等細一賊。梁山少一賊也。諸君各宜努力。莊客齊聲答應。只聽得村外人喊馬嘶。賊兵已到。召忻手提溜金鎧。渾身黃金鎖子甲。騎匹黃驃馬。當先迎敵。只見對面梁山陣裏跳出一個莽和尚。一條禪杖。早已飛到面前。召忻急用鎧架住道。來將通名。魯達一禪杖飛下道。叫你認識咱家。召忻大驚。便颯颯的舞起那柄溜金鎧。渾身上下。純是金光。托住那枝禪杖。大戰一百二十餘合。不分勝敗。殺氣飛騰。天旋地轉。那邊召忻陣上高梁。看得分明。便一飛刀瞥到魯達大吼一聲。輪起禪杖一格。禪杖環上飛刀。正着火光四迸。說時遲。那時快。召忻早已一鎧捲到魯達脅下。魯達禪杖急格。將那鎧格開尺餘。不覺惱動了。武松輪起桿棒飛奔前來。一飛刀早到。武松急閃。那飛刀飛出。武松背後三丈餘路。斜插在衰草地上。魯達拖了禪杖便走。只見武松桿棒。召忻金鎧。已攪做一團。但覺一片黃雲繞住。青雲盤舞。又戰了一百餘合。兩邊陣上都看呆了。林冲大怒。挺着蛇矛拍馬前來。只見武松巾上飛刀早着。武松急閃。忙退下來。林冲蛇矛刺入。金光影裏大呼酣戰。只見飛刀接連三口。從林冲頭上飛過。末後一口飛刀。直射到梁山陣裏。餘力不衰。牙旗邊一小將當心刺着。梁山陣上一齊大驚。魯達武松大怒。一齊上前廝鬥。這邊高梁見了。輪起日月雙刀。渾身白銀細砌甲。拍動銀合白馬。一條雪光衝到。召忻勒馬回陣。這裏林魯武三人攢戰高梁。看官高梁武藝雖然高強。怎當得三個英雄廝併。原因三人已被召忻。

溜乏。所以兩口明刀，儘可敵得三般兵器。那召忻在陣中，略定喘息，重復出陣交鋒。這場惡戰，直殺得天昏地暗，山嶽動搖，饒林魯武三人這般大力，也兀是有些頭暈眼花。召忻收兵，林冲吩咐衆人將召家村團團圍住，密不通風。只見史谷恭頭戴葛巾，身披八卦道袍，手執拂塵，立在壇上，指着賊兵笑道：「量爾等賊子，有多少本領，敢撞入我九宮法壇來？」魯達大怒道：「直娘賊，吃咱家三百禪杖！」武松攔住道：「師兄且休鹵莽，看這般鳥男女，逃到那裏？」林冲道：「且待明日衆兄弟再去廝併，除了他這兩個鳥男女再說。」當日收兵無話。次日，召忻高梁先來挑戰，三人一齊大怒，前去廝併。自辰牌鬥至午牌，不分勝負。連戰十日，召忻雖失些器械，林魯武三人也兀自倦乏。忽報吳軍師到來，三人出營迎接，同入中營坐地。吳用開言道：「召家村的事怎樣了？」林冲便將召忻的情形說了一遍。吳用皺眉道：「不料召忻竟有如此利害。衆兄弟休要廝殺了，養息幾日，好對付高俅。三人依了，按兵數日。忽報花榮領人馬轉來，吳用大喜，傳進，只見花榮身帶重傷。吳用大驚，忙問緣由。花榮請罪道：「小弟奉軍師將令，前往關花林埋伏，那高俅果然中計，小弟令軍士放下礮石滾木，塞住兩邊谷口，亂箭齊下，高俅兵馬失去無數。不料兩山背後，忽抄出無數官兵，小弟忙喝人馬退回。前面又有官兵攔住，當先一員將官，旗號上是東城兵馬司總管程使一枝五指開鋒，渾鐵鎗，小弟自不小心，吃他刺中肩窩。人馬損折二千，只可惜高俅那廝險被小弟擒住，吃他走脫了。特來請罪。」吳用聽了，又添得一重心事，忙請宋江來商議。先送花榮回山將息，少頃，宋江領呂方郭盛陳達龔旺張順阮小七一萬二千餘名人馬來到。林冲與吳用互相議論，忽報高俅兵馬已離城不遠了。吳用忙叫武松領一萬人馬，留住召家村，只宜堅守，但求當得住召忻兵馬便好。切不可廝殺，倘或失利，大爲不便。宋江吳用統領全軍，去迎擊高俅。從縣城經過，只見城門緊閉，原來蒙陰知縣胡圖防禦符立，聞得梁山人馬在村，嚇得魂不附體，躲在城中，抖作一堆，只求不來攻打而已。宋江等過了縣城，望見高俅兵馬，旌旗浩浩，殺氣騰騰，原來高俅在鬥花林，敗衄後，尚有十三萬人馬，一心要找林冲，仍向蒙陰進發。這邊林冲望見高俅旗號，怒從心起，怒不可遏，便對宋江道：「小弟願即刻前去取這老賊頭顱來。」宋江道：「林兄弟且耐，只見吳用笑道：「林兄弟儘可去得。」便對林冲道：「賢弟去時，只消如此如此，管取高俅到手。」宋江大喜道：「軍師真料敵如神也。」林冲領令提了丈八蛇矛，帶領五千人馬，便行。吳用又叮囑道：「賢弟切須依着言語，萬不可因忿使性，不惟高俅捉不得，恐賢弟反有不利。」林冲點頭道：「這裏宋江吳用約全軍退過縣城，安排下各路兵馬。」那林冲早已領兵殺到高俅營前。林冲挺着蛇矛，一馬當先，放開霹靂喉，龍大叫：「高俅剝皮畜生，你林爺爺在此，快出來納命。」營門開處，高俅出馬揚鞭，指着林

冲罵道：「你這賊配軍犯了彌天大罪，本帥赦你不死，你倒林冲咬牙切齒大罵：「奸賊休走，我捉住你生嚼。」驛馬挺矛，直搶高俅，高俅急逃入營，營邊閃出一員大將，喝道：「逆賊休亂闖，吾乃宣威將軍柏能聖是也，舞雙刀飛馬迎戰。」只三合，吃林冲一矛刺入脅縫，死于非命。林冲方扳得矛起，早有一將出馬，大叫：「明威將軍畢定書在此，輪開山斧來敵林冲。」不上六七回合，早已中矛落馬，不覺惱動一位將官，輪着潑風大砍刀，躍馬前來，大喝：「林冲不得猖獗，你認得都虞侯胡春麼？」林冲更不答話，舉矛直刺，胡春舉刀迎住，戰到十五六回，林冲却暗暗稱奇，那胡春不住手，鬪到七十餘合，不分勝敗。林冲只得回馬便走，高俅在營門上望見大喜，便叫道：「胡將軍努力，休放走這賊。」林冲大怒，重復撥馬轉來，恨不得直上營門，刺殺高俅，却吃胡春擋住，又鬪三十餘合。林冲奔回本陣，孫靜在旁看了，便教高俅再辱罵，果然惱得林冲又轉來廝殺。高俅便揮動大軍齊出，孫靜急阻不住。林冲見高俅大軍潮湧般過來，只得率領本部飛逃。高俅那裏肯捨死，也要擒林冲，親督全軍，儘力前追。孫靜大驚道：「必死可據，此公是矣。」忙教一騎飛馬往上，止追高俅。高俅道：「怎的孫軍師不許我捉林冲來人道？」孫軍師言：「林冲必非真敗，高俅恨道：『你多說，便誤我路程。』」只見前面林冲兵馬已抹過縣城去了。高俅直追上去，也過了縣城前面。林冲已去遠一段，高俅狠命相追，忽見左首林子內有旌旗閃動，高俅大驚道：「防有伏兵，急差人去探。」只見地上虛插旌旗，靜蕩蕩並無一人。高俅道：「眼見這廝們怕我窮追，却故意詐裝伏兵阻我，便傳令衆將努力前追。」又追一段，林冲忽然勒馬回兵，挺矛大喝道：「高賊，你休道我真敗，你看後面伏兵已起了。」高俅忙教後面探看，毫無動靜。高俅仗身邊有七萬人馬，毫不怯懼，令胡春一馬先出，催動軍馬，烏雲也似的蓋過去。林冲只得五千人，如何抵敵得過，紛紛敗走。忽見前面三處號砲飛起，三路兵馬齊出，乃是張順、呂方、陳達一字兒扎住陣脚。陣前密麻都是佛狼機子、母砲、兵兵，兵往箭亂打。胡春督令軍馬衝殺，幾次三番上前不得。忽聞後面連珠砲響，報道：「有兩枝賊兵抄入。」高俅大驚，忙分後隊接應。這邊梁山郭盛由左路抄出，龔旺由右路抄出，合兵廝殺一陣。郭盛龔旺分頭繞出兩傍，忽退去了。高俅因走失了林冲，又見有伏兵，忙令全軍速退。那張順、呂方、陳達緊緊連環追上，胡春急切退不得，慌得高俅飛速領二萬人馬先走，走不數里，後面一枝兵馬截住，將高俅與胡春的兵馬截為兩段。前後不能照顧，高俅大驚，回頭看時，就是那林子內虛插旌旗之處，殺出無數人馬。當先一將是阮小七，高俅急忙飛逃。前面又是一枝伏兵殺出，高俅抬頭一看，更非別人，原來就是那個緊對冤家林教頭，領着八千生力軍，由別路抄轉來也，嚇得高俅幾乎落馬。幸虧身邊三個總管，鄔有子諳符謾恭，死命敵住林冲，不防阮小七已領兵在

後面掩來急得高俅不知所爲。見那張順、呂方、郭盛、陳達、龔旺，殺敗了胡春，也同來助戰。把高俅圍在垓心，眼見高俅一命難保。忽然梁山西北角人馬亂翻，一員大將帶領二萬兵馬，如生龍活虎般殺入重圍。正是那東城兵馬司總管程子明。原來這日程子明醉臥後帳，高俅輕于視敵，不去調他上陣。孫靜聞知高俅失利，即催子明前去接應。子明睡夢中驚起，急忙提鎗出營，只見胡春渾身血污，領着敗殘兵逃回。子明大怒，急催人馬往前。高俅見了救星，沒命的跟上來。程子明一枝五指開鋒，渾鐵鎗攪開一條血術堂，奮勇殺出。高俅仗着那御賜烏雲豹，馳電般跟了程子明，逃出重圍。呂方、龔旺都紛紛退下。林冲那裏肯捨，驅大隊掩殺。高俅沒命飛逃，正過縣城，忽見前面一個胖大和尚，帶領人馬截住。那和尚手提禪杖，劈面打來。程子明急忙架住，嚇得高俅急忙跑過吊橋，叫開城門，躲入裏面去了。那程子明併二萬兵也一同退入城中，拽起吊橋。林冲傳令將蒙陰縣城團圍住。裏面程子明督兵抵禦，且喜城上也有些灰瓶石子等物，擋了一陣。那孫靜聞知這信，叫苦道：「怎麼被他們驅入城中了？且幸城外還有三萬兵馬，好作犄角。怎奈胡春受傷太重，廝殺不得，還有兩個總管，一名何有勇，一名石小謀，懦弱無剛，恐不濟事。孫靜沉思一回，道：「千鳥麼？我替他剜心的籌畫。今日兀是頭暈咯血，他自己去尋死，干我甚事？俺欲脫身遠颺，忽想道：且替他盡些人事，且叫這兩位總管聯名出信，去求雲天彪。我前日探得賊人已有重兵扼住繞雲山。雲天彪未必來得，來不來且自由他。遂寫起一封信，兩總管會名求救於雲天彪。羞心腹人飛速遞去，不數日到了馬陘鎮，却好雲天彪在署，公人將信遞進。雲天彪拆開細看，知是高俅被困，要請救兵，便叫雲龍過來說話，有分教：數行翰墨，掘起山裏戾氣；幾陣軍兵，救出坑中宰相。不知雲天彪說甚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猿臂寨報國興師 蒙陰縣合兵大戰

却說雲天彪接了石何二總管的信，方知高俅在蒙陰被困，要請救兵。當即叫雲龍論話。雲龍即忙來到天彪道：「高太尉被困在蒙陰縣城，寫信來請救兵。我等速宜往救，便把信遞與雲龍。雲龍看畢，道：「高太尉統兵出京，原說從曹州進發，不知何故，忽來此地，反主爲客，自取敗兆。天彪道：「可不是麼？他到蒙陰，軍報不通，驟然而至，在他以爲出其不意，不知正入人之算中也。如今事已如此，不必說了。但太尉乃朝廷大臣，蒙陰乃天子疆土，我等現在鄰境，理當速赴救援。雲龍道：「此事不須爹爹勞頓，料那梁山兵馬已疲，孩兒願代爹爹領兵前去，兵法乘勞，可以一鼓而下。天彪道：「這也使

得現在清眞山壓氛未平。我却未可輕離此地。就着你前去。雲龍道。此際倒有一巧妙機會行得。天彪問何事。雲龍道。陳道子身在猿臂。心在王家。只因奸臣間阻。而本身又無尺寸之功。此番救蒙陰。爹爹何不寫封書。邀他同來協助。一則陳氏父女。智勇雙全。此去定可成事。二則陳道子救得蒙陰。就是王家出力之人。而高俅得命。必然深感道子前仇。可釋矣。爹爹以爲何如。天彪道。此事亦妙。我寫信專人到猿臂寨去。你先領八千人馬。同李成胡瓊先到蒙陰。雲龍領命。遂帶同李成胡瓊飛速前行。方出青州地界。前軍探報。前面繞雲山有賊兵埋伏。李成胡瓊都道。如此。怎生過去。我們不如先殺散了那廝。再說。雲龍道。二位將軍且慢。便問左右道。從此處繞道到蒙陰。當有幾站路。左右對道。從此岔出二龍山。抵小汶河渡口。尙有四站路。雲龍便對李胡二將道。我並非怕這廝們。只是蒙陰十分危急。我軍此來。宜於速進。若與他中途廝殺。即使勝他得來。已無及於蒙陰矣。李成胡瓊同聲稱。公子高見。便催兵向二龍山進發。雲龍看那二龍山崖河陡峻。岡巒綿互。實乃青萊保障。閱了一回。忽看見繞雲山殺氣騰騰。猛想道。那廝若知我繞道。必然半路邀擊。便差人飛稟雲天彪。再遣勇將領一枝兵。扼住繞雲山。使其不得進兵。衆人見雲龍如此智謀。無不佩服。便一同向蒙陰進發。按下慢表。且說陳希眞自九陽鐘得勝之後。便有恢復兗州之念。日日操演人馬。整頓軍務。一日操練已畢。希眞與衆人在後堂閒話。談及梁山南截曹州。東務青州。希眞笑道。宋江那廝兵力疲矣。龍脚道。那時可惜爹爹不肯去。不然。斫他幾個頭顱來。一來幫幫雲叔叔。二來也顯得我們替官家出力。希眞道。你着甚急。那廝們少不得有事撞在我手裏。祝永清道。近聞那廝又復東圖蒙陰。高俅統天兵東下曹州。那廝兩邊牽顧。眞所謂疲於奔命也。希眞嘆曰。高俅如何對付得梁山。卽如上年蔡京出師不損梁山毫末。徒爲朝廷損威耳。前後一轍。言之可傷。劉慧娘道。近日蔡京竟不見動靜。希眞笑道。蔡京就因招安宋江這起案。闖了大禍。又被甚麼道士郭天信。說日中有黑子。是臣蔽君之象。因此官家愈疑。竟將他貶了三級。慧娘笑道。如此說來。蔡京却是冤枉的。希眞永清都道。爲甚冤枉。慧娘道。金水二星。抱日爲輪。有時在伏見輪之下。又適與太陽經緯同度。皆能令日中有黑子。此七政行度之常。不得爲災異。于蔡京甚事。希眞永清都笑。慧娘又道。若將本年金水三年根。及平引實引初均二均。各各細查。便知這日中黑子。是金星。是水星。希眞稱是。正在敘論。忽聞簷前喜鵲羣叫。慧娘便袖占一課。道。天喜發傳。天恩加日。必有喜信到來。言未畢。忽報馬徑鎮雲總管。有信到。希眞忙出廳接信。拆開。衆人同看。只見上寫着道子仁兄閣下。久闊芳型。時深葭溯。近想道。臻上乘。德懋玄門。修九轉之金丹。爐開造化。通一靈於玉闕。品重神仙。猶復志切忠忱。力招義勇。迪無窮之訓練。諸

有用之材能。他時博寵乎龍顏。實此日肇基于猿臂也。頃有倒懸一事。乞借仁威。祇因太尉高公領軍勦賊。被困蒙陰。蓋太尉出師之際。正梁山東去之時也。設彼時乘其不備。先復曹州。原可一鼓而擒。再追巨寇。乃竟計不出此。直抵蒙陰。以致賊勢猖獗。官軍竭蹶。現在攻圍甚急。危險非常。遣人星夜前來哀號。求救弟因事關君國。分所難辭。已命小兒雲龍帶兵前去。惟是梁山勢猛。太尉事危。使非助以神兵。恐難奏效。因思道子勇能蓋世。才智超倫。一到蒙陰。重圍立釋。用敢片言勸駕。諒不我辭。務即會合天兵。匡扶王室。兼且高公舊誼。從此修盟。既輸力於天家。復用情於舊好。公私兩得。傾耳捷音。願請德安。東紅另具。希真看畢。吩咐款待來人。便一面商議點兵。只見麗卿道。爹爹你怎的要去幫高。俵須吃別人笑。我沒志氣。顛倒去奉承他。希真笑道。你不曉得。這雲叔叔信裏說。蒙陰是官家的地方。所以叫我去救。並不說甚麼救高俵。麗卿道。既如此。我們就去。只是孩兒還有一句話。我們去殺退賊兵。保全這蒙陰縣城。若高俵那廝想逃出城來。孩兒更一槍戳殺了他。休叫他回到東京。又去詐害百姓。那時節。爹爹休要阻我。希真頓足道。你怎的這般纏不清。自古道。打狗看主。他是官家的大臣。不爭你殺了他。如何對付得官家。蕙娘道。姐姐只管去。我們此去是殺賊救官。再不吃別人笑。永清道。他此番喪師辱國。官家少不得處治他。要姐姐費手做甚。麗卿道。既如此。就饒了他。希真大喜。便派麗卿為先鋒。希真親統大隊猿臂寨去調真祥麟。新柳營去調王天霸。帶領八千人馬。即日興兵。不數日。到了蒙陰。只見前面已有馬陞鎮旗號。知是雲龍的兵馬。希真便吩咐安營下寨。自己帶了二百名伴當。前往相見。麗卿也要同去。雲龍聽說猿臂寨兵到大喜。急請希真父女進營。各人相見敘談。麗卿便問道。兄弟到來。打過幾仗了。雲龍道。我來此只殺得一陣。看那賊兵兀自疲乏。只是不肯休息。我來時他已環城築了土圍。竟有除死方休之意。麗卿道。那廝不肯走。便殺他個罄淨。希真道。吳用必不愚至於此。便問道。豹子頭林冲在賊寨中否。雲龍道。正是他最利害。希真道。是了。他所以不退。是為高俵耳。高俵既逃。他必不戀蒙陰矣。只是高俵好生無謀。無故潛入城中。又不設立犄角。雲龍道。他退入城中。小姪也不解其意。若說起犄角。他原有一枝兵馬。只是小姪方到。他已沉沒。據逃來的幾名官兵說。何有勇石少謀二總管皆陣亡。總管胡春受傷深重。墜馬而死。還有一個參謀孫靜。當兵敗之際。吐血而死。說到此際。希真暗想道。孫靜原來死於此地。雲龍又道。此刻小姪這枝兵。替他代作犄角。專等老伯到來。一同攻那土圍。麗卿聽了。高興起來道。我們何不就去攻土圍。希真道。也是我們銳師遠來。賊人勞師已久。此刻機會。利在速攻。說罷。便與麗卿起身。辭了雲龍。雲龍道。小姪還有一事奉告。小姪探知這裏有召家村義民。甚為驍勇。可惜被賊兵擋住。

不能同來救圍。希眞道：「既如此，愚伯便發兵去接應他同來。」麗卿道：「就是我去。」雲龍道：「聞得他那員賊將是景陽崗打虎的武松，語未畢，只見麗卿道：「怕他做甚？他會打老虎，我會打老虎的人。」雲龍大笑。希眞與雲龍約齊時刻，同攻土圍，遂辭別回營。先命麗卿帶領二千人，用幾個土著爲嚮導，飛速往召家村去了。這裏馬廛、猿臂、兩營等到約定時刻，各已三聲號砲，馬廛營裏李成守寨，雲龍領胡瓊出陣，猿臂營裏眞祥麟守寨，陳希眞領王天霸出陣，浩浩蕩蕩，直奔梁山土圍。槍砲矢石，驟雨般往上飛打，勢不可禦。見梁山人馬支持不得了，那邊梁山甚麼事情，也須得交代明白。且說林冲見高俅入城，便同魯達、張順、阮小七、呂方、郭盛、陳達、龔旺將蒙陰城團圍住。一面差人飛速報知大營。宋江、吳用皆喜，忙來城邊看視。吳用笑道：「高俅入城，囊中捉鱉矣。衆兄弟協力攻圍，不怕那廝插翅飛去。」林冲大喜。衆人正在四面攻圍，忽報召家村衝突甚急。武松獨力難支，吳用忙教呂方、郭盛去幫助。又吩咐武松緊緊自守。令方發、忽報官兵分兩大隊殺來，正是何有勇、石少謀二總管。宋江、吳用慌忙設計迎敵。吳用差人飛速到山寨裏，教盧俊義添派兵將前來。這裏魯達、阮小七與石何二總管輪戰，互有勝負。直到第七日，方纔殺敗官兵。衆人方纔築土圍，盡力攻城。攻到三日，忽報秦明領敗殘人馬逃回，乃是被馬廛、鍾風會縱火殺敗。秦明身受火傷。宋江、吳用大驚，猶未了，忽報有馬廛、鍾官兵繞道而來。宋江道：「這便怎麼？」只見林冲道：「此城棄之可惜，就是這高賊平白放走了他，也不甘心。那官兵新來未定，小弟願領兵先去廝殺一陣。如果勝他不得，再定行止。」宋江、吳用都道：「也可使得。」林冲領令前去。林冲雖然對付得雲龍，只是手下兵將，屢戰疲乏，抵當不得雲龍的生力軍，殺了一陣，不分勝負。收兵回圍。次日，林冲正待出戰，忽報猿臂寨兵馬亦到，弄得宋江、吳用不知頭路。如在夢中，都道：「怎的？怎的？」陳希眞這般舉動，真是怪事。他難道和高俅沒仇隙？吳用道：「且看他的來意。」正待發人探聽，忽見東南角上，猿臂寨旌旗飛動，喊殺連天。陳希眞領兵到來，林冲大怒，提矛上馬，那邊猿臂寨鎗砲矢石已到。圍上林冲急切衝殺不出。圍上死命抵禦。希眞攻了兩個時辰，殘兵死傷無數。那東邊亦被雲龍攻打得十分危急。賊兵漸漸難支。那希眞、雲龍都指望城內官兵殺出來。梁山土圍可以立破。誰知那高俅緊關城門，抵死不肯出來。你道這是何故？原來高俅自從被圍之後，只仗程子明督兵堵禦。三位總管幫同扶助。日日盼望救兵。這一日，聞得城外喊殺，高俅大喜，忙到南門看時，偏偏先見了猿臂寨的旗號。高俅問符立道：「猿臂寨是那一路該營的？」符立叫苦道：「又是一路賊兵來也。」這猿臂寨的頭領便叫做陳希眞，好生了得。高俅一聽，陳希眞三字，把魂靈嚇出三千里外。半晌收不轉來。程子明請開城出戰。高俅急忙搖手叫住，躲入城下。就聞得馬廛

鎮兵到亦疑畏不敢出來了。那宋江吳用亦自心虛膽怯，深恐背腹受敵，將心先亂。士氣自然不固。那希真雲龍見闌上紛亂，攻打愈急，正在危急存亡之際，忽見正西上砲聲響亮，旗號飛揚，乃是梁山上新調的人馬，遠遠來也。希真見了一面去報知雲龍。一面忙約人馬且退。林冲早已驟馬挺矛而出。希真舉矛迎住。林冲道：「陳將軍且慢。將軍此次來替高俅出力，甚不犯着。希真大喝道：「蒙陰乃天子疆土，豈容賊子蹂躪。林冲大怒，舉矛直刺兩馬盤旋。兩矛並舉，戰到二十餘合。希真逼住矛道：「林將軍且慢。希真有實言奉告。希真爲想受招安，不得不傷動衆位好漢。爲我回報宋公明如此方是受招安的真正法門。說罷，勒馬回兵。林冲追上一段。那梁山上黃信燕順帶着八千人馬，望見前面廝殺，便催動人馬，旋風也似的殺到面前。希真早已退歸本寨。黃信燕順會着林冲，便議攻寨。林冲道：「二位將軍且休魯莽。陳希真那廝詭計多端，攻寨必中其計。且與軍師商議定奪。」二人聽了，便約了人馬，緩緩歸闌。方纔望見闌門，只聽得猿臂寨號砲響亮。林冲等急回頭，只見希真一馬當先，左有王天霸，右有王天霸，領着一行人馬，掩殺過來。個個都養足氣力，未曾廝殺的兵馬，一聲吶喊，一齊掩上，亂槍衝殺。林冲黃信燕順大怒，亂軍中林冲敵住陳希真，黃信敵住真祥麟，燕順敵住王天霸。六人六馬，六般兵器，殺做一團。四面喊聲震天，殺氣冲天。將門將兵鬥兵，但見兩枝矛如飛虹驚電，驟馳於刀鎗劍戟叢中。梁山兵隊已紛紛搖動。猿臂兵個個奮勇，大呼馳突，所向無敵。只見王天霸筆擲打處，燕順的撲刀頭早已折落。燕順心慌，取腰刀抵住黃信，喪門劍被真祥麟的槍逼得風旋雲轉。林冲見自己的兒郎們兀自廝殺不得，無心戀戰，爭奈和希真兩矛盤住，不得脫身。但見梁山兵早已殺得屍橫遍野。黃信燕順知不是頭，便偷個空，抽身回馬而走。林冲將矛向外一吐，順勢壓住希真，頭急忙帶轉馬頭，拖矛待走。希真矛起，早已點着林冲兜兒。林冲急閃，驟馬加鞭而走。希真催軍前追，一陣痛殺。那賊兵只恨爹娘生得腿短，看官這是那賊兵自己錯怪了。須得替他剖明原委。原來那些賊兵跟了黃信燕順，望見廝殺飛驟前來，本已走得百脈沸張，三焦喘滿。那時希真若迎住廝殺，則賊兵仗着一鼓奔馳，銳氣倒也無能抵敵。誰知希真早已料透，急忙避去。待他上前緩走時，心安神閒，銳氣頓減。却將本部未經廝殺的銳兵調向前部，乘勢追殺。是以大勝。兵法曰：避其朝銳，擊其暮歸。朝暮者非時日之朝暮也。希真深知其意矣。當下希真大隊掩殺賊兵，走竄無路。前面闌門緊閉，賊兵急切叩闌不得入。希真縱兵掩殺賊兵，半個不留。只剩下林黃燕三人，繞闌落荒而走。希真便乘銳攻闌。只見闌門緊閉，絕無動靜。前面雲梯兵報稱闌內只虛無人矣。那雲龍正在東首攻闌，忽得希真飛報，教其切勿退避。雲龍督兵前攻，愈加緊急。忽見闌上鎗砲頓歇，只是裏

面鼓角怒號。雲龍大疑，半響胡瓊怒極，親身縱上闌門，只見懸羊擊鼓，皮囊吹角，賊兵早已遁逃。雲龍遂驅兵進闌，進得闌時，恰與希真會着，忽聽得門外人喊馬嘶，希真雲龍登闌看時，只見無數賊兵棄甲拋戈，沒命逃來。隨後一員女將，手撚一枝梨花鎗，攪入賊兵隊中，撞人仰腹，撞馬翻蹄。原來麗卿這枝兵馬，從雲龍營後掩殺過去，不惟吳用不會料及，卽武松亦不及防。當時武松被麗卿背後掩來，召忻高梁奮勇前殺，如何抵敵得住，自然紛紛敗走。那召村義勇隨着麗卿大隊殺來，賊兵見闌上遍插馬陞猿臂旗號，大吃一驚，情知進不得闌，急得走投無路。那李成又引兵出寨，當前截住。麗卿只顧領兵驅殺，希真忙在闌上叫道：「卿兒住手，麗卿那裏肯歇，果然惱得武松轉身來，狠鬥麗卿。」雲龍忙叫道：「李將軍住手，待他過去，追殺未遲。」李成忙將陣勢一字擺開，放得賊兵過去。麗卿李成召忻高梁合兵一處，追殺一陣，斬獲無數。一同上闌廝會，雲龍讚麗卿道：「姐姐真神勇無敵也。」麗卿道：「我捉得一員賊將，不知是誰，是個標緻少年，此刻我已交付尉遲大娘，捆縛解來了。」希真大喜，召忻高梁都佩服道：「久聞姑娘威名，今日方纔親見。」馬陞大小將弁也無不佩服。當時馬陞猿臂召村三路人馬會同一處，齊向縣城進發。只見縣城兀是緊閉，城牆上有些兵丁守望。雲龍一馬當先，高叫道：「請太尉開城，賊兵已殺退了，半晌那高俅方纔上城俯看，問雲龍道：『小將軍貴姓？』雲龍答道：『小將乃青州馬陞總管，雲天彪之子。雲龍是也。』高俅道：『爲何有猿臂寨賊兵同來？』惱得麗卿大叫道：『你這老賊，顛倒不識好人。我父女好生出死力來救你，你顛倒罵我。』希真連聲喝住，雲龍道：『這陳義士實來幫同勦賊，保護憲駕的高俅，滿面羞慚，備問其故。』雲龍道：『父親得石何二總管信，知太尉被困，父親因境內賊氛未平，未敢擅離職守，特着小將前來，奈賊勢猖獗異常，小將正在難支，幸這陳義士父女奮身前來，方纔濟事。』高俅聽了，看着希真道：『道子仁兄，不料你是我救命的大恩人，聲淚俱下，傳令開城。』雲龍先入，希真對麗卿道：『你怎地性急？』高俅這副嘴臉，可想還見得官家哩。你也落得看破他些。」麗卿笑而點頭，一同入城，召忻高梁也隨了進去。當是雲龍希真等都參拜了高俅。高俅被圍將及一月，視這城如困籠，恨不得早走，便命程子明領兵護送出城。雲龍希真等相送，高俅對希真道：『難得仁兄垂救，小弟此回定在官家前保舉吾兄，希真稱謝，心中暗笑。高俅得了性命，連兒子之仇，林冲之恨，都記不起，歡歡喜喜的去了。』雲龍賀希真道：『老伯此來，有功王家，從此建功立業，廊廟鈞揚，可預賀也。』希真謝道：『全仗賢喬梓鼎力周旋，正說間，只見尉遲大娘縛了那員麗卿擒來的賊將獻上。』雲龍便交與縣官推問，方知便是假扮武妓，刺殺天使的郭盛。雲龍大喜道：『卿姐擒的，原來就是這人，真是天賜其便也。』待小姪稟知家君，將這賊解赴都省，爲老伯敘功。希真大喜拜。

謝馬。徑猿臂召村三處將官在縣署內大宴三日。雲龍辭希眞道。家若盼望已久。小姪先解賊前去也。便將郭盛釘入囚車。親身同李成胡瓊押解。提本部人馬起身回馬。徑鎖去。希眞父女及衆將與召村英雄。并縣中文武官吏。都親送出城。希眞又說了許多感激語。灑淚而別。衆人轉來。希眞亦提本部兵馬起身。對召忻道。此地須防賊兵再來滋擾。全仗賢梁孟保障。召忻領諾。高梁請麗卿到山村一敘。麗卿欣然願往。希眞道。高梁嫂情不可却。卿兒且去一敘。我在前面承恩山屯扎。等你麗卿大喜。當時猿臂召村兩處人馬。辭了縣官出城。那胡圖符立依舊放寬了心。照常辦事。希眞真祥麟。王天霸帶領人馬。前赴承恩山去。麗卿領紅旗女郎。同召忻高梁到了召家村。史谷恭率衆來迎。各賀勝敵之喜。麗卿看那召家村後靠稽山。前臨鏡水。連雲浮白。遍野堆黃。壇壝重重。連縣不斷。每壇兩面。大防牌。每牌用木刻長人執持。狀類西羌人模樣。用松木支架。下面五隻天狗。八枝胡笳。高梁對麗卿道。這就是史先生的玄妙神機。麗卿不解。只見前面一帶碉樓。十分堅固。高梁引麗卿進了莊門。又進了內莊。原來內莊也有碉樓。矩堞。召忻和史谷恭在外莊發放人馬。高梁邀麗卿到了召府。進了還醇室。到清香亭。見有衆女眷出來。競問道。這位姑娘那裏來的高梁說了底細。諸女眷各各駭異道。呀。原來就是女飛衛。各道了萬福。把麗卿圍在中間。拖袖攜手。細細的看了一回。都道。不想這位斯文姑娘。連那打虎的武松。都上他手不得。麗卿笑道。你們不信。待下回奴家再做。遭與你們看。諸女眷都哈哈的笑。遜坐畢。高梁與麗卿敘話。麗卿方知諸女眷都有些武藝。高梁道。日前陣上。瞻仰威風。實爲欽佩。就是貴部下衆女郎。也驍勇非常。想見女將軍訓練有方。麗卿道。這算什麼。賢嫂身邊四員女將。倒也了得。高梁道。這四個了環。奴家平時也教他武藝。只好在家裏頑耍。頑耍。上陣時也當不得正用。麗卿稱讚不已。高梁道。女將軍既是賞識她。願以奉贈。麗卿道。使不得。賢嫂須寂寞了。高梁道。不妨。家中還有香雪了頭。隨身伏侍。并且還有一個女兒。陪伴。麗卿便稱謝了。高梁便叫桂花。薄荷。佛手。玫瑰。一齊進來。拜見了麗卿。麗卿大喜。高梁治筵相待。麗卿在衆位女英雄中。盤桓了一日。次日麗卿恐父親等久。便辭了高梁。諸女眷并辭了召忻。都道聲深擾。高梁送出莊門。麗卿帶了紅旗女郎。並四個了環告辭而別。這裏高梁依舊訓練人馬。備敵梁山。那麗卿領衆。便一直到承恩山。會着希眞。一同回到山寨。衆英雄聞知。救了蒙陰。擒了郭盛。無不大喜。都隨了希眞。詣萬歲亭。舞蹈畢。各歸職守。靜候恩光。按下慢表。且說宋江吳用。棄了土圍。直奔到鬥花林。見林冲黃信。燕順。武松。呂方。陸續敗回。并知郭盛被擒。宋江放聲大哭。怒氣冲天。道。陳希眞。我和你前生無冤。今生無仇。怎麼沒事處來尋我的事。林冲亦忿極道。你這賊道。難道和高俅無仇。今日却特地來

賣人情。衆頭領無不大怒。吳用道：「我等兵馬且休退，還待他們去後，再去襲取蒙陰，然後踏平召家村，剪除馬騾鎮，掃滅猿臂寨。」宋江道：「軍師之言極是，且着人去探聽郭盛下落。」數日探人來報，郭頭領已被解赴馬騾鎮去了。宋江大驚，對吳用道：「那廝敢道真要去受招安，吳用皺眉不語。宋江便走近吳用前附耳道：「這事便怎處？」吳用沉思半晌，便附宋江耳邊道：「且教戴院長去託蔡老阻擋，如果阻不得，再想別法。」正在商量，忽接到董平差人飛報，曹州被官兵圍困甚急。宋江大驚道：「莫非高俅回去，順便去滋擾曹州？」吳用道：「且着來差進來，問明便知。」來差進來，稟稱道：「官兵打得山東鎮撫將軍旗號，宋江道：「鎮撫將軍便是張繼，那廝懶而無勇，焉能有謀？」怎麼董平兄弟對付他不得？」吳用道：「既然董平危急，我等且暫放下蒙陰，速去救援。」說罷，拔寨起行。看官若說張繼能敗得董平，不特宋江不信，即看官亦不信，并說書的亦不信，務要打聽明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金成英議復曹府 韋揚隱力破董平

却說那攻曹州的官兵，雖然打着鎮撫將軍旗號，却不是張繼親身到場。若務要問他新兵的主將，就是前回中戴全張魁口中所稱，及梁橫心中所欽佩的武解元金成英。原來金成英是曹州人氏，生得劍眉虎口，七尺以上身材，兩臂有千斤之力。家中有五六千金的財帛，最愛交遊慷慨好施，排難解紛，且略舉他一件故事。那年赴濟南府，應武鄉試，作寓於南門大街悅來客寓。那寓主人年紀五旬有餘，也是一身好武藝，見了成英十分欽仰。成英看那主人堂堂一貌，也甚佩服。當下談說情投意洽，便締盟好。當鄉試士子雲集之時，各處趕集之人，也紛紛而至，說不盡那走索的、跑解的、使鎗棒賣藥的，就中單表一種穿珠婆，係天津一路來的，手下有三十六門解數，無人敢惹他。一日，那寓主人在門首遇着兩個穿珠婆，因點細小之事，一句兩句，爭鬧起來。那穿珠婆出言無狀，主人大怒，即便廝打，鬪不數合，吃那穿珠婆一脚飛起，跌中心窩。原來那穿珠婆的鞋係生鐵襯底，主人當不住，仰天就倒。那大街上無數來往行人，都立住了脚，不敢攔來。那金成英在房內聞知此事，大怒飛身出來，輪開五指，便去抓那穿珠婆，不隄防吃那穿珠婆順勢用兩指額上一點，成英也險些一個撞。說時遲，那時快，成英方凝定了脚，那穿珠婆一脚又飛到成英面前，成英急閃，便趁勢右臂龍探爪，一捲夾定，那穿珠婆左脚往後一拖，踏進左脚，踏住那穿珠婆的右腿，穿珠婆仰面就倒，不防背後又有一個穿珠婆，一脚飛來，成英忙使個鱗翻身，舒出左臂順勢抓住，兩邊也都看得呆了。那主人已掙扎起，抖擻

精神來助成英。那寓中一羣武生，初時未敢打頭陣。到此也狼虎般大吼起來。只見成英右手把那一個穿珠婆的腳，儘力一擄，已變成兩片。左手把這一個穿珠婆的腳，往外一擄。這一個只算僥倖，得個半死。看的人一齊喝采，震動了大千世界。穿珠婆的餘黨，看見成英了得，又見他有無數幫手出來，叫苦不迭，都紛紛逃散了。成英便教喚里正來，將那一個跌壞的，綁了送去報官。同行武生并店主進寓，那店主口裏不住的吐出紫血，成英甚爲着急。不數日，主人死了。成英痛哭不已。那歷城縣知縣，將金成英毆殺穿珠婆的文案，詳報都省，檢討使賀太平看了案由，驚異道：「此人有如此神力，若使爲將，怕不是朝廷柱石。」便提筆判道：「穿珠婆率衆滋事，毆傷寓主致死，律應斬決。今已死，毋庸議。餘黨着驅逐出境，并原交里正受傷未死之穿珠婆，旬日亦愈，一併驅逐。」金成英于寓主有同患之誼，因情急格殺，拒捕匪徒，可勿論。那成英就是這場中了武解元，賀太平極愛他，收爲得意門生。成英大喜，便拜賀太平爲老師。賀太平贈金成英寶刀一口，名馬一匹。成英大喜，拜謝捷報回家。諸友親賀喜設筵會客，豎旗上匾，一場鬧熱，自不必說。過了數月，正值蓋天錫去任，高世德接任之時，成英猛然記念賀檢討，便挈眷赴濟南府。家人都不解其故，只得跟隨同行。一路上曉行夜宿，一日行到濟寧州南城驛，其時正是巳牌。成英忽命停車覓寓，車夫道：「日子早得緊哩。」前面平坦道路，宿頭不少，何必此處早歇？成英道：「你只管依我。」當下將家眷行李安寄客寓，造飯畢，只見成英身佩寶刀，步出街頭，各處遊玩。至晚無事而歸。娘子問道：「官人今日出去，端的爲着甚事？」成英道：「我上省去試時，來回於此地兩次，遇見一魁偉異人，初次我不以爲意。第二次我看他兀是英氣逼人，擬欲前去一訪，却因與寓主算賬，俄延片刻，與他錯過了。今日各處訪尋，杳無踪跡，只好罷休。」當晚安歇寓中，次日起行，經過濟寧城北一帶桑林，忽見前面一個大漢，生得虎頭環眼，八尺身材，騎着點子大馬，伴當擔着一口潑風大斫刀。成英在後面遠遠望見，那大漢兀自眼不落放，看他的行李箱籠。成英大疑，只見那大漢忽問脚夫道：「你這行李是那位客人的？」脚夫道：「是新科武解元金相公的。」大漢道：「金相公在那裏？」脚夫道：「後面便是。」那大漢便拍馬直到成英面前，滾鞍下馬，撲翻虎軀，便拜道：「久慕吾兄威名，不意今得遇於此，實爲深幸。」成英慌忙下馬答拜道：「好漢高姓大名，貴籍何處？緣何聞知賤名？」大漢道：「小可姓李，雙名宗湯，長沙縣人也。江湖上久傳吾兄威名，小可有緣相遇，請前面楊袍山中一敘。」成英又疑，便辭道：「深蒙頭領錯愛，但小弟此行，赴濟南而後，擬即上京會試，試期將近，王事爲重，不敢逗留也。」那李宗湯聽見叫他頭領，便呵呵大笑道：「吾兄何輕量天下士，天下大矣。英雄豪傑，豈盡無良？何至人人視官家如仇讎，人人盡欲搜羅材能，以爲抗命之地哉？」彼挺而走險，據山

聚衆拒捕抗官者，皆庸奴之所爲也。吾兄何輕量天下士。成英大笑，深深謝過，便問道：「足下往楊袍山何事？」李宗湯道：「山中有於潛主人，隱居於此，是小弟的敝業師。小弟一身武藝，自此師指撥者居多。小弟此番特爲訪謁，不意中途幸遇吾兄，因敝師亦慕吾兄威名，故相邀同去一敘。成英大喜，願往，便吩咐莊客將車仗行李在道旁等候。金李二人並轡同行。李宗湯道：「方纔小弟見貴行李上標封，有曹州金字樣，就猜是足下，但不識足下生長曹州，何故挈眷而去。成英笑道：「敝地有一羣好漢，證盟結義，當時弟亦在會。後知此輩非安分之人，漸與疏遠，怎奈此輩糾纏不已，弟待欲厲色拒絕，又恐太過，當今新來知府糊塗昏昧，而此輩作奸犯科，又勢所必至，弟深恐有意外之累，是以遠而避之。李宗湯大拜服道：「仁兄真是卓見，此事速宜杜絕，不然不爲官吏所陷害，必爲盜賊所招致矣。成英連聲稱是。宗湯道：「仁兄見機，固是高見，然亦何必挈眷同行？」成英道：「小弟祖籍並非曹州，先君某公始徙于此，彼時便有更徙濟南之意。今弟適欲往濟南，是以同行說談間，已到了楊袍山，却遍訪於潛毫無踪跡，二人只得出來，仍到桑陰路旁，成英拱手道：「行色匆匆，未能多敘。此後李兄如有見教，可向檢討衙門一行，便知小弟住處。李宗湯道：「定來奉候。弟此刻在東京金匱街王函術仁兄進京會試時期，可來一敘，更有弟之師弟，姓韋名揚隱，亦在東京景岳街新方術，兄如不棄，亦可共與暢敘也。成英大喜。二人又立談許久，方纔各自上馬，分路而別。李宗湯自回東京去了。這金成英依舊回了家眷行李，向濟南進發。不數日，到了濟南，先覓了一所住房，安插了家眷，遂去謁見賀太平。賀太平聞金成英到來，大喜，延入內廳，敘禮畢，備問原委，當時留飲暢敘。自此成英住在濟南，每日進署請安，有時亦在衙中住宿。賀太平遂深知成英不特武藝高強，卽韜略亦復淵深。忽一日，成英在署正與賀太平敘談，外面忽投報曹州失陷公文，并報都監梁橫陣亡。原來梁橫與成英至好，成英一聞此信，不覺潛然淚下。賀太平道：「梁山大盜如此猖狂，生靈塗炭，何時得了賢契攜眷而來，真是吉人天相，避開大難，倒也罷了。成英道：「只可惜喪失了梁都監一員虎將，賀太平亦嘆惜不已。道：「想朝廷必有大兵征討，特未知勝負何如耳。成英便陡然起了恢復曹州之念。當下却不發言，退出衙署，歸到私宅，便喚過身邊體己心腹人道：「你到曹州去，如此如此，替我探聽消息。那人應了，便往曹州去了。等了一月，方來回報。成英一一聽了，喜道：「取曹州易爲力矣。正待獻策于賀公，忽聞大兵征討消息，成英且止。及聞宋江全軍攻蒙陰，高俅亦全軍赴蒙陰，成英躍然而起道：「圖之此其時矣。遂進檢討署見賀太平道：「門生有恢復曹州之策，望老師採用。賀太平道：「願聞。成英道：「曹州有可乘之機，五請爲老師陳之。曹州之保障，曹南山也。今賊不於曹南山屯兵鎮守，則曹南無犄角矣。可乘一

也烽火警汛，多不盡善，可乘二也。聞守曹州者爲董平，董平雖梁山名將，然勇則有餘，而謀實不足，可乘三也。而更有天假之便者，宋江吳用遠在蒙陰，呼應不及，可乘四也。曹州濮州疆域毗連，而賊乃將守濮州之林冲，亦調向蒙陰，則曹州孤而無援，可乘五也。有此五利，而不乘機進取，則曹州又不知何日復矣。賀太平道賢契之見極是，但興兵調將其權在鎖撫衙門，賢契如果願往，待愚與鎖撫將軍商之，只有一事却難。這鎖撫將軍張公懦弱畏葸，恐其未必肯允賢契之議。將若之何？成英躊躇半響道：倘張公肯委任於我，則門生願獨當一面，勦此狂賊，復我王土。張公不出戶庭而收奇功，諒亦肯欣然允我矣。賀太平笑道：此法亦妙。我且爲賢契引荐，然賢契身肩重任，大宜謹慎。成英敬諾。事出湊巧，適逢鎖撫將軍張繼拈香便路拜會檢討，檢討迎接進內叙談，便提及曹州之事。賀太平道將軍亨鎮撫之名，奏鷹揚之績，當此巨寇猖狂，逼臨屬下，將軍其何以處之？張繼呆了半晌道：小弟回去商量。賀太平道將軍職任封疆，分應興師征討，如須智勇之人，小弟有一人奉荐。張繼又不吞不吐，賀太平便叫左右請金相公出來。少頃，成英出見賀太平道：這是做門生。上年武閣第一，現在弟處，因數月前上京中途有采薪之憂，不遂禮閣之願，此刻極欲投軍，務望麾下錄用。張繼實無出征之念，又無愛才之心。此時當不得賀公硬薦，只好隨口說道：好極。貴門生便請到弟署來。頑賀太平道甚好，卽着成英隨同張繼回去。原來張繼是個世襲武職，勉強學了兩枝弓箭，因其世世三公門多故，舊一路上徇情保舉，直做到這個分位。若要就他身上數件本事，只有一枝洞簫，却是絕世無雙。至于講武論兵，竟絲毫不懂，兼且性情懦弱，喜逸畏勞，幸得夫人賈氏才智超羣，不但家務內政，一攬包收，卽張繼在署演試兵將，惟仗簾內夫人照悉，一切升降進退，張繼全不調度。只聽夫人屏後註冊，照依賞罰，所以軍中大小將弁倒替他取了個混號，叫做公道將軍。那日張繼帶了金成英回署，吩咐外書房安置成英。張繼進了內署，夫人接談，張繼便道：夫人數月前我接到曹州失陷的公文，我原想這事不必招攬，朝廷發兵必然另選大將，勝負與我何干？今日我去拜檢討賀公，賀公倒勸我發兵。我想高太尉堂堂二十萬大兵，尚且不取曹州，我去做甚？賀老之言未免多事，而且硬薦一個武舉，說他可以出征，我礙于同官情面，邀了回來，其實真正無用。夫人聽說道：將軍差矣。檢討之言甚是，強盜逼近而來，目無王法，將軍節制全省，豈可疎虞？檢討勸征薦士，皆是公心。將軍怎好不聽？張繼道：夫人，我實在不高興去。夫人道：將軍不必親征，既是檢討有勇士薦來，不妨委之以重位，另外再點幾員強將，派發本營兵馬，一面起兵，一面申奏，豈不名實兩全？張繼聽說自己可以不去，又得出征之名，倒也高興起來，便道：夫人，你看該發幾名兵？夫人道：發兵容易，只是那

勇士姓甚名誰。想賀公推薦的，定必不錯。將軍何不邀他進內廳來敘談。待我在屏後看他舉止議論，便知可用。張繼便出廳，吩咐左右請金解元進來。成英進見，張繼遜坐，敘茶訖，張繼問起曹州攻取之法。成英反覆議論，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張繼一毫不懂。連聲稱是而已。張繼進內，只見夫人笑賀道：「恭喜將軍，此番出師，必然大勝。可以上邀帝眷，下得民心。」張繼道：「夫人何以見得？」夫人道：「吾觀金解元威而有文，恭而有禮，其智其勇，當不在雲天彪之下。以此取一曹州，正如探囊取物耳。此所以爲將軍賀也。」張繼大喜，便傳令五日內辦齊衣甲、餼糧。演武場伺候點兵，派將到了這日，難得張繼竟起了一個大早，拖拖栖栖，打扮些威武行頭。金成英騎馬同往，到了教場，各將跪接。三軍吶一聲喊，三聲號砲，鼓角齊鳴。張繼升座，操演已畢。張繼出令，點起一員都監、二員防禦、十餘員大小將弁、八千名營兵，給金成英遊擊將軍職銜，帶領人馬往曹州征勦。三軍同聲答應，只見金成英頭戴束髮紫金冠，鳳翅閃雲盔，週身黃金連環瑣子甲，跨下追風鐵蹄，連環大名馬，便是賀老師所贈的。手提乾紅西纓鑲鐵龍舌鎗，捧了令箭兵符，辭了張繼。三聲砲響，旂旛浩蕩，出了南門。賀太平親來送行。成英對賀太平道：「門生此去，擬七日內即取曹州。但兵家事難預料，倘或尚需時日，所有軍中糧米，尚煩老師催解。賀太平道：「賢契放心，此事在老夫一人身上。賢契努力，老夫恭候捷音說罷，辭別金成英，提了人馬，星夜前行。不日到曹州，直抵北門下，只見城門已開。原來董平自佔據曹州之後，日日操演人馬，備敵官兵。那日聞知大兵二十萬渡河壓境而來，董平十分提心點兵守禦，親身督閱晝夜不解甲者五日。續知大兵入境而過，方纔放心。這日正與程小姐飲酒歡樂，忽報官兵已抵北門，離城僅得三里。董平大怒道：「營汛兵弁都睡死了，怎麼絕不通報。」原道曹州北門外有埋鎗谷地，最僻靜。董平不以為意，故此處不置汛兵。成英便從此處殺入，出其不意，直抵城下。董平撒下酒杯，急取雙鎗，人不及甲，馬不及鞍。至到北門，一面傳令教鮑旭焦挺備禦各門，一面吩咐北門軍士趕運灰瓶石子，只聽城外連環鎗聲緊急，城上垛子已有幾堵打壞。董平道：「待我單身出去抵當一陣。」爾等速速備禦，說罷，放了吊橋，開門出戰。只見金成英已在濠邊立馬橫鎗，董平見了，更不發話，雙鎗直取成英。成英大怒，挺着單鎗便戰。這單鎗如龍尾穿雲，那雙鎗如鳳翎盤彩。大戰七十餘合，不分勝敗。只見官軍一字列陣，隊伍整齊。上面槍砲連聲，城牆大震。下面泥沙泥連，拒濠暫將平。董平見了心慌，只得撇了成英，舞着雙鎗，官軍隊裏亂衝亂突。官兵紛紛自亂。成英見了，即忙鳴金收兵。董平亦不戀戰，退入城中，趕緊備禦。成英收兵安營立寨。成英道：「今日這番攻打，眼見此城必破，只可惜這賊攪亂隊伍，不能取勝。衆將皆稱可惜。」成英便傳令把曹州城團團圍住。董平在城內披掛停

當對鮑旭焦挺道。萬不料張繼如此了得。原來金成英坐纛上。只寫着山東鎮撫將軍六字。所以董平誤認成英。即是張繼。鮑旭焦挺齊聲道。明日待小弟等去會他一陣。次日清晨。金成英早已立馬橫鎗。大叫董平背君賊子。快來納命。董平大怒。提鎗上馬。開城迎戰。鮑旭焦挺兩馬。都出城來。董平早已敵住成英。兩馬盤旋。三鎗捲舞。戰數多時。鮑旭焦挺見董平不能取勝。一齊上前。成英一枝鎗敵住三般兵器。成英武藝雖然高強。兀自遮攔多。攻取少。只見城上不住的鳴金。董平鮑旭焦挺急忙回城。方過弔橋。成英馬快已撲到弔橋。手中呼的豁出軟索撓鈎。將弔橋鐵索鈎住。背後早已撲到二百名撓鈎手。一齊幫同來鈎。兩員隨將。手提二十斤重鎚。鎚斷鐵索。說時遲。那時快。二百名撓鈎手到時。成英早已撇了軟索。一馬飛過弔橋。撲到城門。守城賊兵關門不迭。董平三人知不是頭。死命敵住成英。就在城門邊廝鬪。城上賊兵慌得手忙脚亂。看着城下混鬪。又不敢發矢石。恐傷了自己的將官。那官兵早已搶上弔橋。董平等三人只得逃入城中。焦挺忙得手亂。被成英一鎗。撇出城外。撓鈎手一齊上前。亂鈎亂搭的捉去了。城上急放千斤重閘。成英急下馬。用手托住。忙叫身邊士兵用鐵棍支撐。方在撐定。董平在城內也急下馬。趕出來。用脚鈎開鐵棍。只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響亮。閘板下來。隔得城裏城外。兩不照面。城上矢石齊下。成英只得收兵。而回。董平見閘板已下。方問軍士何故鳴金。軍士道。東西南三門被官軍攻得十分緊急。說未完。董平忙叫鮑旭看守北門。自己飛速差人去報知宋江。這裏加緊防守。那金成英回營。嘆說。不殺董平。此城不可得也。且陞帳檢點人馬。將焦挺上了靠鎖。派三十名兵丁緊緊看守。一面吩咐安排午飯。三軍飽餐將息。又是一日。成英又整頓士卒攻城。接連攻了五日。不能取勝。成英心急。正在躊躇無計。忽報營外有一大漢。要來求見。并有書信投遞。成英看那書信。寫着李宗湯拜緘。成英大喜。忙問那大漢若何形狀。軍士稟道。那大漢身長八尺。腰大十圍。雙目有稜。面如渥丹。手提五指開鋒三稜鑕鐵鎗。騎着嘶風赤兔馬。自稱姓韋。成英道。此必韋揚隱也。忙叫開營請進。那大漢從中門直入。成英下帳迎接。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前番在那濟寧州南城驛。遍訪不着的魁偉異人。成英喜出望外。撲翻虎軀便拜。那大漢慌忙答拜。成英道。小弟在濟寧州南城驛。兩瞻威容。無由接見。不意今日大駕親來。實深萬幸。敢問高姓大名。大漢道。小弟姓韋。名揚隱。會稽縣人也。成英愈喜。道。原來就是揚隱兄。久仰之至。宗湯兄好否。韋揚隱道。李兄自從濟寧道上。得接聲款。不勝欽佩。回東京時。與弟言及。弟亦渴慕之至。今弟有事濟南。李兄又有信致候。是以特到檢討衙門。奉候。據門房說起。方知吾兄在此。威討狂賊。弟歸東京。順途拜謁。成英大喜。便吩咐殺牛宰馬。款待韋揚隱。就在中軍帳分賓主坐下。成英道。

日前濟寧一役，李兄匆匆途遇，未遑細敘，不識閣下與李兄現居何職。韋揚隱道：「吾兄休問，弟與李兄皆本鄉武舉，生性剛愎，不善趨承，最恨那般鄙猥蕙縮的小人，彼自以為規避盡善，凡事穩當，弟等却不可與一朝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世無知我，我輩終於埋沒，尚有何說？」成英亦大為感慨，又問道：「足下此去有何貴幹？」韋揚隱道：「此去尚欲尋訪一友，此友姓顏，一名樹德，表字務滋，此人却與梁山上的霹靂火秦明係中表親，那年因貧苦之故，往青州去投奔秦明，中途未至，秦明那廝已降了賊，此人漂泊無歸，弟正無處訪尋，近在濟南得信，知他在河南歸德府行乞，弟以是急欲尋訪，吾兄處亦不敢久留，少頃便要告辭。」成英聽了，驀然動念，便道：「吾兄何不少留，弟有一事奉懇，韋揚隱道：「吾兄敢是為殺賊的事，成英道：「正是，隨把董平的利害說了一遍，並道：「吾兄此來是天佑我，拜懇助我一臂。」韋揚隱道：「小弟訪友事急，今既承所委，小弟一斬董平，就要上路。」成英道：「仗神力除此巨賊，小弟更無他慮，當下歡飲暢談，酒筵方撤，韋揚隱便請出戰，成英便傳令出陣，營外三聲砲響，成英當先出馬，韋揚隱提鎗亦出，成英高叫道：「董平賊子，快來領鎗。」董平深恐城池有失，不敢出戰，成英教軍士一齊辱罵，董平只是不出，成英心生一計，教把焦挺、渾身洗剝、繩穿索縛，驅出陣前，成英大笑道：「量你賊子，萬不敢出城來搶，果然激得董平怒不可遏，提了雙鎗，開城驟馬而出，韋揚隱一馬飛出，單鎗搦戰，兩邊戰鼓齊鳴，喊聲大振，成英立馬陣前，看那兩人鎗法端的神出鬼沒，大戰六十餘合，兀自勝負難分，成英性急，亦挺鎗上前，那董平雙鎗、韋揚隱單鎗攔成一團，成英看得分明，乘勢將董平左鎗一壓，董平忙將右鎗架住了，揚隱成英鎗頭已起，對董平咽喉便刺，董平左鎗急挑，成英鎗頭爆上董平額角，鮮血迸流，韋揚隱的鎗已逼開，董平右鎗對腹刺入，成英鎗頭又順到董平胸前，雙鎗並下，把一員能征慣戰的名將董平，登時死於非命。韋揚隱抽出帶血的鎗，拱手向成英道：「恭喜仁兄，我也去也。」驅馬向南而去，成英便轉令攻城，城上見董平已死，軍心慌亂，如何守得住？鮑旭料知無濟，領數十鐵騎衝開東門，落荒而走，城上賊兵齊聲願降，城門大開，成英領大隊入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安置降兵，一面將董平的首級，並焦挺正身，先請那都監解去，都省報捷，成英恐賊兵再來奪城，便在府衙點兵，派將鎮守各門，並一切營汛嚴緊，守望原來成英攻曹州時，將各處山隘都虛設旂堆積煙火，那劉唐在濮州聞得曹州被圍，急欲來救，怎奈林冲不在，又探得官兵衆多，深恐救兵一出，本城先失，疑畏不敢出來，成英以是大獲全勝，那鮑旭逃出曹城，途中迎着宋江哭訴曹州失陷，董平陣亡，焦挺被擒，宋江大怒，便欲再取曹州，吳用嘆了口氣，勸阻道：「罷了，我兵力疲矣，一事無成，弟與兄長自四月至今，半載有餘，未曾回歸山寨，那廝既能傷我董平兄弟，必非

泛常之輩斷不能一鼓而下。萬一再有事，故我真疲於奔命矣。且歸山寨養息，再思復仇之舉。宋江只得依從。一同回歸山寨，不題。且說都省檢討使賀太平，自從送金成英出師之後，日日盼望捷報。這日忽接到兩處的捷音，先接的是青州馬陘鎮捷音，乃是雲龍親解賊黨郭盛一名，並賊徒首級八千餘顆。雲龍稟稱：猿臂寨義勇陳希真、劉廣極願建功贖罪，歸誠朝廷。今蒙陰被圍總管雲某遣小將赴援，陳希真自領部衆前來協同勦賊。其女陳麗卿力擒郭盛，並斬獲人首。來鎮獻功，並有召村義民亦來助戰。謹將蒙陰勦賊情由具報。賀太平大喜，又接到金成英遣人解上董平首級及賊衆首級二百餘顆，生擒賊黨焦挺一名，並收復曹州的捷報。賀太平大喜，遂會同劉彬、張繼審訊賊囚，訊訖將郭盛焦挺就在都省正法。梟首示衆，郭盛已決，便將刺殺天使的一案歸結。首級分各門號令，賀劉張三人將兩處捷報各會銜恭摺奏聞。不上一月，朝廷恩旨下降，救援蒙陰案內雲天彪、雲龍風會、李成、胡瓊均加一級，陳希真、劉廣等准其贖罪，賞給忠義勇士名號。如再能斬盜立功，定予重賞。召沂着給防禦職銜，收復曹州案內張繼知人善用，賀太平薦賢有功，均從優加三級。所有收復曹州之武舉金成英，着實授曹州都監，其力斬渠魁之武舉韋揚隱，着賞給侍衛。在京供職將弁，照例分別賞賚撫恤。所有曹州知府一缺，地當要衝，公務繁難，非精明強幹之員，不足以資治理。查有海州知州張叔夜，心地明白，辦事勤慎，着即補授曹州知府。員缺一應善後事宜，妥爲趕辦。賀太平等領旨謝恩，畢，即委差官恭贊恩旨，分頭到猿臂寨曹州府兩處去。陳希真及衆英雄接奉恩旨，歡欣鼓舞，叩首謝恩，款留差官，設筵慶賀大喜。且按下慢表，那金城英領旨，亦忭舞謝恩，進了舊都監署，哭奠了梁橫一番，接印供職。專候新任知府張公到來，不知張公係何等樣人，到了曹州，有無新政，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高平山叔夜訪賢 天王殿騰蛟誅逆

却說張叔夜，字蓍仲，名臣張耆之孫也。父母生他時，會夢見張道陵天師，送一粉團玉琢的嬰孩到家，吩咐道：此乃雷聲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神威蕩魔真君，吾於玉帝前哀求，請他下凡爲吾兒孫。日後統領雷部上將，掃蕩世上妖魔。大昌吾宗，汝等不可輕視。父母領諾，醒來便生下叔夜。滿室異香，經日不散。長大來，八尺身材，貌若天神，博覽羣書，深通兵法，猿臂善射。因其祖父侍中張耆，歷任建功，謹敏稱職，天子大悅，陰錫其一子一孫，皆令敘職。蓍仲因此得爲甘肅蘭州錄事參軍。因平羌有功，升陳留縣知縣。隨陞知州，歷任舒州、海州、泰州三處，大有政聲。民心感戴，又加戶部員

外郎銜。陞開封府少尹。又因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那時已是蔡京當朝。奸黨盛滿。蔡仲有個堂弟。雙名克公。正做御史中丞。爲人剛正不阿。那日在天子前。極論蔡京過惡。天子大怒。朝中人無不替克公捏把汗。克公面不改色。只是極口諍論。天子改顏動聽。便訓責了蔡京。蔡京恨極。便誣陷了克公一個罪名。把克公削職爲民。蔡京兀自氣不平。更尋事到蔡仲身上。將蔡仲也貶了監西安草場。不上半年。却得种師道極力保舉。蔡仲又起爲祕書少監。隨陞擢中書舍人給事中。种師道知其非凡。在官家前一力舉薦。直陞到禮部侍郎。自种師道征遼後。蔡京又尋出蔡仲的事來。貶蔡仲仍爲海州知州。原來海州係蔡仲會做過的。這番再來蒞任。海州城裏城外。一聲哄傳。張太爺重復來了。登時海州紳耆軍民。老老幼幼。一齊到境上焚香迎接。蔡仲進了州衙。那班百姓。兀自磕頭不迭。蔡仲陞廳。便問衆父老疾苦。數內一老鄉紳稟道。往年相公撫臨本境。那時衆民聽得鄰境東搶西劫。本境却安然無事。只道分所應得。誰知相公去後。本境漸漸不安。近有一夥江州賊徒。時常來煩惱村坊。弄得百姓們朝暮不得安息。衆百姓方纔記起相公。那知今日相公重復轉來。真是天可憐見。來保佑我們也。蔡仲嘆道。本州在中途。已聽得這信息。正憂得你們苦。便喚過左右捕役來。備問了江賊的細底。便對衆百姓道。你等且歸。明日本州便爲爾等除患。衆百姓涕泣感恩。而出。到了次日。官眷都到。蔡仲便喚兩個兒子來論話。原來蔡仲有兩個兒子。長名伯奮。次名仲熊。都是天生英雄。材力過人。那伯奮生得額闊腮方。劍眉插鬚。瞳神閃閃。有光聲如洪鐘。使兩柄赤銅溜金大瓜錘。那仲熊生得虎頭燕額。方耳大面。如冠玉。脣若塗珠。使兩口旋風雁翎刀。端的品貌非凡。人材出衆。當日聞父親叫他。一齊上來。蔡仲便將江州賊擾害本州地方的話說了。只見伯奮。仲熊齊聲道。爹爹放心。孩兒就此前去掃盡那班毛賊。爲民除害。蔡仲道。你等休要魯莽。我聞知那賊黨羽有三十六人。都是江湖亡命之徒。官軍幾次三番。收捕不得。此次我去收捕。須要定個主見。伯奮道。那些官軍。想都是惜命怕死的。自然近他不得。爹爹須知孩兒不怕死。蔡仲笑道。只得你一人不怕死。濟得甚事。也須多尋幾個不怕死的來幫你。仲熊道。這却不難。凡踐土食毛之輩。都有良心。爹爹但須親去剴切曉諭。必然召募得來。蔡仲道。你二人之言。都是。但死士我早已募得也。二子皆驚喜道。爹爹怎地募得這般快。蔡仲道。便是你說他們都有良心。我此刻一募已得一千人。不但此地那賊人趨向我。早已探得了。那廝全夥屯在海邊。有無數戰船停泊。一定是去劫海船客商的。我此刻叫你們來。有密計授你們。二子道。爹爹計將安出。蔡仲謂伯奮道。那廝因官軍幾番奈何他不得。膽子養得大極了。你領壯勇五百人先去掩他。須痛殺一陣。然後退歸。那賊必然空羣來追。便謂仲

熊道你亦壯領勇五百人帶了乾柴蘆荻悄悄出城潛至海邊。只看你哥哥退時。你便直趨海濱。燒那廝的戰船。那廝望見火光知道。失利必然復走轉來。你便迎住大戰。那時你哥哥在後策應。兩下夾攻。賊人必敗矣。二子大喜。登時披掛上馬。依了吩咐。分頭幹事去了。熊仲點起四十名民壯爲護送。親到東山上去觀戰。只見那賊果中其計。伯奮仲熊齊奮神威。轉戰廝殺。分明兩隻猛虎。奔入羊羣陣。遠遠但見兩柄鎚如流星閃霍。兩口刀如驚電奔馳。鎚過處屍林排倒。刀落處血肉橫飛。前後一千名壯士呼聲震地。殺氣連天。登時那羣賊兵掃蕩無餘。伯奮仲熊一齊帶領壯勇到東山上來。呈獻首級。熊仲大喜。慰勞壯士。打得勝鼓回城。熊仲到任。不及兩日。便除了一方巨害。衆百姓喜出望外。競呼熊仲爲張天神。熊仲既除了江賊。海宇清平。山村安樂。熊仲率眞辦事。勸農桑。教禮樂。不上半年。那海州頓成爲太平世界。這日忽奉旨調陞曹州知府。那班百姓聽了此信。無不悲哭。熊仲起身。衆百姓個個攀轅臥轍。明知留不住。只得哀號相送。熊仲亦潸然淚下。別了百姓上路。深知曹州逼近賊境。朝廷這番陞調。是重重付託之意。便不敢怠慢。星夜兼程。不日到了曹州。那金成英聞張公到來。大喜。率領衆官員至馬頭迎接。見禮畢。先在官廳上敘坐。熊仲便問成英曹州形勢。成英便細細的說了一遍。張公一一領會。便一同進城。熊仲接了印務。便協同成英修葺城池。安撫百姓。不上數日。忽接到鉅野縣飛投緊急公文。報知妖人劉信民盤踞麟山。聚衆謀逆。現在糾率盜衆。攻逼縣城。官兵不足抵禦。求請救援等情。熊仲接報。便速駕至都監署中。與金成英商議。熊仲道。曹州草創未定。城中兵馬未可輕調。卽將軍亦未可輕離。須防梁山賊人乘間而來。弟意滿家營附近鉅野。弟欲輕車簡從。星夜赴滿家營。卽調滿家營兵勦賊。惟未知滿家營兵力何如。乞將軍指教。成英道。滿家營防禦使葉勇。武藝也好。兵力亦足。相公儘可調用。若欲商議軍務。小將有一人奉薦。熊仲問是何人。成英道。此人高尚不仕。以醫著名。日前小將收復曹州。偏僻裨有受傷深重者。延請此人來治。小將與接談之下。方知此人韜略非常。特以醫掩其名耳。語未畢。熊仲便道。所說莫非是徐溶夫麼。成英道。正是。熊仲道。徐溶夫是小弟同硯友。後聞其隱居高平山。未知確否。今果在此。妙極矣。便吩咐伯奮仲熊同金將軍保守曹州。自己帶了百名民壯。飛速赴鉅野。行至中途。聞知鉅野已陷。知縣會揚殉難提轄張永率兵民巷戰力盡而亡。張公道。逆賊有如此猖狂。便吩咐先向高平山進發。左右報道。前面不遠。已是徐先生府上也。張公便吩咐民壯等都在溪口等候。自己只帶了一個親隨。一名馬夫。跨上頭口。直到徐溶夫家。原來溶夫姓徐名和。自幼穎悟異常。一目十行。到十五六歲時。就博古通今。凡一切天文地理。禮樂術數之書。無不精究。雖未出兵打仗。而戰陣攻取之法。瞭如指掌。

只可惜命運不佳。犯着一個貧字。而性情又復清潔。把那些齷齪富貴。看不上眼。所以年末四十。遂挈其妻子。隱於高平之麓。賣藥爲生。一日。傍午時節。薄冰初釋。溶夫正在門前汲溪水。以澆款冬。聽得背後馬鈴響亮。回頭看時。只見馬上坐着張嵒。仲嵒。仲只望着溶夫家門。未曾留心。溶夫早已看得仔細。惟不解其爲何經過此地。便叫道。嵒。仲。那裏去。張公回頭。見是溶夫。卽忙翻身下馬。走到溪邊。大笑長揖。溶夫邀入內坐。只見五椽矮屋。三弓隙地。左側一帶荆籬。乃是藥圃。嵒。仲。溶夫帶談帶走。進入內軒。松篁晚翠。愛口當軒。溶夫與嵒。仲。遜坐。命其二子出來拜見。卽命看茶。兩人各敘寒溫。溶夫方知嵒。仲來撫臨是境。溶夫道。仁兄撫臨此地。區區小匪。不足論矣。嵒。仲道。逆匪猖狂如此。小弟身奉簡命。懼不勝任。特來求教。仁兄何言之易也。溶夫道。金將軍向來否。嵒。仲道。小弟託伊鎮守府城。不曾同來。溶夫道。卽此便見吾兄高見。曹州一府。可患者在梁山。不在此區區小賊也。但此賊來踪去跡。小弟頗傳聞一二。謹爲吾兄陳之。吾兄自知攻取之策矣。嵒。仲道。願聞。溶夫道。鉅野之民情。有二等城市之民愚而直。鄉野之民愚而犷。劉賊之來。不知其所自始。但聞無端競傳。有劉天師。神通廣大。及詢其究竟。有何神通。不過扶鸞請聖。咒水治病。及香烟燈光。變現人物。占卜休咎而已。那些鄉愚。竟爲其所哄動。彼時小弟聞他如此。便知其不過哄騙財物。並無大志。張公道。他哄騙之法若何。溶夫笑道。他在麟山頂上。起造宮室屋宇。供奉一位神道。喚做甚麼多寶天王。他自稱天王案下的掌教。却有許多條款。措勸愚民。又刊刻許多教書。有一種名喚天王度人寶經。又名開心鑰匙。弟處却有一本。是他手下信奉的人。施送來的。內中造些破空老祖。達空老祖等名色。編成七言。似歌非歌。似詩非詩。句語十分俚鄙。張公亦笑問道。書內說些甚麼。溶夫道。開口閉口。只說一句。凡所有相皆虛妄。因有相皆虛妄。所以有家財者。萬不可慳吝財帛。必須誠心輸獻於天王。天王歡喜。保佑現身延年益壽。死後超昇天宮。其無家財者。并身子亦當勘破虛妄。須到天王案下。捨身供奉。力得之貨。并供奉教驅使。天王亦無不歡喜。那賊又有一種納束之法。凡歸教者。須在天王案下。立有重誓。如有叛教而去者。死後入十八重大地獄。刀山劍樹。火蛇鐵狗。受苦無窮。又立有醍醐灌頂。鵲巢重會。龍女獻珠。一切等等名色。那龍女獻珠一項。係室女承當。不問可知矣。張公聽罷。數曰。不料此地百姓如此愚蒙。竟受其欺。說到此際。溶夫的娘子已安排了山中便餐。叫兩個兒子搬出來。溶夫見了。猛然記起一個人來。暗想道。此番我倒好替他圖個出身。便遜嵒。仲坐地。敘飲。一面吩咐款待張公的從人。張公遞謝入座。溶夫道。仁兄掃除匪賊。佐將諒不乏人。未識尙須廣募否。張公道。如有智勇之士。何嫌其多。吾兄意內有人否。溶夫道。小弟動問。正爲此耳。弟有一友。姓楊。雙名騰。

蛟往歲在南旺營時斬賊立功。投雲總管麾下。巨耐蔡京不仁。陽遣人迎取入京。而陰於中途謀害。此友知覺。殺死奸黨。避居弟處。每日山中採獵。至午而歸。此刻好道就回來也。說未了。只見楊騰蛟肩負鳥鎗一桿。掛些野味。欣然而回。溶夫便指着對張公道。這就是楊做友。張公見了。這表人物。大喜。便上前深深一揖。騰蛟撇了鳥鎗。慌忙回禮。便問溶夫道。這位是誰。溶夫將張公名姓來歷說了。騰蛟大喜道。久聞張公名震人寰。不意今日得遇。撲翻虎軀。便拜。張公慌忙答拜。三人入座同飲。溶夫便將騰蛟武藝細述。張公道。得楊兄助我。吾無慮矣。酒飯畢。張公告擾。三人重復散坐。張公對溶夫道。得仁兄指教。那劉賊伎倆。一覽可知矣。只還有一事。委決不下。溶夫道。甚事。張公道。此番縱兵勦殺。那劉賊固然死有餘辜。只可惜這班無知小民。亦同遭慘戮耳。溶夫停思半晌道。無害也。此地人民。胆子最小。聞官軍大隊剿捕。必然畏避。如其抗命逞兇。則縱兵掩殺。亦萬不得已之事也。張公點頭稱是。便邀騰蛟同往。騰蛟欣然。便選了那把蘸金大斧。牽出那匹馬來。又進內告辭了溶夫的娘子。遂與張公別了。溶夫偕二子親送出門。二人上馬。出了溪口。衆民壯迎着。一同起身。衆人看見楊騰蛟眉宇軒昂。只道是張知府趕早去邀來的一個打手。及問了馬夫。又道是藥店裏請來的一個獵戶。須臾到了滿家營。那防禦使葉勇出迎。張公進廳坐下。便一面點閱大小將佐。一面差探子往探劉信民行爲踪跡。發使訖。張公便問葉勇道。逆賊徒黨幾何。葉勇道。逆賊黨羽有二萬餘。當其攻縣城時。小將深恐本營有失。不敢往救。楊騰蛟道。相公放心。賊衆雖二萬有餘。然敢鬪之兵。聞說不滿千餘。目下縣城失陷。實因城內疎失之故。並非賊兵強盛。張公道。且待探子回報。自知真實。次日。探子回轉稟道。縣城距麟山有四十五里。那劉信民自得城而後。只派了幾個人。在縣裏名爲監教將軍。却並不懂武藝的。城中只開北門。其餘皆緊閉不開。劉信民仍住麟山。將倉庫中銀兩米石。均已搬在麟山。這邊城中遍貼告示。小的偷揭一張。在此城中。大小人家門前都高高的貼一張符。上有天王勅令字樣。其符不識得。小的又趕到麟山山下。有許多教匪管路。不能上去。後在一酒店中。息足。聞說劉信民有四個勇士。都在麟山保護天王。名爲護教將軍。都是好本事。張公聽罷。笑曰。徐溶夫真料事如神也。便與騰蛟看那劉信民的告示。只見上寫着。維持法界。統理陰陽。掌管天下水陸財源。多寶如意。天王案下。掌教大臣。劉論。在城士民。知悉。蓋聞皈依正教者。有福慶之多。信心天王者。赴龍華之會。本掌教奉天王金口親諭。濟度衆生。良以普天之下。共登安樂矣。是以迴向天王。教度衆生之本願也。本掌教自開教以來。至於今日矣。且善男信女。豈可不信天王耶。現在奉天王面諭。奉託本掌教勸化。鉅野縣爾等士民。迴心向善。豈可不信天王。死墮地獄云爾。爲此曉諭。限

七七四十九日之內。爾百姓陸續赴麟山寶殿。親填名冊。老幼男婦。家丁年貌。務懇逐一註明。本掌教於圓滿之日。代爾等迴向天王。開脫一身窮苦之罪。加了百年福祿之緣。天王歡喜無量。豈有不生福地之人也乎。豈可不信天王。并攜帶妻小。逃在遼遠之地者。那時天王震怒。使爾等窮苦而死。貶入無間地獄。萬劫不復。人身悔之而不及耳。切切特論。二人看罷。哈哈大笑。騰蛟道。天下有這等奇事。真是把生靈做兒戲了。可憐鉅野百姓。如此愚蠢。甘為煽弄。張公道。劉賊必非大器。其志我知之矣。得縣城而住麟山。膽小也。移倉庫而歸本寨。貪財也。我等統大軍直取縣城。必無阻害。其中有幾番鏖戰者。却在麟山擒賊時耳。遂傳令起滿家營兵。直抵鉅野。竟到北門。最可笑。城門大開。一無防禦。張公遂令入城。葉勇忙稟道。相公再請斟酌。賊人不守城門。疑有奸計。末將請帶兵先入。相公在後策應。不可全軍深入。重地。張公微笑道。將軍之言固是。但亦須看敵人之技量耳。何必以疑武侯者而疑劉信民乎。遂吩咐大隊入城。三軍吶喊一聲。浩浩蕩蕩。如入無人之境。張公進了城門。一路在馬上。雞犬不聞。只見家家閉戶。張公便駐紮在縣衙門。不折一兵。不煩一矢。唾手而得。三軍大悅。張公道。我們來時。不見潰散的百姓。家家閉戶。莫非人人躲藏在家。差人四路查探。不一時。都轉來稟道。百姓果然都在家裏。現有幾家開門。查問明白。伊等看見大兵入城。嚇得要死。那兩個監教將軍。有人看見。從西門爬城而出。百姓人家無分老少。手執長香。朝北禮拜。口念志心。皈命禮多寶如意天尊。此刻尚在急拜。張公歎道。可憐好忠厚百姓。便喚城中刻字匠。刻就數十塊印板。趕緊印好告條。差公人大街小巷。逐戶敲門。分給百姓等戰兢兢的接看。只見上寫着。特授曹州府正堂張諭。凡爾居民鋪戶。照常辦事。切勿驚懼。決無干害。特示。衆百姓方知本府到了。漸有幾位紳衿。一齊到縣堂上來。見本府張公。慰諭一番。便問百姓情形。中有一個做過湖北黃州府黃崗縣縣丞。告老回家的。先稟道。百姓們不過一時執迷。原非甘心自外。皇化公祖。但將科條。剝切曉諭。他們自然棄邪歸正。各安生理了。又有個一等廩膳生員。上稟道。邪說淫辭。壞人心術。泯替胥漸。民心波靡。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公祖但率躬整飭。教化有方。庶民自興起而為善矣。又有一個捐納監生。現開信利信順吉亨等鋪面的。上稟道。劉信民假設神通。哄騙財帛。那班百姓。甘心將自己血本。歸銷與他。真是獸愚之至。公祖但教他們勤儉營生。自然不為無益之費了。張公一一稱是。便道。仰衆紳士各去勸諭愚民。安居樂業。衆紳士聲諾一齊退出。那衆百姓紛紛亂講。有的說本府來同劉掌教打仗的。有的說本府來拜會劉老師的。有的說本府也來皈依天王的。漸漸開店者。開店行路的。行路遇見兵丁。在路便抖縮縮的。從兩岸逃避。張公在署傳諭四門嚴守。一面出示。縷細曉諭。一面點齊人馬。着

楊騰蛟協同葉勇督兵前赴麟山剿賊。那劉信民在麟山忽見兩個監教喘呼呼逃回山來。劉信民大驚。兩個監教把官兵進城的話說了。劉信民呆了半晌。嘆口氣道。唉。原來城裏的百姓沒有福氣。大眾聽了。都自問有福。個個快活起來。劉信民暗忖道。官兵既奪了縣城。必到此處來尋衅。倒必須要防備一番。便教請四位護教將軍上殿。劉信民當中坐了。便道。昨夜五更。本掌教朝拜天王。奉天王面諭。下界官兵不知罪孽。日內要來殺犯。着爾等護教人等當心抵禦。務要出力。天王歡喜。定將爾等名字。註入仙籍。爾等不可怠慢。原來那四人一個姓章。一個姓巴。一個姓計。一個姓陸。都有幾斤蠻力。其中姓章的力氣最大。當下聞叫他禦敵官兵。四人即便同聲答應。帶領一千教兵。趕下山來。恰與官兵遇着。楊騰蛟讓葉勇先出。原來葉勇見楊騰蛟草莽新進。與他齊戰。心中好不自在。吃騰蛟這一讓。便心平氣和。歡喜喜。提着三尖兩刃刀。上馬出陣。騰蛟不知就裏。只道他公事當心而已。葉勇出陣。那對面章匪。早提混鐵棍迎住。更無言語。兩下便鬥。鬥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騰蛟看那章匪骨瘦如豺。身體筆直。頭不過茶杯大小。圓睜二目。幾莖微鬚。嘴尖耳豎。騰蛟暗想。道。有這種怪人。形同野獸。武藝却也不低。便揮動蘸金大斧。拍馬前助葉勇。那面巴計陸三人一齊趕上。那巴匪使一把九齒釘鉞。計匪使一把五股鋼叉。陸匪使一面溜金鐙。圍住騰蛟。騰蛟一把大斧。上護其身。下護其馬。看那三人。全是蠻力。毫無手法。便留心尋他破綻。戰不多時。只見那巴匪性起。舉鉞向上盡力使來。不防鉞舉太高。騰蛟便趁勢攔腰一斧。那巴匪上半截身子。在地上爬了一轉。下半截因脚套在鐙裏。不會跌倒。吃那馬駝回本陣。計陸二人慌了。手脚愈亂。騰蛟斧起。砍斷計匪叉桿。計匪負命飛逃。騰蛟撇了陸匪。盡力追趕。追到一所竹林。計匪滾下馬。爬進竹內。騰蛟追上一斧。將計匪屁股劈為兩片。只見他爬進竹內深處死了。騰蛟正待回馬。陸匪已提鎗拍馬趕到。騰蛟輪斧迎住。鬥了二十餘合。騰蛟斧背敲開陸匪的鎗。便趁勢左手搶進陸匪脅下。儘力一搜。捲過來。夾在懷裏。那鎗早已丟在一邊。陸匪兩隻空手。在騰蛟胸前亂爬亂抓。騰蛟大怒。便把斧照他頭頸一剝。陸匪急用手擋。那顆頭早已咯碌碌滾下地去。連半個手掌。亦墮在地上。騰蛟撇下屍身。望見葉勇。兀自與章匪狠命相持。便拍馬飛速前去助戰。章匪見巴計陸三人已死。葉勇又有幫手。心慌手亂。無心戀戰。虛迎一棍。逃回本陣。葉勇追趕不及。也只得勒馬與騰蛟回陣。章匪敗陣回山。劉信民聞知章匪戰敗。巴計陸三人皆死。嚇得魂不附體。面如土色。說不出話來。足有半個时辰。方纔到天王像前去。搗了一個鬼出來。對章匪說道。巴計陸三人為天王護法盡忠。天王已封他三人為護法天仙。現在如意寶地。快樂無量。天王傳諭。叫章某仍領教兵下山搦戰。章匪領命下山。楊騰蛟正與葉勇啣

議進攻之策。忽聞教兵又來。騰蛟便欲出陣。葉勇道：「吾兄殺得三個。這一個讓與弟殺罷。」騰蛟道：「昨日弟看那章匪。頻將那棍擋將軍的刀口。是老大破綻。將軍若順勢劈去。必然得勝。」葉勇點頭。提刀上馬出陣。騰蛟亦出陣前。只見葉勇迎住章匪。戰了二十回合。那章匪果然用棍擋住葉勇刀口。葉勇便將刀順着棍子劈去。將章匪左手五指盡行削落。章匪啊呀一聲。葉勇便不分事由。再起一刀蠻斫。那章匪半個腦蓋斜削去。正在將倒未倒之際。葉勇又一刀斜削去。那半個腦蓋。一個尖頭人兒。倒在地上。騰蛟揮動全軍。殺上那教兵。殺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騰蛟知麟山無將。便同葉勇殺上山去。順手捉了一個小匪。小匪乞命。騰蛟就叫他引路。那劉信民還不知章匪已死。直聽得喊聲逼近山頂。待往觀望。騰蛟已到面前。那小匪道：「這個就是掌教。騰蛟便夾頭一斧。不偏不倚。從頂門劈至腎囊。化作兩片。衆小匪跪滿階。葉勇正待舉刀。騰蛟道：「葉將軍請住。便對衆小匪道：『憐爾等無知。不來殺你。從今以後。不可相信邪人。這天王是假的。我劈碎了他。斷無災害。』說罷。舉大斧直上殿庭。將天王塑像剝落粉碎。衆小匪還在磕頭討饒。騰蛟吩咐放火燒山。與葉勇帶領兵馬。及歸降的教匪。一同下山回城。張嵇仲出城迎接慰勞。一同入城。嵇仲就在城中統理事務。鎮撫百姓。那班百姓聽了嵇仲的言語。無不感化歸正。依然安居樂業。盡復良民。嵇仲將收復鉅野事。具詳都省。過了數日。都省選官員下來。接理鉅野印務。葉勇仍領本部人馬。回滿家營。嵇仲便與楊騰蛟到高平山。辭謝徐溶夫。楊騰蛟便去收拾行李。并辭別徐溶夫娘子及其二子。張嵇仲帶了原來民壯。同楊騰蛟回曹州。金成英等迎接賀喜。不數日。朝廷恩旨下降。張叔夜加一級侯陞。葉勇亦加一級。楊騰蛟着實授曹州防禦使。徐和着賞給學士。將弁兵丁。賞卹照例。張叔夜。楊騰蛟。舞蹈謝恩。闔城官吏賀喜。不數日。金成英修好城池。燉煌請張公閱視。張公四圍巡閱。看見殺狗嶺新立兩座砲台。成英道：「此徐溶夫之所指教也。」張公嘆服不已。曹州城裏有了張嵇仲。金成英。楊騰蛟。張伯奮。張仲熊。五位大英雄。端的威聲遠振。賊盜無蹤。那梁山自此也不敢窺覷曹州。看官。那梁山既不敢到曹州。他在那裏幹些甚麼。看官不要心慌。待歇一歇力。再來交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陳麗卿單槍刺雙虎

却說宋江自蒙陰敗回。中途聞董平陣亡之信。便欲攻取曹州。吳用勸回山寨。養息幾時。再圖報仇。宋江只得依了。同衆頭領快快回山。林冲自往濮州去了。宋江等歸到山寨。方知攻殺董平之將。實係金成英。宋江吳用皆大怒。時張魁

傷已愈。在座聞知此事，亦大怒道：「不料這廝如此昧良。」吳用猛然記起那日在曹州南門外，與張魁論朋友之事，便對張魁道：「成英那廝且休論他，你那日說有貴友，真大義，你說要寫信去叫他來聚義，此信去否？」張魁道：「未奉公明哥哥將令，是以不會發信。」吳用道：「張兄弟怎地這般大意，萬一真貴友也被那班官府羅致了去，也來與俺山寨作對，怎好張魁道：「這友情性質，不似那成英交情，反復軍師可以放心。」小弟就寫信去叫他，不數日，聞知郭盛焦挺二位頭領均在濟南府被害，宋江失聲慟哭，恨陳希真金成英十分刺骨，衆頭領無不忿怒，不上一月，戴宗自東京回來，方知天子竟准陳希真受招安，蔡京托童貫諫阻不得，據蔡京說：「還虧童貫善辭，所以天子不加十分褻封。」宋江吳用驚得面如土色，面面相覷，半晌，戴宗又道：「蔡京又說總爲郭盛一案，提動天怒，所以我們這邊十分觸眼，轉顯得陳希真那邊十分湊趣。」宋江聽了，登時手足冰冷，兩眼上翻，暈厥了去，衆人急忙喚醒，宋江一口氣嘆轉來，又是半晌，看着吳用道：「陳希真這賊道，遣其女兒刺殺天使，絕我受招安之路，他自己倒先去受招安。」吳用道：「兄長且去房內將息，吩咐衆人休要進來驚擾，自己隨宋江進了房中。」宋江道：「這便怎好？」陳希真同雲天彪聯合攻我，我無命矣。」吳用道：「小弟倒有一計。」宋江驚喜道：「何計？」吳用道：「再託蔡京攬撥趙頭兒，叫陳希真進京引見，中途刺殺了他，重重許他還梁世傑的心願。」宋江道：「濟得甚事？」陳希真不比等閒，蔡京手下有甚能幹人，如何刺得殺他，你不記得那年蔡京謀殺楊騰蛟的事，兀自一場空。」吳用道：「就教他照那年楊騰蛟的事，傷的是蔡京手下人，與我無涉。」陳希真若闖出這場禍來，終受不得招安了。」宋江道：「終不濟事，希真不受招安，難道他歸不得猿臂寨，他仍舊暗聯雲天彪來攻我，我仍不得解憂。」吳用附着宋江耳朵道：「兄長何須心焦，只消通同了蔡京，如此如此，管教陳希真性命到手。」宋江大喜道：「軍師真是妙計。」這賊道無故心神反覆，要受招安，想是他大命將到也。」軍師既有如此妙計，我無慮矣。」且緩緩圖之，便與吳用出廳，見盧俊義重復操演人馬，整頓旗甲，那清眞山已被雲天彪攻過兩次，宋江那裏還敢去救，第二次實在免不過去，差楊雄石秀領二千人馬，到青雲山住扎，分明是羈留馬元之心，幸喜雲天彪兵又退了，楊雄石秀亦收兵而回。宋江吳用在梁山泊，足足休養了四個月，依然人強馬壯，驍勇非常。一日，宋江在忠義堂與衆頭領商議興兵之策，宋江開言道：「清眞山必爲雲天彪所得，去年軍師議取蒙陰，以爲呼應救援之地，奈被陳希真這廝攪壞了局，今我兵休養已久，我意仍欲襲取蒙陰，軍師以爲如何？」吳用道：「欲救清眞，自然必取蒙陰，但召村最爲負固，我得蒙陰，而臥榻之下有此阻梗，終非良策。」宋江道：「既如此，何不設計先併了召村？」吳用道：「且慢，我兵屢過汶河，小弟看那汶河上萊蕪城樓堞十分殘缺，我

等屢過他境上。從不去滋擾他。况近來我自蒙陰失利而歸。他必不疑我復興。據小弟之意。此番興兵。不如先襲取了萊蕪。再攻蒙陰。宋江稱是。當日計議已定。便點魯達武松楊雄石秀李俊張橫歐鵬鄧飛八員頭領。四千人馬。宋江吳用親自督領。一同向萊蕪進發。一路浩浩蕩蕩。竟無阻礙。渡河登岸。事事順利。不數日。將到萊蕪縣。離城一百二十里。下寨。時值仲春之杪。宋江未下寨時。早已濛濛細雨。鎮日不止。及至安寨。雨勢漸大。一連三日。宋江營帳器械糧米柴草。都淋漓透濕。宋江心焦。與吳用着了雨衣。出營觀看。只見四面山頭雲嵐密罩。無數垂楊綠竹。顛倒於烟雨之中。宋江道。看這雨勢。兀自十日不得了。如何是好。吳用看那山頭飛瀑。穿落重林。新漲黃流。猛然心生一計。便回營。教探子冒雨前去。往探萊蕪城水竇開否。到了次日。探子回報稱。新漲水大。各城門水竇齊開。吳用便請宋江傳令。拔寨冒雨前進。行了一日。去萊蕪城只得三十里。前面探報。城內已知了風聲。城門已閉。吳用道。我門屯兵三日。自然吃他得知。我們只顧進兵。便派李俊張橫帶領水軍六百名。從水竇入城。派楊雄石秀帶領一千二百名。人馬。馬蹄人脚俱裹了草鞋。飛速前去攻城。萊蕪城上軍士見賊兵到來。當心抵禦。灰瓶遇雨。全無用處。只得把那滾石流矢。順着聚雨之勢。飛蝗也似下來。不隄防李俊張橫六百名水軍。已由水竇殺入。李俊引水軍四百名。由馬道登城。張橫領水軍三百名。斬開城門。楊雄石秀見了。便催軍馬速進。大雨之中。城上軍士都淋得眼不能開。頭不能仰。怎當得李俊張橫六百水軍。水底習慣。眼明手快。霎時間殺得城上紛亂。城門大開。梁山兵一齊擁入。將城攻破。宋江吳用都進了城。將文武官員一齊殺盡。一面出榜安民。一面盤查倉庫。宋江頃刻得了一縣。喜不自勝。便與吳用在縣衙安息。次日。就在縣堂上擺設慶賀筵席。犒賞嘍囉。看那雨勢更大。宋江便有得隴望蜀之意。對吳用道。軍師真是神算。今番雨尚未止。想是天意佑我。我們兵馬並未勞頓。新泰縣與此毗鄰。過此即是蒙陰。我想何不就用此法去攻新泰。吳用道。也可使得。慶賞已畢。又是一日。宋江命楊雄石秀領二千人馬。鎮守萊蕪。一面差人到山寨。教盧俊義添派兵將前來。以備攻襲蒙陰之用。宋江吳用魯達武松李俊張橫歐鵬鄧飛帶領二千人馬起程。只見雨勢漸小。到得新泰。雨已住點。只見濕雲如幕。狂風怒號。擺得千林空翠。飛舞。吳用教李俊張橫歐鵬鄧飛。依照萊蕪之事。前去攻城。這裏魯達武松協同鎮守中營。不多時。只見李俊張橫轉來道。不濟事了。宋江急問何故。李俊道。萊蕪城破。新泰已得信息。現已緊閉各門。就是水竇也有準備。不能混入。請令定奪。宋江躊躇無計。吳用道。無害也。今新泰一城。兵力也看得見。沒有內應。也攻得破。即使攻不破。我等收兵而回。萊蕪依然無恙。此時進退之權在我。我何患而不攻。便傳令攻城。城上把守嚴密。接連攻了

三日不能取勝。宋江這邊也損折些人馬。宋江同吳用商議進兵之策。只是天色晴霽。風勢愈大。吳用道：「有了。近日積雨新霽。那廝必不疑我用火攻。我倒想得一火攻之法。便傳令軍匠立時削齊粗竹箭一萬枝。箭上都塗了松香桐油。硫黃焰硝之類。擺齊神臂弓百餘架。一聲令下。軍士吶喊。那一萬枝油箭。登時將敵樓射得同刺鼠兒一般。隨後火箭亦到。那守城軍士。情知火攻。傳取水龍不及。狂風之中。火勢怒發。登時那所城樓。已變了一座火焰山。吳用見城上已亂。便傳令雲梯兵飛上十餘架雲梯。一闢而上。登時梁山兵已滿在城牆上。殺散官兵。下城奪門。文武各官。均被刺死。殺壞兵民。不計其數。城門大開。宋江吳用統領全軍進城。照依萊蕪章程辦理。宋江連得二城。歡喜非常。便對吳用道：「一不做。二不休。此城即交與歐鵬鄧飛鎮守。我等大軍再攻蒙陰。吳用道：「且慢。我們且把萊蕪新奉兩處。脚跟立定了。再商。況且山寨新派兵將。計日可到。那時再取蒙陰。未為晚也。宋江依允了。又道：「若兼有三城。聯絡呼應。不特雲天彪不敢動取清真。即我聯接清真。剪除雲天彪。亦易為力矣。遂大開慶賀筵席。開懷暢飲。又與吳用閱視縣城池燉煌商議修葺。這信早已惱動了召村英雄。召忻便差人飛報蒙陰縣內。趕緊準備。一面教高梁致書陳麗卿借兵。一面點齊鄉勇。選好軍器。個個摩拳擦掌。等待梁山賊兵來廝殺。那宋江在新泰縣不數日。接得張清龔旺丁得勝八千人馬。并有李逵同來。宋江大喜。便對李逵笑道：「鐵牛傷痕全愈了。李逵答道：「鐵牛真悔他娘的鳥氣。我好久不殺人。連斧頭都氣悶殺了。吳用笑道：「你來得正好。我放你一箇殺人的處去。李逵大喜。吳用便派魯達武松李逵帶領三千步兵。去劫召家村。吩咐道：「他出來。便儘力殺他。却不可殺進去。恐中其計。待我攻取蒙陰。城再來接應你們。三人領令前去。宋江留歐鵬鄧飛領二千兵。鎮守新泰。自己同吳用張清李逵張清龔旺丁得勝帶五千人馬。去攻蒙陰。那魯達武松李逵。已到了召家村。方到村口。召忻高梁早已佈陣。等待梁山兵都吃一驚。召忻高梁不待梁山佈陣。兩馬一齊驟衝過來。天色清明。綠蕪芳草。放出一片好戰場。魯達提禪杖大吼出來。召忻高梁雙馬敵住。魯達一枝禪杖。龍盤蛇舞。召忻高梁兩般兵器。一片爛銀赤金之光。四圍繞住。戰到七十餘合。不分勝負。高梁回馬而走。魯達只顧酣戰。忘却飛刀利害。武松急上前大叫道：「魯兄精細。語末絕。飛刀已到咽喉。魯達急閃。飛刀便從武松左臂擦過。頭皮破損。武松大怒。便輪戒刀直取召忻。召忻一面錯敵住禪杖戒刀。高梁大怒。便覷準武松咽喉。一飛刀過去。喝一聲。武松急閃。不迭刀鋒。隨的從頸上刮過。那李逵口渴已極。飛奔過來。巧與這飛刀撞着。赤膊身上。手腕割開。李逵啊呀一聲。大怒起來。兩板斧着地捲上。召忻知不是頭。虛幌一鎗。回馬而走。李逵不得廝殺。那裏肯歇。狠命追上。魯武二人都喘着氣。廝看只

見李逵大吼奔上，那召村陣中一聲鳴金，那班鄉勇都雲收霧捲的退了，露出那一帶壇壝來。李逵看那第一壇上，端立着軍師模樣的一個人，身邊不過三三五個兵丁，裏面却有無數人馬。李逵便望人多處殺進來，早已殺到第三壇。李逵並不曉得甚麼陣法門戶，只輪板斧亂砍。那花貂金莊兩員將官，只看第一壇上史軍師指揮，東驚西馳。李逵看着許多人，却到一處空一處，心內暴躁，脚步亂躡，不覺跌落一個丈餘深的大泥潭，沒頂的沉下去。花貂金莊一齊撓鉤搭去，魯達大怒，輪禪杖直上，召忻早已出馬迎住。鬥到五十餘合，魯達知不是頭，大吼一聲，倒拖禪杖便走。召忻追上叫道：「好漢不要走，走的不算好漢。」魯達大怒，轉身復鬥。召忻復叫道：「你這禿驢也敢進我第三壇麼？」魯達大罵道：「直娘賊，咱家便殺進第一百壇待怎麼？」禪杖金鎗，重復狠鬥。又是三十餘合，魯達已不覺深入重地。高梁見了，接連三飛刀，這個名色，喚做三花蓋頂。魯達當不住，又吃絆馬索，腳下一絆，便虎倒龍顛的跌在地下。花貂金莊兩馬齊出，捆捉去了。武松大怒，輪戒刀直上，召忻迎住道：「好漢休走，且戰五十合再去。」武松大喝道：「我直得走，便和你鬥三百合。」戒刀金鎗，扭合便鬥。召忻兀自抵敵不住，幸武松頸上肩，受過飛刀的傷，所以兩下支住。高梁見了，便輪兩刀來助，叫道：「兀那頭陀，你再戰二十合，便准你走。」武松見他二人已乏，料想不能多戰，便抖擻精神，力敵二人，不防兩傍壇壝，旗門開處，花貂金莊領兩枝生力軍殺出道，聲聲叫來，倒要試你這好漢的本領。武松情知中計，進又不可退，又不甘勉力招架，吃那四人四般兵器一齊上，殺得眼花撩亂。那武松不覺泰山崩倒，衆人又一齊捆捉去了。那羣賊兵當魯武二人戰時，吃史谷恭用奇兵堵住，所以二人戰鬥被擒，他們都不能上前廝幫。召忻既擒了三頭領，便揮動全軍殺上。那些賊兵沒命討饒，四散逃去。召忻高梁史谷恭花貂金莊合兵一處，打得勝鼓回莊，一面差人去蒙陰縣城報捷，并探聽消息。誰知那知縣胡圖防禦符立，接着召村初次的報，早已嚇得魂不附體。這日聞得梁山兵馬殺進境內，文武二員，抖做一堆符立道：「莫說救兵路遠，就是朝發夕至，也非長策。」今日梁山明日梁山，嚇也嚇不過。這番來，你我性命必然不保。胡圖道：「我看這個地方，所謂千年的野豬老虎的食，看來終爲梁山所有，竟不如開城迎接我二人爲頭，竟投降了他，寬叫他幾句大王，或者強盜發善心，仍舊撈摸個一官半職，也好混混吃用符立道：「這也是個正理，但我們吃了朝廷多年俸祿，今朝如此報效，有點退意不去。依我愚見，不如棄官而逃，省了干戈之累。胡圖道：「足下孤身自在，原可擺脫開，小弟上有老母，中有賤荆小妾，還有三個小兒，四個小女，拖着了這一班人，如何過得？就算逃到他鄉外府，我又毫無積蓄，叨祖上這點蔭生，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打米，一門老小，豈不活活餓死？」符立道：「既然如此，吾兄開城投降。」

小弟失陪逃走了。但願吾兄邀蒙新主寵用，調個美缺。小弟也好來打攪打攪。胡圖道：多謝金口。二人計議已定，傳諭開城符立早已收拾了細軟，帶了一個體己伴當，着了草鞋，腿上塗些爛泥，披件破襖，一溜煙的去了。從此活不見面，死不送終。這裏宋江大隊兵馬方到城下，只見城門大開，並無守備，倒也不解。吳用道：恭喜兄長，蒙陰到手了。此必知縣投降，獻城迎接。話未了，牙門將軍帶領胡圖進營，看見宋江坐在上面，隨即跪下，磕了九個大頭，便道：山東蒙陰縣知縣胡圖，率領合城紳耆百姓投獻城池。伏望大王洪恩收納。願大王永保萬年。宋江大喜，正欲查問倉庫戶口冊檔，忽聞報魯達武松李逵俱被召忻所擒，三千人馬大敗潰散。宋江大怒，便罵胡圖道：你這廝既有心投降，怎麼叫鄉勇來傷我？將佐嚇得胡圖魂飛天外。吳用忙叫道：兄長，快不要如此，便附宋江耳道。兄長，快依我如此，不特魯武李三位兄弟可以生還，而且召村亦可一鼓而擒。宋江點頭會意，便堆下笑臉，下階扶起胡圖道：宋某錯怪長官，休要介意。胡圖道：不才下官蒙大王容納，實爲萬幸。宋江道：召忻係長官治下，如今逆我而行，抗不遵命，望長官設法勸諭。胡圖聽了大驚，弄得担承又不好，不担承又不好。吳用接口道：長官不須疑慮，此刻軍馬哄亂，召村人未必知長官獻城之事。我們將兵馬退了，長官可親到召村，便賺他說敵軍已退，恐其再來，故特來商議。召忻人必然不疑。胡圖沒口的應了。吳用忙叫李俊張橫上來，與胡圖照了面，又教胡圖留下許多民壯號衣，便附胡圖耳朵道：長官在召忻時，看見二人如此，如此前來，須如此如此。照會事不宜遲。長官快行。此事若成，定請長官坐第三把交椅也。胡圖歡歡喜喜，飛速去了。這裏宋江將全軍約退三十里。宋江對吳用道：軍師神算，但此事機括最緊，稍一遲緩，便誤大事。便急忙教李俊張橫帶了行裝，飛速前去。一面便點張清龔旺，得勝帶領二千人馬隨去。且說召忻擒了魯達武松李逵，回莊端的歡喜得手，舞足蹈，教把三人監下。吩咐花貂金莊把守村口。正與史谷恭商議破敵之策，忽見那去城裏的人轉來報稱：知縣已獻城降賊。召忻大怒，怒猶未了，忽報知縣胡太爺來拜會。召忻在碉樓上大罵道：背叛庸奴，失心狂賊，還敢這裏來渾充太爺。那來的公人，睜起怪眼道：也。也。你是奉法良民，怎麼也罵官長。你聽了那個的話，說太爺背叛。召忻道：既不背叛，爲何獻城。公人道：那個說獻城，現在賊兵已被符將軍殺退。太爺深恐賊兵再來，特來與團練相公商議。怎麼顛倒說出這番話來。到底聽了那個的嚼舌謠言。召忻停口片刻，便喚過那報信人來，問道：你端的那裏得知太爺投降。那人道：小人方到城邊，兵賊已在城下。那城外的人都說賊兵未到時，太爺早已傳諭開城。此刻已到賊營投降。無一人不如此說。那公人接口大叫道：真是怪事奇事，影響全無。梁山那個賊軍師詭計多端，我想一準是

他佈散謠言，離散團練也。召忻聽了，半信半疑，便道：「既如此，却是我們錯聽謠言。」便吩咐開門，迎入待胡圖一進莊門。召忻便吩咐關了莊門，嚴緊把守。一面請胡圖上坐地，召忻身邊從人，都佩帶軍器。召忻正欲盤詰胡圖，忽見村外無數民壯，雜有逃難百姓，飛也似奔來。胡圖看那人數內，有李俊、張橫，便立起身來，問道：「到底怎麼了？」李俊、張橫并一千人，齊聲叫道：「不好了！都監相公，快請太爺進城商議。」胡圖便叫開門，召忻那裏肯開，還要待盤問。只見那班公人，齊聲道：「召團練着他幾個進來一問，便知備細。」胡圖道：「看這幾個民壯，都是本縣心腹團練，開門不妨。」召忻大疑，只見莊外烽烟突起，報知賊兵已到。一個公人早已傳知縣的口號，告知守門鄉勇，速速開門，收納難民。那李俊、張橫及衆賊兵一擁而入，張清、龔旺，丁得勝、兵馬齊到，鄉勇措手不及，不知所爲。吃那李俊、張橫等，身邊抽出軍器，攙在鄉勇隊裏混殺。召忻聽了，好似對心潑了冷水，心神淆亂，令不及下。莊上大亂，張清大隊已殺進莊門，召忻、花貂、金莊俱從亂軍中逃出性命。召莊門面大破，胡圖已死於亂軍之中。張清等叫聲苦，不知高底。只道奉軍師這條奇計，召忻可以一鼓而擒，誰知召村裏面還有一座碉樓，依然壁壘莊嚴，鎗砲矢石，如麻如林，而且還有一事可惱：錢糧財米，外面絲毫無存。這還不打緊，那魯武、李三個兄弟，外面也影跡無蹤，料想是監在裏面。只見召忻、花貂、金莊都立在碉樓上，大罵道：「我誤中你奸計，你這班毛賊，休要得意，再敢進來領死。」張清大怒，便傳令攻打那莊上鎗砲，如撒豆般下來。賊兵打壞了許多，張清遂不敢攻莊。召忻道：「快快回去。」叫宋江那老賊來回話，好便好，不好便立。幸你那三個賊將來，祭我陣亡的兒郎。張清氣得不能回話，只得叫龔旺、丁得勝前去報知宋江。那宋江大隊已進了蒙陰縣城。宋江一月間得了三城，生平大得意事，只待吞滅召村，便要大開慶賀。忽聽得龔、丁二人報來的拗口風氣，得三尸神炸，七竅生煙。吳用道：「召忻不除，終非長策。這裏且教龔旺、丁得勝鎮守，小弟與兄長親去勦除了他。這裏只防陳希真那廝來管閑事。但他未必聞知得這般快。這事到是以速爲妙。」說罷，便留龔旺、丁得勝守蒙陰城。宋江、吳用親統大隊，直到召村。天色已晚，到了次日，宋江親到碉樓邊尋召忻說話。召忻高叫道：「宋賊來，你還是討饒來尋死。」宋江大怒道：「我把你這村莊洗蕩乾淨，方洩吾恨。」召忻道：「你若討饒，你須將新黍菜蕪蒙陰三縣，還了朝廷，好好回去。再端正三十萬金珠來贖你。你那三個賊將，更另備十萬金珠爲我陣亡兄弟作祭奠之禮。這是你一向做落的定價。」劃一不二。老少無欺，你若尋死，便快快上來領死。宋江腦門氣破道：「你早晚必爲吾擒，還敢出口狂言，便傳令攻莊。只見下面鎗砲捲上，上面鎗砲蓋下，兩邊互有死傷。那座碉樓依然不動。」宋江忍着一肚氣，收兵回轉，對吳用道：「這事怎處？」吳用道：「我方纔看那莊。」

外九宮壇的佈置。這莊內煞有異人。魯武李三位兄弟。又留在他處。如何是好。宋江道。除非暫與他講和。待他還了三位兄弟再說。只是他也要我金珠。那年陳希真這賊道。詐我八十萬金珠。至今仇尚未報。那時我還富庶。如今我軍屢次失利。遺失器物無數。祇是百孔千瘡。如何還辦得金珠。吳用道。且設法攻他。如攻得破。更妙。宋江點頭。次日。又傳令攻莊。那時天氣清明。風和日煖。水攻火戰。都不得用。接連攻了三日。不能取勝。宋江憂悶不已。那陳麗卿在猿臂寨。接得召村高梁的信。卽送交希真。開看。知是梁山賊兵連陷新泰萊蕪。大有兼吞蒙陰之勢。召村兵力不足。望乞兵威協同。勦賊等語。希真道。梁山賊人如此猖狂。倘若兼有三縣。聯絡呼應。進退便捷。長驅直搗。則登萊青沂皆震動矣。麗卿道。爹爹抵椿去不去。希真道。且商麗卿道。爹爹既說賊人得了三縣。有如此利害。我們該趁早去奪他。轉來方是報效皇上之意。況且高梁嫂送我了頭。他這般情分待我。我怎好不去幫他。明日孩兒便去。爹爹作速就來。一言爲定。孩兒去收拾去了。希真笑道。且慢。就是要去。也不是這樣草率的。我點精兵二千。你爲前隊。我教你丈夫同了你去。我隨後帶了樂氏兄弟。領大軍在後策應。如此前進。方有步驟。麗卿道。好呀。爹爹今晚點齊兵馬。明日黎明就走。次日麗卿點齊本部人馬。奉了將令。催促玉郎速速起行。不日到了蒙陰縣界。方知縣城已陷。宋江全軍正攻召村。麗卿便對永清道。我近來聽得你同爹爹講些兵法。我也有些懂得了。你讓我領一千兵先去試試看。如若弄錯時。你來接應我。永清道。且慢。我問你。此去還是先到召村。先攻縣城。麗卿道。自然先攻縣城。永清拍掌道。不錯不錯。姐姐先請小弟就來。麗卿大喜。領一千精兵。直向縣城進發。麗卿令軍馬依常演的陣扎住。靠後左右埋伏。自己領十數騎直抵城下。搦戰。龔旺丁得勝在城上望見猿臂寨的旂號。又是一員女將。龔旺便對丁得勝道。這必是陳麗卿。那年你我在安樂村時。錯疑他會妖法。誰知不是他。今日他單騎來此。你我一同奮勇去捉住她。倒是莫大的功勞。丁得勝大喜。二人便一同開城出戰。龔旺一馬當先。高叫道。來者莫非陳麗卿麼。麗卿更不開口。棗騮馬飛驟衝來。一鎗刺中咽喉。龔旺不及提防。受鎗而倒。丁得勝大怒。一飛叉標來。麗卿急閃。那飛叉從肋下溜過。麗卿驟馬追上。丁得勝急忙飛逃。吃棗騮馬快追。過了得勝前頭。麗卿回馬邀住。丁得勝手無軍器。忙抽腰刀抵敵。麗卿長鎗驟刺。如何當得。吃一鎗貫洞而死。麗卿頃刻刺了雙虎。大喜。割了首級。提着笑道。啐。早知這廝如此不濟。我要想甚麼計。遂揮全軍搶城。賊兵亂竄。逃散。永清聞麗卿得勝。亦領兵前來。兩軍會合。獲斬賊兵無數。一同入城。永清便問麗卿如何得勝。麗卿將前事告知。永清道。姐姐真聰明絕世。這是誘敵奇計了。麗卿道。我道這不算計。永清道。怎麼不是麗卿道。你休要欺我。永清道。休管他。這城是

你得的。終是你的頭功。麗卿大喜。盤查宋江兵器。永清出榜安民。分兵把守各門。陳希真、樂氏弟兄大兵已到。永清麗卿迎接入城。希真備問緣由。永清麗卿把攻取縣城的事說了。希真亦驚喜。正請赴救召村。那宋江在召村聞知。希真奪了縣城。殺了龔丁二將。宋江大驚道：「這賊道果然來管閒事。怎地來得這般快？」吳用道：「我危矣。若依理只消退保新泰萊蕪。他也不能奈何我。只是撇了召村。我那三個兄弟無生還之日矣。」宋江道：「我拚個死。攻這召村如何？」吳用道：「無益也。這賊道來攻我。我已難當。更防他按兵坐視。驟乘我。使我束手待斃矣。」宋江急得面如土色。吳用道：「依小弟只有一着生死聽之。於天。宋江道：「憑軍師調處。」吳用吩咐退出召村。却又不退遠。只屯在蒙陰北境。一面趕緊備齊四十萬金珠。正在議擬。次日。又接得一件緊急的信息。宋江急得小便頃刻失了三次。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有分教。半生忠義頓弄成負義名聲。一世雄威逼寫出失威盟約。畢竟宋江聞的是甚麼信息。又且眼前這樁事如何完結。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閒遊承恩嶺

却說宋江正在攻擊召忻。忽聞陳希真兵馬奪取蒙陰。宋江大驚。急依吳用之計。將全軍退出召村。屯住蒙陰北境。正思對付希真。忽接到清真山告急的文書。知是雲天彪會合歸化三莊直攻玄武關。十分危急。宋江大驚。再細看文書。原來馬元因屢次請救不至。句語十分怨恨。宋江看罷。吩咐來人却退。宋江請吳用入後帳。宋江道：「我從此失清真山矣。吳用道：「若論地利。清真山爲我東路險要。若論人材。馬元如何抵得過魯武李三位兄弟。且我此刻若還救清真山。希真必乘勢會合召村來奪我新泰萊蕪。那時魯武李三人必不生還。而我又連失三城。兼且清真山未必救得。滿盤敗着矣。遂假對清真來使道：「本寨救兵即日便來。你速去回報頭領。教他放心堅守數日。來人應命去了。宋江對吳用道：「此信若被希真得知。吾事去矣。便嚴肅隊伍。申明賞罰。約束衆軍。擺齊明晃鎗劍戟。直抵蒙陰城下。震天震地的一聲吶喊。一陣連環鎗砲震得蒙陰城岌岌動搖。一枝響箭縛了書信。射上城樓。此時希真已到。過召村。因宋江已退。便回城與祝永清等在城上督兵守備。接到響箭。希真便與永清在敵樓上接着書信。只見上寫着：「賊首宋江等。今日有死無生。謹率士卒親詣城下。恭候道子殲戮。道子如以爲未足。願盡傾敝寨之人。以供軍前斧鉞。現有敝寨兄弟三人。被留召村。道子可先取以快心。道子意下何如。今日即求明示。」陳希真看罷。對永清道：「賢婿。猜此賊來意何如？」

清道有甚難猜。顯見此賊有意外之變。進退不可。故爲死地求生之計。其意不過求還他三兄弟。卽捲甲束兵而退矣。但我偏不由他計算。我但堅守城池。不去睬他。看他如何。希眞笑道。計怕不妙。但人急懸樑。狗急跳牆。我們抑勒他太甚。萬一失機。悔之晚矣。我看不如權讓他一籌罷了。便寫起一封答書道。頃接公明來書。尊意盡悉。退出召村者。萬不能已。而專事於希眞也。屯北境者。示有新萊二縣。將勉與希眞久持也。來示提及召村者。欲希眞以尊意致召村也。夫公明既有意外之虞。進退不可。希眞亦何忍乘人於危。爲此已甚之舉。但希眞既受朝廷褒寵。欽賜忠義字樣。而畏公明必死之怒。引軍退避。殊非所以副朝廷忠義之責望也。願公明熟思之。永清看罷稱妙。便將信縛在原來響箭上。射出城外。宋江得信。大爲驚疑。吳用道。我看此信。他亦有畏我之心。只是他不知尙有何事。要勒擄我。且退軍三十里。差一能言舌辯的人。與他面談。便知端的。宋江依了。便退軍三十里。着帳下一頭目入城。去見希眞。須臾。那頭目轉來稟道。陳希眞述召村之意。如要還三頭領。必須調還新泰萊蕪。小人答言。頭領如要照舊例。金珠取贖。宋頭領無不遵命。若有他事。勒擄。那被留的三位頭領。從任處置。願頭領明示戰期。小人說到此際。那陳希眞口出蠻言。小人却不肯應。許宋江。吳用問是何言。頭目道。陳希眞說。金珠是要的。更要大王立一盟約。寫明自今以後。永不敢再犯蒙陰。如再犯蒙陰時。但有頭領被擒。立卽凌遲碎割。雖百萬金珠。不准回贖。三面言定。後無翻悔。大王想此等狂言。如何聽得。吳用道。你何不也勒他不許犯新泰萊蕪。頭目道。小人何嘗不說。那希眞只信口亂說。這是要看的。勢有可奪。不得不奪。宋江大怒道。這賊道欺我太甚。吩咐攻城。忽又停令。退入後帳。與吳用商議道。巨耐陳希眞這賊道如此。抑勒我。我若不依他。三兄弟必不生還。我若與廝殺。枉是勝負難料。勝不得。益發吃虧。我若依他。寫出如此盟約。豈不是損我梁山一世威名。吳用道。這真難事。况且雲天彪攻清眞山。將次得勝。他若聞知此事。乘勝來襲。新泰萊蕪。我仍是束手待斃。宋江道。如此怎好。吳用沉思半晌道。英雄有忍辱之時。既不救清眞山。又失却三個上等兄弟。我此來爲甚事。無可奈何。只得依了他。我但能守得新萊二縣。再看機會。倘蒙陰有可乘之隙。背盟何妨。那時揚眉吐氣。以賞今日之辱。宋江長吁短嘆。只得點頭。又恨道。何日得生擒雲天彪。陳希眞并召忻一般鳥男兒。碎屍萬段。方泄吾恨。因復遣使入蒙陰城。允許金珠并盟約。兼乞還龔丁二將首級。希眞大喜。便將龔丁二首級。用香木匣盛好。交付來人道。已死減半價五萬金珠。一個價無二言。望勿失言。發付來使訖。并知會召忻。先放還武松。以示信。宋江接到兩處交還的死活三人。又聽得希眞這樣言語。懊惱不可名狀。對衆頭領道。這賊道如此可惡。我誓必有以報之。衆頭領無不忿怒。武松涕泣道。皆

由兄弟們不肯出力以致大哥如此受辱。宋江道：賢弟何出此言。但兄弟得生還，吾願慰矣。武松感悅無地。宋江肉也疼，落的抽出五十萬金珠，四十萬送與召忻，十萬送與希真。那召忻建着欽賜軍功防禦職銜的旗號，希真建着欽賜山東忠義勇士的旗號，各自感陳兵衛，到了地頭，與宋江昭告天地，敵血為盟。宋江寫了盟約道：梁山義士宋江與猿臂寨義士陳希真召家村義士召忻共昭告於天地神明，日星河嶽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宋江因厭棄蒙陰兵馬軍徒，不復涉蒙陰之境。如違此盟，神明殛之。希真目視召忻而笑，竟收其盟約，送還魯達李逵。在壇上宴會，盡歡而散。希真歸途謂召忻道：此盟約原不足為憑，然我料此賊必不敢再犯蒙陰矣。召忻道：何故？希真道：賊至此地，犯縣城必虞貴莊，犯貴莊必虞縣城，賊於此失利二次矣。况馬陘未必不赴援，做寨亦分當呼應。是以料其必不來也。召忻大喜。希真道：雖然如此，亦不可不防。總俟新泰萊蕪恢復，方可無憂。召忻領教，探得宋江軍馬一齊退出蒙陰。召忻便請希真翁婿父女同到村中治筵申謝。希真命變氏兄弟守蒙陰，自己同永清離鄉到召家村。高梁邀離鄉入內敘談。希真與召忻商議，將恢復蒙陰之事具稿通報，說鄉勇同生公憤，會勦賊人，請委員弁來城收復。稟摺做就，開筵暢敘。內廳清香亭離鄉為客，高梁諸女眷奉陪，桂花等四個丫環隨離鄉同來，見了舊主，一同眾女使服侍。外廳還醇堂，希真永清為客。召忻史谷恭花紹金莊奉陪。召忻又吩咐送席至城內，請變氏弟兄，希真遜謝，酒闌席散。希真方聞知雲天彪攻討清真山之事。希真喜道：這番蒙陰可以無患了。便對召忻道：小可與召兄同去助雲總管一臂。召忻欣然願往。希真等在召莊歇了一宿。次日便議點兵。永清道：泰山此去還是助戰，還是助個聲勢？希真道：助戰則否。離鄉道：我們去幫幫雲叔叔多斫幾個頭顱。永清道：助戰未免蛇足，我們不如直趨新泰，敵人不動，我亦不動。若敵人去救清真，我便攻新泰。希真稱是。召忻道：賢翁婿兵法真不可及也。便一面差人賣了收復蒙陰稟摺上都省，一面會齊猿臂召村兩處人馬共一萬。希真永清離鄉召忻高梁統領全眾，一齊到蒙陰北境小汶河上，將河船盡拘北岸。這裏旌旗蔽日，鼓角喧天，扎成一字寨棚，專聽梁山信息。那宋江吳用快快提兵，退入新泰，聞知清真山尚未失陷，正商議撥兵去救。猶豫未決，忽聞猿臂召村兩路大隊兵馬直抵小汶河屯扎，分明是牽制他不許救清真之意。恨得宋江如窗紙上的凍蠅，一頭無撞處，只得好好修理城池。一面千賊道萬賊道的痛罵而已。且說雲天彪自從去年七月天合正一鄉勇攻清真山，誘敗梁山之後，料此後攻清真山，梁山必不敢來援。便於十月十二月接連兩次攻擊清真山，果不敢發救兵。那馬元因梁山無救，十分危懼，幸喜天彪把兵退了，方能兢兢自保。雲天彪於本年春初日日操演人馬，整頓軍伍。這

一日正在署內飲酒觀書，雲龍侍立，忽見庭前樹梢長風颯颯而來，不移時大風怒號，刮得枝條柯葉盡行西向。天彪停杯仰觀，道：「東風至也。」回顧雲龍道：「那年你說火攻清真山之法，今番覺用得着了。」雲龍大喜道：「今番東風防有大雨，宜火速行兵爲妙。」天彪道：「正是。」便傳令射日興師。傅玉風會雲龍歐陽壽通聞達李成胡瓊，都隨了天彪，統領一萬二千人馬，浩浩蕩蕩，直向清真山進發。一面檄調歸化三莊哈蘭生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率領鄉勇同來助戰。一路東風浩大，天日清明，不日到了清真山。雲龍稟道：「連日東風，恐賊人東山先有準備。我等宜潛師進攻。」天彪道：「何用潛師？便傳令大小三軍一齊直攻玄武關。這番不比從前衆軍輪流攻打，端的十分緊急。」那馬元與衆頭領率衆死命守住，足足攻了一日，相持不下。至晚，天彪收兵回營，安排晚宴畢，天彪傳點咥帳，聚集衆將，命雲龍歐陽壽帶五百名軍士，十萬枝火箭到東山放火，命沙志仁冕以信領五百鄉勇多攜帶鼓角，去助雲龍呐喊揚威，不必定求攻破。只要引得賊兵去救，有逃來的，非捉即殺，便算功勞。命傅玉哈芸生預備木驢地雷，只看守關賊兵亂動，便去攻關。命風會哈蘭生帶領步兵埋伏，只待關破便衝殺進去。分派已定。天彪領聞達李成胡瓊大兵都退後伏了，只扎空營，讓賊兵來探。却說馬元同周興皇甫雄，見天彪利害，緊守玄武關，教來承兒赫連進明把守東山路口。一面飛報梁山求救。當夜五更，天望見東山火起，飛報有官兵殺來，順風放火，掌管壘木滾石的孩兒們，都把守不住。馬元大驚，對周興等道：「天彪見玄武關攻不破，移兵去攻我東山路口。那裏只有承兒進明兩位兄弟把守，恐官兵勢大，我等快去救他。」周興道：「我等都去，恐他這裏來攻關口。」馬元便差人打探天彪，果是個空營，裏面都虛張燈火。馬元道：「這廝果然去偷我東山路口了。」忙同周興皇甫雄帶領大半囉殺往東山去，只留一小半人守關。那時彤雲密布，狂風大起，望那東山火勢蓋天的通紅。傅玉哈芸生望見關上人少，急駕木驢直衝關下。每一木驢內只藏掘子軍二十名，地雷兵二十名，點齊火把，一聲吶喊，將木驢推到城根。傅玉哈芸生身披軟鎧，手提鷹嘴斧，各在木驢內親身率領士卒，一齊動手。關上賊兵忙來救護，後面雲天彪領聞達李成胡瓊大兵擁到，令烏鎗兵雨點價的望上打關。上賊兵站脚不住，忙飛報馬元。一面用防牌抵擋烏鎗，將千斤石推下。傅玉哈芸生早已架地雷栽好，撤回木驢，沒多時地雷轟發，好一似地裂山崩。那關上敵樓土牆夾着賊兵的屍骸，連排價倒下來。風會哈蘭生見地雷得勝，便領步兵殺入關來。天已大亮，天彪大驅兵馬擁進，馬元聞知玄武關有失，大驚忙轉身來救。正遇官兵兩下混戰，風會回陣上馬，賊兵奔走辛苦，怎敵官軍勇猛。周興措手不及，被哈蘭生一銅人打得頭顱粉碎，死於馬下。賊兵大敗，官軍乘勢掩殺，風會衝鋒冒險，追殺賊兵。

馬元皇甫雄退入松門關。風會勇猛，只顧追去，不防山凹裏鎮山砲橫打出來，一聲響亮，前隊官兵有二百多人中砲，屍骸平地掃去，砲子從風會馬頭上飛過，風會大驚，忙收住人馬。後面天彪傳玉等都到，風會訴說如此。天彪道：「這廝巢穴本不易掃，今已得了他的玄武關，險要已據大半，且就此安營下寨，再作計較。」風會道：「乘這廝喘息未定，待我帶部兵去搜山。」這裏一面奪他松門關，聞達李成胡瓊聽了，都精神奮發，一齊願往。請令定奪。天彪依了，便命傳玉同哈氏兄弟助風會去搜山。將四山砲兵盡行殺散，聞達李成胡瓊便統大兵搶關。歐陽壽通冕以信領得勝兵回營。歐陽壽通裏賊人將東山樹木盡皆燒燬。大公子望見賊兵已亂，便與沙志仁奮勇殺入。沙志仁將赫連進明刺死。小將斬得來永兒，冕以信力殺百餘人。現大公子偕沙志仁領兵一半直攻賊人東關，特遣小將等來請令。天彪大喜，即命歐陽壽通冕以信領生力官兵鄉勇各五百名前去。馬元皇甫雄十分震懼，看看天色只見油雲密布，微雨東來。馬元滿望大雨降下，官兵廝殺不得，庶可遷延，以待救兵。誰知是日只微雨數陣，地皮都不能濕。馬元極急與皇甫雄勉力支持。天彪見官兵攻關不能取勝，傳諭衆軍權且將息，等待次日復攻。接連攻了兩日，馬元已接得告急人的轉信，以爲梁山救兵不日就到，又勉持了四日。馬元對皇甫雄道：「看來梁山救兵又不到矣，不料宋公明如此不仁不義，前番不來，猶推路遠。今近在蒙陰，猶不肯來救，不知出自何意。」皇甫雄道：「可不是哩，我們並沒有怎麼得罪他。」馬元道：「我知此地斷難支持。」雲天彪智勇雙全，手下無一弱將，我們六人已經失了四個，如何抵敵得住。依我愚見，不如竟獻了此山。我二人投誠王國，亦是正理。賢弟意下如何？」皇甫雄道：「小弟亦作此想，但不知雲天彪肯否准降。」馬元道：「那事容易，我先修下一封降書送去，他如允准，不必說了；如果不允，再作計較。」二人商議已定，即刻寫了書札，差人送至雲天彪營內。雲天彪正與諸將商議攻取之策，忽接到馬元來信，拆開看時，方知馬元獻地投降，便與衆將議定，將馬元文書批准發回。馬元皇甫雄接閱大喜。當日就領衆嘍囉棄寨下山。衆人也因殺伐太重，皆願投降。一行大衆都到雲天彪營外，營門將校領馬元皇甫雄入營，進見天彪排齊儀仗，陞帳接見。二人跪下叩首。天彪吩咐左右扶起，賜坐。二人自陳罪狀。天彪慰諭勸道：「二人涕泣沾襟，自恨投誠太遲。天彪就命留在帳下聽用。」馬元皇甫雄見天彪如此寬洪度量，各各自喜，相見了各位將官。天彪安插了降兵犒賞三軍，大開筵宴，衆將皆大喜。天彪道：「近聞宋江佔據新萊二縣，其志不小，幸賴衆將之力，收得清眞，斷其要路。此山必不可虛棄。我意就於此山屯扎重兵，設將鎮守，一面探賊人行止，以圖恢復。」二縣諸將軍以爲如何，衆將皆佩服。天彪遂將收降清眞山情由，并欲於清眞山設營置兵之議，一面詳報。

都省一面恭摺奏聞。天彪慰勞哈蘭生等四人，命其先領鄉勇回村，命風會聞達李成胡瓊領六千人馬屯扎清真山。恭候旨下，再行定奪。天彪與傅玉雲龍歐陽壽通率領官兵并馬元皇甫雄一千降兵一齊回鎮。魯太守出郊迎接，賀喜各歸職守。恭候聖旨。那宋江聞知清真山已降，也只得歎了一口氣，自問難以兩顧，亦出於無奈。只是與吳用趕緊修理新築二城商議鎮守之法。那陳希真召忻等在小汶河口，聞知雲天彪收降馬元并於清真山置設重兵，便與召忻拱手道：「恭喜蒙陰永保無患矣。原來清真山距萊蕪縣不過百餘里，此處有重兵扼住，宋江斷不敢越萊蕪而圖蒙陰矣。召忻大喜。此時都省已有員弁下來收復蒙陰。欒氏弟兄交了城池，召忻高梁謝了希真，收兵回莊。陳希真祝永清、陳麗卿、欒廷玉、廷芳合兵一處，回歸山寨。希真道：「近來連日東風，天色陰霾，漸漸潮濕，日內恐有大雨，宜作速起行爲妙。希真廷玉廷芳先行，永清麗卿後發，迤邐至承恩山。希真等已過山南，永清麗卿還在山北，天色已晚，各自安營。憇息。永清麗卿在帳內張燈飲酒，閒談軍務，因而議論宋江麗卿道：「宋江那廝軍裝端的十分精緻，莫說別的就是這幾枝箭，枝枝都是上等材料。永清道：「宋江那廝的輔佐，端的智勇俱備，要平定他，未知何日。麗卿道：「兄弟，你要好箭，我倒看得一處有好材料。永清道：「何處？麗卿道：「就是這山的東西，無數竹枝枝都是好箭材。我來往數次，看得分明。待明晨稟知爹爹，我就同你去採辦。永清應了。又說了些閒話，酒闌歸寢。次日，永清差人將採辦箭料之事告知希真，希真准了。永清便委軍匠費了銀兩前去，麗卿道：「你我何不親去一走，左右沒甚廝殺，前去看看景緻也好。永清笑而點頭，便吩咐偏將看守營寨，自己與麗卿換了常服，帶了隨身伴當，騎上頭口，由承恩東嶺而行，到了天環村，果然竹林茂密，永清便吩咐軍匠前去採辦。永清麗卿并馬遊行，觀玩山景，一路行來，果然山清水秀，永清麗卿玩賞了一回，忽見四山雲氣密布，巨雷輾轉，萬木無聲。永清道：「雨來也，急忙避入一所山閣，侍從人都到了閣上，頭口拴在廊邊。永清麗卿登閣，只見震天震地的一個霹靂，直向正西打去，雷火如拷斗大小，照得四山通紅，金光百道，飛射大雨傾盆，直下。但見萬山樹木，隨着雲氣連排價奔走，雷聲殷隆，撼得山樓動搖，簷前一片白茫茫的，接到天邊，不辨山莊屋舍，只是怒濤洶湧，足有兩個時辰，雨勢漸漸小來。永清看那村閣，却裝飾得精雅，壁上有無數題詠。永清一一細看，直看過後軒去了。麗卿靠了欄杆，光着眼看那閣外雨景，雨勢已小，望見前面一箭之地，一所籬落人家，三間廬舍，一方天井，簷前水溜飛瀉，靜蕩蕩不見一人。須臾，忽見兩個孩子，抱出一隻泥老虎來耍子，耍了一歇，忽然走進去了，遺下那隻泥虎，只見左邊走出一個略小點的孩子，看見了泥虎，順便捧了去，那起先兩個孩子，忽然走出來了，便來奪了泥虎。

那小的孩子便哭起來。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婦人來，不問事由，將那兩個孩子一掌一個，麗卿看了，心中便有些不平。只見那兩個孩子也哭起來，叫道：「媽媽，他偷我的老虎。」那婦人大喝道：「老虎現在你手裏，他幾時偷的？你這樣放刁，大來還當了得，便又是好幾掌，喝令跪下。」麗卿大為惻然，只見婦人身邊走出一個俊俏的小孩子，看了一看飛跑到右間房子裏去了。須臾，那個俊俏孩子同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出來，那女孩子只在右間房門口，哭着叫道：「他是沒爹沒娘的人，只靠着你媽媽，你朝也打，晚也打，抵椿弄殺他。」那兩個孩子兀自跪着哭，那婦人聽見那女孩子發話，便大罵道：「你這小賤人，做了個姐姐，不曉得教訓兄弟，倒來我面前放肆。」小時不禁壓到，老沒結煞。麗卿方知是伯姆凌虐孤兒，心中大怒，只見那女孩子氣得面孔紫漲，便向籬邊叫一聲：「二哥哥，快來救我兄弟。」只見那籬邊走出四個大孩子，都是十多歲的，望雨裏洗濺透漣的跑過來，一齊發話道：「你這老賤人，這樣行爲，雷公公來鑿殺你，不問事由，一家一個，把那跪的孩子抱出來。」只見那婦人大怒道：「要你們這班小嘍囉來管閒賬，趕出來一手一個奪去。」可憐那兩個孩子，雨地下跌成兩個泥湯團。麗卿怒不可遏，便回顧尉遲大娘道：「你快與我捉這賤人來。」我問他，永清忙過來道：「姐姐爲甚事？」麗卿道：「兄弟，你不看見這賤人的可惡，便連催尉遲大娘去捉。」尉遲大娘下閣，領幾個伴當，直奔到那所籬落去，撲進堂前，那婦人大吃一驚，只見裏面走出一個漢子來，大喝道：「甚麼人，到我家來亂闖？」吃尉遲大娘照臉一掌，跌在一邊。尉遲大娘喝道：「猴臂寨陳小姐要拿人，誰敢攔阻。」當把那婦人從雨地裏水拖揸菜的提出來，只見一個小後生趕出來，叫道：「老奶奶，老奶奶，你說的陳小姐，是不是祝玉山郎的夫人？」尉遲大娘道：「是的，你問做甚？」那後生道：「老奶奶，請緩一緩，我是玉山郎的至好，容我去討個分上。」尉遲大娘便立定了，祝玉山郎在不在上面？尉遲大娘道：「都在前面山閣上。」那後生道：「老奶奶，請少停一停，便張傘着履，飛奔山閣來。」永清在閣上看見，叫道：「魏賢弟，從那裏來？」請上閣來。那後生上閣，與永清各唱個喏道：「一向闊別了，便指麗卿道：「這位就是嫂夫人。」永清道：「正是拙荆。」魏生便向麗卿唱喏道：「嫂嫂奉揖。」麗卿忙答了個萬福。永清與魏生對坐，麗卿坐在下首。麗卿問永清道：「這位叔叔是誰？」永清道：「這位姓魏，是小弟世交的，尊翁與先君最爲莫逆，便對魏生道：「賢弟久別，一向何處爲何？」從此地經過，魏生道：「一言難盡，自從那年尊府慘遭奇禍，家君不勝驚駭，又無處探聽仁兄消息，正憂得苦。」家君是年徙居兗州，甄山後聞足下托足，猿臂寨得贅姻於陳道子先生，驚喜相半。近日聞知貴寨戮力王家，再救蒙陰，慶邀天貺，真可喜可賀之至。自兗州陷賊，家君急欲遷移，奈肺病纏綿，起居不便，是以韜光匿輝，與賊爲鄰。那李應時來親近，卽吳用亦見訪數次。家君以病

爲辭不與溷跡。邇年家舍寒微，小弟不得已遊幕諸城。近因東人解職，弟繫念家君奉侍乏人，爲此兼程還舍。於此地遇雨，避居於表嫂家。方纔婦人卽是弟子表嫂，不知因何事得罪於尊嫂，以致尊嫂見怒。驪卿道：他原來是叔叔的表嫂，他庇護親兒，凌虐孤姪，叔叔你想可氣不可氣？魏生道：原來如此。待小弟去勸誡他。這裏望嫂嫂看小弟薄面，暫恕這個驪卿道：煩叔叔向他說。下次奴家統兵過此，定來察訪。他苦不改，立提軍前斬首。魏生道：嫂嫂尊論，小弟定去傳述。驪卿便吩咐左右道：你去向尉遲大娘說，看魏官人面上，權饒恕這賤人。左右應了。下去通知尉遲大娘，放了這婦人。一同上來復命。魏生稱謝了驪卿，便與永清敘談，十分知己。忽見雨已住點，永清請魏生到山北寨內一敘。魏生道：小弟繫念家君，歸心如箭，仁兄處容異日再來厚擾。永清知不可留，便道：賢弟歸路珍重，尊翁處叱名請安。魏生告辭而去。永清驪卿並馬回營。當晚軍匠解到箭材，又在承恩寺北歇了一宿。次日拔寨起行。永清想此番閒遊，倒得知了魏老叔叔在兗州一信，心中甚喜，只因他一信有分教：一介書生，顛覆得蛟龍窟穴；子遺庶系，施放出震電雄威。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17 25788

蕩寇志 卷二 第三十五回

